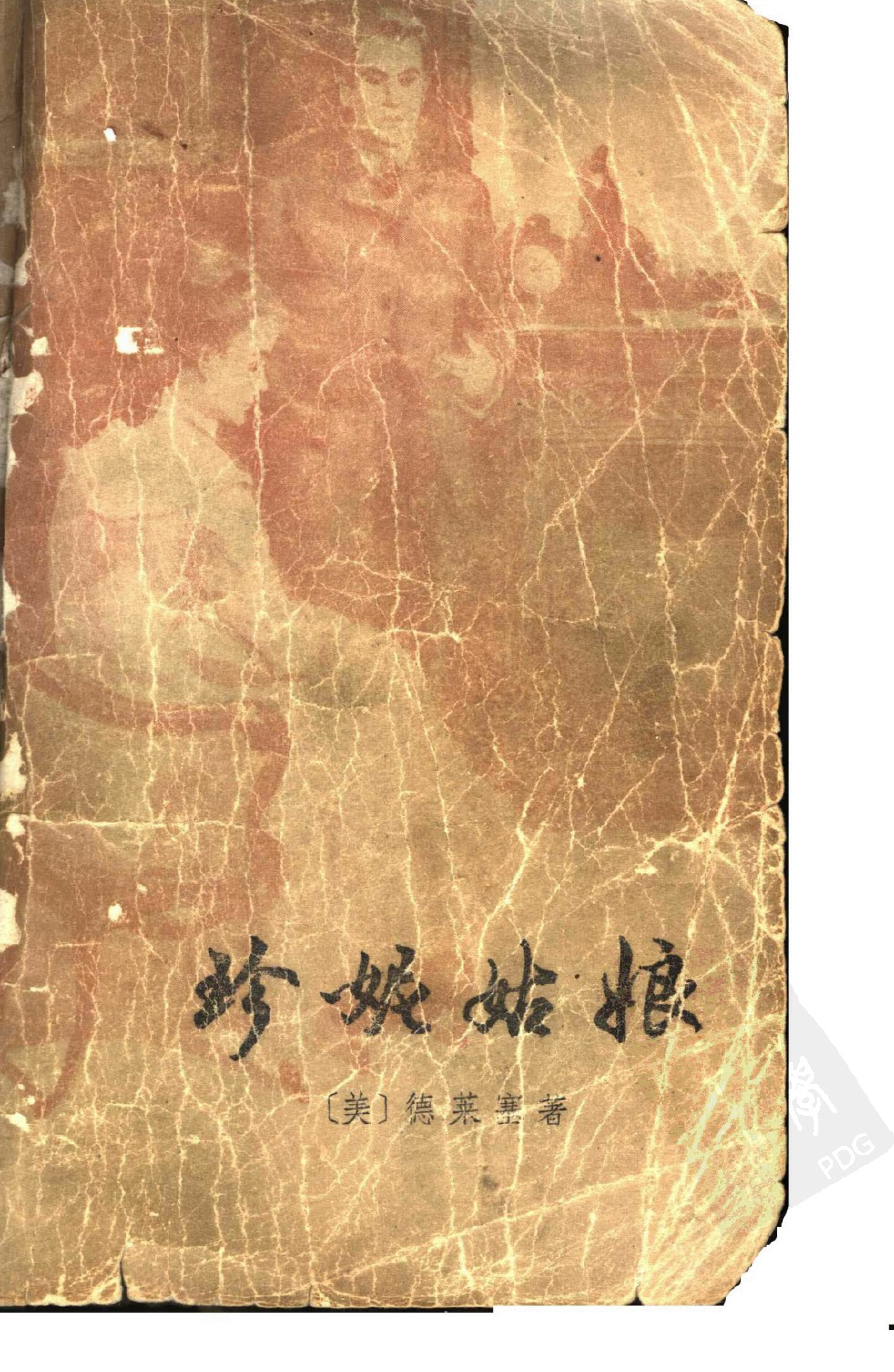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 著

珍妮姑娘

〔美〕德莱塞 著

傅东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odore Dreiser
Jennie Gerhardt

根据 Constable & Co. Ltd., London 1929 年版本译出

珍 妮 姑 娘

〔美〕德莱塞著
傅 东 华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中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07,000
1979 年 11 月新 1 版 197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00 册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124 定价：1.00 元

内 容 提 要

«珍妮姑娘»是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继«嘉莉妹妹»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主要写贫苦的老工人女儿珍妮为了接济家庭生活，先是成为青年参议员白兰德的情妇，继又跟一个富商阔少雷斯脱同居，最后为了让雷斯脱能够继承遗产，自动同意断绝他们之间的那种关系。

德莱塞在小说中以工人女儿珍妮的不幸命运为线索，真实动人地描写了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民的悲惨生活情况，撕去了资产阶级的伪善面纱，塑造了勤劳、纯洁、爽直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珍妮这个劳动妇女的形象，因而被认为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一部重要小说。

关于《珍妮姑娘》

《珍妮姑娘》是西奥多·德莱塞继《嘉莉妹妹》（写于一九〇〇年）之后，于一九一一年十月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一书中揭示了美国"镀金时代"的残酷现实，这部作品使这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在文学界赢得了很大声誉，另一方面也使他多年来一直受到责难和攻击。但是，德莱塞坚持认为"生活就是悲剧……我只想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他"宁愿饿着肚子跑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来写几部反映真实的小说"。他就这样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一年接一年，写出了他的生动有力的小说，描写被压迫的妇女，暴露巧取豪夺的美国金融家，或是分析下层中产阶级的各种惨痛的悲剧"（援引迈克尔·高尔德语）。《珍妮姑娘》就是当时德莱塞继续探讨现实、大胆揭示贫富悬殊的美国社会生活的又一部重要的作品。

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列宁在谈到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时，曾经作出了如下的概括：

"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在美国大城市里以及乡村里，存在着可怕的失业和贫困的现象，人的劳动白白地被掠夺；另一方面，亿万富翁即拥有亿万家产的有钱人却过着空前未有的豪华生活。"①

---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

德莱塞在《珍妮姑娘》中用鲜明的艺术形象相当出色地反映了这一特征。他既写了吹制玻璃的老工人葛哈德及其一家人贫病交迫、孤苦无告的境况，也写了骄奢淫逸、炙手可热的资产阶级政客、富翁白兰德、雷斯脱之流的生活，两者对照之下，确实令人怵目惊心地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尖锐的社会矛盾。

小说着重描写了珍妮姑娘悲惨的遭遇。女主人公——珍妮，起先是青年参议员白兰德的情妇，后来又成为富商纨袴子弟雷斯脱的情妇，注定了她必然要得到含垢忍辱和苦难深重的命运。看到情节的骤变，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结论：产生珍妮这一悲剧的世界，是不公正和惨无人道的。——在这里，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

德莱塞在艺术上塑造人物性格，往往具有相当感人的力量。在他栩栩如生的描绘下，老工人葛哈德的诚实、勤恳、耿直和贫贱不可移的气节，令人读后肃然起敬。至于资产阶级政客、富商之流荒淫无度、寡廉鲜耻的生活，也是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参议员白兰德从外表来看可谓温文尔雅，道貌岸然，但他骨子里却是一个恬不知耻和缺德透顶的伪君子。雷斯脱及其整个家族，同样是伤天害理、灵魂丑恶、崇拜金元的无耻之徒。这是一个冷酷无情、爱财如命的罪恶之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①

这里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因此，当口是心非的雷斯脱煞有介事地跟天真无邪的珍妮吐露自已心曲的时候，总是好象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演滑稽戏，简直虚伪透顶，令人憎恶。

另一方面，德莱塞在小说中却感人至深地写出了珍妮的勤劳、纯洁、真挚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性格，写出了她的道德品格远远地凌驾于那些衣冠禽兽之上。特别是德莱塞饱含着无限同情，写出了年轻的珍妮一生中极其悲惨的命运：她忠于贫病煎迫中的德国移民的父母——葛哈德夫妇，她忠于头一个情夫留下的那个弃儿——味丝搭，同样，她忠于遗弃了她、但在临终前似乎又回心转意的那个负心汉——雷斯脱。由于作者写得真切动人，人们读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者——弱女子的悲惨结局，禁不住都要流下同情之泪。但由于德莱塞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因此在小说的结尾处不免流露出悲观主义色彩。尽管如此，德莱塞的文学创作生涯毕竟是从《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开始的，说明他从那时起就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从而预示着他的文学创作将在现代美国文坛上大放异彩。

潘庆舲

一九七九年八月

珍 妮 姑 娘

一

1880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有一个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俄亥俄州科倫坡市的大旅館里，到帳房的写字台面前，問他旅館里有沒有她能做的活。那妇人生着一副綿軟多肉的体格，一張坦率开誠的面容，一种天眞羞怯的神气。一双大落落的柔順眼睛，里边隐藏着无穷的心事，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縮在后边，眼睛不敢对面前正視，这种神情是誰都看得出她从哪儿得来的。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沒有受过教育，却有一种含有詩意的心情，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呢，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下結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貧穷正在逼迫她們。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景是很动人的，連那帳房也受感动了。

“你要做怎么样的活？”他問。

“也許你們会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能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見这句話，就覺得不适意地轉动起身子来，并不是因为她不耐煩做活，而是因为她不愿意人家看破她們貧穷到了不得不做活。那帳房倒有些俠气，他看見这样的美人儿处于这样的窘境，心里不免动怜。看那女儿那种无可奈何的神色，就

可見得她們的境遇确实困苦了。

“請呆一会儿，”他說了，就走进背后一間办公室，去叫女管事长出来。

旅館里的工作是有的。因为常雇的扫地婆子走了，大楼梯和大客厅都还沒有打扫。

“那是她的女儿嗎?”女管事长問，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看見她們。

“是的，我想总是的。”

“今天下午她就可以来，如果她要来的話。我想那女孩子也会帮她的忙吧?”

“你去見管事长去，”帳房回到写字台旁边来欣然的說。“就打那儿过去”——指着近旁的一个門。“她会給你安排的。”

上述这小小的一幕，可以說是玻璃匠人威廉·葛哈德一身一家的悲剧的頂点。原来威廉·葛哈德的这个职业，也和其他的低級职业一样艰难，每天都得看着他的一个妻子，六个孩子和他自己，光靠幸运吹来給他的那一点东西維持生活。他自己正病在床上。他的长子西巴軒——他的同伴們把它叫做巴斯的——在本地一个貨車制造家那里做艺徒，每礼拜只有四块錢的收入。最大的女儿珍妮妃甫，年紀已过十八岁，却还不曾有过任何工作的訓練。其他的孩子，乔其十四岁，馬大十二岁，威廉十岁，味罗尼加八岁，都还年紀太輕，什么事都不能做，只叫生活問題更难解决罢了。他們所能依靠为生的，主要是一所住宅，虽然已經为了一笔六百块錢的借款押給人家，总还算是他們父亲的財产。他当初所以要借这笔債，为的是他积下的錢足够买这所房子，却还要扩充三个房間和一个門廊，以便全家人都住得下。抵押的期限本来还有几年，可是他境遇非常不順，不但把那准备还本的一

点点儲蓄用得精光，就連逐年的利息也付不出。葛哈德弄得一筹莫展，医生的診費，房子的利錢，还有欠肉店的，欠餅店的，虽則人家曉得他誠实可靠，随他拖欠，可是后来也不能再信任他了。这种种的心事放在他的心上，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也就一时难好。

葛哈德的老婆并不是一个軟弱无能的人，曾有一个时期她替人家洗衣服，有多少就洗多少，余下来的工夫得替孩子們穿衣服，燒飯，打发他們上学，給他們縫縫补补，还得服侍丈夫，还得偶然抽出点时間来掉掉眼泪。旧店家賒不动东西，她又常得去找較远的新店家，先拿一点現錢起个賬，賒貨度日，直到那店家受人警告，不肯再賒給她，她又得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她有时就只熬一罐灰湯玉米粥，再沒有别的东西，就整整的吃过一礼拜。玉米粉做羹，是聊胜于无的吃法，这里面要是加上点牛奶，那就差不多要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們最近似奢侈的食品，咖啡就属难得尝到的珍品了。煤是他們拿着桶子和籃子从附近鉄路站場的軌道网里檢来的。木柴也用同样方法从附近的木料場里拾得来。这样的，他們一天天捱过日子，一徑巴望父亲的病好起来，玻璃工厂早些儿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将近，葛哈德就开始覺得絕望了。

"我得馬上跳出这一种境地才好，"这是那頑强的德国人常常要說的一句話儿，当时在他那种不大有劲的声音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虛弱的表現。

眞是禍不单行，剛巧味罗尼加又出了疹子，一連好几天，大家都当她是要死的。她的母亲什么都不管，只是守着她，不住的替她祈禱。爱温吉医生純然出于人类的同情，每天来一趟，給那孩子認眞的診察。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教堂的名义来給

她安慰。他們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宗教气氛带到她家里来。他們是代表超越的力的黑袍神圣使者。那葛婆子好象馬上就要失掉她那个孩子一般，一徑悲悲切切的在那小床边守着。三天之后，危險是过去了，可是家里的面包也完了。西巴軒的工資都已經用来买葯。只有煤一項是可自由去拾的，但是孩子們也已經有好几次从鉄路站場被赶回来。葛婆子把可找事的地方都想尽了，絕望之余，方才想起这个旅館来。現在她得到这个机会，眞是奇迹。

“你要多少工錢？”女管事問她。

葛婆子想不到这是可以由她自己說的，可是她旣有需要，也就胆壮起来。

“一块錢一天不太多嗎？”

“不多，”管事說；“这儿每礼拜大概只有三天的活。你只要每天下午来一趟就做得完的。”

“很好，”葛婆子說。“今天就开头嗎？”

“好的；現在你跟我来吧，我指給你看那些洗擦的家伙放在什么地方。”

她們这么草草被介紹进来的是当时当地一家豪华的旅館。科倫坡是本州的首府，人口有五万，来往的旅客也多，确是經营旅館业的一个好地点，年来的情况又有进境，至少科倫坡的居民要以此自豪。这旅館是个五层的建筑，規模很宏大，坐落在中央广場的一隅，議事厅和大店鋪都在那里。旅館里的接待室很大，而且新近重新装飾过。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由于常常擦，一徑都光耀夺目。有一張龐大的楼梯，胡桃木做的扶手，黃銅做的横条。旁边有很惹眼的一角，专設一个卖报紙和烟卷的柜台。楼梯拐弯的地方，就是帐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的所

在，全是硬木做的隔板，并且有新式的煤气灯装饰着。从接待室一端的一个门口，可以看见附设的理发室，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门外经常有两三部公共汽车，配合着火车开行的时刻来来往往。

这个大旅馆，是本州政治和社会的第一流人物所住的。有好几个州长，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做固定的住所。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每次有事到科伦坡来，总在这里开着有会客室的房间。其中有一个，参议员白兰德，旅馆主人差不多当他是个永久的顾客，因为他是本城人，而且是个没有家的独身汉。其他较暂的住客，则包括众议员，各州议员，以及院外游说的人，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来来往往，造成这个万花筒式世界的繁华和热闹。

当时母女两人突然投入这个光辉灿烂的境界，就感觉到无限惊惶。她们生怕要闯祸，始终小心翼翼的，什么东西都不敢去碰一碰。她们正在扫除的那个铺着红色地毯的大穿堂，在她们看来简直同王宫一般华丽；她们眼睛不敢仰视，说话用极低的声音。及到去擦阶台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她们就都得拿出勇气来，为的那母亲过分畏怯，那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庭广众很害臊。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室，人们有的在闲坐，有的在吸烟，不断的进进出出，都看得见她母女两人。

“这里不顶漂亮吗？”珍妮妃甫低声的说着，却因听见自己的声音而觉得不安起来。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其时她正跪在地上，勤勤勉勉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绞擦布。

“住在这种地方该花很多的钱吧，你想是不是？”

“是的，”她的母亲说。“不要忘记这些小角儿里也要擦的。

看你漏了多少地方了。"

珍妮听了很委屈，但仍旧认真地干活，使劲地磨擦，再也不敢抬起她的眼睛。

那母女俩辛勤劳苦，从楼上一路工作下来，一直工作到五点钟光景，外面天黑了，整个客厅都灯烛辉煌，其时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

经过大旋门，从外面寒冷的世界进来一个魁梧杰出的中年绅士，他那缎子的帽子，宽敞的军用斗篷，在一群闲荡人中立刻显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脸面属于黝黑而庄严的一型，但是线条开朗，显得是富于同情；他那闪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蓬茸的眉毛掩盖着。他打写字台旁边经过，捡起预先给他放出的钥匙，就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他看见那在他脚下擦地板的中年妇人，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并且蔼然的挥着手，等于说，"不消回避。"

可是那个女儿已经站起来，接触着他的视线，她那惶恐的眼光显出她怕自己挡住他的路。

他鞠了个躬，欣然的微笑了。

"你不必劳驾，"他说。

珍妮只微微的一笑。

他走到了楼梯顶，禁不住又回过头来侧眼看了看，这才看清她那非常动人的面貌。他看出了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面平滑地分披着两支发辫。他又看出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皮肤是娇嫩的。他甚至于可以从容叹赏她的嘴和她那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因那其中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以及中年人认为最值得向造物祈求的那一种幸福。他看过了这一眼之后，就庄严地向前走去了，可是她那魅人的体态，已经印在他脑海

里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人就是青年议员乔其·雪尔佛斯脱·白兰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不很漂亮吗？”过了会儿珍妮说。

“是的，很漂亮，”她的母亲说。

“他还拿着根金头的手杖。”

“人家走过的时候你别瞪着眼睛看，”她的母亲贤明地告诫她。“这是不象样儿的。”

“我没有瞪眼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向我鞠躬的。”

“好吧，你总别去注意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也许要不乐意的。”

珍妮又默默的工作起来，可是这个奇妙世界的魅力，已经对她的官感起了作用了。她对于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实在不能不听它。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餐室，听那里盘碟琳琅，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另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以前所常有的那种悠闲舒适的气氛正弥漫在那个地方。这就在那天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年华正富，贫穷还不能拿忧虑去充塞她那青年的心。她无时不在勤奋地擦着，有时忘却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嘟囔。她只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很魅惑人，深愿自己也得占有其中的一份。

到五点半钟，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对她们说可以走了。她俩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放好洗擦的工具，就急忙动身回家。至少是那个母亲，她想起了自己好歹有活儿可做，自然觉得高兴。

路上经过几座漂亮的房屋，珍妮心中就又触起日间因见旅

館中的新奇生活而萌动的那种朦朧的情緒。

“有錢不很适意嗎？”她說。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說，当时她正想着害病的味罗尼加。

“你看見旅館里多么大一間飯厅嗎？”

“看見的。”

她們經过一些低矮的草房，在零落的枯叶里走着。

“我巴不得咱們也有錢，”珍妮象是自言自語的說。

“我可不知道怎样才好呢，”她的母亲叹了一口长气說。“我不相信家里还有一点东西可吃的。”

“咱們再去看看包門先生吧，”珍妮大声的說，因为她那天生的同情心又被她母亲的絕望声音喚起了。

“你想他还肯相信咱們嗎？”

“咱們去对他講明咱們在什么地方工作。我会去对他講的。”

“好吧，”她的母亲疲倦地說。

离开她們的家两段街坊的地方有一家灯光昏暗的小杂貨店，她們怯生生的冒險走进去。葛婆子正要开口，可是珍妮搶先說了。

“今儿晚上您肯給我們一点面包和咸肉嗎？我們这会儿在科倫坡大旅館做工。礼拜六一准給你錢。”

“是的，”葛婆子补充說，“我現在有事儿做了。”

包門是她們家里还沒有病人也还不覺得困苦的时候跟他們做生意好久了的，所以知道她們說的是实話。

“你們在那儿做工多久了？”他問。

“剛剛今儿下午。”

“您总知道的，葛奶奶，”他說，“我是怎么个景况。并不是我不肯。葛先生是沒有錯儿的，可是我自己也穷。日子又艰难，”他

再加上解說道,"我也得养活我的家的。"

"是的,我知道,"葛婆子虛弱地說。

她那旧絨綫打的圍巾掩盖着她一双做工做紅了的粗手，可是它們在那里边不安地动着。珍妮勉强擱着嘴站在一旁。

"好吧,"包門先生最后說，"我想这回是可以的。礼拜六可得請您尽快归还我。"

他把面包和咸肉包起来交給珍妮，又带着点挖苦的語气說道:

"我想你家一有錢,就去作成别处的生意了。"

"不会的,"葛婆子回答說，"您有不知道的嗎?"可是她有些心慌,不敢再談下去了。

她們踏进那阴沉沉的街道中，沿低矮的草房向自己家里走去。

"我不知道,"将近門口的时候母亲疲倦地說，"他們有煤拿回来沒有。"

"你别操心,"珍妮說。"要是他們沒有拿,我会去拿的。"

"有一个人赶走我們呢,"当母亲問起煤的时候,这是那心慌意乱的乔其回答她的第一句話。"我可也拿到一点儿了，"他又說。"我是打一輛車子上扔下来的。"

葛婆子只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

"味罗尼加怎么样?"她問。

"她好象睡着了,"父亲說。"我五点鐘又給她吃过药。"

一頓菲薄的晚餐正在預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病孩床边,又照例开始熬夜。

吃飯的时候，西巴軒提出一个建議。他是在社会上和商业上有較大的經驗的，所以大家都認为他的建議值得考慮。他虽

不过是一个造車匠的艺徒，而且除开他所竭力反对的路得教义外不曾受过任何教育的，但是他已經飽和着了美国人的特色和精力了。人家給他改的巴斯这个名字跟他十分相称。他显得魁梧、勇武，以他的年龄而論相貌要算不錯的，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早就有一种人生哲学，以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須做点事儿——必須去結交体面社会的头等人物，至少要装得同他們結交的样子。

就因为这个緣故，这个青年老喜欢到科倫坡旅館一带去走动走动。他覺得这个旅館就是社会上一切有身分人物集中的地方。他一有錢买得起一套体面的衣服，就天天晚上混到市上去，同三朋四友站在旅館門前，閑蕩着，銜着五分两支的雪茄，撣拂撣拂身上的时髦衣服，等着看女人。和他同道的，就是城里的花花公子，浮浪子弟，以及那些到那儿去理发的和喝杯威士忌酒的青年們。凡是这一流的人，都是他所羡慕而要去同他們比賽的。衣服是主要的試金石。人家如果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戒指，插着別針，那么无論他們怎样的行为都是正当的。他要做这一流的人，要学这一流人的行徑，因此，他那游蕩生活的經驗就很快地增广了。

“你們为什么不去問旅館里的客人要些衣服来洗洗？”他等珍妮說了那个下半天的經历之后就这样問她。“这个該比擦楼梯好些。”

“怎么个要法呢？”她回問。

“怎么，自然去問那个帳房咯。”

珍妮覺得这个計划很有价值。

“要是你在那儿看見我，可別跟我說話，”一刻儿之后他又背着人告誡她。“你别露出認識我的样子。”

“为什么呢？”珍妮天真地问。

“唔，你知道是为什么的，”他回答说，因为他先前已经说过，她们这么一副穷样子，他不好意思认她们做自己一家人。“你只装做不看见好了，听见吗？”

“好吧，”她柔顺地回答，因为他的年龄虽然比她大不到一岁，可到底是哥哥，该听他的话。

第二天到旅馆里去，路上她把这桩事情告诉她的母亲。

“巴斯说咱们可以问旅馆里的人要些衣服来洗洗。”

葛婆子已经把怎样可以添补她那六个下午挣来的三块钱的问题想过了一夜，可解决不了，所以就赞成这个主意。

“这是可以的，”她说。“我去问那帐房去。”

但是她们到旅馆以后，一时没有机会去问这句话。她们一直工作到傍晚，这才碰巧得很，女管事差她们去擦帐房写字台背后的地板了。那帐房对她母女俩很有好感；他喜欢那个母亲的并不讨厌的愁容，也喜欢那个女儿的姣好悦目的面貌。所以当葛婆子把在心中酝酿了整个下午的那个问题怯生生地冒险提出时，他就耐心地听着。

“这儿有哪位先生，”她说，“会给我东西洗吗？那我是要谢他不尽的。”

那帐房把她看了看，认出她那焦急的脸上充满贫困已极的神情。

“让我想想看，”他一面说，心里就想起参议员白兰德和马歇尔·霍布金来。他们两位都是好心人，想来乐意帮助贫穷的女子。“你上去看看参议员白兰德看，”他继续说。“他在二十二号里，拿这个去吧，”他写上了号数又说，“你上去，说是我叫你去的。”

葛婆子感激得发抖，接过卡片来，眼睛看着她念不上来的那几个字。

"就这么行了，"那帳房观察着她的神情說。"你馬上就上去。这会儿可以在他房間里找到他的。"

葛婆子怀着满腹狐疑去敲二十二号的門。珍妮默默的站在她旁边。

一会儿門开了，满室的光輝里面站着那位議員先生。他穿着一件漂亮的吸烟服，比他們初次会面的时候更显得年輕。

"好啊，奶奶，"他說道，原来他已經認出了她們，特別是那个小的；"你們找我有什么事？"

那母亲很覺羞慚，嗫嚅着回他的話。

"我們来問問，您有什么賞我們浆洗的沒有？"

"浆洗的？"他用一种特別响亮的声音重述她的話。"浆洗的？进里边来吧。讓我瞧瞧。"

他很客气的讓开一边，招手叫她們进去，把門关上。"讓我瞧瞧，"他又重述一遍，随即把一口烏木大衣橱的抽屜一个个的开关起来。珍妮津津有味的端詳着那个房間。壁爐台上和妆台上陈列着那么多的玩艺儿和好物件，都是她生平从来沒有見过的。議員先生的安乐椅，旁边放着的綠罩灯，华丽的厚地毯，地板上的美丽毡条——这是多么的舒服，多么的奢华啊！

"坐吧；那边两个椅子上坐吧，"議員先生藹然可亲地說着，走进一个壁橱去。

母女俩依然惶恐，覺得礼貌上不如不坐的好，可是議員先生已經找了东西出来，重新又請她們坐。她們这才誠惶誠恐地坐了下来。

"这是你的女儿嗎？"他对珍妮微微一笑接着說。

"是的，先生，"母亲回说；"她是我的大女儿。"

"你的丈夫还在吗？"

"他叫什么名字？"

"他住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葛婆子都很恭顺地回答了。

"你有几个孩子？"他继续说。

"六个，"葛婆子说。

"好啊，"他回说，"那是一个大家庭了。你的确已经对国家尽了你的责任。"

"是的，先生，"葛婆子回说；她被他那恳切殷勤的态度所感动了。

"你说这是你的大女儿？"

"是的，先生。"

"你的丈夫做什么行业？"

"他是个玻璃工匠，可是他现在害病。"

谈话之间，珍妮的蔚蓝大眼一径都有兴味地睁着。他每看她一眼，她就报以一种坦率天真的瞠视和一个依稀恍惚的妩媚的微笑，因此他的两眼也就很难离开她了。

"唔，"他同情地接着说，"那是太糟了！我这儿有一点浆洗的——不很多——可是欢迎你们洗。下礼拜也许还有。"

说着他就走动起来，把衣服装进一个边上有花的蓝布口袋里。

"您这衣服有一定的日子要吗？"葛婆子说。

"不，"他沉吟着说，"下礼拜哪天都可以。"

她用一句简单的话谢过他，就动身要走。

"让我想想看，"他说着走上一步，开了门，"你就在下礼拜一

拿回来吧。”

“好的，先生”葛婆子說。“謝謝您。”

她們走出門，参議員就又回去看他的書，可是不知怎么的，覚得心境不宁了。

“糟得很，”他盖上了書本說。“这一班人真有令人伤感的地方。”原来珍妮那种惊奇叹賞的神情已經弥漫了全室。

葛婆子和珍妮重新走上那阴沉的街道。她們經这一番幸运的冒險，心里感着无限兴奋了。

“他那房間不很漂亮嗎？”珍妮低声說。

“是的，”母亲回說；“他是一个闊人呢。”

“他是一个議員不是？”女儿接着說。

“是的。”

“做有名的人一定是舒服的，”女儿輕輕的說。

二

講到珍妮的精神——誰能够描写乜呢？現在正給科倫坡这位闊人收送衣服的貧家女子，生就一种非常柔和的性情，用言語是形容不尽的。原来有一些人的某一种性格，来也不解所以然，去也不問是何故。人生，当这种人还能忍受的时候，便是一种奇异的国土，一件无限美好的东西，只要他們能够怀着惊异的心情飄泊到里面去，那就簡直是天堂一般。他們睁开了眼睛，便見一个舒适而完美的世界。树呀，花呀，也有声音的世界，也有色彩的世界。这些，就是他們的国家的宝貴遺产。倘如沒有人对于这些东西声明是“我的”，他們就会喜气洋洋的飄泊而前，口中唱的歌儿是全地球的人都有一天希望听到的。这就是善良之歌。

然而关閉在物质的世界里，这样的性情差不多照例要算是有点反常。其他那个曾經織进了驕傲和貪婪的肉的世界，是要对于理想家和梦想家側目而視的。倘如有人說看云有趣，那回答的話就是告誡他不可閑蕩。倘如有人愿意听听风声，这对于他的灵魂固然很好，可是那风声就要夺去他所有的东西。倘如一切所謂无生命的世界用一种非常完美而使人不得不了解的柔和声音将人感召，致使人留恋不舍，那人的肉体就要受害了。实际世界的手永远向这种人伸着——永远要貪婪地擒住这种人。世界上卖身的奴隶就是这样造成的。

在实际的世界里，珍妮就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从她的青年期开始，她的每一行为的动机都由善良和慈悲塑造的。如果西巴軒跌坏了，很着急地拚着性命把他平安送到母亲那里去的就是她。如果乔其嚷着肚子餓，她就把她自己所有的面包都給他。她一天要花費許多时間搖她的弟弟妹妹睡覺，該唱歌的时候她就尽情的唱，还要做一些渺茫的梦。自从她会走路的时候起，她就是她母亲的好帮手。擦地板，烤面包，跑差使，喂孩子，哪一样都是她做的事儿。她虽然也常常想起自己命苦，却从来沒有人听見她埋怨过一声。她也知道别的女孩子生活比她自由得多，美滿得多，可是她从来沒有萌起过卑鄙的嫉妒；她心里也許会感到寂寞，嘴里却繼續唱歌。天气晴明的日子，她就在厨房里看窗口，渴望去逛逛牧場。自然的美丽曲綫和阴影接触着她，她会覺得它简直是一种歌曲。有时候，她也跟乔其他們一同出去，領他們到一片胡桃树繁生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开曠的田野，上面有舒适的阴影，下面有活水的溪流。她虽然不是一个能把感覺构成概念的艺术家，她的灵魂可也会对这些东西起反应，每一个声音和每一声叹息，她都会覺得它的美而欢迎它。

每当作为夏季精灵的斑鳩儿从远处发出柔婉呼声的时候，她总侧着脑袋倾听着，那声音的全部精髓就跟銀色的水泡一般落进她自己那个偉大的心。

見到太阳和暖而树蔭中有它的光輝点綴着的地方，她常喜欢在那里惊叹那种图案，到那金色最濃的地面去散步，并用她本能的鉴賞力去巡行群树間的神圣走廊。

色彩也不会不对她发生影响。傍晚时分充满着西天的那种奇异的光彩，常要感动并且輕松她的心。

“我眞不曉得，”她有一次带着女孩子家的傻气說，“飄浮到那些云头里去該有怎样的感覚。”

其时她因发现一株野葡萄藤天然形成的一个圈子，正同馬大和乔其坐在里边。

“啊，假使你有一只小船可以坐到那里去，不是有趣嗎？”乔其說。

她正抬头看着远处的一朵云头，一片銀海里的一块紅色的海島。

“你就想想看，”她說，“假使人們能够住在那么一块海島上的話。”

她的灵魂早已是在那里了，它那仙境的路徑已經認識她的輕盈的脚步。

“那边一只蜜蜂飞去了，”正在注意一个大蜜蜂飞过的乔其說。

“是的，”她象做梦似地說，“它是回家去的。”

“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家嗎？”馬大問。

“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的，”她回答。

“鳥儿也要回家嗎？”乔其問。

"是的，"她說着，也深深感覺到这里面的詩意，"鳥儿也要回家的。"

"蜜蜂也要回家嗎？"馬大問。

"是的，蜜蜂也要回家的。"

"狗要回家嗎？"乔其看見近旁路上一只寂寞独行的狗，就这样問。

"怎么，当然咯，"她說，"你也知道狗要回家的。"

"牛蝇呢？"他看見那微弱的阳光里有那一陣陣的小昆虫正在努力回旋，就又硬要問下去。

"是的，"她說虽这么說，可只一半相信她自己的話。"听啊！"

"哦哦，"乔其显出不信的样子嚷道，"我想不出它們住在怎么样的房子里。"

"听啊！"她又說了一遍，一面摆摆手叫他不要作声。

这时正是一天中静谧时刻，晚禱的鐘声如同祝福一般落在垂暮的天空。遙远处，种种音調一齐柔和地响出，"自然"因她在傾听，似乎也已停止活动了。一只胸部猩紅的知更雀在她面前草地上小步跳跃着。一个蜜蜂营营的叫，一个牧牛鈴玎瑠的鳴，同时有一种可疑的悉索声，报告一只松鼠正在秘密偵察。她把她的美手繼續擎在空中，側着耳朵傾听着，一直听到那些柔和的音調疏散稀微，使她的心不复能把捉为止。她这才站了起来。

"啊，"她感覺到一陣詩的伤感，捏紧了手指叹出这一声。随即有晶瑩的眼泪从她眼睛里泛濫出来。她心里的汪洋情海已經冲破它的堤岸了。珍妮的精神就是这样的。

三

青年參議員乔其·雪尔佛斯脫·白兰德是一个特殊模型的男子。在他身上以显著程度混合着机会主义者的智慧和眞正人民代表的同情心。他生在南部的俄亥俄州，除开在哥倫比亚大学讀过两年法律外，是在本州长大和受教育的。他熟悉民刑法律，也許不在州內任何人之下，但是他从来沒有下苦功去实地应用他的知識，所以在律师界幷沒有卓越的成績。他也賺过一点錢，而且如果他肯昧良心的話，原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多賺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他始終不干。不过他的操守也还不能杜絕对朋友的徇情。就在上次的总統选举，他曾支持一个人当选州长，而那个人是他明知道良心上断断不能支持的。

还有几次官吏的任命，他都很有嫌疑，有一两次干得簡直不象話。每当良心刺戟得他过于尖銳的时候，他就用"我一生中只不过这点劣迹"一句話来自安自慰。他有时独自坐在安乐椅上，把这些事情想过一番，就念着这一句話，站起身来，露出一种羞慚的微笑。在他身上，良心是无論如何沒有死的。至于他的同情心，更是一天强似一天了。

科倫坡是他的选举区的一部分，他在这个选举区里曾經三次当选为众議員，两次当选为參議員。可是他至今还是独身。在他青年的时期，他曾經有过一度热烈的恋爱，但是終于一場沒結果。这倒幷不是他的过失，而是由于那个女子覺得不便再等他。他要造就一个能够維持生活的資格，时間拖得太久了。

他生得魁梧而挺拔，不胖也不瘦，可以算得是相貌堂堂。他受过种种打击，吃过許多亏，因而外貌上带着一种神气，能够喚

起那些富于想象的人的同情。人家都覺得他天生是和藹可亲的，他的参議院的同僚們，也覺得他內才并不高明，外貌却还漂亮。

此番他到科倫坡来，为的是他的政治的屏障需要悉心的修理。这次普通选举，已經把他那一党在州议会里的勢力削弱了。他想要重新当选，原也还有足够的票数，可是需要极审愼的政治手腕才能把它們拉攏来。别人也有野心的。除他之外相当有希望的候选議員还有半打之数，誰都有心要取而代之。因此他見到形勢严重了。不过他心里想，他們是打他不倒的，而且即使打倒他，他也一定可以运动总統給他一个駐外的使节。

总之，参議員白兰德是算得一个成功的人物了，可是他总覺得有一种缺憾。他生平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如今他已經五十二岁，虽然純洁无瑕，体面而杰出，却依然是个独身。有时他不禁要环顧四周，而想起了沒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的处境。有时他的房間显得异常的空虛，連他自己这个人也似乎是非常可厌了。

“五十了！”他常常这样想。“孤独——絕对的孤独。”

那天禮拜六的下午，他在房間里坐着，忽然听見打門的声音。那时他正在冥想人生和名誉之无常，而感覺到他的政治活动之徒耗心力。

“我們为着要維持自己，得費多大的力气去奋斗啊？”他想。“从此再过几年，这种奋斗还能对我有什么用处呢？”

他站起身，把門大开着，一看是珍妮。她所以不等下禮拜一，今天就来，为的是她对母亲說过，要給人家一个好印象，覺得她們做事很迅速。

“进来吧，”参議員說；他也同上次一样，藹然可亲的讓路給她。

珍妮踱进門，心里期待着一句称贊她洗衣迅速的話。可是那参議員并沒有注意到这个。

“哦，我的姑娘，”他当她放下衣包的时候說，“你今晚好？”

“很好，”珍妮回說。“我們想不如把衣裳早点儿給您送来，不等礼拜一。”

“哦，那沒有关系，”白兰德不当要紧地回說。“放在椅子上吧。”

珍妮沒有想到她还沒有拿到洗衣服的工錢，就想走出去，可是参議員留住她。

“你的母亲好啊？”他欣然地問。

“她很好，”珍妮簡单地說。

“你的小妹妹呢？她好一点儿了嗎？”

“医生想是好一点儿了，”她回說。

“坐坐，”他藹然的接着說。“我要同你談談。”

那青年女子走到近旁一張椅子去坐了下来。

“唔，”他輕輕的清一清喉嚨接着說。“她是什么病？”

“出疹子，”珍妮回說。“我們前几天都当她是要死了。”

白兰德趁她說这句話时，細細端詳她的臉，覺得从那上面可以看出一种非常令人伤感的东西。那女子的襤褸衣服，和她羨慕他生活舒服的那种神情，使他感动了。他几乎覺得周圍的一切舒适和奢侈都是可耻的。他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誠然是高了！

“她好些了，我很高兴，”他好心地說。“你的父亲几岁了？”

“五十七。”

“他也好些了嗎？”

“啊，是的，先生；他有些儿起色了，可是还不能出門。”

"我記得你母亲說他是个玻璃工匠不是?"

"是的,先生。"

本地这种工业之不景气,是他所深知的。上次的选举运动,这也就是政治問題的一部分。那末他們的景况眞是不堪了。

"你家的孩子都上学嗎?"他問。

"怎么,是——是的,先生,"珍妮口吃着回答。她家里原有一个孩子因为沒有鞋子不能够上学,可是她覺得太不好意思招認出来。現在說出这一句假話,使她心里很难受。

他默想了一会儿,这才覺得沒有理由可以再把她留住,就站起来,走过她这边。他从口袋里掏出薄薄儿的一叠鈔票,揭了一張交給她。

"你拿去,"他說,"告訴你母亲,說我說的,拿它做什么花費都行。"

珍妮带着混杂的感情接过錢来;她竟不曾想起去看看那是几元的鈔票,这个偉大人物这么貼近她的身,他所住的这个奇异的房間又这么惹眼,她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謝謝您,"她說。"您有一定的日子要我們来取衣服嗎?"

"哦,是的,"他回答;"礼拜一——礼拜一的晚上。"

她走了,他象出神似的把房門关上。他对于这一班人的兴趣是异乎寻常的。貧穷和美确乎成功一种动人的結合了。他坐在他的椅子上,专心于她这一来所引起的愉快的冥想。他为什么不应該去帮帮她們呢?

"我要去寻出她們的住处,"他最后下了这样的决心。

从此以后,珍妮就常常来取衣服。白兰德覺得自己对于她的兴趣一天濃似一天,而且經过相当时期之后,他竟能使她去掉她同他見面时要覺得不适意的那点羞怯和恐惧了。有一桩事情

帮助他达到这个目的，就是他叫她的小名。这是她第三次来的时候开始的，此后就不知不覺的这么叫惯了。

他这样叫她的小名，不能說是由于他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因为他对于无論什么人都难得有这样的态度的。他跟这个女子談話的时候，老覺得自己还很年輕，又常常猜想她也許也能覺察并且賞識他这年輕的一面。

至于珍妮，她是被这个人周圍的舒适和奢侈所迷惑了，并且下意識地被这个人的本身所迷惑了，因为她生平見过的人，要算他最有吸引力。他所有的东西样样都是好的，他所做的事情样样都是文雅的，出色的，周到的。从一种遙远的来源——也許从她的日尔曼祖先身上，——她承襲了一种对于这一些东西的理解力和賞識力。生活是应該象他那样生活的，其中特别使她賞識的就是他那种慷慨的精神。

她的这种态度，一部分是从她的母亲那里得来的，因为在她母亲的心灵里，同情常比理性有力量。例如她把那十块錢交給她的时候，那葛婆子竟乐得个出了神。

“哦，”珍妮說，“我走出了門口才知道有这么多呢。他叫我把这交給你。”

葛婆子接了过去，把它輕輕夹在两只合叠的手中，当即分明看見那魁梧的参議員的漂亮影子在她面前了。

“他是多么漂亮的人啊！”她說。“他心眼儿太好了。”

当天晚上以及第二天，葛婆子都不住贊美这一棵珍奇的搖錢树，一遍又一遍的說他做人不知該有多么的好，心腸不知該有多么的寬宏。替他洗衣服的时候，她差不多把衣服都擦烂了，只覺得她无論怎样用力，也是报他不尽的。这桩事儿她可不讓老头子知道。因为葛哈德有种固执的脾气，虽然在困苦之中，也决

不愿意无功而受祿，所以要他收下这笔錢，她一定得費点儿事。因此她一句不提，只用它来买面包买肉，仍旧非常刻苦的过日子，使他不至覺察这笔意外的横財。

从此以后，珍妮就把她母亲的这种态度反映到参議員身上去，心里旣然非常感激他，說話也比以前随便些了。后来他俩搞到很要好，他竟把橱柜里一个皮革做的相片框子送給她，因为他看出她很欢喜。她每次来的时候，他总借故留她一会儿，后来不久，就发見她那温柔的处女性里深深埋藏着一种厌恶貧穷的意識和一种不肯向人訴苦的羞慚。他誠心地喜欢她的这一点，又見她衣服褴褸，鞋子破烂，恨不能够想出一种不致得罪她的法子来帮助她。

他常常想找一个晚上跟她回家去，亲自去看看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不过他是一个合众国的参議員呢。她們住的那一带地方一定是很貧苦的。想到这里，他就得考虑一下，愼重的办法暫占优勢。結果是，这个探訪的計划終于擱起了。

十二月初头，白兰德回到华盛頓去住三个礼拜，有一天葛婆子和珍妮知道他走了，大家都吃了一惊。他每礼拜給她們的洗衣錢，沒有少过两块的，有几次还給她們五块。他的这一走，也許沒有想到对于她們的經济有怎样的影响吧。可也沒有法子了；她們只得熬过日子去。葛哈德的病好些了，曾經到各工厂去找过工作，結果是一无所得，这才弄到一个鋸木架和一柄鋸子，挨門逐戶去找鋸木头的活儿。这种活儿并不多，可是他拚命的干，一个礼拜也弄到两块乃至三块錢的收入。把这收入补凑他老婆和西巴軒掙来的錢，已經够他們有面包可吃，可也只够吃面包罢了。

及到快乐的圣誕节开头，他們才深深感覺到穷苦的难受。德

国人是喜欢在圣誕节铺排場面的。这是一年之中他們那个大家庭的感情能够充分表現的季节。他們看重儿童时代的快乐，所以喜欢看孩子們享受他們的玩物和游戏。老头子在圣誕前的一礼拜，手里鋸着木头，心里就常常想到这桩事。小味罗尼加病了这么久，什么不該买給她呢！他巴不得每个孩子都給一双結实的鞋子，外加男的各人一頂暖和的便帽，女的各人一頂美丽的风兜。玩物，游戏，和糖果，他們以前是常常有的。想起下雪的圣誕早晨，家中桌子上头沒有滿滿堆着使孩子們称心如意的物件，他就覺得痛心了。

至于葛婆子心中的感情，那是与其形容它，不如想象它的好。她感覺到非常痛楚，不敢去跟老头子談起那个可怕的时节。她曾經貯起三块錢，希望去买一吨煤来，免得可怜的乔其天天去偷，可是現在圣誕节将近，她就决計用来买恩物了。老头子也私下积起两块錢，不讓老婆知道，心想等圣誕夜里，到了紧要关头才拿出来，借以寬慰那做母亲的心中的焦急。

但是到了圣誕节那天，却很难說他們得到了什么安慰。整个城市都充满着节日的气氛了。杂貨店和肉食店都扎着冬青树。玩具店和糖果店都摆設得滿目琳琅，色色齐备，每个体面人家的圣誕老公公都要带几样回去的。他家的父母和孩子也都看見了，却使前者感覺到了需要和焦急，后者萌起了胡乱的幻想和不能完全压制下去的希求。

葛哈德曾經当着他們面前屡次說起。

“今年圣誕老公公穷得很。他沒有很多东西可以送給我們。”

可是孩子們虽然貧苦，却沒有一个肯相信他。他每次說了这句話，就向他們眼睛里看看，看出他們虽然受到了警告，眼睛

里冒出来的希望可并沒有減少。

圣誕那天是礼拜二，前一天礼拜一就放学了。葛婆子动身到旅館之先，吩咐乔其要多捡些煤回来，以便維持过圣誕日。乔其立刻就带他的两个妹妹前去了，可是沒法可以多捡，要費好大工夫才能装滿他們的籃子，所以直到夜里，他們只不过捡了一点点儿。

“你去捡煤沒有？”葛婆子晚上从旅館回来，第一句就問这話。

“去过了，”乔其說。

“够明天用嗎？”

“是的，”他回答，“我想总够了。”

“好吧，我去看看去，”她說。他們就拿了灯，一同到放煤的木棚里去。

“啊，我的天！”她看了看就这么嚷道；“还差的远呢。你得馬上再捡去。”

“哦，”乔其噘着嘴說，“我不去了。叫巴斯去吧。”

巴斯六点一刻就回家来了，当时正在后房里洗脸穿衣，預备要到城里去。

“不行，”葛婆子說。“巴斯忙了一天了。还得你去。”

“我不去，”乔其仍旧噘着嘴。

“好吧，”葛婆子說，“你明儿沒有火生，看你怎么办？”

他們回到屋子里，乔其受到良心的刺激，覺得事情不能就此僵下去。

“巴斯，你也来，”他叫他那正在里房的哥哥。

“上哪儿去？”巴斯說。

“去拿点煤来。”

“不行，”他的哥哥說，“不行。你把我当什么人看了？”

“好吧，那末我不去，”乔其把头一翘說。

“今天下午你干嗎不去拿？”他哥哥厉声地問；“你是整天閑着的。”

“哦，我去拿过了，”乔其說。“我們找不着多少呀。沒有煤叫我拿什么呢？”

“我想你沒有用心找吧，”那个花花公子說。

“怎么回事？”剛替母亲到杂貨店去了回来的珍妮看見乔其噘嘴，就这么問。

“哦，巴斯不肯捡煤去！”

“你下午沒有去拿嗎？”

“去过的，”乔其說，“可是媽說我拿的还不够。”

“我同你去，”他的姊姊說。“巴斯，你愿意去嗎？”

“不，”那青年毫不在意的說，“我不去。”他正在弄整領带，覺得有些恼怒了。

“沒有煤好捡啊，”乔其說，“除非我們打煤車里去拿去。我去的那个地方可連煤車也沒有。”

“那个地方也有煤車的，”巴斯嚷道。

“沒有的，”乔其說。

“哦，别鬧了，”珍妮說。“拿籃子来我們馬上就去，别等太晚了。”

其他的孩子都喜欢他們的大姊；大家就把要用的东西拿出来——味罗尼加拿一只小籃儿，馬大和威廉拿桶子，乔其拿一个洗衣服的大籃子，打算同珍妮捡满了，两个人抬回家来。巴斯看見珍妮这样热心，有些过意不去，而且他仍旧有些看得起她，現在也替他們出主意。

"我告訴你怎么办，珍，"他說。"你带孩子們到八条街，在那些車子旁边等着。过一会儿我也来。我来的时候，你們誰都别当認識我。你們只說，'先生，您肯替我們扔一点煤下来嗎？'那时我就爬上煤車，多扔些下来讓你們装滿籃子。你們懂得嗎？"

"好的，"珍妮很高兴的說。

他們进入了雪夜，向鉄路的軌道进行。在街道和寬闊的鉄路站場交叉的地方，有許多輛装滿烟煤的車子新近停在那里。所有的孩子都聚在一輛車的蔭庇下。他們正在那里等待哥哥到来的时候，华盛頓的特別快車开到了。那是一串美丽的长列車，里面有几节新式的客座，大玻璃窗亮晶晶的，旅客們躺在舒适的椅子上向窗外浏覽。列車隆隆的駛过，孩子們都本能地向后退却。

"哦，这不很长嗎？"乔其說。

"我可不喜欢做司机人，"威廉說。

只有珍妮一个人默默不响，但是对于她，旅行和舒适的暗示特别有力量。有錢人的生活該够多么美丽啊！

这时西巴軒在一段路外出現了，神气活現的大踏步走着，显得他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他的脾气是特别頑强而且固执的，倘如那时孩子們沒有依照他的計划做，他竟会佯为不知的走过去，不肯給他們帮忙。

可是馬大采取当时应有的办法，当即孩子气地嚷了出来，"先生，您肯替我們扔一点煤下来嗎？"

西巴軒突然停步，把他們細細一看，好象眞的同他們一点都不相識的样子，喊道，"可以，可以，"随即爬上了那輛煤車，从那上面极迅速地扔下許多煤片，一会儿就够装滿他們的籃子了。然后他又装作不愿在这貧民队里耽擱太久的样子，急忙走过那蜘蛛网似的軌道，不見了。

在他們回家的路上，他們又遇着一个紳士（这回却是眞的了），戴着高帽子，穿着坎肩式的大衣，珍妮立刻就認出他了。原来他不是别个，正是那体面的参議員，剛从华盛頓回来，准备要过一个很无聊的圣誕节。他就是剛才惹起孩子們注意的那一列快車里来的，現在提着他的輕提箱，当好玩似的步行到旅館里去。当他走过的时候，他好象也認識珍妮。

“是你嗎，珍妮？”他說着，就站住了細認一認。

珍妮却比他認識得快，嚷道，“哦，那是白兰德先生！”她就丢开抬着的籃子，示意叫孩子們一徑拿回家，自己却向对面的方向急忙跑去。

那参議員跟着她，喊了三四声“珍妮！珍妮！”她总是不应。后来看看无法追上她，并且突然的明白过来，要顧到她那单純的女孩子家的羞耻，他就停住步，回轉身，决計跟孩子們一道去。那时候，他又发生向来同珍妮接近的那种感覚，覚得她的身分和自己的身分实相悬殊。他看見孩子們正在撿煤，方才覚得做参議員是有些意思的。明天这个快乐的假日，在他們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同情地步行前去，不期脚步上感到一种輕快，一会儿就看見孩子們进入一座矮屋門中了。他跨过了街心，到一些雪盖的树的稀薄阴影里去站着。屋后一个窗子里有黄橙橙的灯光。四周尽是皚皚的白雪。他能听見木棚里孩子們的声音，有一会儿他又仿佛看見葛婆子的影子。过了一会，他看見一个依稀的人影穿过了一个旁門。他認識那是誰的影子，不由心里怦怦跳起来，当即咬紧了嘴唇，压住过分流露的情緒，然后使劲轉过了身子，走开了。

城里的头号杂貨店，是个名叫曼宁的开的，他是白兰德的忠实信徒，且以得跟参議員結識为光荣的。当天晚上，白兰德到这

人正在忙碌的写字台边去。

“曼宁，”他說，“今晚上你肯替我做一点小事嗎？”

“怎么，那还用說得？議員先生，那还用說得？”杂貨店的掌柜說。“您多偺回来的？惦記得很！那还用說得？”

“我請你把一家八口人家过圣誕节应用的东西都配齐全，要丰盛些——他家里是父亲，母亲，和六个孩子——圣誕树，杂貨，和玩艺儿——你該明白我的意思吧。”

“一准，一准，議員先生。”

“你甭問多少錢。每样都要多多的。我給个地址給你，”說着，掏出一本笔記簿来写地址。

“怎么，我乐意得很，議員先生，”曼宁接着說；他自己也很感动了。“我乐意得很。您向来是慷慨的。”

“你听我說，曼宁，”白兰德只为不得不維持参議員的尊严，所以很严肃地說。“把所有的东西即刻就送去，賬单子送来給我。”

“乐意得很，乐意得很，”这就是那受惊而心許的杂貨店老板所仅能說的話了。

参議員走出店門，才記起了他們两老，就又去找估衣店和鞋子店，却因不曉得尺寸，所以言明定买的各件都可以退换。及到这些工作都做完，这才回到自己房里去。

“抬煤呢，”他把这一点想了又想。“我眞是太卤莽了。我应当不再忘記他們。”

四

珍妮看見参議員所以要逃，无非是因她覺得自己处境的可耻。她想他这般看得起她，却发見她做这样不相干的事，覺得很

难为情。她到底还是女孩子脾气，以为他对她的兴趣一定另有所属，不单在她的人物上。

她到家的时候，葛婆子已經听見其他孩子說起她先逃的事儿了。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进来的时候乔其就問她。

“哦，沒有什么事，”她回答，但她立刻对她母亲說，“白兰德先生路上走过看見我們了。”

“哦，是嗎？”她母亲輕輕的嚷道。“那末他已經回来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跑呢，你这傻孩子？”

“这个嗎，我不要他看見我嘛。”

“哦，也許他还沒有認識你呢，”她对女儿的为难处表示同情。

“哦，他已經認識我了，”珍妮低声說。“他还叫过我两三遍呢。”

葛婆子搖搖她的头。

“什么事情？”在里边房間里听見她們說話的葛哈德現在走出来說道。

“沒有什么，”母亲說；她不愿意說明参議員在他們生活上的意义。“他們捡煤的时候有个人吓唬他們啦。”

入夜之后圣誕的礼物送来，引起全家人一陣兴奋的嘩噪。当一輛杂貨店的送貨車停在他們的矮屋門前和一个壮健的伙計开始搬进礼物的时候，老夫妻俩是誰都以为自己眼睛看错的。他們对伙計說他送错了，伙計可不听，于是那么些好东西都被他們欢天喜地的一一过目了。

“你們放心好啦，”这是那伙計一本正經說的話。“我是不会错的。葛哈德，不是嗎？那末正是給你們的。”

葛婆子脚步不停，兴奋得只会搓手，并且偶尔发出一声，"好吧，現在不是好了嗎？"

老头子看見这个不知名的施主如此慷慨，也不由得不軟化了。他以为这是本地某大工厂的主人送他的，因为他跟他相識，并且待他們很好。葛婆子感激涕零的，对于这个来源的猜測有些怀疑，可是她不說什么，至于珍妮，她是本能地明白这桩事是誰做的。

圣誕第二天的下午，白兰德在旅館里遇見珍妮的母亲，因为那天珍妮在家里看家。

"你好啊，葛奶奶，"他伸着手欢然喊道。"圣誕节过得快活吧？"

可怜的葛婆子顫抖抖地接了他的手，眼睛里立刻充满眼泪了。

"怎么，怎么，"他拍拍她的肩膀說。"别哭啊。不要忘記今天得来拿衣服。"

"哦，不会忘記的，先生，"她回說。她本来再要和他談几句，可是他走开了。

从此以后，葛哈德就常常听見她們談起旅館里有个漂亮的議員，为人怎么怎么和气，給她們的洗衣錢怎么怎么多。德国劳动者的脑筋是簡单的，所以他很容易相信这位白兰德先生一定是个很偉大而且很好的人。

珍妮的感情是无須向这方面加以鼓励的，所以她对于他的好感是有了偏心的了。

她那时正在成年，模样身段儿漸臻丰滿，任何男子都不能不受她的吸引。原来她的体格本来就結实，身材也很高，不象一个女孩子。倘使叫她穿上时髦女人的长裙，她就尽可做得那参議



員那么高个儿的伴侶。她的眼睛皎洁光亮得出奇，她的皮肤很嬌嫩，她的牙齿洁白而匀整。她又很聪明，很灵敏，而且并不缺乏覌察力。她所缺乏的只是訓練，只是自信心，那是因她知道自己必須完全依靠别人才丧失了的。但是她得常常出外送衣服，又差不多見到任何东西都不得不認做施恩，这是对于她的处境不利的。

近日以来，她半礼拜一次到旅館里去送衣服，白兰德总是和顏悦色的对待她，她也总以和顏悦色相报答。他常常把小东西送給她和她的弟妹們，而且跟她极其随便的談話，終至她心中覺得身分相差的那种畏惧的意識完全消除，而她就把他当做一个慷慨的朋友，不当做一个威严的議員看待了。他有一次問她愿不愿意进学校去讀書，因为他一徑在想，她从学校出来之后，必定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最后有一天晚上，他把她叫到身边。

“到这儿来，珍妮，”他說，“站在我身边。”

珍妮走到他身边，他就由于一种突发的冲动捏住她的手。

“我說，珍妮，”他用一种叫人猜謎似的詢問神气細看她的脸儿說，“你到底覺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哦，”她有意地转过脸去回答說，“我不知道。你干嗎要問我这句話？”

“哦，你是知道的，”他回說，“你对于我总会有个意見的。現在告訴我，你的意見怎么样？”

“不，我沒有，”她天真地說。

“哦，你有的，”他賞識她这种明显的遁詞，欣然的繼續說道。“你对我总想过什么。告訴我，你是怎么想法的？”

“你可是問我喜欢你嗎？”她直率地問，一面眼睛朝下看着他那一大撮頗有点花白的头发，那是披散在他的前額上的，使他那張清秀的脸面近乎獅子型。

"唔，是的，"他有点儿失望似的說。他覺得她缺乏媚人的艺术。

"怎么，我当然喜欢你的，"她嬌俏地說。

"你对我想过别的嗎？"他繼續說。

"我想你很和气，"她更覺羞愧地接着說；这时她才覺得他仍旧捏住她的手。

"就只这样嗎？"他問。

"哦，"她眼皮一动一动的說，"这样还不够嗎？"

他看着她，而她回盼中的那种好玩而可亲的坦率神情使他渾身震战了。他默默端詳她的臉，她很是扭捏不安，覺得他的端詳里含有深意，却又不很明白到底是什么。

"我說，"他最后說，"我想你是一个漂亮女孩子。你不想我是个很好的男人嗎？"

"想的，"珍妮毫不迟疑地說。

他向椅背上一仰，覺得她的回話里含着一种无心的滑稽，不覺笑了起来。她好奇地看了看他，微微一笑。

"你笑什么？"她問。

"哦，我笑你的話回得有趣，"他回說。"我本来不应該笑的。我看你一点儿也不賞識我。我不相信你会喜欢我。"

"可是我实在喜欢你的，"她恳切地回說。"我想你这人太好了。"她眼睛里明明表示她的話是从心里出来的。

"好吧，"他一面說，一面把她輕輕拉到身上来，就在她面頰上亲了一个吻。

"哦！"她竪起身子来嚷着，大大吃了惊吓了。

这事在他們两人的关系上开了一个新局面。他那参議員的身分立刻消失了。她在他身上認出了一种她向来沒有感覺到过

的东西。他又似乎比从前年輕些了。現在她在他眼睛里是一个女人,而他正在扮演一个情人的脚色。她迟疑了一会儿,不知道該有怎样的举动,所以就索性沒有举动。

"唔,"他說,"我吓了你了吧?"

她看了看他,心里却仍旧尊敬这个偉大的人物,就微笑着說,"是的,你吓了我了。"

"这是因为我实在喜欢你不过。"

她默默想了一会,这才說道,"我想該走了。"

"那末,"他恳求似的說,"你是为了这桩事情想要逃走嗎?"

"不是的,"她覺得不好忘恩負义,所以这么說,"可是我应該走了。他們要惦記我的。"

"你一定不动气吧?"

"我一定不动气," 她回說;这时她才显出更多的女性态度来。她处在这样威严的境地,实在是一种新鮮的經驗。显然他們两个都有些儿迷乱了。

"你无論如何总是我的女人了,"他站起来的时候說。"将来我总留心照顧你。"

珍妮听見这話,心里高兴。他是完全配做惊人的事情的,她心里想;他簡直就是一个魔术家。她四面看看,想起进入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空气,眞象上天堂一般。但是她并沒有充分了解他的意思。她只曉得他做人好,曉得他很慷慨,曉得他給她好东西。她自然覺得快乐。她拿起了本来来取的一包衣服,并沒有发見也沒有感覺她的地位的矛盾,他却覺得这是对他一种当面譴責了。

"她是不应該拿那东西的,"他想。一陣同情的巨浪冲过他。他双手捧住了她的面頰,这回却用一种較尊重而大方的态度了。"不要紧的,姑娘," 他說。"你用不着老做这种事。我会替你想

法儿的。”

这回事情的結果，只不过使他們两人中間发生一种更多同情的关系。下一次她来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叫她坐在他自己坐的椅子的靠手上，并且亲亲切切問她家里的情形，和她本人的愿望。有好几次，他覺察到她閃避他的問話，特别是关于她父亲近来做什么事的問題。她不好意思承認他在替人家鋸木。他恐怕她家的景况更加窘迫，就决計要亲自去看一看。

这事的实現，是在一天的早晨，因为那天他沒有要紧的事，抽得出空来。这是在議会里大斗爭开始前的三天。那場斗爭是他失敗的，但在那胜敗未决的几天内，他沒有事情可做。因此他拿了手杖，漫步出門，約經半点鐘的时光走到她家的矮屋，就大胆去敲門。

葛婆子把門开了。

“早安，”他欣然的說，可是他見她有些躊躇，就又說，“我可以进去嗎？”

葛婆子見他突如其来，吓得呆了，慌忙把双手在千补百衲的圍裙上偷偷的擦，又見他等着回話，就說：

“哦，是的。請进来吧。”

她匆匆的引路进去，門也忘記关，就端給他一把椅子，請他坐下。

白兰德見她因自己来了这般忙乱，很覺过意不去，就說：“你别操心，葛奶奶。我打这儿經过，想起来看看你們。你的丈夫好嗎？”

“他好，謝謝，”葛婆子回說。“今天他出去做工了。”

“那末他已然找到事儿了？”

“是的，先生，”葛婆子說，她也跟珍妮一样，不肯說出他做什

么事儿。

“孩子們都好了，都在学校里吧，我想是？”

“是的，”葛婆子回說。这时她已經解下圍裙，顫抖抖的在膝上卷着。

“那就好了，珍妮呢？”

那时珍妮剛剛熨好衣裳，丟开熨板躲到房里去，正忙着整理头臉，生怕母亲沒有騙他不在家，自己躲避不了。

“她在家里，”葛婆子回說。“我去叫她出来。”

“你干嗎說我在家里？”珍妮有气沒力地說。

“那末叫我怎么办呢？”母亲問。

那母女俩正在迟疑的当儿，那議員先生独自在察看房子。他想起这样的好人会吃这样的苦楚，心里很是难过；他萌起了一种模糊的念头，总望能够改善他們的景况。

“早安，”他当珍妮終于怯生生进来的时候对她說。“你今儿好？”

珍妮走上前，伸出她的手，臉上泛起紅潮来。她因他这一来，覺得心乱得很，連話也回不出了。

“我想，”他說，“我应該来看看你們住的地方。这是一座很舒服的房子。你們有几間屋子？”

“五間，”珍妮說。“今天弄得不象个样儿，請您原諒。我們剛剛在洗衣裳，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知道的，”白兰德温和地說。“你当我不明白嗎，珍妮？你千万不要为着我覺得不安。”

她听得出他那种安慰而亲切的語气，这是她在他房間里的时候常常听見的，因而心里略覺安定了。

“我要是偶尔来走走，你們可别当一桩事情，因为我自己愿

意来的。我要看看你的父亲。”

“哦，”珍妮說，“他今天出去了。”

但是他們談話的当儿，那老实的鋸木匠已然带着鋸架和鋸子从門口进来了，白兰德一看見他，覺得他跟他女儿略微有点相象，立刻就認識他了。

“那边你父亲来了，我看是，”他說。

“哦，是他嗎？”珍妮看着外面說。葛哈德近来很喜欢默想，头也不抬的走过窗前。他放下他的鋸架，把鋸子挂在屋旁一个釘上，这才走进来。

“媽媽，”他用德語叫了一声，看看沒有她，就从前屋的門口进来向里面探視。

白兰德站起来，伸出他的手。那个皮肤結块滿面风霜的德国人走上前去，带着一种很怀疑的神情去接他的手。

“这就是我的父亲，白兰德先生，”珍妮說；她的一切羞怯都被同情溶解了。“这就是旅館里的那位紳士，白兰德先生，爸爸。”

“什么名字？”那德国人轉过头来問。

“白兰德，”参議員說。

“哦，是的，”他带着很明显的德語重音說。“自从我害了热病，耳朵就有些不便。我的妻子她說起过您的。”

“是的，”参議員說；“我早就想来看看你們，你們是大家庭呢。”

“是啊，”父亲說；他覺得自己衣裳破烂，急乎想要站开些。“我有六个孩子，年紀都还小。她是大女儿。”

这时葛婆子又走过来了，他趁这个机会急忙說：

“請您別見怪，我要失陪一会儿。我的鋸子断了，得去拾掇

拾掇。”

“当然，当然，”白兰德藹然的說，这时他才明白珍妮所以始終不肯說明他父亲做什么事的道理。他希望她胆子大些，什么事情都不要瞞他。

“我說，葛奶奶，”他見葛婆子硬僵僵的坐在那儿，就对她說，“我要你們别把我当做陌生人看待。以后我要你們把家里的事情都告訴我知道。珍妮是不大肯說的。”

珍妮靜靜地微笑一笑。葛婆子只是搓手。

“是的，”她很謙恭地回答。

他們又談了一会，参議員才站起身来。

“告訴你的丈夫，”他說，“叫他下礼拜一到我旅館里的办事間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他講。”

“謝謝您，”葛婆子顫抖抖的說。

“我不能再耽擱了，”他又說。“不要忘記叫他来。”

“哦，他会来的，”她回說。

他一只手套着手套，把那一只伸給珍妮。

“这是你的好宝貝，葛奶奶，”他說。“我可想要她。”

“这个嗎，”母亲道，“我可还不知道舍不舍得她。”

“好吧，”参議員走到門口的时候伸手給葛婆子說，“再見。”

他点点头，走出了。左右那五六家曾經見他进去的邻舍，这时都从門帘背后和百叶窗背后拿惊异的眼光窺探他。

“这到底是誰呢？”是一般人的疑問。

“看看他給了我什么了，”当他把門带上了之后，那天眞的母亲就这样对她的女儿說。

那是一張十元的鈔票，是他跟她說再見的当儿輕輕放在她手里的。

五

珍妮既为情境所推动，不得不用感激的心情对待参議員，所以她对于他以前所做和往后要做的一切事情，自然而然都唯有五体投地了。参議員写了一封信，把她父亲荐給本地一个工厂的主人，当即派到一件事。事情原不怎样好，不过是个看門的职务，但对他不无帮助，而葛老头子也就感激不尽了。这样偉大、这样好的人是从来沒有的呢！

他对于葛婆子也很关心。有一次他送給她一套衣服，又一次送給她一条圍巾。这一些恩賜，都是由慈善精神和自图快意的精神交混而来的，但在葛婆子看来，总覚得动机只有一种。白兰德先生心眼儿好就是了。

至于珍妮，他用着一切可能的方法使她和自己亲近，所以到末了，她就用一种須經仔細分析才能弄明白的眼光来看待他了。但是这个新鮮的青年灵魂里边包含着多量的天眞和肤淺，所以是决不会把世俗人的观点考虑一下的。自从那一次非常而快乐的会見使他祛却她原来的羞怯并且在她面頰上亲了一个吻之后，他們就生活在另外一种空气里了。現在她已經成为他的伴侣，而他一天天的寬解了甚至欣然抛开了他的尊严所用的服装，她对他的認識也就一天天的更加清楚。他們已經能够很自然地欢笑和閑談了，他之得能重新进入这种青年幸福的光輝世界，是深切地覚得欣幸的。

但是有一点使他覚得不安，就是他常要不能遏制地想起他所做的事并不正当。人家一定就要发見他跟这个洗衣服老婆子的女儿有些不大規矩了。珍妮每次来拿衣服或是送衣服来，差

不多照例要在他房間里耽擱一刻鐘到三刻鐘之久，他疑心女管事已經有点看出来。他曉得这个消息要傳到旅館人員的耳朵里去，因而不免要弄到滿城风雨，声名狼藉，但是这种思想并不曾改变他的行为。他有时自解自慰，以为他这样做对她并沒有实际的損害，又有时，則以为这种快乐的慰藉是他生活上所不能缺少的。他难道不是眞心要她好嗎？

他偶尔想起这些事情，就决定断然不能中止。由这种决心引出的自慰，是不值得因自己遏制而受苦痛的。他是沒有多年可活的了。那末又何必要銜恨而死呢？

有一天晚上，他曾双手抱住她，将她硬摟在怀里。又有一次，他把她抱在膝上，跟她講自己在华盛頓的生活。象这样跟她拥抱和亲吻的事，是近来常常有的，可是仍属一种試探的性質。他还不愿意很深入地探进她的灵魂里去。

珍妮对于这一切都天眞地享受着。幻想和新奇两种成分进入她的生活了。她是一种毫无詐伪的动物，很富于感情，对于爱一类的事情还毫无經驗，可是心力已經很成熟，对于这位偉人如此屈尊来跟她做朋友，她是会受用的了。

有一天晚上，她站在他坐椅旁边，摸他額上的头发，又看看沒有别的事情可做，就把他的表掏了出来。那位偉人看看她这般天眞烂漫的模样儿，不由得渾身震动。

"你也想要一只表嗎？"他間。

"是的，我确实想要一只，"珍妮深深叹了口气說。

第二天，他經过一家珠宝店，就进去买了一只来。那是金的，并且有装飾得很美丽的指針。

"珍妮，"他等她下次来的时候对她說，"我有一点东西給你看看。你看我的表上什么时候了。"

珍妮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掏出表来，不覺吓得一跳。

“这不是你的表呀！”她喊着，脸上充满天眞的惊异。

“不是的，”他說时，覺得这小小的欺騙很有趣。“这是你的表。”

“我的？”珍妮嚷起来。“我的！哦，这不可爱嗎！”

“你說可爱嗎？”他說。

他看她这般欢喜，心里非常感动而且高兴。她脸上煥发出光輝，她的眼睛嫵媚地跳舞。

“那是你的，”他說。“你現在可以把它挂起来，不要丢了。”

“你眞好啊！”她嚷道。

“別那么說吧，”他說；可是他一面說，一面已經擒住她的腰，先放她在一臂的距离外，心里盘算着要她怎样的报答自己。慢慢地，他把她拉近身来，及到非常貼近的时候，她就摟住他的脖頸子，把自己的面頰貼上他的面頰，以示感激。这就是他的快乐的精华。他仿佛覺得这是他已經渴望多年了的。

当議会里斗爭发生的时候，他这浪漫牧歌的进行只好暫时停頓下来。議会里有一群劲敌联合起来攻击他，使他經历一次生平未有的苦战。他发现一个向来跟他友善的大鉄路公司，現在却在替一个已經有势的候补人暗中助力，这使他很覺駭异。他旣发覺这个大破綻，心中就只有交互而作的深沉忧郁和突发忿怒了。这种命运的打击，他虽然装作不以为意的样子，可是已經使他受到了創伤。他是好久沒有碰过失敗的。

在这期間，珍妮就受到了男子变心的最初教訓。两个礼拜以来，她甚至連他的面也見不着，后来有一个晚上，正当他跟他的領袖有过一次极不适意的会商之后，他才用着极冷漠的正經样子会見她。她去敲門时，他只肯开出一尺来寬的一条縫儿，就差不多厉声的喊道：“今晚上没有要洗的衣裳。明天来吧。”

珍妮立刻退了出来，料不到会受这样的招待，大大的吃了惊吓。她簡直是莫名其妙了。他好象突然回到他那遙远而威严的宝座上，儼然不可侵犯了。他要把臉上的春风收斂起来，原是由他高兴的。但是为什么——

一两天之后，他稍稍有点儿懊悔，可是仍旧沒有工夫弥补这一个缺憾。她来收送衣裳的时候，他总是一本正經的。他把别的事情一概都丢开，繼續苦斗了一陣，終至因缺了两票而慘遭失敗。他惊悉这个結果后，当即沉入一种悒郁頹丧的心情。現在他是无可奈何了！

珍妮带着她自己那种輕快和舒适的乐观心情进入这种空气里来。白兰德正在滿腹心事排解不开的时候，先不过跟她談談作消遣，可是过不多会儿，他的煩恼就已不知不覚的飞去，而覚得自己确实微笑了。

"啊，珍妮，"他象跟小孩子說話似的对她說，"青春是在你身上。你有人生最可宝貴的东西。"

"是嗎？"

"是的，可是你不認識它。你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才会認識。"

"我爱那个女孩子，"那天夜里他在想。"我愿意她一徑跟我在一起。"

但是命运又叫他遭受另一次打击。那时旅館里已經在紛紛議論，至少也說她的行为有些詭秘了。原来一个收洗衣裳的女子，如果身上的穿着有些儿不合身分，那是一定要受批評的。那时人家看見珍妮身上居然戴起金表来了呢。旅館里的女管事就把这情形告訴她的母亲。

"我想我应該通知你一声，"她說。"人家都在議論了。你不如不叫她到他房里去拿衣裳的好。"

葛婆子听見这話，又吓又气，連話都說不出来。珍妮并沒有对她說过什么，而且就是現在，她也还不相信她有什么可以說。那只表是經她的贊許和叹美的。她不曾想到这会危及她女儿的声名。

她一路回家，心中不住的着恼，就把这桩事告訴珍妮。珍妮不肯承認事情已經有些做过分。而事实上，她本来就不这么看法的。至于她在議員房里的情形，她并不肯实說。

"人家談論起来是可怕的呢！"她的母亲說。"你眞个在他房間里呆得那么久嗎？"

"我不知道，"她受良心的逼迫，至少也招出一部分的实話来了。"也許是有过的事。"

"他沒有說过什么不規矩的話嗎？"

"沒有，"她回說，原来她对他們之間經过的一切都不曾疑心有什么歹意的。

倘如那个母亲当时再肯逼紧一步的話，是可以再問出一些底細来的，可是她为要保持自己心境的平静起見，就高兴得不往下問了。人家常常要毁謗好人，那是她知道的。珍妮向来沒有一点儿不愼重。人家可是向来喜欢說长道短的。可怜的女孩子处在这样不幸的境地，还能有别的办法嗎？她想到这里，不由得大哭起来。

这事的結果，不过使她决計自己去收送衣服。

决計之后的下个禮拜一，她走到他的門口。正在盼望珍妮的白兰德是又惊駭又失望了。

"怎么，"他对她說，"珍妮怎么样了？"

葛婆子是盼望他不会覚察或者至少不会問起她来替换这一桩事儿，一时竟回不出話。她用着一种天眞的母性神情虚弱地

朝他看了看說，“她今晚上不能来。”

“不是病了吧？”他問。

“不是。”

“那我才放心，”他松了一口气說。“你近来好？”

葛婆子回答过他好心的詢問，就走开了。她走了之后，他把事情想过了一番，可想不出其中有什么緣故。他还覺得这样猜疑是有些儿奇怪的。

但到礼拜六，仍旧是母亲送衣服回来，他这才覺得其中必有緣故。

“怎么一回事，葛奶奶？”他問。“你的女儿出了什么事了嗎？”

“沒有事，先生，”她口里回答，心里覺得很不忍心欺騙他。

“她从此不送衣服了嗎？”

“我——我——，”她慌得格格說不出口来；“她——人家在談論她呢，”最后才逼出了这句話。

“誰在談論？”他庄严地問。

“这儿旅館里的人。”

“誰？什么人？”他打断她說，声音里面已經有些着恼了。

“女管事。”

“女管事，哦！”他嚷道。“她說什么来的？”

葛婆子把她听到的話告訴他。

“那末这是她对你說的，是不是？”他含怒問。“她竟肯費心来管我的事情，是不是？我看人家好象非干涉我的事情就管不了自己的事情似的。你的女儿，葛奶奶，在我这儿尽可以放心。我并沒有对她不怀好意。这是可耻的，”他忿忿的接着說，“要是一个女孩子家不問情由就不許她到我房間里来。这桩事情我非要彻查一下不可。”

“您可别当这是我干的事儿，我希望，”她辩解地說。“我知道您喜欢珍妮，不会害她的。您待她这么好，并且待我們都这么好，白兰德先生，我叫她不来，实在过意不去。”

“沒有什么，葛奶奶，”他坦然的說。“你是完全对的。我一点儿不怪你。我只反对旅館里放的謠言。咱們将来再瞧吧。”

葛婆子站在那儿，激动得脸色发白。她怕的是把这个对她們这么好的大恩人深深得罪了。她恨不得馬上把事情說个明白，免得他当她是个好說閑話的人。她所愁的是外面的謠言啊。

“我想我是什么都尽了心的，”她最后說。

“不錯，”他回說。“我非常喜欢珍妮。她到这里来的时候总使我高兴。我不过是要她好，可是也許还不如叫她不来，至少暫时不要来。”

那天晚上，白兰德又坐在他的安乐椅上，默想着这个新的发展。珍妮对他这么可珍貴，实在是他意想不到的。現在他再沒有在房間里見到她的希望，这才認識她以前的到来具有多大的意义。他把这一桩事很审愼地想过一番，覺得对于旅館里的流言是沒有法儿可办的，并且断定自己的确把那女子放在一个很尷尬的地位了。

“我或者不如把这桩小小事情就此終止吧，”他想。“我这办法原是不大妥当的。”

根据着这句断語，他就回到华盛頓，过完了他的任期，这才又回到科倫坡，等候总統提拔他，放他出外做公使。他对珍妮是一点儿沒有忘記的。他在别处呆得越长久，回来的心越急切。这回他又重新长住在这老地方，有一天早晨他拿了手杖，向那矮屋的方向漫步走去。走到矮屋門前，他就决心要进去，敲了門，随見葛婆子和她的女儿带着惊异和怀疑的微笑开門迎接。他含

糊地說明他曾离开科倫坡，并且提起了他的衣裳，好象这是他此来的目的。后来珍妮的母亲走开了。他就趁机会对珍妮放胆的說：

“明天晚上你跟我去坐車溜弯儿好不好？”他問。

“好的，”她說，因为在她看起来，这个提議是一种光荣的創举。

他微笑一笑，摸了摸她的面頰，覺得跟她再見面，心里有說不出来的快乐。她的美是似乎与日俱增了。那时她身上穿着洁白的圍裙，美好的額头披着朴素的辮发，任何男子見了都要覺得嫵媚的。

他等到葛婆子回来，因已达到此来的目的，就站起身来。

“明天晚上我要带你的女儿出去坐車去，”他对她說明。“我要和她談談她将来的事情。”

“这不很好嗎？”母亲說。她并不覺得这个提議有什么失当。当时他們就在微笑和热烈的握手之中分別了。

“这个人心眼儿再好沒有了，”葛婆子評論說。“他不是老說你的好話嗎？他也許会帮助你去念書。你是应該覺得得意的。”

“可不是嗎？”珍妮坦白地說。

“我不知道这桩事儿应不应該告訴你父亲一声，”葛婆子最后說。“他是不喜欢你晚上出門的。”

結果是，她們决計不去告訴他。他也許不会理解。

第二天他来的时候，珍妮已經預备好了。他从客堂的微弱灯光里，看出她是为了他打扮过一下的，又看出这个机会已經拿出她最好的衣裳来了。她穿着一件淺蓮灰的棉布衣，浆过燙过，簡直做得洗衣作里的样品，又跟她那姣好的模样儿相配得恰到好处。那件衣裳鑲着一点花边的袖口，配着一条很高的領圈儿。

她不戴手套，也沒有什么首飾，并且沒有一件稍好的短套衫可穿。可是她的头发梳得非常精致，配着她那好模样的脑瓜儿，就比什么帽子都好了，而且有几綹头发飞散在外边，好象是一个光輪把她籠罩着。白兰德提醒她該穿一件短套衫，她迟疑了一会，这才进去借了她母亲的一件素灰毛綫的坎肩来。白兰德这才明白她并沒有短套衫，因而想起她要出門而沒有套衫，一定是很費躊躇的，替她覚得非常的难受。

“她明知要去冒那夜里的冷风，”他想，“可是不肯說出口。”

他看了看她，若有所思地搔搔他的头。随后他們动身了，他馬上就忘記一切，只意識到她在自己身边这一偉大的事实。她毫无拘束地談着話，流露出一种温柔的处女的热情，使他感着不可抗拒的魅惑。

“啊，珍妮，”那时路旁的树木映着新月，发出一种黃橙橙的光，覚得朦朧可爱，她叫他注意的看，他就这么对她說。“你眞是偉大。你如果讀过一点書，我相信你一定会做詩。”

“您猜我会做嗎？”她天眞地問。

“我怎么是猜，小女孩子？”他捏住她的手說。“我怎么是猜？我是知道的。你是世界上最最可爱的小白日梦者。当然你会做詩。你就生活在詩里。你就是詩，我的爱。你是不必費神去写的。”

这一篇頌辞比别的任何东西都使她感动得厉害。他老說这样好听的話。世界上沒有一个人能有一半象他这么喜欢她，看得起她。眞不知道他这个人有多么的好！人人都这么說的。她自己的父亲也这么說的。

他們再上前去一段路，这才他突然的記起来，說道：“不知什么时候了。咱們該回去了吧。你的表带来沒有？”

珍妮吓了一跳，因为这一只表正是她希望他不要想起的一件东西。自从他回来之后，这是天天放在她心上的一桩心事。

原来当他离开科倫坡的时候，她家里的經济窘迫不堪，逼得她把那只表拿去当了。那时馬大的衣服已經穿破，非换一件新的上不得学，于是經过了許多討論，才决定那只表非当掉不可。

当时巴斯拿了那只表，同当地的当鋪老板費了許多唇舌，才当得十块錢回来。葛婆子把錢都花在孩子們身上，这才深深叹了一口气，寬了心。馬大是象样得多了。珍妮自然是高兴的。

但是現在，白兰德問起了它，她就覺得受刑罰的时間快到了。当即她实实在在的发起抖来，他也覺察到她的窘状。

“怎么，珍妮，”他温和地說，“你干嗎吓得这个样儿？”

“沒有什么，”她回說。

“你沒有带表来嗎？”

她呆了一会儿，因为要她存心說假話，似乎是不可能的。經过一会紧張的沉默之后，她才用一种哭一般的声音說，“沒有，先生。”他也就听出来了，还是向她追問，她这才把經过的事情一一說出来。

“好吧，”他說，“最最亲爱的，你不要难过。世界上从来沒有象你这样的女孩子。我去替你把表贖出来。以后你如果缺少什么，我要你来对我說。听見嗎？我要你应許我。我如果不在这儿，我要你写信給我。从今以后我老跟你通消息。我把地址交給你。你只消通知我一声，我就会給你帮忙的。你懂得嗎？”

“懂得了，”珍妮說。

“我要你应許我这样做，好不好？”

“好的，”她回答。

接着的一刻儿，两个人都沒有話說。

"珍妮，"他最后說，因为那种夜間的春意使他感情冲动了，"我差不多已經断定，非同你在一起不可的了。你也能够决計从今以后同我一起过活嗎？"

珍妮把脸朝开，还不十分明白他这話里的意义。

"我不知道，"她含糊地說。

"好吧，你且想想看，"他欣然的說。"我是認眞說的。你愿不愿意嫁給我，讓我送你去讀几年書？"

"去讀書？"

"是的，你嫁我之后。"

"我想可以的吧，"她回答。她想起她的母亲来了。也許她能給家庭有点帮助。

他旋轉身去看她，要想看出她脸上的表情到底怎么样。那时天色并不黑。月亮正在东边的树頂上，大群的星在它面前都覚失色了。

"你一点也不关心我嗎，珍妮？"他問。

"关心的！"

"可是你連衣服也不来拿了，"他伤心地說。她听見这話也很受感动。

"这不是我的意思，"她回答。"我是沒有法子啊；媽想是不来的好。"

"这是眞的，"他同意說。"你不要难过，我跟你說着玩儿的。你如果能来，你是很高兴来的，是不是？"

"是的，我很高兴来，"她坦白地回答。

他拿住了她的手，一往情深的紧紧捏牢它，使他說过的那些好話都对于她加强了力量。她冲动地抬起身子来，一把将他摟住。"你待我太好了，"她用一个女儿对待父母的那种亲爱的語

調說。

"你是我的人呢，珍妮，"他怀着一片深情說。"无論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替你做。"

六

这个不幸家庭的父亲威廉·葛哈德，从他的个性方面講是个很可注意的人物。他生在薩克森王国，生性很强硬，十八岁上就因反对不法的征兵制度逃到了巴黎。后来又从巴黎搬到希望无穷的美国。

到美国之后，他慢慢一步步的从紐約迁移到费拉德尔菲亚，然后更向西，曾有一段时期在宾夕法尼亚各家玻璃工厂里工作。在这新世界的一个浪漫乡村里，他获得了他的意中人。她是一个日耳曼血統的美国女子，他同她迁居到羊氏鎮，又从那里搬到科倫坡，都是跟着一个名叫汉孟德的屡兴屡敗的玻璃制造家走的。

葛哈德是个老实人，他高兴人家看重他这点老实。"威廉，"他的主人惯常对他說，"我所以用你，是因我能信任你。"这句話在他看来，就比金銀宝貝都可貴。

他这点老实，也跟他的宗教信念一样，是从遺傳得来的。他对于这种品德从来不曾去加以理解。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很剛强的德国工匠，从来不曾騙过誰的一块錢，而这忠实的秉性，就不折不扣地傳进他的血脉里来了。

他那路德教派的傾向，是因跑过多年礼拜堂和家庭里遵守宗教仪式的习惯而加强的。在他父亲的矮屋里，路德派牧师的勢力向来万能，他因此遺傳了一种感想，以为路德派的教堂是一

种完美的組織，又以为它的教訓对于将来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妻，名义上虽属曼諾教派，却很愿意接受她丈夫的信条。因此，他的家庭就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他們无論到什么地方，第一件社交事项就是跟当地的路德派教堂去联絡，而路德派的牧师就老是他家所欢迎的貴客了。

科倫坡教堂里的翁德牧师，原是一个誠篤热心的基督教徒，但是他的頑固脾气和他那种严肃的正教教条，使他的为人变得非常偏执。他以为他的信徒們如果跳舞，打牌，看戏，就要危及最后的得救，又常常对人家大声疾呼，有誰不遵守他的訓誡，地獄就要張开嘴来把他吞下去。喝酒，哪怕是偶尔为之，也要算一种罪恶。吸烟——好吧，他自己是吸烟的。可是正当的結婚行为，以及結婚以前的純洁，都属基督教生活的絕对必要条件。他曾經說，做女儿的要是不能够保持她的貞操，做父母的要是疏忽大意，縱容女儿去堕落，那就都談不到得救了。对于这样的人，地獄都要开着口等他們进去。你如果要避免永远的刑罰，就必須走正直而狹窄的路，而且有个公正的上帝每天都要对罪人发怒。

葛哈德和他的妻子，乃至于珍妮，都无条件地接受翁德牧师所解釋的教义。但是在珍妮，只不过是名义上同意罢了。宗教对于她还没有发生显著的拘束力。她知道有一个天堂，是有趣的，知道有一个地獄，是可怕的。青年的女子和男子都应該好好的做人，应該服从他們的父母。除此以外，全部的宗教問題在她心里都混乱得毫无头緒。

葛哈德相信教坛上所講的一切是字字都眞确的。死和未来的生活，在他都属实有的东西。

到现在，年紀一天天的老了，处世的問題一天天的难以解釋

了，他就越发怀着焦灼的感情而固执着那可以解决問題的教义。啊，他要怎么样才能够眞正的誠实，眞正的正直，使得那在天之主沒有可以排斥他的借口呢！他不但替他自己害怕，并且替他的妻儿害怕。他将来不要有一天該替他們負責嗎？他因自己的疏忽，因对他們教导不得法，結果不要使他自己跟他們一起永远定罪嗎？他常想象地獄里的苦楚，不知道到了那最后的时間他跟他的家里人要落到怎样一步田地。

自然而然的，这样深彻的宗教感情要使他对孩子們非常严厉。凡是青年人在情欲上感到的快乐和流露的弱点，他都用一种严密的眼光监視着。珍妮如果不經父亲的允准，就断断不能有鍾爱的人。如果她在科倫坡街上遇着青年的男子，和他們有过些眉目傳情，一回到家中就必須断念。原来葛哈德忘記他自己也曾經做过青年，却只想到她精神上的幸福。因此，那参議員就成为她生活中一个新奇的因素了。

那参議員剛剛开始成为他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葛哈德老头子就覺得自己向来信奉的那套傳統的标准有些不可信任了。他沒有方法可以判定这样一个人物。这在追求他的美貌女儿的，并不是一个寻常人啊。白兰德闖进他們家庭生活里来的方式是很新鮮而可嘉許的，所以他等不到任何人加以考慮，就已成为他家生活中的一个有力部分了。葛哈德自己也已受了騙，而且他对于这样一个来源，就只盼望荣誉和利益源源不絕的流进自己家里，所以也接受他的关切和效劳，而讓日子平安无事的过去了。至于他在那快乐的圣誕节前后送来的許多东西，他的老婆始終沒有向他說起过。

但是有一天早晨，葛哈德做了夜工回来的时候，一个名叫奥多·卫佛尔的邻人招呼他。

“葛哈德，”他說，“我要同你說句話。我是你的朋友，耳朵里听見的話应当告訴你。你要知道，現在邻舍家們都在談論到你家来看你女儿的那个人了。”

“我女儿？”葛哈德說时感覚着一种惶惑和苦痛，却不全是由于那人話里所含的意思，而是由于这样突然受攻的情势。“你說哪一个？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来看过我的女儿。”

“不知道嗎？”卫佛尔說时，差不多跟葛哈德一样惊异了。“就是那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他有时拿着手杖。你不認識那个人嗎？”

葛哈德带着惶惑的面容搜索他的記忆。

“人家說他是做过議員的，”卫佛尔接着說，心里却将信将疑；“我可也不知道。”

“哦，”葛哈德松了口气似的回答說。“白兰德議員。是的。他曾經来过几回的。好吧，怎么样呢？”

“沒有怎么样，”他的邻人說，“不过人家在談論罢了。他已經不是一个青年，你知道的。你的女儿近来同他出去过几回。人家看見了，現在都在談論她。我想你也許要知道知道。”

葛哈德听見这話，气得渾身打战起来。人家說这种話，一定不会无理由。珍妮和她的母亲是难辞其咎的。可是他仍旧要替他女儿辯护。

“他是我家的朋友。我想人家应該打听清楚才說話。我的女儿并沒有干什么坏事。”

“是的是的。本来沒有什么，”卫佛尔繼續說。“人家說話靠不住的多。你我是老朋友。我想你也許要知道这件事。”

“謝謝你的好意，”他动身回家的时候口里喃喃說。“我也要去查查看。再見。”

他一回家就把这桩事情問他的老婆。

“白兰德先生来看珍妮是怎么回事？”他用德語問。“邻舍家們都在說話了。”

“怎么，沒有什么事，”她也用德語回答。可是她被这問題吓了一跳。“他曾經来过两三次。”

“你沒有对我說起过这桩事情，”他回說；他覚得她縱容孩子并且替她回护，心里有些着恼了。

“那倒是眞的，”她十分狼狽的說。“他不过来过两三次。”

“两三次！”他嚷起来，德国人大声說話的习慣回复了。“两三次！邻舍家們都在談論了。那末到底是怎么的？”

“他是不过来过两三次啊，”葛婆子虛弱地重复的說。

“剛才卫佛尔街上碰到我，”葛哈德繼續說，“他告訴我說邻舍家都在談論那个跟女儿一块儿出去的男人了。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听他的話，弄得我口也难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不知要当我什么人了呢！”

“实在是毫沒相干的，”葛婆子用一句有效的德国成語說。“珍妮跟他出去散步过一两回。他也到咱們家里来过。人家有什么好瞎扯的？难道女孩子家就不应該寻点儿快乐嗎？”

“不过他是一个老头子了，”葛哈德引用卫佛尔的話說。“他是有职务的。他要来看珍妮这样的孩子干什么？”

“那我不知道，”葛婆子自卫着說。“是他自己到咱們家里来的。我只知道他是个好人。你想我能叫他不来嗎？”

葛哈德呆了一呆。那参議員給他的印象是极好的。他不知道現在有什么东西可怕得这个样儿。

“邻舍們是頂高兴談論人家的。他們現在大概是沒話可說，所以說到珍妮身上来了。孩子的好坏你是知道的。他們干嗎要

說这样的話呀?"說着,眼泪就从那軟心腸的母亲眼里流出来。

"那就好了,"葛哈德喃喃的說,"可是他不应該到咱們家里来带这样年紀的女孩子出去散步。就算他沒有歹意,看起来也不象个样儿。"

这个当儿珍妮进来了。她本来在前面屋子里同一个孩子睡覺,已經听見后面在說話,可并沒有听出話里的意思。她进来时,她母亲背过臉去,朝她正在做餅的桌子上低下了头,想要女儿不看見她的紅眼睛。

"什么事?"她看見父母都那么默不作声,心里有些疑惑。

"沒有事,"葛哈德坚决地說。

葛婆子并沒有表示,可是珍妮看見她一动都不动,知道其中必有緣故了。她就走过她那边去,立刻发見她剛剛哭过。

"什么事?"她眼睛瞠視着父亲,滿腹惊疑的又問了一遍。

葛哈德只是站着不动,他女儿的清白已經战胜他对罪恶的恐怖了。

"什么事?"她又向母亲輕輕追問一句。

"哦,都是那些邻舍家,"母亲断續地回說。"他們老喜欢瞎扯。"

"又是說我嗎?"珍妮微微的紅着臉說。

"你瞧,"葛哈德仿佛是向全世界人說話一般,"她自己也知道的。那末他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告訴我呢?邻舍家都在談論了,可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珍妮純然出于对她母亲的同情,不由得嚷道,"这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系?"葛哈德仍旧用德語嚷着,虽然珍妮已經用英語回答过他。"叫人家街上拦住我告訴这件事情,还沒有关系

嗎？你会說出这話来，眞不害臊！那个人我本来对他沒有什么，可是你不告訴我，要等別人告訴我，我就莫名其妙了。难道我家里的事情一定要等邻舍家来告訴我嗎？”

母女俩都楞住了。珍妮已經开始覺得她們的錯誤有些儿严重。

“我从来不曾因为做坏事情瞞过你，”她說，“他不过带我去遛遛弯儿罢了。”

“是的，可是你沒有告訴我啊，”她的父亲回答。

“你是不愿意我晚上出門的，”珍妮說，“所以我沒有告訴你。此外并沒有瞞你的事情。”

“他不应該带你晚上出門啊，”一向留心外界事情的葛哈德說。“他要你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总之，他太老了。我想你不应該跟他有什么事情——象你这样年輕的女孩子。”

“他除开帮助我，跟我沒有什么事情，”珍妮喃喃的說。“他要娶我。”

“娶你，吓！他为什么不告訴我！”葛哈德嚷道。“这事我要查一查。我不愿意他同我女儿一路跑，叫邻舍家說話。而且，他年紀也太老了。我要告訴他。他应該知道，叫一个女孩子去受人家談論是不对的。他应該跟你完全断絕关系。”

葛哈德要去叫他从此断絕关系的这种恫吓，对于珍妮和她的母亲簡直是可怕的。象这样的态度到底能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她們在他面前就一定要墮落呢？当然，白兰德在葛哈德出去做工的时候仍旧来过几次的，可是她們怕父亲发覺，都吓得直发抖。几天之后，白兰德曾来带她去作长途的散步。她跟她的母亲都沒有把这桩事告訴葛哈德。不过这是瞞不得他多久的。

“珍妮又跟那人出去过了嗎？”第二天晚上他就問葛婆子。

“昨天晚上他到这里来过了，”她閃爍其詞地回答。

“她曾經叫他不要再来嗎？”

“我不知道。我想沒有吧。”

“好吧，那末我自己来試試看，到底这种事情能不能終止，”那意志坚决的父亲說。“我自己同他說去。且等他下次再来。”

根据着这个决心，他費了三个晚上的工夫，从工厂里抽空回来，每次都留心窺探他的房子，看有沒有客人在里边。到了第四天晚上，白兰德来了，就找着珍妮，尽管她神魂不定，仍旧带她去散步。珍妮害怕她父亲，唯恐鬧出不好看的事儿来，可是她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那时葛哈德快要到家，眼見她走出門去。这在他已經够了。他就不慌不忙的走到里边，找着葛婆子說道：

“珍妮哪儿去了？”

“她出去了，”她的母亲說。

“是的，我知道她到哪儿去了，”葛哈德說，“我看見她的。且等她回来。我来同她算賬。”

他安靜地坐了下来，看着一張德文报，一面又注意着他的妻子，过了一会听見大門响了一声开进来，他这才站起。

“你到哪儿去来的？”他用德語嚷道。

白兰德不料会有这样的波折，心里又是煩恼，又是不安。珍妮是慌得什么似的了。她的母亲在厨房里感覺到一种非常的苦痛。

“怎么，我出去散步来的，”她惶惑地回答。

“我不曾叫你晚上不要出門嗎？”葛哈德完全不顧白兰德，只管說他的。

珍妮臉上漲得緋紅，一句話也說不出。

“出了什么事儿了？”白兰德庄严地問。“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儿对她說話？”

“她不应該晚上跑出門，”葛哈德粗魯地回答。“我已然跟她說过两三次了。我想你也不应該再到这儿来了。”

“为什么？”那参議員問过这一句，就又停住了斟酌他的措辞。“这不是奇怪嗎？你的女儿做过什么事儿了？”

“做过什么事儿！”葛哈德嚷道；他因熬忍得过分紧張，以致激动得更加厉害，連他說的英語也不成腔了。“什么事，她不应該黑更半夜的上街去乱跑。我不愿意我的女儿跟你这样年紀的人晚上出門去。你到底想要她的什么？她还是个孩子呢。”

“我想要她的什么？”那参議員竭力挽回他那已受損害的尊严說。“当然，我想要跟她談談。她的年紀已經够我对她发生兴味了。我还要跟她結婚，如果她要我的話。”

“我要你离开这里，永远不要再来，”完全丧失了理性而采取强迫态度的父亲回答說。“我不要你再到我家里来。我已經够麻煩的了，怎么还能把我女儿带出去損坏名誉？”

“我老实告訴你，”那参議員摆起十足的架子来說，“你必須把你的意思講个明白。我幷沒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儿。你的女儿幷不曾因我受过任何的損害。現在我要曉得你这种行为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葛哈德憤激地重复着說，“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說人家都在談論，說你怎样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常到这里来，怎样带我的女儿去遛弯儿，去散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說你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不然就不至于带着一个跟你自己女儿年紀差不多的女孩子到外面去瞎跑。人家已經把你的为人詳細告訴我了。我只要你走开，不再同我的女儿勾搭。”

“人家!”参議員說。“好吧，我管不了你的什么人家。我爱你的女儿,我到这里来看她,就因为我爱她的緣故。我的意思就是要娶她,如果你的邻舍家要談論什么,就讓他們談論吧。你沒有明白我的意思,就摆出这副样儿来,那是沒有理由的。”

珍妮被这不及料的可怕的爭吵吓昏了，就向通吃飯間的一头門里縮进去,她的母亲看見她,就走上前来。

“啊,”她的母亲激动地喘着气說，“他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来的。我們有什么办法呢?”母女两人糾作一团，默默地哭泣。两个男子的爭辯还是繼續下去。

“娶她,嘿,”那父亲嚷道。“是这个意思嗎?”

“是的,”参議員說,“娶她,正是这个意思。你的女儿已經十八岁了,她自己能够决定了。你是侮辱我,并且伤害你女儿的感情。現在你要知道，事情是不能这样就完的。如果你除开旁人的話,还有理由說得出我的不是,我愿意你說出来。”

那参議員站在他面前,直是一座正义的堡垒。他也不大声，也不暴怒，嘴唇却是紧帮帮的，显出他是一个有力量有决断的人。

“我不要同你再說什么了，”那个虽然有些丧气却还沒有被吓倒的葛哈德說。“女儿是我的女儿。她該不該黑夜跑出去,或者該不該嫁給你，是要由我作主的。我曉得你們政治家是怎么样的。我初次見你的时候,还当你是个好人,現在見你对我女儿这个样儿,我就跟你沒有关系了。現在只請你走开,不要再到这里来。我所請求你的就是这样。”

“对不起,葛奶奶,”白兰德从那发怒的父亲安詳地掉过头去說,“不要怪我在你家里引起这样的爭吵。我想不到你的丈夫是反对我到这里来的。可是我要把这桩事暫时擱一擱。你千万不

要把今天的事情看得太認眞。”

葛哈德見他的态度这样冷静，不由得惊异起来。

“現在我要去了，”他重新向葛哈德說，“可是你千万不要当我把这事从此丢开。你今晚上干了一桩大大的錯事了。我希望你自己能够覚悟。晚安。”他微微鞠了一躬出去了。

葛哈德把門牢牢关起来。“現在，”他向他的妻子和女儿說，“且看咱們是否已經把这人摆脫了吧。你們应該知道，人家已然在談論，还要黑更半夜到街上去跑，的确是有不是的。”

現在口舌上，这場爭吵总算已經終止了，但是神色上和感情上的不睦是越发加深，此后几天之內，那小小矮屋里边竟听不見有人說話。葛哈德开始想起自己的差使是白兰德給他的，就决計放弃了它。他又宣言他家里从此不得替那議員洗衣服，而且，他如果沒有确实曉得葛婆子在旅館里的工作是她自己出力找来的話，他也要不許她去的。他以为这样的事情总沒有好处。要是她从来不曾到过那旅館，这一切的談論是始終不会有的。

至于那参議員，他受过这次魯莽的待遇之后，就决然的要走了。邻舍家的流言，对于他們那种地位的人就已經是很不利，至于象他这样的身分，也要被他們牵累进去，他現在想想覚得有点儿犯不着了。他对于这种局面，眞不知怎么样才好，但他还沒有考虑出办法，忽忽已經过去了几天。于是他被召到华盛頓，走的时候幷沒有跟珍妮見过一面。

在这期間，葛哈德的家庭还是照常掙扎着过日子。他們原是貧穷的，可是葛哈德宁愿挨穷，只要能够挨得过的話。而无奈杂貨店的賬单幷沒有减小篇幅。孩子們的衣服是慢慢地破下去了。他們不得不竭力节省，而旧欠的店賬不曾还过一文錢。

后来到了一天，就是押款年利到期的日子，又有一天，两家

杂貨店的老板跟葛哈德街上碰头，向他要賬。他只得馬上对他們說明景况，并且告訴他們說他一定竭力去設法。但是他的精神并不因这种种不幸而松懈。他一面工作一面禱告上天給自己施恩，并且抽出早晨睡覚的时間来到处奔走，或者是找收入較好的位置，或者是找偶尔会有的零工。其中有一項就是割草。

葛婆子提出抗議，說他这样的拚命簡直就是自杀，但他說明他的这种办法是出于不得已的。

“人家满街拦住我問我要錢，我是沒有时間好睡覚的啊。”

这就是他們一家人的困苦艰难的情况。

眞是禍不单行，西巴軒又正在这个时候进了牢獄。原因在于他那偷煤的勾当不幸多干了一回。有一天晚上，他叫珍妮和孩子們等着，自己爬上煤車，就被鉄路上的偵探逮住了。这两年来，偷煤的事件原也不少，但向来数量有限，鉄路上也就不甚注意。及到后来交运的客家口出怨言，說从宾夕法尼亚煤場运到克利夫兰，辛辛那提，芝加哥等地的貨色往往磅数不足，偵探們便开始活动了。从鉄路上偷煤过日的，也原不止葛哈德一家的孩子。科倫坡别的人家也有許多常干这勾当，可是西巴軒剛巧被逮去做榜样了。

“你得下来了，”突然从阴影里出現的偵探說。珍妮和孩子們看見情形，馬上丢掉籃子桶子去逃命。西巴軒的第一个冲动是要跳下車来逃，但是那个偵探逮住他的衣裳了。

“站住，”他喊道。“我要你。”

“喂，放手，”西巴軒野蛮地說，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弱者。他是不会慌張却有决断的，并且立刻感覚到了自己的危急了。

“放手，我告訴你，”他重复地說，同时将身一縱，几乎把那个想要擒他的偵探撞倒了。

“下来，”那偵探要显出自己的权威，一面說着，就狠狠地把他往下拉。

西巴軒只得下来，可是馬上向他的敌人一拳揮去，打得他立脚不稳起来。

随后两个人扭打多时，才有一个过路的鉄路人員来助那偵探一臂之力。两人合力把他擒到了車站，見过地方官，送他进牢狱。那时西巴軒撕了衣服，伤了手臉，烏了眼睛，在牢里关了一夜。

孩子們回家之后，也不曉得西巴軒究竟怎样，但听听九点鐘敲过，一直等到十点十一点，西巴軒还是不回来，葛婆子就有些着急。他常常是十二点一点才回来的，可是那天夜里，他的母亲就料到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直到一点半鐘，仍旧沒有西巴軒的消息，她就开始哭了。

“你們得有一个人跑去告訴你的父亲，”她說。“他也許是在牢里了。”

珍妮自告奋勇，可是正在熟睡的乔其也被叫醒来跟她同去。

“什么！”看見他的两个孩子而覺得惊异的葛哈德說。

“巴斯到現在还沒有回来，”她說；接着就对他說明那天晚上的冒險故事。

葛哈德立刻丢开他的工作，跟他两个孩子一同走出来，到了一个地点，才分路向监狱那边去。他心里已經猜到几分，覺得非常难过。

“难道弄到这步田地嗎！”他不住的念着，一面拿他的粗手擦着淌汗的額头。

走到警察局，当值的巡长簡略地告訴他巴斯是在拘押。

“西巴軒·葛哈德嗎？”他查着他的簿子說；“是的，在这里。

偷煤和拒捕。他是你的孩子嗎？”

“啊，我的天！”葛哈德說，“我的天老爷！”他急得不住搓手。

“要見他嗎？”巡长說。

“是的，是的，”父亲說。

“带他到后面去，勿雷特，”巡长对当值的看守員說，“讓他去見他的儿子。”

葛哈德站在接見室里，西巴軒满身烏青稀烂的被带出来，他一見伤心，开始哭泣，一时竟說不出話。

“你别哭，爸爸，”西巴軒勇敢地說。“我是沒有法子。現在沒有什么。我明天早上就出来了。”

葛哈德心里悲痛得直发抖。

“别哭啦，”竭力熬住眼泪的西巴軒接着說。“这里沒有什么的。哭有什么用呢？”

“我知道，我知道，”白头的父亲断續地說，“可是我熬不住了。你干这样的事是我的过失。”

“不，不，不是你的过失，”西巴軒說。“你也是沒有法子。母亲知道了嗎？”

“是的，她知道了，”他回答。“珍妮和乔其剛才跑到我那里去告訴我的。我到現在方才知道。”說着又哭起来。

“好吧，你别难过，”巴斯接着說；他性情中的最好部分全然流露了。“事情就会好的。你只管回去做工，别着急。事情就会好的。”

“你的眼睛怎么坏的？”父亲用紅眼睛看着他問。

“哦，我曾經同那个逮我的人扭过一下，”那孩子勇敢地微笑着說。“我想是可以逃走的。”

“你不应該那么样的，西巴軒，”父亲說。“为着这个你也許

要多吃些苦。你的案子什么时候結?”

“明天早上，他們告訴我，”巴斯說。“九点鐘。”

葛哈德和他的儿子再站了一会，商量着保人，罰金，以及其他的問題，却都得不到具体的結論。最后，他才被巴斯劝了回去，但是临别时又引起他一陣伤心；他是簌簌抖着抽抽咽咽地被拉开去的。

“这是很难受的呢，”巴斯回到牢里时对自己說。他想起父亲覚得很痛心。“我还不曉得媽要多么难过呢。”

想到这里他伤心极了。“我当时是該一下就把那个家伙打倒的，”他說。“我不先逃走眞是儍子。”

七

葛哈德是絕望了；从早晨两点到九点这几个时辰里边，他不知道該去求誰才好。他回家来跟老婆商量了一下，这才又回到做工的地方。怎么办呢？他只想到一个朋友能够帮忙他，或者愿意帮忙他。这人就是玻璃制造商汉孟德；可是他不在城里，当时葛哈德却还不知道。

到九点鐘的时候，他独自个儿跑到法庭，因为他想别人还是不去的好。他預备一得到消息就馬上回去告訴老婆。他預备去一去即刻回来。

当西巴軒带进犯人席里的时候，他得在那里等候許久，因为还有好几个犯人在他前头。末了他的名字叫到了，他就被推到被告席里。“回推事的話，他偷煤，并且拒捕，”那逮捕他的警官說明道。

推事把西巴軒細細一看；那青年的破損和受伤的臉給他不

好的印象。

“唔，青年人，”他說，“你有什么話替自己辯护？你这臉上的烏青是怎么来的？”

西巴軒眼看着推事，可是并不回話。

“是我拿住他的，”偵探說。“他在公司的一輛車上。他想要脫逃，我去逮他的时候他还打我。这里这个人就是見証，”他回头向着当时帮助他的一个鉄路人員补上一句說。

“那就是他打你的地方嗎？”堂上指着偵探肿起的牙床問。

“是的，先生，”他回說；他見有可进一步报复的机会，心里高兴。

“容我說一句，”葛哈德把身子向前插进来說，“他是我的孩子。是我叫他去檢煤的。他——”

“他如果在站場旁边檢煤，我們不管，”偵探說，“可是他从車輛上把煤扔給底下的五六个人。”

“你难道挣錢不够，非到煤車上去偸煤不可嗎？”堂上問；但不等他父子两人有回話的机会，就又接着說，“你做什么行业？”

“是造車匠，”西巴軒說。

“你呢，你做什么事？”他又向葛哈德問。

“我是密勒尔家具厂的看門人。”

“哼，”堂上覚得西巴軒的态度到底倔强，就这么說。“好吧，这青年人就算可以免掉偸煤的罪名，他的拳头可也用得太随意些了。科倫坡地方这种事太多。罰他十块錢。”

“容我說一声，”葛哈德剛要說話，庭丁已經把他推开去了。

“不要多說了，”堂上說。“他态度倔强是实。下一案是什么？”

葛哈德走过他孩子这边，心里覚得慚愧，可是喜得还沒有更坏的結局。他心里想，这笔款子他总可以办到的。西巴軒当他

近前时，用悬切的眼光看着他。

“好了好了，”巴斯带着安慰的神气說。“他竟不給我一点說話的机会。”

“亏得还沒有更坏的結局，”葛哈德兴奋地說。“我們且去把錢弄起来。”

葛哈德回到家里，把結果报告給正在发愁的家里人。葛婆子面孔发白的站着，可是也放心了，因为十块錢似乎还可以办得到。珍妮目瞪口呆地听着全篇的故事。她只覺得巴斯可怜。他是向来这么活潑，这么好脾气的。他也会坐监牢，似乎可怕得很。

葛哈德匆匆去到汉孟德的美丽的住宅，可是他不在城里。他于是想起一个名叫陈金斯的律师，是他从前偶然認識的，可是也不在事务所里。此外有几个杂貨店家和煤商跟他很熟，但他还欠他們的錢。翁德牧师也許可以借錢給他，但一想起了要对这样的好人去丢这样的丑，心里难过得很，就不敢去了。他又去找过两三个熟人，但都覺得他的請求来得唐突，婉言拒絕了。直到四点鐘，他才力乏气竭的回到家里。

“我簡直不知怎么样才好了，”他絕望地說。“叫我有什么法子好想呢！”

那时珍妮就想起白兰德来，但是当时的局面还未能使她不顧一切的去向他要錢，因为她曉得父亲要反对，而且父亲給那参議員的可怕的侮辱，怕他也未必就能忘怀。她的表是第二次又当掉了，此外她再沒有弄錢的方法。

家庭会議延长到十点半鐘，可是仍旧沒有决定什么。葛婆子只是固执而单調地把两手翻来复去，眼睛瞪視在地板上。葛哈德只是发狂似地拿手搔他那紅褐色的头发。“沒有用的了，”他

末了說。“我是什么法儿也想不出来了。”

“去睡去吧，珍妮，”她的母亲恳切地說；“孩子們也带去睡去。叫他們坐着是沒有用的。我也許会想出法儿来，你睡去吧。”

珍妮走到她房中，可是哪里会想睡？自从她父亲跟参議員那場爭吵，不久之后她就在报紙上看見参議員到华盛頓去了。他到底回来沒有，尚无消息，可是他作兴在城里也未可知。她对着一面挂在破橱柜上的短狹鏡子默默地思忖。跟她同睡的味罗尼加早已入梦了。最后，她意識里才凝結成一个严峻的决心。她要去見参議員。如果他在城里，他是肯給巴斯帮忙的。她为什么不該去——他是爱她的。他曾經屡次向她求婚。她为什么不該去求他帮忙呢？

她躊躇了一会儿，这才听見味罗尼加正在調匀地呼吸，就戴上帽子，穿上套衫，静悄悄的开进起坐間的門，看看有无动静。

那时除开葛哈德在厨房里搖椅上搖动不安的声音之外沒有其他声息。除她自己房里一盞小灯和从厨房門下透出来的一綫灯光之外别无其他灯亮。她回身轉去，把灯吹灭，这才静悄悄的走到前面开开門，跑进黑夜里去。

一个暗淡的月亮照在头頂，一种幽静的生气充满空中，因为那时又是春天将近了。珍妮匆匆走过阴暗的街道时（因为那时候弧光电灯还沒有发明），不由萌起一种虚怯的意識；她現在要去做的这件事是多么的冒昧啊！那参議員将怎样接待她呢？他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她不覚呆呆站住，心中起了犹豫和怀疑；这才又想起牢里的巴斯，就仍旧急忙前进。

本州首府大旅館的习慣，是无論夜里什么时候，也无論要到哪一层楼，女子都不难从女子专走的門口进去的。原来那家旅

館也同当时其他許多旅館一样，虽然不能說管理不严，却也有一些地方未免太馬虎。門口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只有从后門口轉到前面的接待室，才会引起那帐房的注意。要是不走那条路，那末进进出出都沒有人注意了。

当她走到門口时，除开門弄里有一盏灯低低的挂着，四处都是黑暗的。那参議員住的房間，沿二楼的穿堂走去只有很短一段路。她提着心，白着脸，急忙走上了楼梯，却不讓她那狂风暴雨般的心情流露出其他形迹。她一到那走熟的門口，就停住步子；她生怕他不在房里，却又怕他眞的在房里。当时門上气窗里透出了一道灯光，她就鼓起所有的勇气来敲門了。有人在里面咳嗽动彈。

当他把門开开的时候，他那一惊是不可名状的。“怎么，珍妮？”他嚷道。“多么有趣啊！我正在想你呢。进来——进来。”

他用一个热烈的拥抱欢迎她。

“我是去找你过的，你要相信我的話。我一徑都在想法子把事情挽回过来。現在你居然来了。可是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

他把她推在一臂的距离外，研究她那愁苦的面容。在他眼睛里，她那么鮮艳的美貌正好象是一朵剛摘下来的带露百合花。

他感覺着一陣潮涌般的热爱。

“我有事求你，”她終于逼出这句話来。“我的哥哥坐监牢了。我們得有十块錢才好把他贖出来，我可不知道还有别的地方可以想法子。”

“我的可怜的孩子！”他摸着她的手說。“你还要到哪里去想法子呢？我不是同你說过，无論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找我嗎？你难道还不知道，珍妮，我是无論什么事情都会替你做的嗎？”

"是的，"她喘着气說。

"好吧，那末，别再着急了。可是你怎么老是碰着坏运气呢，可怜的孩子？你哥哥是怎么会坐牢的？"

"他从車上扔煤下来，被他們逮住的，"她回說。

"哦！"他說着，满肚子的同情心都被触起，被喚醒了。原来这个孩子是因命运逼他去做的事情而致被捕受罰的。这个黑更半夜到他房里来哀求的女子呢，为的只是十塊錢，在她就是一笔迫不及待的巨款，在他却是不值得什么。"你哥哥的事情交給我吧，"他忙說。"你别着急。我只消半个鐘头就弄他出来了。你坐在我这里，心放寬些，等我回来。"

他指給她一盞大灯旁边自己坐的安乐椅，就匆匆出房去了。

白兰德同区监獄里負責的典獄員是相熟的。他同办理这件案子的法官也認識。他只消費五分鐘的工夫，写个条子給那个法官，請他顧念那孩子的性格取消罰款，并且差个人送他回家。又只消再費十分鐘的工夫，亲自到监獄里找他那当典獄員的朋友，請他把那孩子当即释放出来。

"錢在这里，"他說。"如果罰金取消，你可以还給我的。讓他現在就走吧。"

那典獄員当然乐得应允，他就急忙亲自到底下去把事情办妥，而那莫名其妙的巴斯登时释放了。并沒有一句話对他說明释放的緣故。

"現在好了，"开鎖的看守員說。"你自由了。你快回家去，别再干这样的事情，再讓他們逮住你。"

巴斯满心惊异地走他的路去了，那前参議員也回到他的旅館，一路想着怎样应付这个微妙局面的办法。此番珍妮来办这件事，显然沒有告訴过她的父亲。她一定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他

的。她現在正在他房里等他。

凡人一生之中，总必遇到过几次紧要关头，当时如果向一条路走，就是严格实踐正义和責任，向另外一条路走呢，就有获得个人幸福的可能，因此要覚得躊躇不决。而这两条路的分界綫，是不一定划然分明的。如今白兰德知道自己即使是正式跟她結婚，也要因她父亲无意識的反对而发生困难。再加上世人的輿論，問題就更加复杂。設使他公开的要她，天下人要怎么說呢？她在情緒上是个可重視的类型，那是他知道的。从艺术的方面和性情的方面看她，她却有一点东西不可捉摸，出乎一般人最敏銳的感覚力之外。就是她自己，也还不十分了解这点东西到底是什么，只覚得有一种宏大无边的感情，全然沒有受过理智或甚至于經驗的矯正，而是宜于任何男子的欲求的。“这个出奇的女孩子，”他想到这里，心的眼睛分明看見她就在面前。

他一路冥想着应处的态度，不覚已經到了旅館里的那个房間。他一踏进門，就又重新被她的美和她那不可抗拒的魅惑力所感动。在那灯蔭曛紅之下，她似乎是一个具有无穷潛力的形象。

“好吧，”他强作鎮静的神气說，“我已經去看过你的哥哥。他出来了。”

她站起身来。

“啊，”她喊着，捏紧她的手，向他伸出两条膀子来。她眼中泛起感激的眼泪。

他看見眼泪，就向她走近一步。“珍妮，你千万别哭，”他祈求道。“你这天使！你这慈悲的女神。你已經作了牺牲，怎么再能看你淌眼泪！”

他把她拉近身来，于是乎数十年来的一切謹慎都离开他了。

其时他心境里只有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意識。命运終于不顧其他的損失，而給予他所最最想要的东西——爱和他所能爱的一个女子。他把她摟在怀中，不住的和她亲嘴。

英国的耶弗利斯① 曾經告訴我們，說一个十全十美的处女需要一百五十年的时間方才造得成。“原来处女的珍貴性是由地上和空中一切着魔的事物吸取来的。它来自一个半世紀以来吹过青麦的南风；来自那些搖曳在重甸甸的金花菜和欢笑的威灵仙上头而藏匿山雀驅逐蜜蜂的漸长的草的香气；来自蔷薇罗布的籬笆，金銀花，以及青杉蔭下轉黃麦莖丛中天藍色的矢車菊。虹彩留住日光所在的一切曲澗的甜蜜；一切荒林的蓄美；一切广山所載的茴香和自由——并須經过三个百年的累积。

“百年来的蓮馨花，吊鐘花，紫蘿兰；紫色的春和金色的秋；不死的夜；一切正在展开的时間的节奏。这是一部未尝書写亦且无此能力書写的編年史；試問一百年前由玫瑰落下的花瓣有誰保存記录呢？三百回飞到屋頂的燕子——你就想想看吧！处女就是从那里来的，而世界之渴望她的美，犹之渴望过去的花一般。十七岁的姑娘之可爱已經有了許多世紀的历史了。此所以情欲是差不多悲慘的。”

你如果已經懂得并且曾經三百回賞識鐘形花的美；如果蔷薇，音乐，以及世界上的紅色朝霞和暮靄曾經触动你的心；如果一切的美都就要消逝，而你趁那世界还沒有溜走的时候，能得这些东西摟抱在怀中，試問你还舍得放弃它們嗎？

---

① 耶弗利斯(John Richard Jefferies, 1848—1887)，英国作家，所作小說多描写乡村生活。

八

有时襲击我們的物質和精神的变化，在当时，意义是不很明了的。經过一陣震惊的意識，一陣覚得危險的意識，我們就明明已經恢复原状，然而变化是来过的了。我們总有一部分地方决不会和从前一样。珍妮既然熟虑那天晚上因同情的冒險而起的深微的心情变化，就落入一种模模糊糊的混乱情緒中。她对于白兰德跟她的这种新关系，并沒有确实認識要发生何等社会的和生理的变化。即使情况十分好，可能的母性也不免要使一般女子受到震惊，这是她还沒有意識到的。她目前的心情只是駭异，惊奇，和不知道将来到底怎么样，同时她又眞正感覚到了一种安恬的快乐。白兰德是个好人，現在他跟她的关系已經更加密切。他爱了她了。由于这种新关系，她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势必要跟着来的。从現在起，生活就要跟从前根本不同——就在这一刻儿也已經不同了。白兰德頻頻对她保証他的爱情始終如一。

“我告訴你，珍妮，”她临走的时候他又重复的說，“你千万不要着急。我是因为感情实在压制不住了，可是我总要跟你結婚的。我这回确实是太放肆，我可总要弥补我的过失。你現在回去，什么都不要說起。对你的哥哥要警告他几句，如果現在还不太晚的話。你要自己拿主意，将来我要跟你結婚，并且要带你走的。我可不能够立刻就办。我不愿意在这儿办。可是我馬上要到华盛頓去，再来接你。現在”——他掏出錢包，从里面取出一百块錢，实已尽其所有了，“这个你先拿去。明天我再送你些。你現在是我的人了——記得。你是属于我的了。”

他亲热地拥抱她。

她走到黑夜的街心，一路思忖着。无疑的，他会实践他的話。她把一种迷人的新生活的种种可能都想象起来。当然他会討她的。你想想看吧！她就要到华盛頓去——那么老远的地方。而她的父亲和母亲——他們再也用不着这样劳苦了。还有巴斯和馬大——她想到自己将有許多地方可以帮助他們，不由得滿心高兴。

走过了一段街坊，她就站住了等白兰德，白兰德伴送她到她自己的門口，并且等着她做过一番审愼的偵察。她悄悄的走上台阶，把門試推一下。門是开的。她停了一会，示意她的情人，說她安全，这才走进去。屋里是一片寂靜。她偷偷的走进自己房里，听見味罗尼加的呼吸声。她这才悄悄的走到巴斯和乔其同睡的地方。巴斯在床上挺着，好象睡着了。她进去的时候，他就問，"是你嗎，珍妮？"

"是的。"

"你到哪里去来的？"

"你听我說，"她低声說。"你見过爸爸媽媽沒有？"

"見过的。"

"他們知道我出去嗎？"

"媽知道的。她叫我不要問起你。你到哪里去来的？"

"我为了你的事情去找参議員白兰德的。"

"哦，原来是这么的。他們并沒有講明为什么釋放我。"

"你别告訴什么人，"她央求說。"我不要什么人知道。你知道爸爸对他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好的，"他回說。可是他又問起那前参議員什么意見，怎样营救他，以及她怎样求他的經过情形。她略略說了一遍，就听見

她的母亲到門口来了。

"珍妮,"她低声叫。

珍妮走出門来。

"哦,你干嗎到那里去的?"她問。

"我是沒有法子呀,媽,"她回說。"我想我总得出点力才好。"

"那末干嗎去了这么久?"

"他要和我談談,"她閃爍其詞的回說。

她母亲滿腹惊惶臉色发白的看着她。

"哦,把我吓得什么似的!你父亲到你的房里去过,我說你已經睡覚了。他就去把前門鎖起来,我重新把它开开。巴斯回来的时候,他要叫你,我叫他等明天再說。"

她又很不放心似的看看她的女儿。

"我沒有什么,"珍妮含着安慰的意思說。"什么事情都等我明天告訴你。睡去吧。他当巴斯是怎么出来的?"

"他还不曉得。他当他們看巴斯拿不出錢,就放他出来了。"

珍妮很亲热地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肩上。

"睡去吧,"她說。

她那时的思想和行为已經是老練了几年了,她仿佛覚得現在必須要帮助母亲,同帮助自己一样。

此后的几天日子,在珍妮是如同做梦一般把捉不定的。她把那些戏剧般的事情在心里反反复复的思忖。要对母亲說出那参議員又曾提起过結婚的話,說出他打算下次到华盛頓去后就来討她,說出他給了她一百块錢,以后还要給她些,她覚得这一些話都还不难說,可是关于其他一件事,关于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她就沒有勇气敢說了。因为这件事是太神圣了。他应許她的余款,

第二天就差人送到，是四百块錢的鈔票，还劝她存在本地的銀行。那前参議員的信上說明他已經动身到华盛頓，但他是要回来的，或者差人来接她。又說："你不要担心。更好的日子等着你呢。"

白兰德去了，珍妮的命运确乎还在不可知之天。可是她的心仍旧保存着青年时的天眞和純朴；一种溫婉的沉思态度，是她举止行动上唯一外現的变化。她相信他一定会来接她。浮現在她心中的只有远地的海市蜃楼和奇异景物。她在銀行里已經有了一点小小的資产，多于她所曾梦想的数量，借此可帮助她的母亲了。她心里存在着女孩子家天然要有的那种向好一方面的希冀，因而她应該担心的地方也不大担心了。殊不知在自然和人生里，可能性是放在天秤上的。它也可以落到好的一端，也可以落到坏的一端，但在这样沒有經驗的一个灵魂看来，非到全坏的时候是不会覚得它全坏的。

在这一种毫无把握的情境下，一个人怎么还能保持这样比較平靜的心境那是不可思議的，要我解釋，就唯有向青年精神所包含的那种天生的信任性里去寻。人們的心未必常能保留比較青年时代的知覚。而不可思議的地方，并不在有人能把它保留，却在有人要把它丧失。你旣閱历过世情，旣把青年时代的惊奇和敏感統統擱起，試問所剩的还有什么呢？有时侵入你的唯物主义的沙漠里来的那少数綠枝，掠过严冬灵魂的眼的那少数夏景的瞥見，厌倦的掘土工作中的半小时的休息，凡此，都能流露給那僵硬了的土之追求者以青年的心所常与俱的那个宇宙。无恐惧亦无爱寵；开曠的田疇和山上的光明；早晨，正午，夜晚；星光，鳥語，水声——凡此，都是儿童的心的自然遺产。人們管它叫詩的，已經僵硬的人們則名之为幻想。他們在青年的日子，这是自然的，但是青年的感受性一經离开，他們就都看不見了。

这在她个人行动上发生的作用，只能从一种微微加强的沉思状态上看出来；她的一举一动都带着这样的神情。有时候，她要詫异怎么沒有信，但同时她又記起他曾明說要等几个礼拜的，因而实在过去的六个礼拜就不覺其长了。

在这期間，那著名的前参議員曾經称心快意的去覲見过总統，曾經拜过一回客，并且正要到馬里兰乡間去小住几时，順便看看几个朋友，却剛巧害起輕微的热病来，把他在房里关閉了几日。他見无巧不巧，正在这时候臥病起来，心里稍覺煩恼，可是万想不到这病是多么严重的。后来医生发見他害的是恶性伤寒症，厉害的时候曾經使他暫时失去知覺，弄得他非常虛弱。后来大家当他已在痊复期中了，誰知剛在他跟珍妮别后的六个礼拜上，他又忽然害起心脏麻痹症来，从此就再也不能恢复知覺。珍妮很幸福地始終沒有曉得他的病，也沒有看見报紙上記載他的死訊的大字标題，及到那天晚上巴斯回家来才拿給她看。

“你看这儿，珍妮，”他激动地說，“白兰德死了！”

他擎起那張报紙，就見在第一栏里用头号大字印着：

前参議員白兰德氏逝世

俄亥俄名流溘然长逝

以心脏麻痹症歿于华盛頓之阿灵吞医院

氏近患伤寒，医生方以为逐漸痊复，乃竟不起。按氏一生經历卓异，……

珍妮瞠目看着它，“死了？”她喊道。

“报上登在那里，”巴斯回說，他的語气是报告一个很有趣的消息的語气。“他是今天早晨十点鐘死的。”

九

珍妮带着掩飾不掉的顫抖接过那張报紙，走进隔壁房間。她站在前窗的旁边再看，一种恐怖的感覚仿佛把她催眠起来一般。

"他死了，"这是她当时所能构成的唯一概念，而当她呆呆站着的时候，隔壁房里巴斯对葛哈德叙述这桩事情的声音傳到她耳朵里来。"是的，他死了，"她听見他說；她于是重新試把这桩事对于她的意义构成一个概念。然而她的心似乎只是一片空白。

过一会儿，葛婆子也到那間房里去了。她已經听見巴斯的报告，并且看見珍妮走出房来，但是想起珍妮跟她父亲为了那参議員的緣故有过爭吵，所以当心着不把感情流露出来。她那时候对于事情的眞相原是不大清楚的，只不过要看看珍妮对于她自己的希望这样突然的毁灭有什么感想。

"眞倒霉！"她怀着眞正的悲哀說。"你想他无巧不巧，刚在他要竭力帮忙你——帮忙咱們大家——的时候死了。"

她停住話头，等着一句表示同意的話，可是珍妮失了常态似地始終不发一言。

"可是我也难过不来，"葛婆子繼續說。"这是沒有法儿的。他原是待我們一片好心，可是你也不必想它了。事情是完了，这是沒有法儿的，你知道。"

她又停住話头，而珍妮仍旧呆立着不发一語。葛婆子看看自己的話絲毫不发生效力，以为珍妮不愿意跟人在一起，就走出去了。

珍妮仍旧站在那儿，但这时候那消息的眞正意义已經逐漸构成連貫的思想，她开始認識自己处境的可怜和絕望了。她回

到自己房里，坐在床沿，就看見一張非常慘白而惶惑的臉从那面小鏡子里瞪視着她。她心神恍惚地看着那張臉；难道那眞是她自己的面貌？"我大概非走不可的了，"她想到这里，就凭那点絕望的勇气而猜忖到什么地方可以收容她。

这个当儿，外面叫吃晚飯了，她因要掩飾自己的心事，就走出房去跟大家同吃；但是她想要在举止行动上維持自然的态度是很为难的。葛哈德已經看出她那强作鎮靜的神情，却还猜不到她那隐情的深处。巴斯呢，只顧自己的事情，沒有工夫去特别注意别人的事。

此后的几天日子，珍妮都在思虑她的处境的困难，究竟想不出一个办法来。錢是她有的，可沒有朋友，沒有經驗，沒有地方可投奔。她是一向都跟家里人同住的。她开始覺得精神漸漸頹唐下去；不可名状的恐惧一徑要来包圍她，糾纏她。有一天她早晨起来，就覺得控制不住地只要哭，此后这种感情就常常在极不适宜的时候要来侵襲她。葛婆子开始注意到她这种神情，有一天下午就决計要去向女儿問个明白。

"你現在必須告訴我有什么心事，"她平心静气的說。"珍妮，你无論什么事情都别瞞你的母亲。"

在珍妮，叫她自己供認本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經不得她母亲这么同情的追問，終于不得不把可怕的实情吐露出来了。葛婆子听知底細，直吓得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

"阿！"她末了叫出这声时，一陣自責的感情使她渾身受震动。"这都是我的过失。都怪我失于檢点。可是我們总要想法儿。"說着，她禁不住大声嗚咽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去洗衣服，弯身在洗衣盆上一面洗擦一面哭。眼泪从她頰上流下来，滴进肥皂水里去。她屢次放下衣

服，用圍裙擦干眼睛，可是一面才擦去，一面就又滿眶了。

及到第一陣的震惊过去之后，对于目前危險的鮮明意識就来了。葛哈德知道了怎么办呢？他从前常說，假使他知道他的女儿当中有象他听人家說过的那些女子的行为，他就要赶她出去。“不許她呆在我家里！”他曾經这样叫嚷过。

“我是害怕你的父亲呢，”这个期間葛婆子常常要对珍妮說。“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样。”

“我也許不如走的好，”珍妮提議說。

“不，”她說；“他一时是不会知道的。且等一等再說。”但在她的心的深处，知道禍到之日已經不远了。

有一天，她看看事已急迫，自己也覺得有些按捺不住，就把珍妮和孩子們都打发到外面去，希望趁空儿对丈夫說出眞情。那天早上，她一陣来一陣去的覺得非常不安，生怕那說話的时机来到，終于一句口都沒有开，还是讓丈夫到房里去打瞌睡。那天下午，她沒有出去工作，因为她要尽这責任虽然很痛心，可也不能不尽。葛哈德四点鐘睡醒起来，她虽明知珍妮不久就要回家，不免要把这特地安排好的机会錯过，却仍旧犹豫不决。要不是她的丈夫先說起珍妮近来面色难看，那她一定沒有勇气开口的。

“她近来面色不对，”他說。“怕有什么緣故吧。”

“哦，”葛婆子显然和她的恐惧奋斗着，并且决計无論如何不再拖延了，才这样开始說話。“珍妮糟了糕了呢。我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她——”

那时葛哈德剛把一把門鎖旋开来預备修理，一听見这話，就突然抬起头来。

“这話怎么講？”他問。

葛婆子那时手里拿着圍裙，急得把它不住的搓揉。她想要

鼓起充分的勇气来解說她这句話，可是恐惧把她完全制伏了；她只是把圍裙撳在眼睛上，开始哭泣。

葛哈德看着她，站起身来。他本来生着一張严肃而瘦削的脸，但因年紀大了，又常在风雨之中工作，皮肤已經变成灰黃色。每当惊恐或发怒的时候，眼睛里要冒出火星来。心里一有煩恼，他就要把头发猛力地往后面接，两脚不住地奔。現在呢，他显得是机警而且可怕的。

“你說什么？”他用德語問，他的口声已經变得硬帮帮。“糟糕——有什么人——”說到这里他又突然停住，把手一揮。“你为什么不早說？”他追問。

“我万想不到，”虽然惊惶却还不至于語无倫次的葛婆子繼續說，“她会有这种事的。她是多么好的女孩子啊。哦！”她結束說，“想不到他会毁了珍妮的！”

“好吧，好吧！”葛哈德怒不可遏的大嚷道，“我早料到的！白兰德！嘿！那是你們的好人！讓她黑更半夜去乱跑，赶車，遛弯儿，都是那末闖的禍。我早料到的。我的老天爷！——”

他突然中止这种戏剧的态度，开始在那狹小房間中急步回旋起来，象是籠中的猛兽在团团打轉。

“毁了，”他嚷道，“毁了！嘿！他竟毁了她了，不是嗎？”

他突然止步，象个木偶人被綫牵住了一般。这才一直走到葛婆子面前，那时她已經退到靠墙的桌边，吓得脸上发青的站在那里。

“他已經死了！”他嚷道，仿佛他才曉得这桩事似的。“他是死的了！”

他把两只手一齐撳住太阳穴，象怕脑髓要迸出来一般，站在那里对她瞠視着，似乎这种挖苦人的局面在他脑子里起火了。

"死了!"他又說了一遍,把个葛婆子吓得愈加往后縮,她当时的机智是专門用来对付面前那个人演的悲剧,而不是用来对付他那悲哀的实質的。

"他是有意討她的,"她惊慌地辯解說。"他如果不死,已經要討她去了。"

"已經要!"葛哈德听見她的話,突然象从催眠状态中醒过来一般嚷道。"已經要! 現在說起来多么漂亮。已經要! 不要臉的东西! 他的灵魂定要拿到地狱里去燒——那只狗! 啊,上帝,我希望——我希望——假如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捏紧了拳头,他那滿肚子的气憤使他渾身发抖得如同一張叶子一般。

葛婆子哭起来了,她丈夫掉头不顧,因为他自己的感情非常强烈,不容他对她发生同情了。他一来一往的走着,他那沉重的脚步震动着地板。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回来,原来他又想到这桩駭人禍事的一个新方面。

"这桩事情是几时起的?"他追問道。

"我也不知道,"吓得不敢說实話的葛婆子回道。"我是前几天才知道的。"

"你說謊!"他激动地嚷道。"你老是替她遮盖。她現在弄到这步田地,都是你的过失。你如果依我的办法,就不会有今天了。"

"好收場,"他又对自己說。"眞是好收場。儿子坐监牢;女儿滿街跑,讓别人談論;邻舍家都公然到我面前来說我孩子的坏話;現在这个流氓又把她毁了。我的老天爷,到底我的儿女遭了什么瘟了啊!"

"我实在不懂这一个道理,"他不覺对自己怜憫起来,繼續說道。"我是尽心的! 我是尽心的! 我每天晚上都禱告天主叫我

做好事，可是沒有用。我是可以一徑工作下去的。我的这双手——你看吧——都做糙了。我一輩子都竭力要做一个老实人。可是現在——現在——”他的声音中断了，一时竟象熬不住要哭出来。但他突然又向着他的妻子，因为忿怒的情緒又占了上风。

“你是这事的禍根，”他嚷道。“你是唯一的禍根。你当初如果肯依我的話，就不会有这桩事情。你当她是非出去不可的！非出去不可的！非出去不可的！她已經做了婊子了，还不是个婊子嗎！她已經准备入地狱了。讓她去吧。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管这件事。这就够我受的了。”

他轉身走开，好象要回到自己房間里去的样子，可是他剛到門口，就又折回来。

“我要叫她滚出去，”他象通过电似的說。“我不容她呆在我家里。今天晚上！立刻就滚！从此不許再进我的門。我要叫她明白，敢不敢再羞辱我！”

“你不能够今天晚上就赶她到街上去呀，”葛婆子辯解道。“她是沒有地方可去的。”

“今天晚上！”他重复說。“就这一刻儿。讓她自己去找一个家吧。她已然不要这个家了。叫她馬上就滚。咱們且看人家怎样看待她。”說完，他就走出房去了，不可动搖的决心已經固定在他那副险恶的面容上。

到五点半鐘，葛婆子正在眼泪淋淋預备晚飯的时候，珍妮回来了。她母亲听見开門的声音，心里怦怦大跳，因为她知道險恶的风波又要再起。她父亲在門檻上跟她碰了头。

“不要讓我看見你！”他野蛮地說。“我这家里不許你再呆一个鐘头。我从今以后不要再見你的面。滚吧！”

珍妮站在他面前，臉色慘白，微微顫抖，不作一声。同她一起回来的孩子們都吓得呆呆的挤做一堆。味罗尼加和馬大是跟她亲爱的，就开始哭了。

“什么事情？”乔其問；他吓得大張着嘴。

“我要她滚出去，”葛哈德重复的說。“我不要她在我門里。她如果要去当婊子，我也不管，只不許呆在这里。去把东西理起来，”他眼睛盯着她加上这句。

珍妮无話可說，可是孩子們都号啕大哭了。

“你們不要吵，”葛哈德說。“都到厨房里去吧。”

他把他們都赶开，自己也剛愎地跟了去。

珍妮靜靜的走进她的房間，当即捡起她的少数几件小东西，淌着眼泪，开始装进她母亲拿給她的一个手提包里。她平时一点点积起来的那些女孩子的小飾物，她都沒有拿。她并不是沒有看見它們，但是想起了她的几个妹妹，所以都留下来不带去。馬大和味罗尼加本来要去帮她捡东西，但是父亲禁止她們不許去。

六点鐘的时候，巴斯回来了，他看見厨房里聚着那么惊慌的一群人，就問是什么事故。

葛哈德狰獰地看了看他，却不回他的話。

“什么事情？”巴斯追問道。“你們为什么都坐在这里？”

“他要把珍妮赶出去，”葛婆子淌着眼泪低声說。

“为着什么？”巴斯吓得睁着眼睛問。

“等我来告訴你为什么，”葛哈德仍旧用德語插进来說。“她是一个婊子，就是为了这个。她跑到外面去，給一个比她年紀大三十岁的人糟蹋了，給一个做得她父亲的人糟蹋了。我要她滚出去。不許她再呆一分鐘。”

巴斯向四面一看，孩子們都睜着眼睛。大家都分明覺得可怕的事发生了，就連那几个小的也覺得了。但是除开巴斯沒有人懂得。

“你为什么一定要今天晚上就叫她走呢？”他問道。“現在不是赶女孩子到街上去的时候。她不能等到明天早上再走嗎？”

“不行，”葛哈德說。

“可不是嗎？他不应該这么干法的，”母亲插嘴說。

“現在就得去，”葛哈德說，“她走了就算了結这桩事儿了。”

“可是叫她到哪里去呢？”巴斯坚持着說。

“我眞不知道，”葛婆子虛弱地插进来說。

巴斯四面看看，毫无办法，后来葛婆子趁她丈夫眼睛不看她的当儿，示意叫他向前門那边去。

“进去！进去！”是她那手势中包含的意思。

巴斯从厨房里走进屋子，葛婆子这才敢也抛开工作跟了他进去。孩子們呆了一会，但也一个个都溜进去了，只剩葛哈德一个人在厨房里。他等过了相当的时間方才起身。

在这当儿，珍妮已經匆匆受她母亲的一番指导了。

她叫珍妮去找一个私人寄宿舍先住下，就把地址寄回来。又叫巴斯不要打門口送她出去，只要珍妮在一段路外等候他去送她。将来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出去看女儿，或者女儿回来看母亲，都无不可。其他的事，都等下次会面再商量。

这番討論还在进行的时候，葛哈德进来了。

“她要去了嗎？”他厉声的問。

“是的，”葛婆子用出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强硬語气說。

巴斯說，“忙什么呢？”可是葛哈德的眉头皺得那么厉害，使他不敢再冒險提出其他抗議。

珍妮走进来，身上穿着她的一件好衣服，手里提着她的手提包。她眼中含着恐惧，因为她正在受一种酷烈的刑罰，然而她毕竟已非处女了。恋爱的力量她已經有了，忍耐的撑支和牺牲的甜蜜，她也都已具备了。默默地，她跟母亲亲了吻，同时禁不住眼泪潮涌出来。然后她轉身出門，去进入她的新生活，而背后的門也就关上了。

十

珍妮这样不合时宜地插身进去的那个世界，是道德从不可記忆的时候起就一徑在里面徒然奋斗的；因为所謂道德，就是对别人有好意和替别人做好事的意思。道德就是愿意替别人做事那种慷慨的精神，而唯其如此，所以它是被社会看得差不多一錢不值的。你要是拿自己去賤卖，你就会被人家輕易利用，被人家踩在脚底。你要是看重自己，那就不管你怎样的无价值，别人也会尊重你。群众的社会是可痛地缺乏辨别力的。它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别人的意見。它的唯一的試驗就是自己保重。他保全了他的財产嗎？她保全了她的貞操嗎？唯有极少的事，极少的人，才不是人云亦云，稍有自己的主見。

珍妮这个人就从来不曾想要保重自己过。她那一种天生的性情就是要她来作自我牺牲的。她不能馬上就被世界上叫人如何保重自己以防禍害的那套自私自利的教訓所腐化。

凡人遇到这种紧要的关头，他的成长力也最强大。在这样的时候，这种力和自足的感覚就会象潮水一般涌出来。我們也許仍旧要顫抖，自覚拙劣的恐惧心也許要逗留不去，然而我們是在成长的。閃忽的灵感会来引导我們的灵魂。在自然里是无所

謂外界的。当我們从一个团体或一种情境被擯斥出来的时候，我們仍旧能有一切存在的东西做侶伴。自然是不慳吝的。它的风和星就都是你的伙伴。只要灵魂寬大而能感受，这漠大无边的眞理就会闖进来——或者不是成現成的辞句，只不过是一种感情，一种安慰，而这毕竟就是知識的最最基本的本質。在宇宙里，平安就是智慧。

珍妮出門走不上几步，就給巴斯追上了。"把提包交給我拿，"他說；又見她默不作声，象有說不出口的情感，就又說，"我想我能替你找到一个房間的。"

他領路到城的南部，那里的人都不認識他們，就一直找到一个老太婆家里，原来她家客厅的鐘是新近从他受雇的那家公司买去的。他知道她家境不充裕，有个房間要出租。

"你的那个房間还空着嗎？"他問。

"是的，"她看着珍妮說。

"我愿意你租給我的妹子住。我們搬走了，她現在还不能搬。"

那老太婆表示愿意，珍妮就暫时安頓下来。

"現在你别着急了，"很替妹子伤心的巴斯說。"事情是会平靜下去的。媽吩咐我叫你不要着急。明天他出去的时候回来吧。"

珍妮应允她愿意回去，他又給她几句安慰的話，跟老太婆把包飯的事情商量停当，就告别回去了。

"現在好了，"他出門的时候又鼓励地說。"你将来是会好的。不要着急。我現在要回去了，明天早上再来。"

他走回家时，心里总覺有点不适，因为他覺得珍妮这回的事是做錯的。他的这种想法可以由他和珍妮一路走时問她的話里

看出来，因当珍妮正在伤心疑惧的时候，这样的話照理是不应当問的。

“你到底为着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你难道想都不想一想的嗎？”他这样追問。

“請你今天晚上不要問我吧，”珍妮說了这一句，才止住了他那些令人难堪的問題。她并沒有辯解，也不埋怨什么人。如果要归罪給誰，那大概就該她来承担。至于她自己的不幸，和全家的不幸，乃至她的牺牲，那是一概都忘記的了。

珍妮既被撇在她这陌生的住处，悲伤的情緒就不由得涌上心来。她想起自己竟被家里驅逐出来，既害怕，又羞慚，不由得嗚嗚哭泣。她虽然天生就一副甘愿自苦而不怨天尤人的性情，但是她的一切希望竟这样全盘毁灭，实在叫她太难受了。人生里面竟有象大风一般能够搶夺人压倒人的一种元素，那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死亡要突然的闖进来把人生中似乎最有希望的一切都打得粉碎呢？

她把过去的事情想过一遍，于是她和白兰德长时关系中的一切瑣細情节就都分明記起来，現在她虽然受着这样的苦，她对于他却只有种眷恋的感情。他到底不是存心要害她。他的好心，他的慷慨——这些都是实在的。他本质上总是一个好人，所以她只悲痛他的早死，而且只是为他悲痛，不是为自己悲痛。

这样的認識，虽然并不能使她安心，至少已經把那一夜的时間消磨过去了。第二天早晨，巴斯到工作的地方去，路过告訴她，說葛婆子叫她那天晚上回去一趟。那天晚上葛哈德将不在家，她們是有一夜可談的。她很覺寂寞地度过那一天，但到傍晚，她就兴奋起来，等到八点一刻鐘，她动身了。

到家之后，也沒有什么使人安慰的消息告訴她。葛哈德的

心情还是那么忿怒那么暴戾的。可是他已經决定下禮拜六就丟了差使到羊氏鎮去了。原来这桩事发生之后，他以为无論什么地方都比科倫坡好些；他覚得在科倫坡是永远抬不起头了。他就想起它来也覚得难受。他馬上就要走，等找到了工作再叫家眷走，意思就是要抛开他的小家庭了。他不想去設法償还房子的押款——这是他覚得沒有希望的。

到了禮拜的終了，葛哈德果然走了，珍妮仍旧回家来住，至少在一段期間，家里总算恢复了原状，但那样的局面当然是不能持久的。

巴斯看得很明白。珍妮的这个乱子和它的可能的后果使他担着很重的心事。科倫坡是不能住了。羊氏鎮也去不得。他們如果大家都搬到較大的城市去住，那就要好得多。

他把这局面細細考慮，又听說克利夫兰地方正要发展工业，他就想要去碰碰运气看。他如果成功，其他的人就都可以跟他走。如果葛哈德仍旧在羊氏鎮工作，还象目前的样子，而一家人都可以搬到克利夫兰，那末珍妮就免得无家可归了。

巴斯对于这个計划，稍稍費了一点时間才决定，但是到末了，他就向大家宣布了。

“我决計要到克利夫兰去了，”他一天晚上在母亲做飯的时候对她說。

“做什么？”她莫名其妙地抬起头来問。她生怕巴斯要丟开她。

“我想到那里去可以找到工作的，”他回說。“咱們不应該再住在这种該死的地方了。”

“别乱咒駡吧，”她用責备的語气說。

“哦，我知道的，”他說，“可是也够叫人咒駡了。咱們住在这

里一徑都是倒霉的。我馬上要走，也許我能够找到事情，咱們大家都好搬过去。咱們如果能搬到沒有人認識的地方，那就好得多。咱們在这里是沒有人瞧得起的。”

葛婆子一面听着，一面就萌起了能够改善生活的强烈希望来。她巴不得巴斯能够这样做。他果然能够去找到工作，做一个有作为的青年，来救他母亲的苦难，那岂不是大好！他們目前的生活，正如急水一般向一种可怕的灾禍流去，当然巴不得它有个轉机。

“你想可以得到事情嗎？”她很关切地問。

“应該是可以的，”他說。“我找事情从来不会找不到。别人也有到那里去的，都还搞得不錯。就瞧密勒尔一家人吧。”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眼睛朝窗外看着。

“你想我到那边找到事情的前头，家里能够維持嗎？”他問。

“我想能够維持的，”她回說。“爸爸現在有事情，我們也有一点錢，就是，就是——”他想起了家里的事情很覺难过，把那錢的来源迟迟說不出口来。

“是的，我知道，”巴斯皺着眉头說。

“咱們要到秋天才給租錢，到那时候无論如何只有把房子給人家了，”她接着說。

她这話是指房子的押款，因为款是九月的期，明明是付不出的。“假使咱們能够不等到期就搬走，我想总可以維持下去。”

“那末我一定干，”巴斯坚决地說。“我一定要去。”

果然，他到那个月的月終就辞了差使，第二天就动身到克利夫兰去了。

十一

此后发生的事，要是单拿跟珍妮有关系的来說，那是我們現代的道德一致主張忌諱的。

造化中的某种过程，就是运行于冥冥之中的那种力的創造大智慧，若是凭这种力所創造的一部分小个体的成見来看时，是被認为猥亵的。我們对于生命創造的事情总要朝过臉去，仿佛它是我們最不应該公然对它发生兴趣的一件事。

所可异的，这种感想偏会发生在一个以生育为本質的世界，就是一个广漠无垠的两性运行的世界，且其中的风，水，土，光四种元素，同样是所以助成我們的繁殖的。不单是我們，就是全地球，实在都被結婚的情欲所推动，而且凡是属于地上的一切，都是由这一条共同的道路才得存在的。然而竟有一种可笑的傾向，大家对此过程都要[illegible]回头，不敢正視，仿佛自然的本身就含有猥亵。"受胎于邪慝，生育于罪恶"这句話，本是[illegible]极端的宗教家加給这个过程的一种不自然的解释，而这种偏頗无理的見解居然得世人默認的了。

这种态度之中，确乎是有根本錯誤的地方。哲学的教訓和生物学的推論应該在人类的日常思想中得着更实际的应用。因为沒有哪种进程是猥亵的，沒有哪种状态是不自然的。跟某一社会的习慣偶然歧异，不必就会构成罪恶。人世間藐小的可怜虫，偶尔为机会所乘，而軼出人类确立的习慣，未必如一般人所断定，就算犯了沉淪不可自拔的大罪。

如今珍妮是要来替那种自然奇迹的不公道的解釋作証了，实則只要白兰德还沒有死，这是可以当作人生的理想任务之一

而被目为神圣的。在她自己，虽然不能分辨这个进程和其他一切常态的生活进程有什么不同，但她由周圍人的行动上，已經感覺到墮落是她的命运，罪恶是她的处境的基础和条件了。她虽然还沒有十分明白的感覺着，却已經差不多要想扑灭将来对于她的孩子所应有的眷爱和顧念了。虽然还沒有十分明白的感覺着，却已經差不多把那萌芽的和天性的爱看作罪恶了。虽然她所受的刑罰并不是数百年前的絞刑和监禁，但她周圍的人类都是愚昧而麻木的，所以都看不透她現在的处境，只曉得她是有意違犯社会的律条，而应处的刑罰就是不齿于人类。她現在的唯一办法，就是避免人們侮蔑的注視和默默忍受身上要来的巨大变化。所可异的，她并沒有感覺到无謂的懊悔和徒然的痛心。她的心是純洁的，而她也自覺着心境十分平靜。悲哀，她原是有的，却只是悲哀之柔和的态相，只是一种模糊的猜測和惊奇有时要使她眼睛里充滿着眼泪罢了。

你总听見过夏天的斑鳩在幽靜之中鳴叫；你也遇到过那种无人睬及的小溪在沒有耳朵来听的地方歌唱嘮叨。枯叶之下，雪岸之阴，有那纖嫩的楊梅树，应順着上天对于色彩的要求而放出簡单的花朵。如今这另一种女性之花也是这样开放的。

珍妮是孤独了，但象斑鳩一样，她是夏天一种美妙的声音。她一面奔走家务，一面耐心等待，毫无怨言，等待着她自己終于要去替它做牺牲的那个过程的成就。碰到家务輕松的时候，她就情愿靜靜的坐着冥想，而对人生惊奇的感覺就要使她落入催眠状态中。但逢家事繁忙，要她竭力帮助母亲的时候，她有时要悠閑地歌唱起来，工作的快乐使她超脱了自己。她总是用着一种沉着而不动搖的勇气去对付将来。这种态度，并不是做女子的人人所得而有的。容許气量狭窄的女子养孩子，就要算是自

然的不仁。至于气量寬宏的女子，等到她們成熟的时候，总都会欢迎母性的到来，都会見到这里面含有为种族尽义务的无限可能性，且因自覺能尽这样偉大的义务而感覺到快乐和滿足的。

珍妮，在年龄上是个孩子，在生理和心理上是个富有潜能的女人，只是关于人生和她在人生中的地位还不曾得出一个圓滿的結論。当初逼使她落入这个反常地位的那种严重局势，从某一点看起来，实在可算是对于她的个人器度的一种貢献。因为有了这种局势，才能証明她的勇气，証明她的同情的寬大，以及她愿意为正当理由而牺牲自己的精神。至于她因这事而把更大更复杂的負担加在自己身上一层，那是由于她的自卫的意識敌不过她的感情之故。有时候，她覺得孩子不久就要来，也不免发生恐惧和慌乱，因为她怎見得这孩子将来不責备她呢？但是她始終相信人生自有公道，所以还不致伤心到无可慰藉的地步。在她那种思想的方式中，人們并不是存心要殘酷的。模糊的同情思想和神圣的善意渗透了她的灵魂。人生无論在极坏的时候或是最好的时候，总是美的，而且向来是美的。

她的这些思想，并不是一时之間突如其来的，而是經过她观望和等待的几个月工夫逐漸发生的。做母亲，縱然在这种异常的情境下，也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她感覺到，只要生活容許她，她就要爱这个孩子，要对它做个好母亲。不过問題是——生活容許她什么呢？

要做的事情多着呢——衣服要做，某些关于卫生和食品的条件要遵守。她的恐惧之一，就是怕葛哈德要出人不意的回来，可是他并沒有回来。一向替她家里看病的那个医生——就是爱温吉医生——也曾請来診断过，他曾給她切实妥当的指导。原来他虽然受过路德派的教育，却因行医的范圍很广，所以相信天地

間的事情有非我們的哲学和我們这个狭窄的世面所曾梦想的。他听葛婆子怯生生的把病因对他說了之后，就說，“哦，原来如此。好吧，你不用着急。这样的事情多着呢。你要是也象我一样世面見得多，你就用不着哭了。你的孩子沒有什么。她很健康。将来她可以离开这儿，那就誰也不会知道。邻舍家的話管他什么呢？你不必大惊小怪，这幷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

葛婆子听了他的話，心里不免惊异。她知道他是一个极賢明的人。他这番話稍稍給她一点勇气了。珍妮呢，本来就无所畏怯，而是很感兴味地听着他的指导的。她所以如此，幷不是为她本人，而是为她的孩子，她幷且竭力希望能够照他的話做。后来医生問起孩子的父亲是誰，她們也老实的告訴他，他就抬头凝想似的說，“那就应該是个好孩子了。”

孩子出世的时間終于到了。在旁指揮的是爱温吉医生，替他做助手的是葛婆子，因为她养过六个孩子，对此道是精通的了。临盆幷沒有困难，及等那新生的孩子呱的一声叫出来，珍妮当即对她发生一种非常的热爱。这是她自己的孩子啊！这个单薄而虛弱的女孩是需要她看顧的。孩子洗好包好了之后，她就把她摟抱在怀中，感覚到非常滿足和快乐。这是她的孩子，她的小女孩子。她要活下去替她工作，而且覚得自己虽然在产中，仍旧一样的强壮，竟不由得快乐了。爱温吉医生預料产妇的复原一定很快。他想她最多两个礼拜就可以起床。事实上，她只十天工夫就能够起来做事，跟平常一样强旺健康了。她是一个天生强壮的女子，而且具有育儿的能耐，所以就成为一个理想的母亲。

大危机已經过去，現在生活已經如常了。兄妹們里面，除开巴斯年紀都还很輕，不能充分了解这事的意义，所以都受了騙，

以为珍妮已經嫁給白兰德，而白兰德是死的了。他們直到孩子生出来，一徑都不曉得要生孩子这回事。葛婆子很怕邻舍家，因为他們一徑都在注意，而实在什么都知道了。珍妮本来无論如何忍耐不住这样的空气，只因巴斯劝告她才耐着性子。原来巴斯前几天已經在克利夫兰找到事情，曾經写信归来，說等她身体复原，全家都可搬到那里去另謀生計。又說那边很兴旺。家里一經搬开，就不会再听見邻舍家的話，而珍妮也可找到事情做了。只因这封信，她才肯呆在家里。

十二

巴斯到克利夫兰不久，那个兴旺城市的奇观就使他的灵魂完全恢复了宁静，并且使他发生可以复兴自己和家庭的新幻觉。“怎样能使他們都到这里来才好，”他心里想。“希望他們都能够得到工作才好。”在这里，再不会見到他們新近遭遇的种种灾难的証迹，再不会遇到熟人，使他想起从前的灾难。在这里，一切都是事业，一切都是活动。这里的每一个轉弯抹角似乎都可以把已往的时間和罪恶摆脱开。仿佛每一个十字街头都有个新世界存在。

他不久就在一家卷烟店里找到了一个位置，在那里工作了几个礼拜，就把他那一肚子乐观的想法写信回家。照他的意思，珍妮一等到身体复原，应該馬上就到那里去，如果她能够找到事情，全家人就都可以去了。象她那样年紀的女子，要做的工作多着呢。她可以暫时跟他同住在一家人家，或者可以租一幢十五块錢一个月的小房子来同住。那里有很大的家具店，可以用分月付款的便利办法买到小家庭所需用的任何东西。他的母亲可

以去替他們管管家。他們將可住在一种干淨的新空气里，人家不認識他們，也不会談論他們。他們要重新做起人来，是可以做得規規矩矩、体体面面、兴兴旺旺的。

他既充满了这种希望，以及新景物和新环境当然要放射到他那純朴心地上去的光輝，就写了一封最后的信，提議珍妮立刻就到那里去。那时孩子已經有六个月了。信上說那里有戏館，有美丽的街道。又說从湖里来的船只可以直达城市的中心。这是一个奇异的城市，而且正在很快的兴旺起来。原来那里的新生活就是这样使他大加賞識的。

这一切对于葛婆子和珍妮以及全家人的效果是异乎寻常的。葛婆子心里久已因珍妮的錯誤而郁郁不乐，現在是一心一意只想把这計划立刻实行起来了。她天生就了一副要高兴的性情，所以听見克利夫兰这样的繁华，馬上就心馳神往，以为到那里之后，不但她自己要住好房子的愿心可以滿足，就是孩子們也可以蒸蒸日上了。“当然他們是能得到工作的，”她說。她以为巴斯的話是对的。她向来都要葛哈德住到大城市里去，可是他不愿意。現在呢，事势已經不得不然，他們馬上要去了，从此可以漸入佳境了。

至于葛哈德，他对目前的局面也是这样的看法。他在复葛婆子的信里說，他現在的位置不便离开，要是巴斯替他們看出一条出路，他們是可以去的。他的默認这个計划，实在比他們还要快些，理由很簡单，因为他既要維持家庭，又要偿还已近到期的債务，心事重重，已經差不多要发狂了。每个禮拜，他从薪水里留下五块錢来，余款从邮局汇給葛婆子。这五块錢里边，他用三块錢付飯錢，五角錢留着零用，付教堂費，买点烟抽抽，偶尔还要喝杯把啤酒。他又每禮拜存一块半錢在一个小鉄箱里，以备不

廙。他的房間只是工厂最高层閣楼的一只角落。他每天晚上都在那寂寞荒凉的工厂台阶上独坐到九点鐘，才爬上他这房間去。在那里，在从下层飄上来的机器气味中，他靠一支蜡烛的光看看他的德文报，叉着手轉轉念头，对一个开着的窗口跪在夜影中念念他的祈禱文，这才默默躺到床上去休息，把他一天孤寂的日子結束了。每天的日子都覚得很长，前途的展望是那么暗淡。可是他仍旧举起手来，对上帝表示极端的信仰，祈禱他的罪恶得蒙赦免，保証他过几年舒适而快乐的家庭生活。

这样，这个重大問題終于决定了。孩子們都已怀起莫大的渴望和不耐来，就是葛婆子自己也难免有这样的情感，只不过略为隐藏罢了。决定的办法是照巴斯的主張，叫珍妮先去，他們后去。

及到珍妮动身那一天，家里就起了大大的激动。

"你几时来接我們？"是馬大重复几遍的間話。

"你催巴斯快些儿来接，"急切的乔其說。

"我要到克利夫兰，我要到克利夫兰，"味罗尼加竟对自己这样歌唱起来了。

"你听她！"乔其譏諷地嚷道。

"哦，你住嘴，"是她的不高兴的答辯。

但是到了最后的时間，珍妮就得用出全身的勁儿去和家人一一的話别。虽然什么事情都在进行，准备他們在較好的情境下重新团聚，可是她也不禁黯然了。她的孩子現在已有六个月，是留在家里不带去的。偉大的世界在她是一个未曾发見的新天地。这不免使她惊吓。

"你千万别焦心，媽，"她鼓起充分的勇气来說。"我不会出岔子的。我一到那儿就写信給你。时間不会很长久。"

但到她弯下头来跟她的孩子訣别时，她的勇气就象一盞吹熄的灯似的消散了。她弯身在孩子睡的搖籃上，带着热情的母性憧憬看住她的臉。

“她会做一个好女孩子嗎?”她喃喃地說。

然后她把她抱在怀中，在自己的脖子上和胸口上紧紧熨貼着，把自己的臉撳在她的小身体上。葛婆子看見她在顫抖了。

“喂，”她哄着說，“你千万别难过。她在我这里，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带她的。你要是这个样儿，倒不如不去的好。”

珍妮抬起头来，蔚藍的眼睛里含着眼泪，把孩子交給母亲。

“我是情不自禁呢，”她半哭半笑的說。

她很快的吻了母亲和孩子們，就急忙出門而去。

她同乔其走到街心时，又回过头来，奋勇地揮了揮手。葛婆子也揮手应她，同时覺察出她的样子多么象个母亲了。为了要搭火車，势不得不从她的存款里提出一部分来买几件新衣服。她挑选了一件現成做好的褐色外衣，顏色很朴素，穿起来也很配身。裙子上头用一件白色的系带紧身罩着，头上戴一頂水手帽子，四周鑲着一圈白色的面紗，可以隨时放下来蒙臉。当她一步步的走远时，葛婆子很亲爱地一路目送着，及到她不見踪影，这才含着眼泪輕声說：

“她长得这么好看，我总是快活的。”

十三

巴斯同珍妮在克利夫兰的停車場会見，就跟她談起前途的希望。“第一桩事情就是找工作，”当那城市的龐杂声音和异样气味奔凑到她身上来而使她的感覺迷乱并且几乎麻木的时候，他

就这样开头对她說。“找一点事情做做。不管是什么，只要有得做就行。你即使每禮拜不过三四块錢，也就够付房租了。将来等乔其来了，也总可以挣得几个，再加上爸爸寄給我們的，我們就很好过日子了。将来总比住在那个洞里要好些，”他結末說。

“是的，”她曖昧地說；那时她的心已被呈現在四周圍的新生活催眠起来，以致不能专注在目前討論的題目上。“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要去找事情做。”

她現在已經老成得多了，虽然还不过那点年龄，理解力却大有进境。原来她新近經过的一番磨練，已經喚起她一种对于生活的更明白的責任感了。她的母亲是一徑在她心上的，还有那些孩子們。特別是馬大和味罗尼加，都必須有一个較好的机会可以讓她們努力，不要再象她自己。她們应該穿得好些儿，应該多呆几年学校；应該有更多的伙伴，更多的机会可以开拓她們的生活。

克利夫兰，也同当时其他发达的城市一样，是挤满找事情的人的。新的企业虽然不住的兴起，但是要在各种事业中寻找职务的人总还是供过于求。从别处新到这里来的人，也許当天就可找到差不多任何种类的一个小位置，可是也許奔走到几个禮拜或甚至于几个月仍旧找不到工作。那时巴斯主張珍妮先到各种店鋪和百貨商店去探問。工厂和其他的出路留到第二步去找。

“可是你别讓一个地方漏过去，”他告誡珍妮說，“如果你想要找到事情的話。你一直进去好了。”

“我該怎么說法呢？”珍妮表示胆怯地問。

“你就告訴他們說你要工作。說你开头不管什么事都行。”

珍妮依照这一个指导，剛到的第一天就动身去找工作，而所

得的报酬只是一些令人寒心的經驗。她无論跑到哪儿，都似乎沒有人需要什么帮手。她曾經自荐到店鋪里，工厂里，以及冷僻街道旁边的小店里，可是沒有一处不碰一鼻子灰回来。她虽然想避免家庭的工作，可是到了沒法的时候，也只得轉到这条路上去了；她于是把招人的广告研究一番，擇定了似乎比較有望的四处。对这四处她就决計去尝試去了。其中有一处，等她到的时候已經有了人，但是那家出来开門的女主人頗为她的相貌所誘惑，因此叫她进去，問过她做事的能力。

"你为什么不早些来呢？"她說。"我現在雇定的一个女人，我看不如你。你且留下你的地址再說。"

珍妮受了这样的招待，笑嘻嘻的走出門。她那时已經沒有生育以前那样青年的相貌，可是那更瘦損的两頰，更微陷的眼眶，反而增加面容的深沉和柔媚。她可以成为整洁的典型。她的衣服是家里动身时新洗过燙过的，所以給她一副鮮洁动人的外貌。講她的高度，还是繼續在增长，但是她的状貌和見識，已經象似个二十岁的青年女人了。尤其难得的，是她天生就一种乐观的性情，所以虽然吃劳苦，始終是春风满面。无論誰要雇用侍女或是家庭侶伴的，总必都乐意要她。

她第二个去求事的地方，是欧克利路上的一家大公館。她看那公館的規模非常宏大，心想自己不配在里面做什么事情，但是既然来了，就决計尝試一下。在門口接見她的仆人叫她等候几分鐘，这才把她引到二层楼上女主人的房間里。女主人名叫联桥夫人，是个相貌可人的黑黝黝的旧式女子，对于女性的价值具有敏銳的眼光，当时珍妮給她的印象很好。她跟她談了一会儿，就决計用她試作普通的女仆。

"我每礼拜給你四块錢，你如果愿意的話，可以睡在这里，"

联桥夫人說。

珍妮講明她跟哥哥同住，并且家里人不久就要来。

“哦，很好，”联桥夫人回說。“这个随你的便。只是盼望你能准时来。”

她要她当天就留在那里，即刻开始工作，珍妮也就依允了。联桥夫人供給她一頂精致的小帽，一条圍裙，这才又費了一点时間指导她的职务。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服侍她的女主人，替她刷头发，帮她穿衣服。她又須听鈴，必要时还須侍候餐桌，以及听候女主人指示她做的其他任何差使。联桥夫人对于她这新用的女仆似乎有些严峻而拘泥，珍妮却只佩服她的精明强干。

那天晚上八点鐘，珍妮的一天工作完了。她心里疑惑，不知自己在这样的公館里到底能有用处沒有，又見自己居然已經对付过一天，自己都覺惊奇了。女主人第一件給她的任务，就是洗刷珍飾和閨房里的装飾品，她虽然勤勤勉勉的做着，但到她走的时候还沒完工。她匆匆走到哥哥的寓所，因有找到位置的消息可以报告，心里滿高兴。現在，她的母亲可以到克利夫兰来了。現在，她可以同孩子在一起了。現在，她們眞正可以开始新生活了，而这新生活是要比以前的一切都好得多，美得多，甜蜜得多的。

依着巴斯的提議，珍妮写信給母亲叫她立刻就来，又过了一个礼拜模样，就已租定一所合适的房子。葛婆子靠孩子們的帮助，收拾起家中簡单的財产，內中包括着一小車模样的家具，等到两星期之后，他們就动身到新家庭去了。

葛婆子是一向希求一个眞正舒服的家庭的。一套布置得好好的結实的家具，一条顏色悅目的柔軟地毯，許多椅子，安乐椅子，和图画，一張美人榻，一架鋼琴——这些美丽的东西，是她羡艳了一輩子了的，却因境遇始終不好，以致她的希望至今还不能

实現。但她仍旧不絕望。她以为自己只要能够活下去，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得到，因而总有一天可以快乐的。現在，也許她的机会到来了。

到了克利夫兰之后，看見珍妮那副高兴的面容，她这乐观的感情就得着一种鼓励。巴斯告訴她，說他們将来的日子一定很好。出了車站，他就带他們到新房子里去，并叫乔其記着回到車站的路徑，准备过一会来照顧行李。白兰德送給珍妮的錢，現在葛婆子身边还存五十块，有了这笔款子，就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办法添置一点家具。巴斯已經付过第一个月的房租，珍妮則已費了几个晚上的时間，把新房子的窗門和地板全部洗刷过，弄得一尘不染了。第一天晚上，他們就有两条新席子和被褥之类摊在洁净的地板上；又有一盞新的灯，从邻近一家鋪子买来的，一只箱子，是珍妮从一家杂貨店里借来的，預备擦地板时葛婆子可以在上面坐坐，并且已經預备了腊腸和面包，足以支持到第二日。当夜大家談天，商量将来的事，一直談到九点鐘，这才都去睡了，只剩珍妮和她母亲两个。她們繼續談話，覺得一家的責任如今都落在珍妮身上，葛婆子已經覺得有些要依靠她了。

經过一个礼拜的时間，这家小小的房屋就完全布置停当，共計添了半打新家具，一条地毯，以及几件厨房里的必需用具。最为难的事就是需要一个新爐灶，因为这笔費用不得不大大增加賬单上的負担。較小的孩子都已送进公立学校了，只有乔其决計叫他去找事情做。对于这办法，珍妮和她的母亲原都感到不公道，可是想不出什么法子来避免这样的牺牲。

“如果办得到的話，我們明年再送他上学，”珍妮說。

当这新生活似乎已經开始的时候，他們的收入和费用仅能相抵，就不免构成一种永远存在的威脅。巴斯本来是很慷慨的，

但是不久之后，他就覺得每禮拜供給四块錢做自己的食宿費已經很够了。珍妮的收入全部都充公用，她以为只要好好替她領孩子，她是什么都用不着的。乔其到店鋪里去做收送貨款的店徒，每禮拜工資二元五角，起初是情愿全部充作家用的，后来才許他五角錢留作自用，也是公道的办法。葛哈德从光身做工的地方每禮拜邮汇五元回来，常叫他們要积貯一点，預备償还科倫坡的旧債。这样，从全家人每禮拜总共十五元的收入里面，要支付吃的，穿的，房租，煤錢，并且有五十元的家具賬得每月抽付三元。

这一个局面到底如何应付，那得請那些侈談社会貧穷現象的适意人們自己費点心去想一想了。单是房租和煤和灯这三項，已經要消費二十元一月的巨款；吃的一項也不幸而属必要，又須加上每月二十五元；此外还有衣服，家具賬，零碎賬，偶然要有的医葯費，以及諸如此类的項目，都靠剩下来的十一元里支付，这其中究应如何办法，就請适意的讀者們用热烈的想象去猜想吧。然而他們居然应付过去了，而且这一家滿怀希望的人暫时都覺得他們的日子过得很好。

在这期間，这个小小家庭便是一幅值得我們观賞的誠实而忍耐的劳动的图画。葛婆子象家里雇用的仆人一般工作着，而且絕对得不到衣服，娛乐，或者其他任何东西的报酬。每天是她第一个先起来生火，火生好了，就得接着做早飯。在她拖着一双墊着报紙的破拖鞋悄悄往来工作的当儿，她往往要去看看尙在酣眠的珍妮，巴斯，和乔其，心中抱着天生的神圣同情，覺得他們用不着起得太早，也用不着工作得过于劳苦。有时候，她得去叫醒可爱的珍妮，却先要呆了一会，凝視她睡眠中非常宁靜的蒼白臉儿，心里覺得悲痛，以为人世待她未免太薄了。这样看过了一会，这才把她的手輕輕放在珍妮肩膀上低声叫道，“珍妮，珍妮，”

直到那疲倦的睡眠人醒来为止。

等到他們起来，早飯总已經預备好了。每天他們回家的时候，晚飯也总是預备好了的。每个孩子都分得葛婆子的一份儿注意。至于那外孙女儿，当然尤其照料得周到。她常常說，只要孩子們有人替她出外跑差使，她是用不着衣服和鞋子的。

孩子們当中，珍妮是充分了解她的母亲的；只有她具有完全的孝心，努力要減輕母亲的負担。

“媽，这个讓我来做。”

“現在，媽，那个交給我吧。”

“你去坐一会儿，媽。”

这些就是她們两人之間那种不会衰耗的感情的日常表現。原来母女之間向来就有一种完全的諒解，日子过得愈久，这种諒解就自然的推广而加深了。珍妮看她母亲一輩子关在家中，心里很是不忍。她每天工作的时候，总想到母亲正在看守等候的那个卑微的家庭。她自己所常希求的那种种的舒服，她多么渴望母亲得能享受啊！

十四

珍妮受雇在联桥夫人家里的那些日子，实在是可以增长学問見識的。这个大家庭对于珍妮，簡直就是一个学校，不但足以使她增长服装上和礼貌上的見識，并且足以使她构成一种人生哲学。原来联桥夫人和她的丈夫，講架子之足，是无以复加的，講設备之善，便是风雅的代表，至于待客，宴会，以至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那簡直就是好礼貌的化身了。联桥夫人不时談及自己的性情，总用一句警句指出她的人生哲学。

“人生就是一場战斗啊，我的亲爱人儿。你如果要获得什么，就須奋斗着去求取它。”

“見有可以帮助你的地方而不知道利用它来达到你的目的，在我看来就是傻。”（这是她在薄施胭脂的时候說的。）

“大多数的人是生来就笨的。这样的人就只配做他們所能做的事。缺乏风雅是我所輕視的；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

这些經驗之談，大都不是对珍妮直接宣說的。珍妮虽然从窃听得来，她那幽靜而沉思的心却覺得这一些話确实有意义。这一些話就如同种子一般，在良好的土地上托根而生长了。她开始获得一种地位和权力的稀微概念。这种东西也許不是为她而有的，可是世界上确实有这种东西，而且一个人只要运气好，就可改善他的处境。但她一面工作一面不住的疑惑，不知这种好运气怎样可以到她身上来。如果人家知道她的历史，还有誰肯跟她結婚呢？她的这个孩子叫她怎么說法呢？

她的孩子，她的孩子——这是一个超越一切而摆脫不开的兼具快乐和恐惧的題目。她只希望能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替她做点什么！

那第一个冬天，事情是十分順溜的。由于精打細算，孩子們都有衣裳穿，都得进学校，房租也不拖欠，家具店的賬款也能每月付清。有一次，好象这种家庭生活有些不容易繼續下去了，那是当葛哈德写信来說要回家过圣誕节的时候。他信上說，到圣誕节工厂要停工几天。他自然渴望到克利夫兰来看看新的家庭生活究竟怎么样。

葛婆子如果不恐怕鬧出事来，她是完全欢迎丈夫回家的。珍妮得到消息，曾經同母亲商量过一会，葛婆子又跟巴斯商量，巴斯的意思是叫她們不要害怕。

“别着急，”他说；“他不会怎么样的。如果他要闹，我来同他说话。”

等到葛哈德回来，原不能平安无事，但还不至象葛婆子所害怕的那么糟糕。他是下午到家的，巴斯，珍妮，和乔其都出去工作了。两个较小的孩子都到火车站去接。他进门的时候，葛婆子很亲热地接待他，可是她心里怦怦跳着，知道那不可避免的发见马上就要来的。事实上，她确乎也瞒不了好久。葛哈德到家才几分钟，就去开开前面的卧室。床上铺的白色褥垫上，有个可爱的孩子睡在那里。他当然立刻知道她是谁，可是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那是谁的孩子？”他问道。

“是珍妮的，”葛婆子虚弱地回答。

“几时到这里来的？”

“来了不多时，”她慌张地回说。

“我猜她也在这里吧，”他不愿提起她的名字，带着轻蔑的语气说；这桩事情是他早已料到的。

“她现在一家人家工作，”葛婆子用一种央告的语调说。“她现在很好了。她没有地方可去。你饶了她吧。”

葛哈德自从出门之后，在思想上忽然逐渐开朗起来。在他那宗教的冥想中，他曾经发生过某种不可名言的思想和情感。他祷告的时候，曾经对上帝承认自己当初不该对女儿那样态度。可是他仍旧决不定将来该怎样对付女儿。她总曾犯过一桩大罪；这个观念是他无法摆脱的。

那天晚上珍妮回家，父女的会见是不可避免的。葛哈德明明看见她进来，却装作专心看报的样子。葛婆子虽然已经求告他不要不理珍妮，却还怕他的言语行为要叫珍妮难受。

“现在她来了，”她向他坐着的前房门口说；可是他不肯抬

头。“你总得和她說話呀，”这是房門未开以前她的最后的央告，但是他沒有回答。

珍妮进来时，她的母亲低声說，“他在前房呢。”

珍妮面孔发白，把拇指放在嘴唇上，躊躇不决的站着，不曉得怎样应付这个局面才好。

“他看見过嗎？”

珍妮說了这句就住口，因为她从母亲的面色上和点头的样子上，已經看出父亲見过孩子的意思来了。

“你进去吧，”葛婆子說；“沒有什么。他不会說什么的。”

珍妮終于走到門口，見她父亲眉头紧皺，显出非常严肃的神情，却象并沒有恶意，所以迟疑了一会就进去了。

“爸爸，”她想不出整句的話来說，就只叫了这一声。

葛哈德抬起头，他那灰褐色的眼睛深藏在濃茶色的睫毛底下，射出鋒利的光芒来。他一看見女儿，心就已經軟了，可是他有那副自己設置的决心的甲胄做防卫，并不露出一点喜悦的神情，那时他那傳統的道德观念跟天然的同情心和爱女心在里面交战，但是傳統的观念暫时得到了胜利，这是多数人照例如此的。

“唔，”他应道。

“你肯饒恕我嗎，爸爸？”

“我饒恕你了，”他严肃地回說。

她迟疑了一会儿，这才上前一步，她的目的是他心里明白的。

“好了，”她的嘴唇才碰着他的花白的面頰，他就把她輕輕的推开。

这是一次冷酷的相会。

珍妮过了这次难堪的刑罰，走进厨房，抬眼望她正在等候的母亲，試想装出报告經过良好的神气，可是終被感情征服了。

“他同你和好了嗎？”她的母亲正要这样問她；可是話才說了一半，她的女儿就已經落在厨房桌旁的一張椅子上，伏在桌上抽抽咽咽的低声哭泣起来了。

“好了，好了，”葛婆子說。“好了，别哭了。他对你說什么的？”

珍妮过了許久才回得出話来。她的母亲竭力要把这回事情看得不十分严重。

“我看倒沒有什么，”她說。“他这性子就会过去的。他的脾气原是这样的。”

十 五

葛哈德的回家，就把那孩子問題的各方面都提出来了。他禁不住要从外祖父的立場对待那孩子，特别因为他毕竟是个有灵魂的人。他先想起孩子不知受过了洗礼沒有，就去問他的老婆。

“不，还沒有，”他的老婆回答。她虽然并沒有忘記这項义务，可是不能断定这小孩子是否也受教堂的欢迎。

“沒有，好吧，当然沒有咯，”葛哈德譏諷道；他原覺得老婆的信教心是不能十分誠篤的。“哼，这样不当件事情！这样不信教！眞是好家伙！”

他把这事思索了一会，覺得这个过失应該立刻就加以糾正。

“孩子是該受洗的，”他說。“她为什么不送她去呢？”

葛婆子这才提醒他，小孩受洗必須有人做她的神父，而且要

举行洗礼，那就不得不招出她沒有合法父亲的事实了。

葛哈德听了这話，才略略平靜了一会，可是他的信教心十分誠篤，决不因为有这种困难就把宗教丢到脑后去。他心里想，上主怎会来听这样的遁辞呢？这事不举行，就算不得基督教徒；他既然是基督教徒，就該負起这事的責任。他打算把小孩送到礼拜堂去，珍妮和他們两老都跟去做保証人，但又覺得自己不便这样的屈就女儿，所以主張珍妮不去，单是两老自己去看受洗。他把这困难盘算一会，最后就决定要拣圣誕节和新年之間珍妮出去做工的一天举行典礼。計拟已定，就同老婆商量，老婆也贊成了，他这才又提起一桩事来。“孩子还沒有名字呢，”他說。

关于这事，珍妮和她的母亲也早已談論过的，珍妮且曾表示愿意取名味絲搭的意思。現在，她的母亲就作为自己的意思大胆提出这一个名字。

“味絲搭这名字好嗎？”

葛哈德听了不置可否。他心里是早已把問題解决了的。原来他暗中預备好一个名字，——味兰米娜，这还是他那幸福的青年时期留下来的，却不曾有机会給他自己的孩子用。那时他对于这个小外孙女儿当然并不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張。他只是喜欢这个名字，且以为外孙女儿能得到这个名字是应該感激他的。他于是用着一种审愼的神气把他这第一次的貢献送上天然情爱的祭坛，因为这毕竟是一种貢献。

“这名字也好，”他忘記了当初那种不置可否的态度說。“可是味兰米娜怎么样？”

葛婆子見她丈夫正在不知不覺地回心轉意过来，就不敢同他再拗。她那女性的手腕出来帮助她了。

“那末两个名字都給她吧，”她表示妥协說。

"我也沒有什么不可以,"他回答了这一句,馬上就又回复他那严肃态度了。"受洗的时候就这么叫吧。"

珍妮听見这桩事,心里很高兴,因为她那孩子能得的好处,无論跟宗教是否有关,都是她所切望的。她于是費了很大的气力,把衣服浆了燙了,預备到受洗的日子孩子可以穿。

葛哈德从最近的路德教堂里找到了一个牧师,一个肥头胖脑的极拘謹的神学者,对他說明了来意。

"是你的外孙女儿嗎?"那牧师問。

"是的,"葛哈德說。"她的父亲不在这里。"

"哦,"那牧师好奇地看着他說。

葛哈德不愿他的事受到障碍,就說将来他夫妻俩亲自送她来受洗。那牧师看見其中或有說不出的隐衷,就不向他追問了。

"只要你們外公外婆愿意替她做保証人,教堂是不能拒絕給她施洗的,"他說。

葛哈德走出教堂,覺得自己不免受耻辱,心里有些难过,但是总算已經尽职,也就满意了。現在他要把孩子送到教堂去受洗,等到洗礼完毕,他目前的責任就算尽了。

但是洗礼举行的时候,却有另外一种勢力使他感着更大的兴味和責任。原来那时在他面前的,是使他入于出神状态的严肃的宗教,以及宗教所要求的一种更高的法律,因而他又重新听見对儿孙应尽义务的教义了。

"你們有意思用福音的知識和爱来教育这个孩子嗎?"这是那幽靜的小礼拜堂中一个黑衣牧师問他們的話,也不过按洗礼規定的程式讀出罢了。葛哈德回了一声"是",葛婆子也加上她的肯定的回答。

"你們是否要用一切必要的注意和勤勉,施以教訓,警戒,榜

样，和紀律，使这孩子可以拒絕、避免一切的罪恶而遵守上帝的旨意和圣諭中宣明的戒律？”

葛哈德听了这話，忽然想起自已的孩子来。他們也曾象这样受过洗礼的宣誓。他們也曾听見过这种愿意看护他們的精神幸福的庄严的保証。

“你就說要的，”那牧师催道。

“要的，”葛哈德和老婆虛弱地重述道。

“你們現在要凭这受洗的仪式把孩子献給造成她的上主。”

“要的。”

“最后，你們如果能凭着良心在上帝面前宣言你們所承認的信仰确是你們的信仰，你們的庄严允諾确实出于你們的决心，那末就請在上帝面前声明一声‘是’。”

“是，”他們回說。

于是那牧师伸手在孩子身上結束他的話道：“味兰米娜·味絲搭，我現在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为你施洗。我們禱告吧。”

葛哈德就弯着他的蒼白的头，毕恭毕敬的，默默循誦下面一篇美丽的禱詞：

“全能的永久的上帝！我們崇拜你，因你是人类子孙的始祖，是我人精神所托生，是我人肉体的构成者。我們贊美你，因你給与这个嬰孩的生命幷且保存她到今日。我們祝福你，使这嬰孩得以接近美德和光荣，如今她已献給你，幷已带进基督教堂的境地。我們感謝你，因凭圣子的福音，她已具备了精神快乐所必需的一切；因这福音以光明供給她的思想，以安慰供給她的心腸，以鼓励和能力使她尽职，以慈悲和不死的可貴希望維持她的信仰。我們还要祈求你，啊，极慈悲的上帝，使这孩子从幼年时起，便得圣灵的启发而成神圣，幷靠你的慈悲而永远得救。請你

指导且祝福你的仆人，使他們在教育她的重大工作里有所遵循。請你感发他們，使他們得知宗教的教訓和正諦之絕对必要。叫他們永远毋忘这子息原是属于你，且若因他們的疏忽或恶榜样致丧失你的合理的生物，你将要他們負責。給他們深刻的意識，借知她的天性的神圣，她的灵魂的价值，她将去暴露的危險，她能因你祝福而得到的尊荣和幸福，以及因恶情欲恶行为而致的現世界的毁灭和未来世界的苦恼。給他們恩惠，使他們得以遏制她心中漸萌的恶傾向，得以替她卫护，以防儿童时代及青年时代所要有的誘惑，且当她成长时，得以扩大她的見識，引导她来認識你和你所差遣的耶穌基督。給他們恩惠，使他們得以在她心中培植起对于你的无上敬畏和爱忱，对于你儿子——就是她的救主——的福音的感荷，以及对于这福音的一切訓令和成規的尊重，并且培植起对于一切人类的仁慈和善意，以及对于篤信眞誠的不可移易的爱好。又請帮助他們，使他們得以用温和的誘导繼續监視她，勤勤勉勉，靠着言語和举止，使她的心不致敗坏，并且无論何时都給她一个好榜样，使她不至走錯路。你若愿意延长她在人世的日子，就請你允許她，对于她的父母和朋友成为一种光荣和安慰，在人世得有所用，且由你的佑助里获得一种永远有效的保卫和維持。她若生时，讓她为你而生；她若死时，讓她为你而死。等到总算賬的日子，她和她的父母得由耶穌基督的帮助，狂乐欢愉，永远相会在你的贖罪的爱里，亚們。”

当这篇訓諭宣讀的时候，那外祖父对于这小小的被弃者就发生了一种义务的感情，覺得自己对于老婆現在抱在怀中的那个小生物不得不依圣誓中的上帝的詔諭而給以看顧和注意。他低着他的头，心怀着极端的敬畏，及至仪式完結，他們走出那寂靜的礼拜堂时，他已无話可以发表他的情感了。原来宗教对于

他是一件耗費精神的东西。他覺得上帝是一个人，是一种統治一切的現实存在。他又以为宗教并不单是預备礼拜天大家听听的一套話，或是一套有趣的思想，却是神意之强烈的活力的表現，由人类和上帝能够直接接触的时候一直傳下来的。在他看来，履行宗教的义务就是一种快乐，一种得救，一种給与人間的安慰，因为人間的意义，人間不能解釋，唯有到天上才得解釋的。那时葛哈德慢步而行，一路把圣誓中的說話和义务細細默想，便覺当初对于那孩子的厌恶漸漸消去，而一种天然的愛好逐漸萌生了。无論他女儿犯了怎样的大罪，这孩子是不能怪的。她不过是一件无告的，啼泣的，纖弱的东西，正要求他的同情和愛惠。那时葛哈德覺得他的心已經灌注在那孩子身上，只还不能使自己的态度突然轉变过来。

"那是一个好人呢，"他一路走时对老婆批評那牧师說，原来他已很快的軟化在他的义务观念里了。

"是呀，眞是个好人，"葛婆子怯生生的表示同意。

"那个小礼拜堂倒也不十分小，"他繼續說。

"是的。"

葛哈德四面看看，街道，房屋，以及冬日阳光中的活潑的生活，最后才看到老婆抱着的孩子身上。

"她一定很沉吧，"他用他那一种具有特色的德語說。"讓我来抱她。"

葛婆子正覺疲乏得很，就依允了。

"你瞧！"他看了看孩子，这才把她舒舒服服地貼伏在自己肩上。"我們总望她不辜負今天的事情。"

葛婆子听着他的話，內中的意义已从他的声音里明白解釋出来。她原怕家中放着这孩子，不免常要叫人不愉快，并要惹出

是非来，如今却将有一种更大的势力来拘束他了。因为无論什么时候，那孩子的灵魂总要顧及。他从今以后，再不会全然抹杀她的灵魂了。

十六

葛哈德在家里繼續耽擱的几天，总是羞見珍妮的面，只装做不看見她的样子。后来动身出門，也不跟她告别，只叫老婆告訴她一声。但到了中途，他就懊悔了。“我本該跟她說一声才走的，”当火車隆隆开去的时候，他心里这样想。但是已經太晚了。

这时候，葛哈德家里的事情还是如常。珍妮繼續在联桥夫人家里工作。西巴軒在雪茄店里做伙計，位置也是稳固的。乔其的薪工已經加到三块錢，后来又加到了三块半。一家人过的是一种拮据而平凡的生活。煤，油，盐，鞋子，衣服，是他們談話中最重要的題目；为要应付过日子，人人都感着紧張。

珍妮具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使她担心的事情原有不少，可是頂頂叫她煩恼的，就是自己的出路問題，这为她自己着想的地方还小，为味絲搭和一家人着想的地方倒多。她眞想不出自己究竟配到哪里去。“誰会要我呢？”她屡次問她自己。“如果发生新的恋爱，又該怎样处置味絲搭呢？”这样的意外事是很可能的。她又年輕，又美貌，人們都要和她調情，或企图和她調情。联桥夫人家里請的男客很多，其中有几个竟曾对她做过不愉快的調笑。

“我的亲爱人儿，你眞生得美貌，”这是一天早晨她替女东家傳話，到客人房間敲門，一个五十开外的老浪子对她說的。

“对不起，”她不知所措地紅着臉說。

“老实話，你眞是可爱。你不消說对不起，我改天要找你談

談。”

他还想托她的下巴頦儿，可是珍妮逃开了。她本想把这事报告女主人，，可是怕难为情，也就罢了。她只自忖道，“为什么做男人的总是这样呢？”难道她天生就是邪恶的，本质本来敗坏，因而要吸引它的同类不成？

凡是不善于自卫的人，总都具有一种奇怪的特质，就象蜜糖罐一样，要把蒼蝇吸引来。蒼蝇来时对于那蜜糖毫无好处，去时可把它带走許多。一个溫柔，随順，不是自私自利的女子，男子們自然要向她蜂拥而来。他們远远就会感覺到这种慷慨的溫情，这种毫无防卫的态度。所以象珍妮这样的女子，对于一般男性就象一种适意的溫火一般；大家都要为她所吸引，求她的同情，渴欲据她为已有。因此有許多人硬要来对她献殷勤，她就覺得不胜煩扰了。

有一天，从辛辛那提地方来了一个名叫雷斯脫·甘的客人。他是一个車輪制造商人的儿子，父亲在那城里以及国内别的地方都很有点商业上的名气。他是常常到联桥夫人家里来拜会的。他跟联桥夫人的交情比跟她丈夫的交情还要深，因为联桥夫人是辛辛那提长大的，做女孩子的时候常到他父亲家里玩耍。她認識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姊妹，他一家人都当她自己家里人看待的。

“雷斯脫明天要来了，亨利，”珍妮听見联桥夫人对她丈夫說。“我今天中午接到他的电报的。他这人是很洒脫的，你也知道。我打算把楼上东边大前房給他住。你要跟他亲密些，不要冷落他。他的父亲是待我极好的。”

“我知道，”她的丈夫不以为意的說。“我喜欢雷斯脫。他一家人算他最出色。可是他太冷落些。他是什么都不在意的。”

“这个我知道，可是他这人到底漂亮。我从来沒有見过比他再漂亮的人。”

“我当然要好好的看待他。我对于你的朋友不是一向都很好的嗎？”

“是的，很好。”

“哦，我自己还不知道呢，”他淡然的回說。

当这著名的客人到来时，珍妮是准备着要見一見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的，而她也并不失望。那天在客厅里会見她的女主人的，是个年紀三十五六的男子，中等身材，生得秀目方頤，勇武而矯健。他的声音沉着而嘹亮，到处都听得清楚；凡是遇到他的人，无論識与不識，总都禁不住要傾听他的話。他又沒有虛文，說話很簡捷。

“哦，你，”他开始道。“喜得又同你見面了。联桥先生好嗎？梵尼好嗎？”

他这几句話問得有力而且殷勤，他的女主人也同样亲热地回他的話。“我很高兴会見你，雷斯脫，”她說。“叫乔其把你的行李搬上楼去。到我屋子里去坐吧。那里适意些。老太爷和露意絲都好？”

他跟她走上楼来，那时站在楼梯头听話的珍妮，就感覚着他的人品具有磁石一般的魔力。她只覚得一个眞正的人物出現了，却又說不出所以然来。霎时之間就显得满屋春风。女主人的态度也和悅多了。人人都象覚得非替这位客人做点事不可。

珍妮仍旧做她的事情，可是剛才那个印象已經排之不去了。那人的名字不住在她心里反复的出現。雷斯脫·甘。她又常常記起他是从辛辛那提来的。她不时要偸偸看他几眼，感覚着一种对于男子本身发生的兴味，这是她生平从来不曾有过的。他

长得这般魁梧，这般漂亮，又这般矫健。她猜想不出他是做什么行业的。同时她又覺得有点儿怕他。有一次，她发现他用一种固定而銳利的眼光看着自己。她心里虛怯起来，找个机会溜跑了。又有一次，他想要对她說几句話，她也装做有事情赶快走开。她知道自己一背过臉来，他的眼睛就盯牢她看，因而使她有些儿发慌。她总想要躲开他，却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緣故。

事实上，这个資产上、教育上、地位上都比珍妮优越的男子，对于她那非常的人品感着一种本能的兴味了。他也同别人一样，所以被她吸引的地方，就是她那特别温柔的性情和她那卓异的女性特质。她的神情态度都暗示着充裕的爱。他总覺得她是可以接近的，却也說不出所以然来。她并沒有露出她的巳往經驗的形迹，也并沒有卖弄过风騷，可是他仍旧覺得自己可以去跟她接近。他这第一次来时，本来就想冒一下子險，可是事情逼着他走了。他是四天之后就离开的，离开克利夫兰有三个礼拜。珍妮总以为他一去不复返，不免萌起寬慰和惆悵相混合的奇异感覺来。誰知他突然的又来了。这一来是分明出人意料的，他只对联桥夫人解释营业的关系又逼使他不得不来。他說这話时，眼睛对珍妮盯了一下，珍妮就覺得他的来意好象跟她也有点关系。

他此一番来，珍妮有各样的机会可以看見他。一是在早飯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早飯是她开的；二是在宴会的时候，她可以从客厅里或是起坐間看見席上的客人；又有时他到联桥夫人屋子里談天，也有見他的机会。原来他跟联桥夫人是很亲密的。

“我想，雷斯脫，你为什么不早把事情定着下来結婚呢？”他来的第二天，珍妮听見联桥夫人对他这样說。“你該知道是时候儿了。”

“我知道，”他回說，“可是我还不想結婚。我要趁沒有結婚再享受几天。”

“是的，我知道你会享受。可是你也应該害臊了。你的父亲可眞操心呢。”

他吃吃的笑了一陣。“父亲并不为我操什么心。他的事业已經够他操心了。”

珍妮好奇地看了看他。她不很了解自己心里想什么，只覺这个人吸引她罢了。倘使她能認識他这吸引的意义，她是立刻就要逃开的。

这一回，他对她的观察更加認眞了，常要对她說一两句話——逗她来談几句簡略而亲切的天。她也不由得不答应他——他是討她欢喜的。有一次，她在二楼上抽屜里找布条儿，跟他在穿堂里碰了头。那时楼上就只他們两个人，联桥夫人出去买东西去了，其他的仆人都在楼下。趁这个机会，他就直截了当地进行起他的工作来了。他用一种堂皇的，毫不犹豫的，十分坚决的态度走近她的身边。

“我要跟你談談，”他說。“你住在哪里？”

“我——我——”她格格地說不出口，臉色显然发青了。“我住在劳利街上。”

“几号門牌？”他問这話的神气，好象是强迫她說出来。

她吓得心里直打战。“一千三百十四号，”她机械地回答。

他那深褐色的有力的眼睛看进她那淺碧色的大眼睛里。一陣催眠的，有意义的，强固的閃电通过了两人之間。

“你是我的人，”他說。“我一徑都在找你。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你？”

“哦，你千万不能去，千万不能去，”她发慌得把手指捫住嘴

唇說。"我不能見你——我——我——"

"哦，我不能，我不能去嗎？你听我說——"他抓住了她的胳膊，把她輕輕的拉近身来——"你我不妨現在就說开吧。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嗎？說吧。"

她朝他看看，眼睛大大的睁着，里面充滿着惊异，充滿着畏惧，充滿着一种漸萌的恐怖。

"我不知道，"她喘气說，她的嘴唇发干了。

"喜欢我嗎？"他用他的眼睛严峻地坚牢地鎮住了她。

"我不知道。"

"你瞧着我，"他說。

"是的，"她回說。

他很快的把她拉攏去。"以后再跟你談吧，"他一面说，一面就把他的嘴唇很专横地放在她的嘴唇上。

她象一只小鳥在一头猫的脚爪底下那样惊惶失措了，可是在这当儿，却有一种具有非常活力和坚执性的东西在那里对她說話。他用一声短促的笑把她放开。"咱們以后不再在这儿干这种事情，可是要記着，你是我的人了，"他一面說一面不动声色的走过穿堂。无限惊惶的珍妮就跑到女主人屋子里随手把門鎖上。

十七

这次突然的遭遇給与珍妮莫大的震惊，以致她过了几个鐘头才能够恢复原状。起初，她并不明白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件駭人的事情象是青天一个霹靂般来的。現在她又向一个男子輸心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她問她自己，而她自己的意識里是有一个答案的。虽然她不能够解释自己的情緒，在性情上

她是屬于他的，而他也屬于她了。

恋爱是有命存乎其間的，就犹之乎战爭。如今这个有力量有知識的熊一般的男人，虽然是个富商的儿子，且就物質的情况而言，他所处的世界不知要比珍妮的世界优越多少，可是他竟本能地，磁力地，化学地被这穷女仆所吸引了。虽然他自己还不知道，她实在已經成了他的自然引力，成了滿足他天性中最大需要的一个女人了。雷斯脫·甘曾經認識一切种类的女人，富的，貧的，他自己那个阶級的高等女子，以及无产阶級的女儿，却从来沒有見过一个理想的女人能够兼具同情，温存，青年，美貌四样特質。这种理想是始終牢牢留在他脑中深处的，合乎这种理想的女人一經出現，他就要弄她到手。他的打算是，如果要結婚，这个理想的女人应該从他自己的阶級里去找，如果为暫时图快乐起見，那是无論在什么地方遇到都可以的，当然把結婚的問題撇开不談。他原想不到自己会向一个女仆去正式求婚。不过珍妮是又当别論。他从来沒有見过她那样的女仆。她很象一个上等人，并不自覺其可爱而实在可爱。这个女子眞要算是一朵珍貴而难得的花！他为什么不該想要弄她到手呢？我們对于雷斯脫·甘应該不存偏見，应該設法諒解他和他的处境。凡是人的思想，不能只凭一次愚蠢的想法去評定了它的价值；凡是人的人格，不能只凭一度情欲的放縱去判定它的高下。我們如今所处的世界，物質势力的冲击已近乎不可抗拒；精神方面的天性已被这一种的震惊压伏了。我們的物質文明不住在作奇偉而复杂的发展，我們的社会制度不住在翻新花样，又因鉄路，快車，邮政，电話，电报，新聞紙——一句話，就是社会交际的全部机关——而聚集，而增繁，而傳布种种奇詭深微的印象：这种种生活的元素合并起来，就产生一种所謂万花筒式的光耀，一种足以疲劳和窒塞

思想道德的迷人的生活幻灯。这样的生活就引起了一种知識的疲劳，它的表現就是各种程度的不眠症，忧郁症，以及精神錯乱症的牺牲者。我們近代人的脑海，似乎沒有能力可以接受，分类，貯蓄这每日出現的巨量事实和印象。这所显示的白光太白了。压在我們身上的事情太多了。譬如无限的智慧硬要装进一个杯子般大小的有限的心里来，你想能不能呢！

雷斯脱·甘就是这种不幸情境的自然产物。他的心是天然善于观察的，而且富于想象和风趣，却因世間事物的繁富，生活全景的广漠，种种色色，光耀炫人，离离奇奇，是非莫辨，也就使他胸无所主了。他生在信天主教的人家，却不相信天主教的神圣的灵威；养在优秀的社会里，却已沒有門第的观念；虽是一份舒服财产的繼承人，并都望他跟門第相当的人家配亲事，他却并不一定主張要有条件的結婚。結婚当然是一种制度。这是已經确定的。是啊，不錯。可是又算得什么呢？这是全国人都相信的。誠然誠然，可是别的国度怎么有相信多妻制的呢？此外还有别的种种問題，例如宇宙唯有一神或唯一主宰的信仰，以及共和、帝制、貴族政体哪样最好等等，都是使他煩恼的。約言之，关于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全部事情，都曾到过他那心的外科室的刀底下，可是他都只解剖到一半就丟开了。人生对于他是未曾証明的。除开誠之必要一个观念外，他就沒有一个观念曾得最后的决定。此外的一切事情，他的态度就无非是动摇，疑問，犹豫，常要把那些使他煩恼的問題留給时間和宇宙背后的力量自去解决。的确，雷斯脱·甘是宗教，商业，社会三种元素結合的自然产物，只因受到我們民族生活中所流行的自由空气的影响，所以思想行动具有一种几乎不顧一切的自由。他已經三十六岁，而且分明是个有力量有作为的健全人格，但本质上毕竟是一个动物的人，只

不过加上一层教育和环境的虚飾罢了。当他父亲的时代，几百万爱尔兰人有的工作在鉄路軌道上，有的开矿，有的掏沟，有的在新国土的无穷建造中担磚运土，他也跟他們一样，强壮，多毛，机警而敏捷。

他十七岁的时候，因在学校里犯規，他的先生安布罗司教士要打他，他就問道，“你明年要不要我来了？”

那教士吓得眼睛对他直視。“那是該你父亲管的，”他回答。

“我父亲嗎，他是不会管的，”雷斯脫回說。“你如果把那条鞭子碰一碰我，你就再也管不着我了。我沒有犯过应該受罰的罪名，我从此再不挨你的打。”

不幸这回的事情，单单說話是沒有用的，經过了一場爱尔兰·美国式的角斗方才解决，結果是折断了那条鞭子，而学校的紀律大遭損害，他就不得不卷了鋪盖回家了。回家之后，他正对着父亲的面，声明他从此以后再不进学校。

“我情愿馬上就做事情，”他解說道。“古典的教育对于我是沒有用处的。讓我进事务所去，我想干些日子就可以干下去的。”

他父亲阿基巴德是个精明直爽的人，在商业上享有无瑕的名誉，他听見儿子表示决心，倒也称許，就不再强迫他了。

“那末你就到事务所里来吧，”他說；“也許有你能做的事情。”

十八岁就投入商业生活的雷斯脫，做事情一徑誠誠恳恳，父亲对他的信任慢慢增高，現在他已成为父亲的私人代表。凡是跟人訂契約，或是解决重要的事情，或是由工厂派代表跟人办交涉，总都派到雷斯脫。父亲完全信任他，又因他的外交手段好，办事能尽心竭力，他的信用始終不損坏。

“事业应該当做事业做，”是他頂喜欢說的一句格言，而他說

出这几个字眼的腔调，就是他的品性和人格的一种反映。

他具有一种經过熔化的力量，就譬如火焰一般，虽然他确实知道自己能够控制它，却仍旧不时要讓它爆发。这种冲动之一，就是酒的嗜好，这是他以为完全能够支配的。他心里想，他喝得本来很少，而且都为应酬而喝，从来不曾喝过分。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他那好色的天性，但是他也以为自己能够控制的。他虽然喜欢跟女人发生不正常的关系，却能决定危險点在什么地方。他以为做男人的要是能把这套事情当做逢場作戏，那就不会招来多大的煩恼。最后，他又自命为懂得正当的生活方法，以为正当的生活无非就是不声不响的去适应社会的情境，只不过略略加了点自己的見解来判定个人行为的是非罢了。不要无事討煩恼，不作无謂的希求，不作无端的伤感，而是要奋勉自强，保持自己的个性——这就是他的人生学說，他又認为这是很对的，因而躊躇滿志了。

关于珍妮，他原先接近她的目的是純然自私自利的。可是現在，他已然行使过他的男性特权，她也至少已經有些儿屈服，他就开始認識她不是个寻常的女子，不是供暫时消遣的玩具了。

有些男子一生中，必定有一段期間要无意識地不很从理想的快乐的关系上去看女性的青春和美，却要从自身所处的社会傳統的关系上去看它。

这种人遇到有娶处女为妻的可能的时候，必定要自問道，“我如今要去摟进怀中的人儿，明知不过是跟我自己一样容易变化的一件东西，将来她姿色愈衰，我的担負必愈重，那末我难道就因此而不得不受社会律条的束縛，因此而与社会締結盟約，因此而签訂克制情欲的保証書，而且讓一个人終生都来干預我的一切事情嗎？”凡作这种想法的男子，总都不愿因一种法定的关

系而冒无穷的大險，所以認定无拘束的結合——即暂时的結伴——是有好处的。他們想要攫得人生的快乐，却不愿付与代价。他們以为經过这样的享乐之后再去成立那种比較确定的傳統关系，方才可以无怨，方才沒有根本調整关系的必要。

雷斯脫·甘是已經过了青年恋爱期的了，这个他也曉得。青年期的天眞純朴的理想是已經过去的了。他需要女性伴侣的安慰，但他不愿意因此而牺牲个人自由的那种傾向却一天强似一天。如果他能滿足自心和天性的需要，而同时仍旧可以自由无拘束，那末他决不愿意自己加上社会的鐐銬。当然，他是要找相当的女人做对手的，如今在珍妮身上，他自信已經发見这个相当的女人了。她是一切方面都能使他动情的；他从来不曾見过她这样的人。講到結婚，那是不但不可能，而且不必要。他只消叫一声“来”，她就非服从不可；这就是她的定命。

雷斯脫平心靜气的把事情想过一番。他閑步到她所居住的那条破烂的街道，他看过她所托庇的那座卑陋的房屋。她的貧穷，她的陜隘侷促的环境，感动了他的心。他不应該慷慨，公道而誠实地对待她嗎？随即他記起了她的出奇的美，他的心情也就改变了。不，他非弄她到手不可，只要是能够的話——就在今天，愈快愈好。他怀着这样的心情，由劳利街回到联桥夫人家里。

十八

这时候，珍妮心里正感到一种苦痛，就是一个人面临着一个异样而复杂的問題的苦痛。她的孩子，她的父亲，她的兄弟，她的妹妹，一齐都起来跟她对抗了。她剛才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她难道容她自己再陷入一种苦恼而猥亵的关系嗎？关于这个男子，

她将怎样对家里人解释呢？他如果曉得她的历史，他是一定不会討她的。而且他那样身份和地位的人，也无論如何不会討她的。可是她就要在这里跟他談判了。这叫她怎么办呢？她把这問題一直考虑到晚上，起先是决定以逃为上策，可是深恨自己已經把住址告訴他了。后来又决計要鼓起全身的勇气来拒絕他，要对他說明她决不能也不愿跟他发生什么关系。这最后的解决法，当他不在面前的时候似乎是很容易的。她又想到别处去找工作，使他不容易再来糾纏。那天晚上她在收拾东西預备回家的时候，这一切的办法似乎都是容易不过的。

可是那个再也不肯放松她的人，对于这桩事情却也有他自己的一个結論。他离开珍妮之后，已經把事情清楚而切实地想过一番了。他的决心就是必須立刻就行动。她也許要告訴她的家里人，她也許要告訴联桥夫人，她也許要离开这个城市。他想要再知道些她周圍的情况，这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跟她去談。他非說服她来跟自己同居不可。他想她是会肯的。她已承認她是喜欢他的了。他最初被她引誘的那种溫存柔順的性情，就已預言他不难弄她到手，只要他愿意尝試的話。于是他无論如何要尝試一下，因为他确确实实是非常想要她的。

五点半鐘，他回到联桥夫人家里，看她还在不在。六点鐘的时候，他凑一个机会对她說，“我今天送你回家，你到第一个拐弯的地方等我，好嗎？”

“好的，”她覚得他的命令象有强迫她服从的力量，就这样的回答他。后来她自己解釋这样服从的态度，以为她应該跟他談一談，好把自己再不愿意跟他見面的决心对他講个明白，所以覚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六点半鐘，他托辞有約走出門，七点多一点，他已經在那約定地点一輛关閉着的馬車里等她了。那时他

心境平靜，覺得事情进行得完全可以滿意，一肚子的兴高彩烈，却不流露到臉上来。他好象是正在吸进一股馥郁溫柔，怡情悅性的香气。

八点过几分，他看見珍妮来了。瓦斯灯的微光虽然不强烈，但是已經足够認得出人。一陣同情的波浪通过他全身，因为她的人品是极动情的。她走近拐角时，他就踏出車来，跟她对面。“来吧，”他說，“咱們一同坐車吧。我送你回家去。”

“不，”她回說。“我想坐車不好。”

“跟我来吧。我送你回家去。車里說話好些。”

她又一度感覺到他的优势，感覺到他那强迫的威力。她虽然始終都想不屈服，却不由得屈服了。他就对馬夫說，“你到随便什么地方去溜一会儿。”她一經坐定在他的身旁，他就立刻开口。

“你听我說，珍妮，我要你。你且講講你自己的身世。”

“我应該对你講明，”試想固守她原来防綫的珍妮回說。

“講明什么？”他一面問，一面試从半明半暗的光中去窺測她的表情。

“我不能象这个样子，”她慌張地含糊說道。“我不能有这样的行动。你是不知道內情的。今天早上的事情我本来不应該做。以后我不能再見你了。眞的不能了。”

“今天早上的事情本来不是你做的，”他抓住这个話头，就发出这种奇論。“那是我做的。至于以后見我不見我的話，那是我会来見你的。”他抓住了她的手。“你眞不知道我，我可实在是喜欢你。总而言之，你是把我想狂了。你是我的人了。你听我說。我要你。你肯跟我嗎？”

“不，不，不！”她用一种痛楚的声音回說。“我不能做这样的

事，甘先生。你請听我說。这是办不到的，你不知道。啊，你真不知道。我不能依你。我不要依你。就是要依也办不到。你是不知道内情的。可是我不要做錯事情。我决不可以。我不能。我不愿。啊，不！不！不！請你放我回家吧。”

他听了这番痛楚热烈的申訴，不免发生了同情，甚至稍稍带一点怜惘。

“你說办不到这話怎么講？”他好奇地問。

“哦，我不能告訴你，”她回說。“請你不要問我，你不应該知道。可是我以后决不能再見你了。这是沒有好处的。”

“可是你喜欢我，”他反詰道。

“哦，是的，是的，我喜欢你。这是沒有法子。可是你以后不要再近我的身。千万不要再近我的身。”

他把她的提議象裁判官一般庄严的在胸中反复推断。他知道这个女子是喜欢他的，而且跟他接触的时間虽然短，却是确实已經爱上他的了。他自己呢，也已經受她的吸引，即使还沒有到那不可挽回的地步，那吸引力已經非常强。那末，还有什么东西阻碍着她使她不能依从呢？她原是愿意依从的啊。他萌起好奇心来了。

“你听我說，珍妮，”他回說。“我听見你的話了，却不明白你說就是要依也办不到这句話的意思。你說你是喜欢我的。那末为什么不能跟我呢？你是我的理想的人物。你我一定合得来。你的脾气又跟我相投。我很想跟你在一起。你为什么說不能跟我呢？”

“我不能，”她回說。“我不能。我不要。我不应該。哦，請你别再問我吧。你不知道的，我不能对你說明为什么。”她說这話时，心里想到她的孩子了。

那个男子对于正义和公道本来具有一种尖銳的意識。他生平待人接物是最講理的，如今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也想处之以温和愼重的态度，可是他又非弄她到手不可。他只得把事情重新考慮起来。

“你听我說，”末了他仍旧握着她的手对她說道。“我并不是要你立刻就怎么样。我只要你再仔細想想。不过你是我的了。你說你对我有意。这是你今天早上自認的。我也知道你有意。那末你为什么这样拒絕我？我是喜欢你的，我又能帮你許多的忙。为什么咱們不立刻就做起好朋友来呢？以后咱們就好談起其余的事情来了。”

“可是我不能做錯事情，”她坚持說。“我不要。請你以后不要再近我的身。我不能依从你。”

“你听我說，”他說。“你这大概不是眞心話。要是眞心話的話，又为什么說你喜欢我呢？你难道变了心了？你瞧着我。（她已經低下了头。）你瞧着我！你沒有变心吧，是不是？”

“哦，沒有，沒有，沒有，”她被一种不能控制的力所冲击，声音有些哽咽了。

“好吧，那末，你为什么拒絕我？我爱你，我告訴你——你把我想狂了。我此番再来也就是为此。我是来看你来的！”

“是嗎？”她惊問道。

“可不是嗎？而且如果有必要，我是会来了又来的。我告訴你你把我想狂了。我已然决心要你。你就說你愿意跟我吧。”

“不，不，不，”她央告道。“我不能。我必須工作。我要工作。我不愿做錯事情。請你别再要求我。你决不可以这样，你必須放我走。实在的。我是不能依你的。”

“告訴我，珍妮，”他换过了題目說。“你的父亲做什么事情？”

“他是玻璃匠。”

“在克利夫兰嗎？”

“不，他在羊氏鎮工作。”

“你的母亲还在嗎？”

“是的，先生。”

“你跟她同住嗎？”

“是的，先生。”

他听見这几声“先生”，不覺微笑起来。“你别叫我‘先生’吧，我的心肝儿，”他有些粗暴地向她央告。“也别再叫我密斯脫甘。我已然不是你的‘密斯脫’了。你是属于我的了，小姑娘，属于我的了。”說着，就把她摟近身去。

“不要这样，甘先生，”她央告道。“哦，請你不要这样。我不能的！我不能的！你决不可以这样。”

可是他已經把她的嘴唇印在自己的嘴唇上了。

“听我說，珍妮，”他用他所喜爱的詞句重复說道。“我告訴你你是属于我的了。我越看越喜欢你。只可惜早沒有机会認識你。我是不会把你放手的。你終于非跟我不可。我决不讓你再做人家的用人。你不能在那里再呆下去。我要带你到别的地方。我还要留点錢給你，你听見嗎？你是要收的。”

她听見錢这个字，就吓得把手縮回来。

“不，不，不！”她連声的說。“不，我不收的。”

“你得收。把它給你的母亲。我并不是要买你。你一定是这样想的。可是我并沒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要帮助你。我要帮助你的一家人。我已然認識你的住处。今天白天我看見过了。你家里一共有多少人？”

“六个，”她虛弱地回說。

“穷苦人家偏是人口多，”他心里想。

“好吧，这个你且拿去，”他一面坚持着說，一面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錢包来。“我馬上就要去看你。你是逃不了的，心肝儿。”

“不，不，”她抗議道。“我不拿。我用不着。你别叫我拿。”

他还是坚持，她也很坚决，最后他才把錢收起来。

“有一点是确定的，珍妮，你决不至于逃避我，”他認眞地說。“你到底是要跟我的。你不知道自己是愿意的嗎？你自己的态度已經表示了。我是不会把你放手的。”

“哦，你得知道你这样子叫我多么煩恼啊！”

“我并沒有給你眞正的煩恼，是不是？”他問道。“当然不是的。”

“怎么不是！我是无論如何不会依你的。”

“你会依的，你会依的！”他急切的嚷道；原来他一想起这块肉要脫口而去，就不由得漲起他的热情。“你一定会依我的。”說着，他就不管她怎样抗拒，一把将她摟进了怀中。

經过了一陣掙扎，他們之間那一点神秘的东西就又发生效力，使她軟化了。她冒出滿眶的眼泪，他却沒有看見，只說：“你不看見这是怎么的嗎？你原是喜欢我的。”

“我不能的，”她嗚咽着又說一遍。

她那显然的窘状使他感动了。“你不是哭吧，小姑娘，是嗎？”他問道。

她不回答。

“我对你不起，”他接着說。“今晚上不再談吧。咱們已經快到你的家。我明天就要走了，可是再要来看你。我是一定要来看你的，心肝儿。現在我决不能放手了。我要想出方法来使你安心，只是不能丢开你，你听見嗎？”

她搖搖头。

“这里你好下去了，”他在馬車将近拐角的时候說。他已經看見灯光从葛哈德的矮屋的窗帘里透出来。

“再見吧，”他在她跨下馬車的时候說。

“再見，”她模糊地說。

“你要記着，”他說，“这是剛剛开头呢。”

“哦，不，不！”她央告道。

他目送着她的漸远的背影。

“美人儿！”他不禁嚷道。

珍妮走进家中，但覺疲倦，消沉，而羞愧。她做了什么事了啊？她已經无可挽救地跟他妥协，那是不能否認的了。他是要回来的。

他是要回来的，而且他要送錢給她。那是最糟的一点。

十九

这次极兴奋的会見虽然沒結果，却叫雷斯脫·甘和珍妮两个人心下都毫不怀疑，这回决然不是事情的結局。雷斯脫知道自己已經深深的着了迷。他覺得这个女子是可爱的。她具有他所意想不到的妙处。她那样的迟疑，她那屡次的抗議，她那几声婉轉的“不，不，不，”都象音乐一般的感动他。你瞧吧，这个女子原是为他而有的，他非得到她不可。这样可爱的人怎么能够放手呢？他还顧得他家里人和外边人的議論嗎？

所可怪的，他竟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想法，以为将来珍妮肉体上也一定肯依从他，犹如精神上已經依从他一样。至于其中的所以然，他自己也說不出。原来珍妮身上流露出一点东西——

就是一种温暖的女性，一种面容上的坦率表情——分明暗示她对于性关系是有同情的，跟那种粗暴的兽性的不道德行为全不相干。她是为男子而有的那种女人，而且只为着一个男子而有。她对于性的全部态度，都离不了恋爱，温存，和献身精神。当这一个男子到来时，她就会爱他，从他。这就是雷斯脱所了解的珍妮。这是他已經感覺到的。她一定肯依从他，因为他就是这一个男子。

至于珍妮一方面，却正深深感覺到这事的糾紛，感覺到可能的奇禍。如果他一定不肯放手，他是什么事情都要知道的。她沒有把白兰德的事情告訴他，因为她还有一种模糊的幻覺，以为自己終于能逃避他的。当她离开他的时候，她知道他一定要回来。她又知道自己也免不得要他回来的。不过她感覺到自己决然不能依从他，必須繼續过她这种窘迫无聊的生活。这就是她以前做錯事情的刑罰。这就是她自作自受。

雷斯脱别了珍妮回到他那辛辛那提的巨邸，这跟葛哈德的住家相形之下，自然越显得富丽堂皇。那是一座二层楼的散漫的大厦，仿法国的别墅造的，却用的是紅磚和赭石。四周圍栽种花木，差不多装得象公园一般，就連上面的石头，也显出豪华气象。他父亲甘老太爷，积起了一份大家私，原不是靠巧取豪夺的手段，只不过善于投机罢了。此老年輕的时候，就見到了美国是个正在发达的国家，将来对于各种車輛——貨車，馬車，馬拖搬运車之类——的要求一定很大，必須有人来供給它們。他先办了一个小車厂，后来就发展成为大事业了。他厂里出貨很好，賺錢也很多。他有一种理論，以为人是誠实的居多；他相信人家到底都要道地的貨色，你如果把道地貨給人家，人家就会問你买，而且后来的生意源源不会断，你就成了有势有錢的人了。他是相信

"备得足，宁多余"的策略的。他自小以来，一直到現在年老，凡是認識他的，无不尊敬他，恭維他。"阿基巴德·甘嗎，"你总听見那些跟他竞爭的人說，"哦，他是个漂亮人。既精明而又誠实。眞是了不起的。"

此老生有二子三女，都健康，都美貌，又都非常聪明，可是沒有一个能象他們那位長寿而大量的父亲那么慷慨，那么强干。長子罗伯脫，年巳四十，是他父亲財政上的左右手，为人很精刻，正适宜于做生意經。他是个中等身材，体格略瘦，高高的額头，微微有点禿頂，淺藍色的明亮眼睛，鷹嘴鼻，坚薄齐匀的嘴唇。生平沉默寡言，行动很迟緩而善深思。在那占了两段街坊的大公司里，他做副总理，坐在他父亲身边。总之，他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未来的人，这是他父亲所深知的。

次子雷斯脫，是他父亲的寵儿。以理財而論，他决不如罗伯脫，但是对于人生的奥妙，却是他見得广些。他对于凡百事情，都比較溫和，比較近人情，也比較良善。奇怪得很，甘老先生却是喜欢他，信任他的。他知道他的眼光远大些。碰到財政上难以解决的問題，他也許要向罗伯脫求助，可是到底比較寵爱雷斯脫。

女儿中一个叫阿弥，三十二岁，容貌姣好，巳經嫁人，且巳生有一子。一个叫伊木眞，二十八岁，也巳嫁人，却还未有孩子。还有一个露意絲，二十五岁，未嫁人，容貌最好，也最冷峻，最精刻。一家人之中，她最热心于社会的声望，最努力于門第的风光，最切望甘氏一家的荣耀能够盖过一切。她見自已的家門在社会上有这般地位，心里很得意，因而常要流露一种傲慢的神气，使雷斯脫見了有时覺得好玩，有时覺得討厌。他原是喜欢她的，也可說是寵爱她的，但他希望她不要过于矜持，不要損坏他家的身

份。

母亲甘老夫人，是个温文尔雅的六十岁的老妇，她和丈夫原都从貧苦出身，所以不大留心社交的生活。可是她爱儿女和丈夫，見他們有这般的地位，这般的成就，也自难免要得意。旣有他們反射在她身上的光荣，就已够她炫耀了。她是淑女，是賢妻，是良母。

那天雷斯脫傍晚到辛辛那提，当即坐車回家。一个爱尔兰的老家人跟他在門口相遇。

“哦，雷斯脫先生，”他欢然說道。“你回来了，好极好极。大衣讓我拿进去。是的是的，一向天气都很好。是的是的，一家人都好。阿弥大小姐带了孩子剛走呢。老太太在楼上屋子里。是的是的。”

雷斯脫欣然微笑，就上楼到母亲房中。那房間是白色和金色漆的，东南面下瞰花园。甘老夫人坐在房中，眞个是幽嫻貞静，头上灰白的头发梳得滴光。門开时，她抬头一看，見是儿子回来，就放下手里的書本，站起来欢迎他。

“母亲，”他一面叫，一面摟抱住她，跟她亲吻。“你好嗎？”

“哦，还是老样子，雷斯脫。你一向都好？”

“很好。我又在联桥家住了几天。我旣然到克利夫兰，又得去看看巴孙斯。他們都問候你。”

“米尼好嗎？”

“还是那样。我看她一点都沒有变。她还是那样喜欢待客。”

“她是个漂亮女孩子，”他母亲回想起联桥夫人在辛辛那提做女孩子的时候，就給她这句考語。“我是一向喜欢她的。她眞灵敏得很。”

"她現在也还是那么漂亮、那么灵敏的，我可以告訴你，"他有意义地回說。甘老夫人微微一笑，随即談起家里各样事情来。伊木真的丈夫有差使到圣路易去了。罗伯脱的媳妇害伤风。工厂里守更的老曾格儿已經故世，他是跟甘先生四十多年的了。父亲那时正出去送丧。这些話，雷斯脫都謹謹听着，只不过有点儿心不在焉罢了。

雷斯脫走过楼厅，就跟露意絲相遇。"漂亮，"是他对她的第一句話。她那时穿着一件鑲珠的黑綢衫子，跟她的身材非常相配，領口插着一簇紅宝石，跟她那黝黑的皮肤和烏黑的头发相映益彰。她的眼睛是漆黑而鋒利的。

"哦，雷斯脫，"她嚷道。"你几时回来的？你当心些，同我亲嘴不要乱来。我正要出門去，統統打扮好了，連我鼻子上的粉也不許碰落一点。唷，你这態？"原来雷斯脫已經把她牢牢的抓住，狠狠的亲起她来了。她用双手竭力把他推开去。

"我并沒有碰落多少呀，"他說。"你身边带着粉扑，尽管多扑些上去好了。"說完，他就踱到自己房里去换衣裳預备吃飯。吃飯要换衣裳的习慣，是甘家近几年才行起来的。因为客人来得多，这种习慣就成为必要，特别是露意絲不肯将就。那天晚上是罗伯脫要来，还有父亲母亲的老朋友柏納脫先生和夫人要来，那末晚飯当然是正式的了。雷斯脫明知道父亲也在家里，可不急急乎要去看他。他正想起克利夫兰最后的两日，心中納悶，不知哪天再得見珍妮。

二十

雷斯脫换好衣裳下楼来，看見父亲在图書室里讀报。

"喂，雷斯脱，"他眼睛撇开报紙，从眼鏡的上头看过来，伸出他的手来說。"你从哪里回来？"

"克利夫兰，"他儿子跟他殷勤地握手，笑微微的回答他。

"罗伯脱說你到紐約去了。"

"是的，我到过紐約。"

"我的老友阿諾特好嗎？"

"还是那个样子，"雷斯脱回說。"并不見得更老。"

"我也这么想，"甘老先生藹然的說，仿佛儿子的报告就是对于自己依然康强的一种恭維。"他一向是个有节制的人。是个漂亮的老紳士。"

他于是带同儿子到后面的起坐間，閑談了一会儿营业的状况和家里的新聞，直到厅里鐘鳴，知道已經开飯，这才一同出去。

雷斯脱坐在那路易十五式的大飯厅中，四顧璨烂輝煌，覺得非常舒服。他喜欢这种亲密的家庭空气——母亲，父亲，姊妹們，家庭的老朋友，都团聚在一堂。因此他不由得喜逐顏开，春风满面了。

露意絲报告累弗林家里礼拜二要开跳舞会，問他愿不愿去。

"你知道我是不会跳舞的，"他淡然的回說。"我去做什么呢？"

"不会跳舞。你意思是說不愿跳舞吧。我看你要懶得一动都不动了。罗伯脱也偶然高兴跳跳，我想你总高兴的。"

"罗伯脱本来比我兴致好，"雷斯脱輕快地回說。

"也比你有礼貌些。"露意絲駁道。

"随你怎么講吧，"雷斯脱說。

"你别挑衅了吧，露意絲，"罗伯脱明哲地說。

飯后，他們都到图書室，罗伯脱和他兄弟略略談了几句营业

情形。那时正有几張合同拿来修訂。他要看看雷斯脫参加些什么意見。露意絲正要赴会去，馬車已經备好了。“那末你是不去的了？”她略带一点責怪他的神气問。

“太累了，”雷斯脫毫不在意似的說。“替我給諾尔斯夫人告罪一声。”

“螺底·貝斯有天晚上問起过你，”露意絲走到門口又回过头来說。

“好吧，”雷斯脫回說。“我很感謝她。”

“她是个好女孩子呢，雷斯脫，”站在火爐旁边的父亲插嘴說。“我只望你跟她結了婚，早些儿成家。你会覺得她是你的好媳妇。”

“她相貌也好，”甘老夫人加以証实說。

“你瞧这是怎么回事？”雷斯脫玩笑似的說——“不是同謀人家的女子嗎？你知道我对于結婚这种事儿是不擅长的。”

“这我也知道，”他母亲半眞半戏的回說。“我可巴不得你擅长才好。”

雷斯脫改換了話題。他覺得这种事儿是受不了的。他这样想时，心思就又轉到珍妮和她那别致的“不，不，不”上去了。那时他原有一个人使他深深的动情。那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女性模型。这个女性是不虛伪的，不是利己主义的，不会监守男人，也不会給男人設陷阱，而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子，象花一般可爱的小女孩子，而且分明是沒有人监視她的。他那天晚上回到房里，就写好一封給珍妮的信，却把日子填到一禮拜之后，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显出太急的样子，而且他至少要两禮拜之后方才能离开辛辛那提。

“我的亲爱的珍妮，

"别后已一礼拜，我还没有写信給你，可是我并沒有忘記你——你要相信我。日前盂浪，大概已經把我的不好印象給你了吧？从此我要力改前非，因为我爱你，小姑娘——我实在爱你。我現在桌上放着一朵花，見花就要想起你——白皙，鮮嫩，美丽。你的縈回在我心曲的人品，簡直就是一朵花。你是我所見到过的一切美的精华。你有能力散花在我的路上，只要你愿意的話。

"現在要对你說的，就是我十八日要到克利夫兰，盼能同你相見。我礼拜四晚上到，礼拜五午刻你到道恩登旅館的女会客厅去会我。好嗎？你可以同我一起吃中飯。

"你要知道，我是尊重你的意思，才不到你家里去找你。（如依我的条件，我就不去。）久别对于深厚的友情是有危險的。請你写信給我表示你惠然肯来。我竭誠恳求，至乞慨允。若以'否'字还答，我便不能領教了。

"此信附以十二万分的爱情寄給你。

"雷斯脫·甘"

他把信封好，写上了地址。"她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女子呢，"他心里忖。"确实是的。"

二十一

珍妮跟雷斯脫别后一礼拜不聞声息，正有一个細細考虑的机会，現在来了这封信，就又使她深深感动了。到底她想要怎样？到底她应該怎样？到底她对这人的真情怎么样？她是不是真心愿意回他这封信？如果是真心的，她又該說些什么？这时以前，

她的一切举动都似乎只有个人的关系，不会連累到别人，就是当初为巴斯的緣故愿意牺牲自己，也只是牺牲自己罢了。现在，就似乎非顧到别人不可，尤其是她的家，她的孩子。小味絲搭已經有十八个月，是个很有趣的孩子；她那大藍眼睛和輕淡头发已經預告将来的相貌賽得上母亲；至于心理上的特質，也已显出将来一定聪明伶俐的。葛婆子是把她寵得什么似的了。葛哈德的态度轉变得很慢，还不能明白看出自己对她的兴味来，但是也已分明对她有好感。父亲的态度既有这样的变化，珍妮就发起一种热烈的愿心，决不再叫老头子心里难过。她要是再做錯事，就不但对不起父亲，并且要破坏那孩子的前途希望。她自己的一生是失敗的了，味絲搭是跟她离得开的，她决不可以連累她。想到这里，就想不如回信給雷斯脫，索性把一切事情都对他講个明白。她本来对他說过自己不愿做錯事情的。那末现在何妨对他明說出自己已經有孩子，請他不要再跟她糾纏。但是他会依她嗎？她疑惑。而且她眞的要他听自己的話嗎？

要做这样的招供，在珍妮是件很苦痛的事。因此她不免犹豫起来，信才开了一个头，又重新把它撕掉。到后来，也是天数排定，刚巧父亲突然的回家，就把这事擱起了，原来他是羊氏鎮玻璃厂里受了意外重伤回来的。

那天是八月后半月一个礼拜三的下午，葛哈德的信来了。但那信里并不是用德文写的那些做父亲的老套話，也沒有附着每礼拜常川寄归的那張五元的汇票，却是一个别人代笔的便条，写着他头一天因玻璃鍋倒翻燙手重伤，以及次日早晨要到家的話。

“这怎么好呢？”威廉大張着嘴喊。

“可怜的爸爸！”味罗尼加說时眼泪跟着涌出来。

葛婆子两手裹在圍裙里坐在那儿，眼睛瞪視着地板。“这怎

么好？"她慌張地嚷道。老头子要成殘廢的可能，打开来日艰难的一条长視景，使她沒有去細想它的勇气了。

巴斯是六点半回家的，珍妮八点才回家。巴斯听見消息，現出惊駭的面容。

"唉！那不是糟糕嗎？"他嚷道。"信上說起他的伤多重沒有？"

"沒有，"葛婆子回說。

"那末，我就不用着急，"巴斯寬了心說。"就是着急也无益。天下沒有不了的事情。假如我是你，我是不会着急的。"

实际上，他的确并不着急，因为他的性情跟别人全然不同。他的生活負担并不覚得重。他的脑子又不大，不能把捉事情的意义，也不能估計事态的重輕。

"这个我也曉得，"葛婆子强作鎮靜說。"可是我不由得不着急。你想咱們剛剛过得几天平稳的日子，偏又有这新灾难来了。咱們有时候好象是碰着灾星似的。咱們的命运干嗎会这么坏啊！"

后来珍妮回来，葛婆子就本能地要去对她說話了，因为珍妮是她的一根支柱。

"出了什么事情了，媽？"她一开进門来看見母亲的面色，就这么問。"你干嗎哭了？"

葛婆子看了看她，把头朝过半边去。

"爸爸的手湯坏了，"巴斯庄严地插进来說。"他明天要回家了。"

珍妮朝过臉去瞪視着他。"他湯坏手了！"她嚷道。

"是的，"巴斯說。

"是怎么湯坏的？"

"玻璃鍋倒翻燙坏的。"

珍妮看看母亲，自己也禁不住出眼泪。本能地，她跑过去一把抱住了母亲。

"你别哭，媽，"她說时，自己也几乎鎮定不住。"你别着急。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沒有什么了不得。現在別哭了。"說到这里，她自己的嘴唇也有点不自然起来，掙扎了好久，才能鼓起勇气来細想这个新灾难。那时她不由自主，一个遣之不去的新思想突然跃进她意識中来。雷斯脫的自愿帮忙，現在該怎样对付？他那爱的宣言又該怎样对付？不知怎的，霎时間一切都兜上心来了——他的深情，他的人品，他愿帮忙自己的意思，还有他的同情，跟当初巴斯入獄时白兰德給她的一模一样。她难道注定要作第二次牺牲嗎？其实一次和两次又有什么分别？她的一生不已經是一場失敗了嗎？她一面想过这些事情，一面看她母亲坐在那里，沉默，憔悴，如醉如痴。"眞可怜，"她想道，"她的母亲竟該吃一輩子的苦！叫她永远享不着一点眞正的快乐，岂不是一种羞耻嗎？"

"我看現在也不用着急，"她停了一会儿說。"也許爸爸的伤并不象我們設想的这么厉害。信上說他明天早晨回家嗎？"

"是的，"已經恢复过来的葛婆子說。

这以后，他們的話說得比較安靜了，及至一切方面都已經談到，一时全家人寂然无声。

"我們明天早上該有个人到車站去接他，"珍妮对巴斯說。"我愿意去。我想联桥夫人不会怪我的。"

"不，"巴斯忧郁地說，"你千万不要去。我会去的。"

他因这次命运的突变心里很覚不快，臉上都表現出来，过一会儿，他就忧郁地大步踱到房中去关門睡覚。珍妮和她母亲看

看别人都已經去睡，就在厨房里坐着談起来。

“我眞不曉得我們現在怎么样才好，”葛婆子深知这回事情在經济上要有影响，最后說起这話来。当时她显得那么的虛弱，那么的无可奈何，以致珍妮再也忍受不下去。

“别着急，媽，亲爱的，”她一面委婉地說，一面心里下了一种特别的决心。世間是广闊的。其中正不乏由别人揮霍出来的适意和舒服。天不絕人之路，不幸的事情总不至于追逼得人无可生活的！

那时她和母亲坐在那里，来日的困苦似乎是用清晰可辨的狰獰脚步近来了。

“你看我們将来怎么办？”她母亲又重复的說，原来她那幻想中的克利夫兰家庭眼見得要崩潰了。

“怎么，”已經看得很明白而且知道有办法的珍妮說，“沒有什么不得了的。我倒并不着急。将来总有办法的。咱們总不至于餓死。”

她那时坐在那里，分明認定命运已經把解救危局的担子移到她的身上来。她必須犧牲自己；此外再无别法。

次日早晨，巴斯在車站上見到父亲。父亲的面色十分蒼白，象是病得很重的样儿。他的两頰微微陷进去，顴骨壁峭挺出来。再加上他的两手用繃带重重包扎着，就显得万分苦恼，以致从車站到家的路上，許多人都站住看他。

“眞是天曉得，”他对巴斯說，“我的手給烫了。那样痛法眞是受不了。哦，这么痛啊！这么痛啊！眞是天曉得！我是一輩子忘不了的。”

他于是說明这意外事如何发生，又說他那双手以后不知还能有用否。他右手的拇指和左手的第一二两指都已經烫到骨头。

左手的两指已經截了一节，拇指还可以保全，却怕两手都要有僵死的危险。

“眞是天曉得！”他接着說，“偏又碰在要錢最急的时候。太糟了！太糟了！”

他到家的时候，葛婆子出来开門，他意識到她那无声的同情，就哭起来了。葛婆子也不胜嗚咽。就連巴斯也有些情不自禁，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其他的孩子一齐都哭，还是巴斯出来劝住他們。

“别哭啦，”他劝道。“哭有什么用呢？事情沒有什么了不得。大家就会好的。咱們还是可以过日子。”

巴斯的話具有暫时安慰的效力，而且如今丈夫已經回家来，葛婆子也就恢复了她的宁靜。虽然他的手是包着的，但是看見他还能走路，而且别的地方都沒有受伤，也就可以安慰了。也許他还能够恢复双手的用途，仍旧可以担任輕易的工作。总之，他們还能向好的方面去想。

珍妮那天晚上回家来，本想跑到父亲面前去，把她所有的殷勤和情爱和盘献給他，只是生怕他还同从前那样的冷漠。

葛哈德心里也覺煩悶。女儿給他的羞辱，他至今还不无遺憾。他虽然也想回心轉意，感情上却仍混乱非常，不知該怎样說怎样做才好。

“爸爸，”珍妮怯生生的走近他去叫。

葛哈德現出惶惑的神情，試想說几句由衷的話，却总說不出口来。他一面想到自己的无可奈何，一面看出她的悲伤和他自己对于她的情感的反应——这都是使他受不了的；于是他心中一軟，不由得哭起来了。

“饒恕我吧，爸爸，”她懇求道。“我对你不起。啊，我实在对

你不起。”

他本来不打算看她，但經相会时一陣感情的冲击，他想已能饒恕她，而他也竟饒恕了。

“我已經祈禱过了，”他断續的說。“現在好了。”

他后来恢复原状，覺得他这种情緒有些可羞，可是一种新的同情和諒解已經确立。自从那时起，父女之間虽然不免仍有很大的隔膜，葛哈德却已不想再把女儿不当人，珍妮也努力要把做女儿的純朴爱情跟从前一样显示給他了。

現在一家人总算恢复了和平，可又不得不面临其他的忧慮和窘迫。他們的預算已經每礼拜减少五元，又多了葛哈德一口的消費，叫他們的日子怎么过法呢？巴斯本来可以把他每礼拜的收入多拿些来充家用，可是他覺得沒有这样的义务。因此，只得把这每礼拜九块錢的收入勉强敷衍房租，伙食，和煤錢，再講不到意外的費用，但是意外的費用正連連追逼而来。葛哈德每天得去看医生换葯扎手。乔其又正要买一双新鞋。除非由什么来源获得更多的收入，就必須向人家借債，重新去受从前那样的羞辱。这样的情境，就使珍妮心中那个才构成一半的决心終于結晶。

雷斯脫的信还擱着未复。他約定的日子已經将近了。她应該复他嗎？他是会帮助他們的。他不曾硬要把錢送給她嗎？她于是終于断定，她是有义务去利用这种自愿献来的助力的。她就坐下来写給他一封簡略的信。信里說她愿意依他的請求和他会面，只叫他不要到她家里来。她这信付郵之后，就等着那命运所系的一日，心中交混着恐惧和切望的感情。

二十二

那不祥的礼拜五到了，珍妮就要同她平淡生活中这个不可抗拒的新糾紛去对面。現在是沒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她想。她自己的一生已經是一場失敗了。为什么还要繼續奋斗下去呢？如果她能使她家里人快活，如果她能使味絲搭受到好教育，如果她能把以前的历史掩飾过去，把味絲搭藏匿起来——也許，也許——怎么，有錢人和穷女子結婚的事情从前原也有过的，而且雷斯脫又很和气，他一定是喜欢她的。那天七点鐘，她到联桥夫人家里；午刻她借口母亲叫她有事，告假出来，到旅館去。

雷斯脫是提早几天离开辛辛那提的，所以沒有接到她的信。他到克利夫兰时，就象天下的事情百无一可。他还希望珍妮的信也許在旅館里等他，但到旅館以后，仍旧杳无消息。他这人原是不容易失意的，但是那晚上感覺到非常沮丧，只得郁郁的进房去换了衣服。晚飯后，他同几个朋友打彈子，意欲借此消愁，后来又跟他們痛飲了一番才分手。次日早起，他本想把这桩事撂开手了，但是忽忽已經快到約定相会的时刻，他因想这最后一个机会千万不可以錯过。他仍希望她也許会来。因此，他早一刻鐘就走进楼下的客厅去。他見珍妮已經坐在一張椅子上等他，这一喜还用說得！——她分明是已經默認了。他慌忙走上前去，臉上露出滿意和感激的笑容。

"那末你到底来了，"他带着一种失物复获的神情瞠視着她說。"你不写信給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当你旣不理我，是决計不来的了。"

"我写过信的，"她回說。

"写到什么地方?"

"到你給我的地址。我是三天前写的。"

"那末对了。信来得迟了。你該早写的。你一向好嗎?"

"哦,还好,"她回說。

"可是你的神色不好呢!"他說。"你好象有什么心事。到底是什么事情,珍妮? 你家里沒有出什么岔子吧,有沒有?"

这是一个偶然的問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問这句話。但这問題是替珍妮要說的話开了門了。

"我父亲有病,"她回說。

"什么病?"

"他在玻璃工厂里把手燙坏了。我們都着急得什么似的。看样子他那双手是要沒有用的了。"

她住了口,現出苦恼的样子,他就明白看出她正在危难关头。

"那太糟了,"他說。"眞太糟了。这是哪一天的事情?"

"哦,差不多三个禮拜了。"

"眞是糟糕,可是咱們进去吃飯吧。我要跟你談談。我自从离开你,一徑都想知道你家里的事。"說着,他引她进了飯厅,揀了一張隐僻的桌子。他叫她点菜,想要借此来岔开她的心事,可是她那时毫沒心思,又覺羞耻,还得他自已把菜单开出。他这才用一种引她高兴的神气向着她。"現在,珍妮,"他說,"我要你把家里的事情同我詳細談談。上次我已經听到一点,可是我要弄个明白。你說你的父亲是个玻璃匠。現在他已然不能再工作,那是显然的。"

"是的,"她說。

"他共有几个孩子?"

“六个。”

“你頂大嗎？”

“不，我的哥哥西巴軒頂大。他二十二岁了。”

“他做什么？”

“他在雪茄店里当伙計。”

“你知道他掙多少錢？”

“我想是十二块吧，”她想了想回答說。

“其他的孩子呢？”

“馬大和味罗尼加不做事情。他們年紀都还小。我的兄弟乔其在威尔孙店里工作。他当收送貨款的店徒，掙三块半一个禮拜。”

“你掙多少呢？”

“我掙四块錢。”

他住了口，把他們一家的收入心里默默計算一番。“你們給多少房錢？”他接着說。

“十二块。”

“你母亲多大年紀？”

“将近五十了。”

他把一柄叉子在手里翻来复去；他正在恳切地思忖。

“老实对你講，我設想你家里的情形也大約是如此的，珍妮，”他說。“我很替你們想过一番。現在我全知道了。你这問題只有一个答案，而且并不是坏的答案，只要你肯相信我的話。”他停了一停，預备讓她問这答案是什么，她却不問。她的心思完全为她自己的困苦所占据了。

“你要知道嗎？”他問道。

“是的，”她机械地回答。

“問題的答案就是我，”他回說。“你得讓我帮助你。我上次已然要帮助你了。現在你必須讓我帮助你，你听見嗎？”

“我上次本想不要你帮助，”她老实的說。

“我也知道你的意思，”他回說。“过去的事情不提了。我有心要給你家里帮忙。而且我旣然想到，馬上就要做到。”

他就掏出錢包，抽出許多十元二十元的鈔票——一共是二百五十元。“我要你拿去，”他說。“这不过是个开头。我要你家里从此不愁貧乏。来吧，伸手出来吧。”

“哦，不，”她說。“不要那么多。不要統統都給我。”

“要的，”他回說。“不要推了。来吧。伸手出来吧。”

她遵他的眼睛的命令伸出手来，他就扶着她的手指头抓住鈔票，同时在手背上輕輕的一捏。“我要你拿去，心肝儿。我爱你，小姑娘。我不愿意看見你受苦，也不愿意你的无論什么人受苦。”

她的眼睛流露出一种无言的感激，她又嚙她的嘴唇。

“我不知道怎样謝你才好呢，”她說。

“你用不着謝，”他回說。“我倒要謝謝你呢——相信我吧。”

他住了口，眼睛看着她，她臉上的美使他出神了。她眼睛看着桌子，不知跟着要来的是怎么一着。

“你想辞了事情呆在家里怎么样？”他問道。“这就叫你白天也得自由了。”

“这个不能够，”她回說。“爸爸要不答应的。他知道我应該工作。”

“話是很对，”他說。“可是你的錢太少了。天曉得！四块錢一个礼拜！我很高兴給你五十倍的錢，只要你有法子用。”他无所謂的用指头彈着桌布。

"我不能够,"她說。"我簡直不知道怎么个用法。他們要疑心我的。我得去跟我媽講出来。"

他听了她說的話，就明白她跟她母亲之間必定有种同情的联結，就連这样的事情她也不肯瞞她的。他到底不是硬心腸的人,所以想到这一层,不免有点感动了。但是他終不肯放弃他的目的。

"照我看起来，就只有一个办法,"他很温存的繼續說。"你是不配做現在这种工作的。你太文雅了。我反对这件事情，你把它辞了,跟我到紐約去,我好好的看待你。我爱你，而且也要你。至于你的家庭，那是你从此再用不着操心的。你可以替他們找一个美丽的家，好好的設备起来，什么样式的家具都由你拣。这样办法好嗎?"

他說完，珍妮的思想立刻就折回她的母亲——她的亲爱的母亲——身上。葛婆子一輩子所談的正是这件东西——一个美丽的家。如果他們能够有一所稍大的房子,鋪排一点好家具,并且有一个种树的院子,她該多么快活啊！有了这样一个家,她就可以不担房租的心思,不用拙劣的家具，不受貧穷的苦楚；她一定是会快活的。那时珍妮見他那双銳利的眼睛好象窺破自己的心事,一时回不出話来,而他也看出一种巨大的势力已經发生作用了。这是一个僥幸的启发——这个給她家里人一个美丽的家的暗示。他又等了几分鐘,这才說道:

"好吧,你就依我这么办好不好呢?"

"好是很好,"她說,"可是現在办不到。我不能离开家里。爸爸要查問我到哪里去的。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你不能借口說是跟联桥夫人到紐約去嗎?"他授意說。"那是不能反对的,是不是?"

"他們要不查出来，原不要紧的，"她不胜惊惶的睁大眼睛說。"可是要查出来呢？"

"不会查出来的，"他不以为意地回說。"他們不会去查問联桥夫人的事。人家太太們常要带她們的女仆去作长途旅行。你干吗不告诉他们說联桥夫人要你去——非去不可——所以去的嗎？"

"你想我能这么說嗎？"她問道。

"当然咯，"他回說。"这有什么奇怪呢？"

她沉吟了一下，覺得这个計划也还容易实行。然后她看了看他，心知跟这人发生了关系，就难免自己又要做母亲。一想起生孩子的悲剧来——啊，她是不能再經过第二回的，至少不能在同样的情境下。她不能把味絲搭的事情告訴他，但她不得不把这种不可克服的难处声明一下。

"我——"她才說出一句話的第一个字就停住了。

"唔，"他說。"我——什么？"

"我——"她又停住。

他爱她那羞人答答的样子，她那格格說不出口的嫵媚神情。

"什么，珍妮？"他帮助她似的問道。"你眞有意思。你不能对我說嗎？"

那时她的手放在桌上。他就弯过身子来，把他那强壮的褐色的手盖在她的手上。

"我不能养孩子，"她終于低着头說出口来。

他凝視着她，覺得她那坦白的神情实在具有一种魔力，又見她虽处于这种非常的情境，也仍能够保持天生的文雅，又能毫无虛飾地認出人生的根本事实来，因此他对她的評价又增高了許多。

“你眞是一个偉大的女子，珍妮，”他說。“你是了不起的。可是这桩事情你不用担心。这是有办法的。除非你要孩子，你就无須有孩子，我也不要你有孩子。”

从她那种惊疑而含羞的面容上，他明明看出这个問題来了。

“的确可以这么办，”他說。“你是相信我的吧，是不是？你想我是明白的吧，是不是？”

“是的，”她顫声說。

“好吧，我的确是明白的。总之，无論如何我不会叫你有一点儿煩恼。我要带你走。我也不要什么孩子。现在我并不覚得有孩子能使我感到滿足。我且等将来再說，可是总不会有这事情，你放心吧。”

“是的，”她有气沒力的說，无論如何不敢接触他的眼睛了。

“你听我說，珍妮，”他歇了一会儿又說。“你是对我有意的，是不是？我呢，如果对你沒有意，你想我会坐在这里恳求你嗎？我是为你发狂了，这是千眞万确的話。你对于我就象酒一般。我要你跟我。我要你赶快就干。家庭的事情我也知道你为难，可是总能設法的。你且跟我到紐約去。日后咱們自然有办法。或者我去会見你的家里人。或者咱們假装求婚的样子，随你喜欢怎么样——且先跟我走再說。”

“你不見得叫我立刻就走吧？”她吃惊地問。

“是的，早則明天，迟則礼拜——一定要走。你总能够設法的。怎么，如果說联桥夫人要你去，你就随时都可以走，沒有人会疑心的。我这話对不对？”

“对的，”她慢慢的承認了。

“好吧，那末何不馬上就走？”

“要說假話总覺有些为难的，”她深思地說。

“我也知道，可是你总走得开的。不是嗎？”

“那末你肯不肯稍等一会儿？”她央告道。“事情太急迫了。我害怕呢。”

“我一天也熬不住了，心肝儿。你看不出我的感情嗎？你就瞧我的眼睛。你愿意嗎？”

“是的，”她回話时心里感着悲哀，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爱情的激动。“我愿意。”

二十三

要这样突然的走，初看看似乎很难办，其实并不怎么为难。珍妮打算对她母亲把实話完全說出，对父亲不說实情，只說联桥夫人要她同走。她父亲也許要盘問盘問她，其实他是无可疑惑的。那天下午回家之前，她跟雷斯脫去到一家百貨商店，买了一口大箱，一只衣箱，一套旅行衣服和帽子。雷斯脫对于他的猎获品很覺得意。“等咱們到紐約之后，我要买几件貴重的东西給你，”他告訴她說。“我要叫你看看，你到底能打扮到怎么一个样子。”他把买来的物件統統装进大箱，送到他的旅館里。这才和珍妮約定，叫她礼拜一到那里去换衣裳，准备那天下午动身到紐約。

她回家的时候，葛婆子在厨房里，还跟平常一样亲热的招呼她。“你今天做活辛苦嗎？”她問道。“你好象是累乏了。”

“不，”她說，“我不累。倒不是累乏的緣故。我只覺得心里不舒适。”

“为什么不舒适呢？”

“哦，我有句話要告訴你，媽。叫我为难得很呢。”說到这里，

她用詢問的神气看看她的母亲，这才又看到别处。

“怎么，是什么事？”她母亲慷慌地問。原来她过去遭遇的事故太多，所以一向都提心吊胆的怕見什么新禍事。“你沒有丢了事情吧，是不是？”

“沒有，”珍妮竭力維持着心境的平靜回答說。“可是我要辞了它了。”

“辞了它！”她母亲嚷道。“为什么？”

“我要到紐約去了。”

她母亲眼睛張得很大。“怎么，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她問道。

“今天。”

“你不是当眞的吧！”

“当眞的，媽。你听我說。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你是知道咱們穷得什么样儿的。咱們是什么法儿也沒有的了。我已然碰到一个人，他要帮助咱們。他說他爱我，并且要我礼拜一同他到紐約去。我已然决計去了。”

“哦，珍妮！”她母亲嚷道。“这个万万使不得。你以前犯过事儿，往后再来不得那样的事儿了。要想想你的父亲啊。”

“我統統想过的了，”珍妮坚决地繼續說道。“这实在是无法的办法。他是一个好人。我知道他是的。他有很多的錢。他要我跟他走，我以为是去的好。等我們回来，他要給我們找一所新房子，还要帮助我們过日子。我是沒有人肯娶的了，你知道的。这个样儿还不是一样。他爱我。我也爱他。我为什么不該去呢？”

“他知道味絲搭嗎？”她母亲审愼地問。

“不，”珍妮自覺有罪似的說。“我想不如不告訴他的好。除非是万不得已，我不想去連累她。”

“我恐怕你将来要免不了糾葛，珍妮，”她母亲說，“你不想想他总有个时候要发覺的嗎？”

“我想把她放在家里，”珍妮提議說，“直到她能进学校的年龄。那时候，我也許可以把她送到別处去。”

“她原可以放在家里的，”她母亲表示允可；“可是現在就告訴他不更好嗎？他总不会因她的緣故看你不起。”

“并不是为这个。我是为她，”珍妮热情地說。“我只不愿意連累到她。”

她母亲搖搖头。“你是什么地方碰見他的？”她問。

“联桥夫人家里。”

“多少时候了？”

“哦，差不多有两个月了。”

“你从来沒有說起他啊，”葛婆子带着責备的神气說。

“我不知道他对我有这种心思的，”珍妮辯解說。

“你何不再等几天，讓他先到咱們这儿来走走呢？”她母亲問。“这么办要容易得多。你現在突然的走，父亲总要发覺的。”

“我打算对他說是跟联桥夫人同走的。他就不能反对了。”

“那是的，”她母亲沉吟着表示同意。

說到这里，母女俩默默相視起来。葛婆子天生富于想象，就試把这个进入珍妮生活中来的可惊叹的新人物构成一幅肖像。他是有錢的；他要討珍妮；他要給他們一个好家庭。这是多么动人的一回事啊！

“他还給我这个呢，”珍妮插进来說，原来她也本能地具有想象的能力，那时正跟随着她母亲的思緒在想。說着，她解开胸口的衣服，掏出那二百五十块錢来，放在母亲手里。

她母亲一看，直吓得瞠目結舌。这是她的一切灾难的解

救——食物，衣服，房租，煤錢——統都系在小小一叠綠的黃的鈔票上。家里如果有很多的錢，葛哈德就无須担心他那烫坏了的手；乔其，馬大，味罗尼加都可以舒舒服服的穿衣服，快快活活的过日子。珍妮也可穿着得好些；味絲搭将来也可以受教育了。

"你想他眞的会討你嗎？"她母亲最后問她。

"我不知道，"珍妮說，"我想他会的。我知道他爱我。"

"好吧，"她母亲沉吟了半晌才說，"你如果要去告訴父亲，不如馬上就去。不然的話，他要起疑心的。"

珍妮知道自己已經胜利了。她的母亲已經受环境的压迫而默認了。她覚得有些悲伤，但总以为这是无法的办法。"我帮你去說去，"她母亲微微叹了口气說。

要葛婆子說这样的謊，本来是很为难的，但她好象毫不在意的去說了起来，居然把葛哈德的疑心消釋掉。孩子們也都已講明，所以等到大家商量一会儿，珍妮自己去对父亲說的时候，就似乎是很自然了。

"你想要去几天？"他問。

"大約两三个礼拜，"她回答。

"那是很好的旅行，"他說。"我还是一八四四年到的紐約。那时比現在地方小得多呢。"

暗地里，他見珍妮有这样的好机会，心里是很高兴的。他以为她的东家一定喜欢她。

到了礼拜一，珍妮同父亲母亲告别过，一早就动身出門，直向道恩登旅館而去，雷斯脫正在那里等她。

"你来了，"她一走进女客厅，他就高高兴兴地欢迎她。

"是的，"她簡单地說。

"我現在把你認做我的侄女儿，"他接着說。"我已經在我的

房間邻近給你定好一間房。我叫他們把鑰匙拿来，你去換衣服去。等你預备好，我就把箱子送到車站。火車是一点鐘开的。”

她到房間里去換衣裳，他急躁得走来走去，看了一会报，吸了一会烟，末了就去敲她的房門。

她开了門，身上已然穿着齐全了。

“好看极了，”他微笑說。

她低头不語，因为她覺得心神迷乱了。这几天来，計划，說謊，这全部的过程，已經使她的神經紧張过度。現在她現出疲倦和煩悶的样子来。

“你不是覺得伤心吧？”他看出了她的神情这样問她。

“不——”她回答。

“你听我說，心肝儿，你千万不要难过。事情馬上就会好的。”他把她摟进怀中，跟她亲了吻，就一同走出大厅。他見她穿着这些朴素的衣服——虽然是她生平最好的——就显得这么美丽，心里好生詫异。

他們坐了一会儿馬車就到車站。座位是預先定好的，所以他算准了时刻来。及等他們坐在普尔門式的車厢①里，他就感覺到称心快意了。人生是可乐观的。珍妮現在在他的身边。他所計划的第一着已經成功了。以后的事情总可以一帆风顺。

当火車輾出了車站，长片的田疇接連往后逝去时，珍妮若有所思地对它們默默看察。一路所見的，有落叶裸赤的树林，有被冬雨濯湿的荒曠褐色的田畈，有蹲在平坦草原中的低矮农房，看去好象伏在地面上。火車經过小小的村庄，見有白的黄的和

① 普尔門式的客車，就是一种設备精美的臥車，为乔其·普尔門 (George M. Pullman, 1831—97)所首創。

淡褐色的矮屋，屋頂都經霜侵雨打，变成黑色了。珍妮特別注意到一座房子，似乎使她記起科倫坡的旧居来，她不由得一陣伤心，把手帕撳住眼睛，默默的哭泣。

“我希望你不是哭吧，珍妮？”雷斯脫从他正在看的信上抬起头来。“你听我說，你听我說吧。”他見她身上微微顫抖，就接着說道。“这是不行的。以后不可以这个样儿。再要这个样儿，你是无論如何过不下去的。”

她沒有回答，而她那样沉默的悲戚，已經使他充满异样的同情。

“不要哭，”他繼續安慰她說；“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已經告訴你了。什么事情你都不用煩恼。”

珍妮費了大劲才鎮定下来，擦干了她的眼泪。

“你不要象这样容易伤心，”他繼續說。“这是沒有好处的。我知道你丢开家心里难过，可是哭有什么用呢？你并不是永远离家，你知道的。你不久就要回去。你是喜欢我的，不是嗎？心肝儿，我是可以安慰你的，不是嗎？”

“是的，”她竭力装出一个微笑来給他。

雷斯脫重新看他的信，珍妮就又想起味絲搭来。她想到自己对于一个已經跟她很亲爱的人守着这秘密，心里覺得不安。她知道她应該对雷斯脫講明这个孩子，但她不敢履行这种苦痛的义务。或者她将来会有这种勇气也未可知。

“我将来总得告訴他的，”她突覺一陣感情的冲动，認出这种义务的严重性来，才想起了这一点。“我要不趁早儿告訴他，就跟他去同居过活，等他一发覺，他是决不肯饒恕我的。他也許要把我赶走，那叫我到哪里去呢？我現在是沒有家的了。我对味絲搭怎么办呢？”

她回过头去审视他，一陣預示朕兆的恐怖横扫过她的心，但她只看見那个神气儼然的、爱好舒服的人儿默默在看他的信，他那剃得光光的紅面頰和舒服的脑袋及身軀，全沒有一点挑战精神的流露，也不象一个复仇神的神情。在她剛要掉回眼睛的时候，他抬起头来望着她。

"好吧，你已經滌凈你的罪孽了嗎？"他欣然的問。

她听見这个引喻，微微一笑。这話中的意思暗合事实，她覺得有点触心。

"我但愿能够这样，"她回答。

他就把話头岔开，她仍旧望着窗外，覺得自己要把实話告訴他的一次冲动已經失敗了。"我不久总要做到的，"她一面想，一面安慰自己，以为她不久之后就会鼓起勇气来。

第二天到了紐約，雷斯脫就想起了一个重要問題，就是不知該到哪里去住。紐約是个大地方，原沒有要遇見熟人的多大危險，但他以为这样的冒險总不是办法。因此他吩咐車夫送他們到一处比較隐僻的分租房子，租定了一排房間，打算在那里住下两三个礼拜。

珍妮如今进入了的这种新空气，她覺得非常瑰丽，非常輝煌，差不多不能相信这里跟她以前住过的地方是同一个世界。雷斯脫并不是个喜欢排場的俗物。他周圍的設备一徑都是簡单而优雅的。珍妮想要什么，他只消眼睛一瞥就能知道，馬上就会細斟細酌的替她买了来。珍妮到底是个女流，对他濫施給她的那些美丽的衣裳，漂亮的飾物，都感覺到一种深切的快乐。她对鏡自看，見一个女子的形象，穿着藍色天鵝絨的衫子，領口袖口都鑲着黃色的法国花边，她就要問自己，难道这眞的就是洗衣妇人的女儿珍妮·葛哈德嗎？这穿着十块錢一双的时式軟皮鞋的，

就是她的脚嗎？这点綴着閃光宝石的，就是她的手嗎？她在享受多么好的幸运啊！而且雷斯脫曾經应允她，这种幸运是她的母亲也得分享的。她想到这里，眼泪就涌了上来。亲爱的母亲，她是多么爱她的啊！

这些日子里，雷斯脫很高兴把她打扮得眞正值得自己賞識的样子。他把他最精細的审擇力都用了出来，結果是連他自己也不免惊异。在大厅里，在食堂里，在街道上，人們都轉过头来注视珍妮。

"跟那个人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好惹眼啊！"就是一句常常听見的評語。

珍妮的境遇虽已变化，她却仍旧認識人生的眞諦，并沒有得意忘形。她仿佛覺得人生不过姑且借貸一点儿东西給她，过些时还是要拿回去的。她心里并不存一点虛荣。雷斯脫留心了些时，也就看出来了。"你这样子眞是一个偉大的女人，"他說。"你将来一定有一个結局。一直到現在，人生还沒有給你多少东西呢。"

他心里盘算，倘如他家里人听見这段新关系，他将怎样对他們辯解呢？如果他到芝加哥或是圣路易去成立家庭（因为他曾經有过这样的想法），他能够秘密維持下去嗎？他愿意这样做嗎？他已經有一半相信自己是实在地而且眞正地爱她的了。

及到他們将近回家的时候，他才同她商量以后該取怎样的行动。"你应該想个法子，把我当个熟人介紹給你的父亲，"他說。"这样，事情就容易了。我想我要去看你們。那末你如果告訴他說你要跟我結婚，他就沒有話說了。"珍妮想起味絲搭来，心里暗暗的发抖。但是她也許可以劝父亲不提起她的。

雷斯脫曾經給她提过一种聰明的办法，叫她把在克利夫兰

穿的衣裳保留起来，将来仍旧可以穿回家里去。“至于这些新东西，是用不着費心的，”他說。“我会把它們保留起来，等我們有其他的办法再說。”事情都象很簡单，很容易，因为他原是个战略大家。

珍妮到紐約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信給她的母亲。她在信里附着小条子，是給她母亲独个人看的。有一張条子里說明雷斯脫要到他們家里去的意思，叫母亲預先告訴父亲，說她已經遇到一个欢喜她的人了，也好有个准备。她又在信里提起关于味絲搭的困难問題。她母亲接到这封信，立刻就开始运动，叫老头子不要提起这一桩事情。她以为現在决不能再遇到障碍。珍妮必須有个机会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后来珍妮到家，家里人都非常高兴。她当然不能再回去工作，但是葛婆子替她解释，說联桥夫人給珍妮几个礼拜的假期，好讓她去找找較好的工作，以便多掙几个錢。

二十四

雷斯脫把葛哈德家庭的問題以及跟他自己的关系粗粗想定了之后，就回到辛辛那提去料理业务去了。那里有个巨大的工厂，居于城市的外圈，占着两个十字街头的地面。他对于这个工厂的兴趣是极濃厚的，它的經营，它的发达，他都跟他的父兄一样关心，一样得意。他覺得自己是这正在发展的巨大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每次看見鉄路上的貨車标着“辛辛那提甘氏制造公司”的字样，或者偶尔看見各城市中陈列着公司的出品，就会感到一种志得意滿的热情。在这样稳固、这样著名、这般有价值的一种建設事业里做得一个因子，那是有些意思的。他覺得一

切事情都称心如意，可是他現在已經进入个人生活的一个新境界了，就是說，他現在有了珍妮了。在他坐車回到家乡去的路上，他想起了自己正在結成的这种关系也許要落得个不愉快的結果。他对于他父亲的态度稍稍有点儿害怕，而尤其可怕的，还有他的哥哥罗伯脫。

罗伯脫的性情是冷酷的，守旧的；他是一个絕好的商人，无論公事私事都是无可疵議的。他从来不会越出法律的范圍一步，也不热心，也不慷慨，而事实上，只要是似是而非地或是逼不得已地通得过良心，他就任何狡計都会使。他的推理法是雷斯脫所不懂的——他那种能够使冷酷的商业战略和謹严的道德观念不相冲突的歧形邏輯，雷斯脫无論如何搞不通，然而他的哥哥居然办得到。"他具有苏格兰长老会教士的良心，而又混着亚洲人善觀机会的知覺。"雷斯脫有一次这样告訴人說，这話可說是他对于他哥哥的确評。可是他却不能动搖他哥哥的地位，也不敢反抗他，因为他哥哥是得公众輿論拥护的。他的为人一向都循規蹈矩，可是也許有些儿矯揉造作。

他哥儿俩外面看看很和睦，內里却是非常隔膜的。罗伯脫对于雷斯脫本人也很友愛，可是有关財政上的見解总不信任他，而且性情上，他两人对于人生和为人的意見总不能一致。雷斯脫对于他哥哥那么冷酷而固执地追求万能的金錢，私底下怀着一种鄙視。罗伯脫則覺得雷斯脫那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是可非难的，并且断定他迟早要自寻煩惱。在业务上，他两人并沒多大的爭执，因为老头子还在，这是沒有很多机会的，但有种种細小的齟齬随时要发生。雷斯脫主張做生意应該和善，应該讓步，应該講交情，买人的欢心。罗伯脫則主張箍得紧，主張节省生产費，主張利用經济的引誘力窒息别人的竞爭。

他們发生齟齬的时候，老头子总竭力替他們排解，但他預料到一場冲突是免不了的。冲突起时，两个之中必定有一个要走，或者两个都要走。所以他常慣說："你們两个孩子意見能够一致才好呢！"

还有一点叫雷斯脫不安的，就是他父亲对于婚姻一事的态度，特别是对于雷斯脫的婚姻。甘老头子始終主張雷斯脫应該早結婚，总以为他这样的耽擱是錯誤的。其他的孩子，除露意絲之外，都已經妥妥当当的結了婚了。为什么他这寵爱的儿子还不結婚呢？他确認这在他的道德上，社交上，商业上都有害处。

"社会对于你这样地位的人是期望他結婚的，"他父亲时时要发这样的議論。"这可以助成社会的巩固和尊严。你应該去找一个好女子，把家庭成立起来。你如果沒有孩子，沒有家，那末到了我的年紀，想到哪里去安身呢？"

"好吧，倘如遇見相当的女子，"雷斯脫說，"我想我会跟她結婚的。可是这个相当的女子至今沒有遇到。你叫我怎么办呢？不管是誰都要嗎？"

"不，当然不能随随便便的要，可是好女子多着呢。你如果肯尝試的話，你一定能够找到一个。貝斯家里有个女儿在那里。你想她怎么样？你是向来喜欢她的。我不能叫你这样流浪下去，这是不会有好結局的。"

他的儿子总只有微微一笑。"爸爸，你且随他去吧。我总有个时候会打主意，那是无疑的。我如果見到水，就会覺得口渴了。"

老头子看这情形，也只好讓步，但他心里总覺有种缺憾。他是一心巴望儿子成立家庭，切切实实做个事业家的。

在这情形之下，他当然不容易同珍妮締結什么永久的关系，

这是他自己也明白的。他于是把将来的行动慎审考虑了一番。珍妮，他当然不肯放弃，无論将来的結果怎么样。可是他必須审慎，必須不去冒无謂的险。他能带她到辛辛那提去嗎？如果被人家发覺，不知要受怎样的毁謗！他能在城外附近的地方金屋藏嬌嗎？家里人終不免要起疑心。他出外去营业能够带她一路走嗎？这第一回到紐約，原是成功的。以后都能象这样的順当嗎？他把这問題在心里反复思忖。正唯因有困难，所以兴味更濃。到底是圣路易好呢，匹兹堡好呢，还是芝加哥好呢？这些地方是他常去的，特别是芝加哥。最后，他就决定把她安置在芝加哥。他要到那里去，常常可以有借口，而且只消一夜的火車。是的，芝加哥最好。那城里地方又大，又很热閙，要守秘密是容易的。他在辛辛那提耽擱了两个礼拜之后，就写信給珍妮，說他不久就要到克利夫兰来了。她的回信說，他来看她很好。她已然对父亲提起过他了。她又說她呆在家里总不是办法，所以已經在一家鋪子里找到事情，每礼拜四块錢的收入。他想她又去工作，心里微微一笑，可是想到她的体面上和精力上，就不免有些怜惜。“她眞是一个好人，”他說。“我至今遇到过的女人，要算她最好了。”

下礼拜六，他就赶到克利夫兰，先到她做事情的地方去看她，約定那天晚上到她家里去。他心里很急，希望她尽速把他当作男朋友介紹給她家里人。到她家里之后，他看見房屋的卑陋和家境的貧穷，心里有些儿厌恶，至于珍妮本身，似乎还是一样可爱的。他到了几分鐘之后，葛哈德就到前房来跟他握手，葛婆子也出来跟他招呼，但他对于他們却不大注意。在他看来，那个德国老人也平凡得很，不过是他父亲工厂里雇用的数百工人那样的人物。他們随便談了几句話，雷斯脫就要珍妮出去遛一会弯儿。

珍妮戴上帽子，跟他一同出去了。事实上，他們却到他預先租定給她貯藏衣服的那个房間里去。她到晚上八点鐘回家，家里人都当是沒有什么差錯。

二十五

一个月之后，珍妮就能宣布雷斯脫想要跟她結婚的意思了。他的屢次到她家里去，当然就是替这桩事預为地步的，而且也象很自然。只有葛哈德稍微有点疑心。他看不准这桩事情到底怎么样。或者是不錯的也未可知。雷斯脫似乎是个确实很好的好人，而且有过白兰德的事，就不会再有这事嗎？如果一个合众国的参議員会爱上珍妮，一个生意人为什么不該爱她呢？可是有一件——就是那个孩子。“她对他說起过味絲搭嗎？”他問他的老婆。

“沒有，”葛婆子說，“还沒有。”

“沒有，沒有。总有事情要瞞人的。你想他如果知道，还会要她嗎？这样的行为先就該有这样的报应。她現在就該象做賊似的藏藏躲躲。那孩子是連一个正当的姓名也不能有的。”

一两个祀拜之后，她告訴她的母亲，說雷斯脫写信給她，叫她到芝加哥去跟他相会。因为他覺得不大舒服，不能到克利夫兰来。母女两个就对葛哈德說明珍妮要去跟甘先生結婚了。葛哈德听見这話，不覺勃然大怒，又重新起了疑心。但他除了发牢騷之外也沒有別的办法，至于事情决然沒有好結果，那是他断定了的。

到了珍妮动身那一天，她竟不能向父亲告別。因为他那天出門去找工作，直到晚快边才回家来，她等不得他回来就上車站

去了。“我到那里之后再写信給他吧，”她說。她跟她的孩子不住地亲吻。“雷斯脫不久就要給我們找一所好些的房子，”她滿怀希望的接着說。“他要我們搬家呢。”那天夜車将她带到芝加哥，就算她的旧生活宣告終止，新生活已經开头。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必須在这里补叙一下，就是，虽然雷斯脫的慷慨行为已經救了她家經济的窘迫，孩子們和葛哈德却都还蒙在鼓中。家里买的必需品，葛婆子是很容易瞞过丈夫的，至于奢侈品，她虽然也买得起，却一点儿都沒有买过。其实她是害怕，不敢买。但是珍妮到芝加哥不多几天，就写信給她母亲，說雷斯脫要他們去找个新房子住。葛哈德自从珍妮走后，只想等她回来跟她吵鬧一場。現在葛婆子把这封信給他看了，他皺了皺眉头，可是覺得这封信似乎就是正式結婚的一个証据。他想，如果他沒有跟她結婚，为什么要帮助他們呢？也許珍妮到底跟他正式結婚了。也許她确实已經抬高了身分，有能力帮助家里人了。想到这里，葛老头子就差不多决定要饒恕她的一切。

商量的結果，是决定去找新房子，并且叫珍妮回到克利夫兰来帮母亲搬家。当时大家就一同去到街坊，要找一个优雅清靜的所在，最后果然找到了。这是一所有九間屋子的房子，还有一个院子，房租三十元，并且有适当的設备。餐室和起坐間的鋪設都很舒适，客厅里有一套美丽的家具，各寢室的設备也都齐全。厨房的用品样样都有，甚至还有一間浴室，这是葛哈德家里从来不曾享受过的奢华。通盘看起来，那所房子虽然质朴，却很称心，珍妮看見家里人能够舒舒服服的住在里面，也就乐意了。

及到实行搬家的时候，葛婆子真是乐不可支，因为这不就是她的梦想的实現嗎？她的一生都是在巴望这个，現在居然巴到了。新的房子，新的家具，房間又多——一切都美丽得意想不到——

你就想想看吧！她看着那新的床鋪，新的桌子，新的抽斗橱，以及其他种种，不由得眼睛里喜气洋洋。“亲爱的，亲爱的，这不漂亮嗎！”她嚷道。“是的，这不美丽嗎！”珍妮微微一笑，本想只表示满意而不流露感情，但不由得眼中含泪了。她为她母亲的緣故，快乐得什么似的。她想起雷斯脱待她家里这般的好处，就是拿嘴去亲他的脚也可以的。

到了家具搬进的一天，葛婆子，馬大，和味罗尼加都动手安排布置。大家看見那些房間那么的寬敞，还有那么个院子，現在冬天虽然光秃秃，到了春天一定是会青蒼悦目的，又見那成排的新家具豎在那儿，把全家人都乐得如同狂热了。这样的美丽，这样的寬敞！乔其在新地毯上擦擦他的脚，巴斯却在仔細考察那些家具的品质。他給它們的評語就是“漂亮！”葛婆子如同梦中人一般踱来踱去。她不能相信这漂亮的寢室，这美丽的客厅，这优雅的餐室，果眞会算是她的。

葛哈德最后才来。他虽然竭力想要不流露快乐的心情，却也禁不住吐出几句热心的称贊。一看見餐室桌上挂着一盞蛋白石球的煤气灯，他就满意极了。

“还有煤气呢！”他說。

他一本正經地从蓬松的眉毛底下看出来，看見那脚下的新地毯，看見那橡木长桌上鋪着白布，放着新盘碟，看見那墙上挂着的图画，看見那漂亮淸洁的厨房。他搖了搖头。“我的天，倒是不錯呢！”他說。“很漂亮。眞的很漂亮。咱們現在要留神，别打碎东西。这些东西都容易划出痕来，那就糟蹋了。”

是的，就連葛哈德也覚满意了。

二十六

此后三年中的事情，大概用不着一件件的記載。这就是葛哈德一家从卑微的境地漸漸升到比較可以自立的地位的事迹和經历。其所以能够如此，当然由于珍妮的得发，及因珍妮的关系而得她在远处的丈夫慷慨資助的緣故。雷斯脫偶尔也到克利夫兰来，做那地方的貴客，有时就住在他們家里，同珍妮占据二层楼上两間最好的房間。珍妮住在家中，常要应他的电召匆匆而去，到芝加哥，到圣路易，或是到紐約。他所喜爱的消遣之一，就是到名胜地方，如温泉，克累門山，薩拉哥加等处，去住一两个礼拜，跟爱妻同享奢华的生活。又有时候，他为要探望珍妮，路过克利夫兰只住一天就走。他一徑覺得她的地位不确定，实在給她一重难堪的心事，但他到現在还沒有想出补救的方法。而且心里到底想不想补救，連他自己也还不明白。他們的日子是过得很好的。

葛哈德家里对于这事的态度是特别的。起初，虽然珍妮和雷斯脫的关系沒有正式，但是事情好象很自然。珍妮說她是結过婚了。誰也不曾看見过她的結婚証書，她却这么說，而且看她的神气，也儼然跟他成了夫妇了。但是她从来不曾到过他家所在的辛辛那提，也从来沒有他的亲属来看她。再說他的态度，虽然起先因为錢的关系蒙蔽过他們，却实在有些特别。看他的举止行动，都不象一个結过婚的人。他是很冷落的。有时接連几个礼拜，她好象只接到他几个毫不在意的条子。有时是她出去跟他相会，也不过几天。只有时她長期不在家中，或者可以看做他們眞有夫妻关系的一种証据，但也可算是不自然的。

巴斯那时已經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具有一点事业家的料事眼光，并且是有志要出人头地的，当时看見他妹妹这种情形，就不免有点疑惑。原来他已經很懂得一点人情世故，因而本能地覺得事情有些不对了。乔其那时十九岁，在一家糊壁紙厂里稍微有点根脚，很想从这事业上找个出路，所以心里也有些不安。他感覺到事情有了差錯了。馬大十七岁，跟威廉和味罗尼加都还在学校讀書。他們各人都有了个讀書的机会，可是生活上总覺不安定。他們是知道珍妮那个孩子的。邻舍家則显然都在作他們自己的結論。他們是絕少朋友来往的。葛哈德自己最后也断定事情必有差錯，但这回的事情是他自己也牵涉在內的，所以覺得不大好出来爭辯。他有时候想要問問她，劝她不要上当，但是木已成舟了。以后的事情只好看那男子的良心如何，那是他知道的。

事情逐渐发展，已經将近一种总破坏的状态了，还亏得人生出来供給它的一种意料不及的解决法。原来葛婆子的健康不济了。她虽然体格很好，而且向来都是好动的，近年以来却变懶怠了，身体也逐渐虛弱下去，又加她天生多愁，担过許多重大的心事，現在似乎已經积成一种全身中毒的症候，虽属慢性，却是眞病。她对一切事情都覺得懶意，稍稍做了点活就要疲倦，最后竟向珍妮訴說連爬楼梯也很費力了。“我覺得不大舒服，”她說。“想是要病了。”

珍妮心里惊慌，打算带她到附近的温泉浴場去，可是葛婆子不愿意去。“我想这也沒有什么好处，”她說。她只在家里坐坐，或者跟女儿出去赶赶車，但那凄凉的秋景又使她兴致索然。“我不愿意赶秋天来害病，”她說。“这种飄零的落叶使我想起我的病是不会好了。”

“哦，媽，你这是什么話呀！”珍妮口虽这么說，心里也覺惊慌了。

寻常的人家都是全靠一个母亲維持的，这要在怕母亲要死的时候方才会明白。巴斯一徑都在打算怎样結婚，怎样跳出这环境，現在也把这个念头暫时丢开了。葛哈德大起恐慌，好象一个人等着大难将临的样子。珍妮不曾有过家里死人的經驗，并沒想到要有失掉母亲的可能，仿佛覺得她要活下去是全靠她的。她看看情势不佳，却还存着希望，一徑都守在身边，成了个由忍耐、等待和服务造成的慘白形象。

临終的一刻是在一个月的病和好几天失去知覺之后的一个早晨。在失去知覺的几天里，靜默統御了全家，全家人都踮着脚尖儿走路。临死的几分鐘，葛婆子又恢复知覺，把垂尽的眼光不住盯在珍妮脸上。珍妮怀着深切的恐怖，也不住瞪視着她的眼睛。“哦，媽呀！媽呀！”她哭道。“哦，你不要去呀，你不要去呀！”

葛哈德从院子里跑进来，就到床沿去跪下，痛心地扭着她那骨瘦如柴的双手。“該我先去的呀！”他哭道。“該我先去的呀！”

葛婆子的一死，就促成了家庭最后的分散。巴斯早已在城里找到一个女子，現在正急乎想要結婚。馬大的世故已經深而且广了，也巴不得馬上就走。她覺得有一个污点着在家庭上——实在是着在自己身上，如果她还留在家里的話。她把公立学校当做收入的来源；她要去当教員去。唯有葛哈德还不知向哪里去找出路。他那时又去做守更的工作了。珍妮有一天看見他独自在厨房里哭，不由得自己也立刻掉下眼泪来。“哦，爸爸！”她央告道，“事情还不至于无法可办呢。你总有家可住的——你也知道——只要有我的話。你可以跟我去的。”

“不，不，”他抗議道。他实在是不愿意跟她去。“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接着說。“我的一生就算白白的完了。”

过不多时，巴斯、乔其、馬大終于逐一离家而去了，把珍妮、父亲、味罗尼加和威廉丢在家里，此外还有一个，就是珍妮的孩子。当然，雷斯脫是不知道味絲搭的来历的，而且說也奇怪，他也从来沒有見过这个女孩子。他到珍妮家里来住的时候，每次最多不过两三天，葛婆子总把味絲搭藏得好好的。最高一层楼上有間游戏房，又有間卧室，所以藏她是容易的。雷斯脫难得离开自己的房間，就連飯也开到起坐間去吃。他并不喜欢探問人家的事，也不一定要見其他的家里人。如果看見他們，他也很愿意跟他們握握手，或者談几句不相干的話儿，但也只有不相干的話儿罢了。大家心里都明白，那个孩子一定不能够出現，所以竟沒有出現。

老年和儿童之間常有一种不可索解的同情，就是一种可喜亦复可悲的亲和力。当在劳利街居住的第一年中，葛哈德常要趁沒人看見的时候，把味絲搭馱在肩头，撑她那軟紅的面頰。后来她初学走路，他一徑拿一条毛巾系在她膈肢窩下，耐耐心心把她在房間里牵来牵去，直到她自己能跨两三步的时候为止。等到她自己眞能走路，他又常常用好話哄着她走，这种时候，他虽然心里覚得不好意思，外面装作严峻，却实在是疼爱她的。由于命运的奇特安排，这个对于家庭体面的玷辱，这个染在因襲道德上的污点，已經拿它那无力的稚指捆住他心上的柔筋了。他热心而有希望地爱这小小的弃儿。她是他那狹窄而幽暗的生活中的一絲明亮的光綫，而葛哈德早就把她的宗教教育的責任担在自己身上了。当初坚执主張这孩子应該受洗礼的不就是他嗎？

“你說，‘我們的父，’”他当沒有人在旁边的时候惯常教那口

齿未清的孩子这么說。

"'盎得布,'"是她学来的声音。

"'他在天上。'"

"'打戴顚項,'"那孩子跟着說。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教她呢?"葛婆子在旁窃听那孩子把子音和母音糾纏不清,曾經这样的問他。

"因为我要她学习基督教的信仰,"葛哈德坚决的回說。"她应該学会她的禱告。如果她現在不学,就永远学不上了。"

葛婆子微笑无言。她丈夫有許多宗教的怪癖,她覺得是好玩的。同时,她見他对于孩子的教育有这样同情的兴味,心里自然高兴。只是他有时候要非常倔强,非常褊狭,要不那么的話,岂非更好?他这种行为正是自己磨难自己,并且磨难大家。

春天碰着晴朗的早晨,他会絕早就带她去做初期的世界小旅行。"来吧,現在,"他会对她說,"咱們出去走走去。"

"走走,"味絲搭学着說。

"对了,走走,"葛哈德說。

那时葛婆子就会給她戴上一个小风兜,因为珍妮已經把味絲搭的衣飾备得很充足。葛哈德等她穿戴好,就拉着她的小手动身出門,耐着性儿慢吞吞一脚挨一脚的走,配合着她那蹒跚的步伐。

味絲搭四岁的那年,五月里有一天艳阳天气,他們又出外去散步。那时的自然,到处都在萌芽滋长,鳥儿啁啾着,报告它們剛从南方来;虫儿正在度过它們簡短一生中的最好时节。痲雀在路上嘰嘰喳喳;知更鳥在草中高視闊步;青雀在村屋檐头建筑窩巢。葛哈德把这些自然的奇观一一指点給味絲搭看,心中感着深切的愉快,而味絲搭的反应也很敏捷。每一种新的景象和

声音都使她发生兴味。

“喔！喔！”味絲搭看見一只知更鳥落在近旁的小枝上，覺得眼前紅光一閃，就这么嚷道。她已經擎起手来，眼睛睜得大大的。

“是的，”葛哈德說着，喜得他也好象才发見这种奇异的动物一般。“知更鳥。鳥儿。知更鳥。你說知更鳥。”

“鷄恩烏，”味絲搭說。

“是的，知更鳥，”他說。“它現在要去找虫儿了。咱們瞧瞧有鳥窩儿沒有。我在这些树里瞧見过一个。”

他慢吞吞的走上前去，想要把前次散步时看見的一个空鳥窩重新找出来。“在这儿呢，”他走到一株小小的枯树面前，見一經冬的旧巢依然在那里，就这么叫道。“这儿呢，来，瞧吧，”說着，他把孩子抱着頂了上去。

“瞧，”他用空着的一手指指一堆枯草說，“窩儿。那是一个鳥窩儿。瞧啊！”

“喔！”味絲搭也用自己的手指模仿他的指点的姿势說。“窩——喔！”

“对，”老头子把她重新放到地上。“那是一个鴝鵒的窩儿。它們現在都跑了。它們是不回来了。”

他們繼續向前漫步，他把生活中的簡单事实一一告訴她，她也不住流露出儿童时期应有的惊异。这样走了一两段街坊的路途，他这才掉轉头来，好象世界的尽头已經到达。

“咱們該回去了！”他說。

忽忽她就已經五岁，模样儿更可爱了，知識也更开了，人也更活潑了。葛哈德听她問起的問題，提出的疑义，总覺得她非常可爱。“这女孩子眞奇怪！”他常常对老婆說。“你知道她問我些什么？‘上帝在哪儿呢？他做什么？他的脚放在哪里的？’她这

样問我。我有时候忍不住笑呢。”老头儿从清早起来，直到夜里听她做过禱告，替她换好衣服放上床睡覚为止，总覚得她是自己主要的安慰。沒有味絲搭，葛哈德就要覚得做人太沒有趣味。

二十七

三年以来，雷斯脫跟珍妮相处，一徑都覚得快乐。从教堂和社会的观点看起来，他們的关系虽非正式，但因有这样的关系，他确实已經获得宁貼和安慰，所以他对于这回試驗的結果是覚得十分满意的。他在辛辛那提的社交活动，如今实际上已經絲毫不感兴味，无論誰向他提起婚姻，他一概拒絕不理。他把父亲所办的事业看做自己发迹的眞正机会，但必須他能支配它才行，而这支配权，他却无法可以得到。罗伯脫的利害关系，一向就是这事的障碍，而况哥儿俩的理想和宗旨是一天隔膜似一天了。雷斯脫曾經有一两次想要加入其他的事业，或者去跟别人另办一家車輛公司，但他良心上总覚得不能这么做。他在公司里是拿薪水的，以秘書和会計的資格（他哥哥是副經理）年領薪金一万五千元，还有向外投資的进款約五千元之数。講到投机的事业，他不象罗伯脫那样有幸运，也沒有他那么精明，所以每年除官利五千元之外，什么也得不到。至于罗伯脫，資产已无問題的到了三十四十万之間，还有将来可分的利益，那是哥儿俩都打算着能够多分几成的。他們以为各人总可分到四分之一，姊妹則各得六分之一。甘老头子明知他的事业实际上是他哥儿俩在这里办，这样处置法似乎也很自然。可是他們还覚得沒有把握。将来的事情怎样，仍旧要看老头子的意思为轉移。不过照情势看起来，他大約总会公平处理，不至使他們失望的吧。同时罗伯脫

却分明在打倒雷斯脱的生活竞賽。你想雷斯脱打算怎么办呢？

每个有思想的人的一生中，总必有一个时候要把自己的处境細細檢查，要向自己盘問，到底自己心理上，道德上，生理上，物質上是怎么一个情况。这种时候的到来，总在那不顧一切的青年跋扈时期已經过去，初期較强旺的精力已經用完，而开始感覚到一切事情的結果和最后价値都沒有把握以后。所以，有許多人心里都要萌起一种万事徒劳的消极思想，就是傳道書中的傳道士最善表現的那种思想。①

至于雷斯脱，却是竭力要用哲学思想的。“我生活在白宮里和生活在家里或是大旅館里有什么分別呢？”他常常要对自己这么說。但这問題已經包含着一种意义，就是人生中有些偉績，是他一生事业当中所还沒有实現的。白宮代表一个偉大人物的发迹和成功。呆在家里或是大旅館里就是他未尝努力的結果。

大約就在珍妮母亲故世的那段期間，他曾經下过決心，要努力把自己振作起来。他要停止那种游蕩的生活，不再陪伴珍妮去作那种白費光阴的旅行。他也向外投資。他的哥哥既然能生財有道，他总也能够的。他要努力伸張自己的权能——要尝試在事业上成功一个重要的人物，免得讓罗伯脫逐漸地壟断一切。他該抛弃珍妮嗎？这一层他也曾想到。她对于他原不能有什么要求。她原不能提出什么抗議。不过他总想不出这桩事情应該怎么办。事情似乎太殘忍，而且也无謂，尤其为难的（虽然他自己不愿承認），就怕他自己要因此而不适意。他是喜欢她的——爱她的，或者只是一种自私的爱也未可知。他总看不透怎样才能

① 旧約·傳道書一章二节：“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底下的劳碌，有甚么益处呢？”

够把她遗弃。

正在这个时候，他跟罗伯脱发生一种眞正严重的齟齬了。原来公司里和紐約一家油漆公司已經有过多年的交易，罗伯脱忽然要跟它脫离关系，另到芝加哥一家很有希望的新公司里去投資。雷斯脫却跟紐約公司里的人相熟，知道他們很可靠，而且有过多年很好的交情，所以对罗伯脫的主張提出反对。老头子起先似乎贊成雷斯脫的主張。但是罗伯脫用他那种冷静而邏輯的語調辯論下去，眼睛含着絕无妥协的神情盯在他弟弟的臉上。“我們不能够，”他說，“因为父亲跟他們做过交易，或是因为你喜欢他們，就同老朋友永远交易下去。我們必須要变换变換。我們的事业必須要加紧干；我們就要有更多更激烈的竞爭了。”

“这个看父亲的感想怎样就怎样办好了，”雷斯脫最后說道。“我对于这桩事情并沒有深切的感情。无論怎样做，对于我沒有妨碍。你說我們終于能得利，我只是提出反面的論証罢了。”

“我覺得罗伯脫的意見是对的，”甘老头子平心静气的說。“他向来主張的事情大多数都成功的了。”

雷斯脫登时变色。“好吧，那末我們不必再討論了，”他說着，就大步走出事务所去。这一下失敗的打击，剛剛碰到他一心要想振作的时光，因而使他覺得非常的丧气。事情虽然不大，总不免耿耿在心，且見父亲称贊哥哥的营业才能，尤其使他着恼。他因此疑惑起来，不知将来分配財产，老头子会不会公平处置。他已經得知他跟珍妮的糾葛了嗎？他是嫌恶他的长时曠职嗎？他自己忖度，以公司的事情而論，要說他无能，說他不管事，都是不公道的。他的工作一向都做得很好。直到現在，家里有什么提議，都仍旧要跟他商量，有什么契約，都仍旧要他来研究，父母都仍旧把他当作被信任的顧問的——但是現在却被打敗了。这

事的結果怎么样呢？他想了又想，总得不到一个結論。

同是那一年里边，过了些时，罗伯脫又提出一个改組营业部的計划。他主張在芝加哥的米希根路上建造一所巨大的陈列室和堆栈，并且把他們已經完成的存貨搬一部分到那里去。因为芝加哥地方比辛辛那提更适中。西部的买客和乡下的商人来买貨都比較便利。而且有了这建筑，不啻是替公司做了一張大广告，又可証明公司的巩固和繁荣。甘老头子和雷斯脫立即贊成这計划。他們都見到了这事的利益了。罗伯脫提議叫雷斯脫去担任这新建筑的营造。他以为叫雷斯脫到芝加哥去住些时是有益的。

雷斯脫对这提議，虽然要他大部分的时間离开辛辛那提，心里却是允可的。一来，这是光荣的职务，而且可以显出他在公司里的地位。二来，他又得跟珍妮同住在芝加哥。当初那个租屋同居的計划，現在容易实現了。因此，他就表示依允。罗伯脫微笑了一笑。“我断定这事的一切結果都会很好，”他說。

营造的工作馬上就要动手，雷斯脫就决定立刻搬到芝加哥。他带信給珍妮，叫她到那里去会他，見面之后，就一同到北区去挑选好一所房子，是在一条沿湖的冷街上的，他覚得很配他的胃口。他料想自己住在芝加哥可以装作还是独身的样子。他不会有請朋友到寓所去的必要。他有他的事务所，随时可以会朋友，又有俱乐部，有旅館，也可以会朋友。在他自己想，这样的布置可以算是理想的。

珍妮之离别克利夫兰，当然要使葛哈德家里的事情达到最大的难关。从此家庭多分是要分散了，葛哈德自己却用哲学的态度对付这桩事。他想自己是个老年人，无論住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巴斯、馬大和乔其早已各管各的事去了。味罗尼加和威廉

还在学校里讀書，但也可向邻舍人家商量寄宿。眞正叫珍妮和葛哈德关心的，就是味絲搭。老头子的意思，自然主張珍妮把孩子带走。因为做母亲的还有别的办法嗎？

“你已經告訴他沒有？”他在她动身的日子定了之后这样問她。

“还沒有，可是我不久就要告訴他的，”她对他保証說。

“老是一个不久，”他說。

他搖搖他的头。他的嗓子变粗起来了。

“太不象話了，”他繼續說。“这是大罪恶。我怕上帝要罰你呢。孩子是要人領的。我是老了，否則我会領。你想現在有誰整天呆在家里領她呢？”說完，他又搖搖头。

“我知道的，”珍妮有气沒力的說。“我这就要去布置了。不久我就带她去同住。我不会不管她的，你总知道。”

“可是孩子的姓呢？”他坚持說。“她总該有个姓的。再过一年她就要上学了。人家总要叫她的姓名。不能象这样永远下去的。”

珍妮也很明白不能象这样永远下去。她是极爱她的孩子的。她生平最覺难堪的事，就是必須跟孩子常常分离，而且連她这人的存在也該严守秘密。她用这种态度对付孩子，似乎太不公道，可是她总想不出别的办法来。味絲搭原有好的衣服穿，而且什么东西都不缺。她至少是还舒服的。珍妮却还希望給她一个好教育。想到这里，她深悔当初不該不跟雷斯脫講实話。現在是太迟了，可是她仍旧覺得除此外再无别法。最后她才决定在芝加哥找一个可靠的女人或一家人家，把味絲搭交她去領。后来在拉扫拉路西边瑞典人的居留地遇着一个老太太，似乎她所需要的一切美德——淸洁，純朴，老实——都具备的。她是一个老寡

妇，日間本有工作，但她乐意用她全部的时間来領味絲搭。双方約定的办法是，如果能找到一个适当的幼儿园，就把味絲搭送进里面去。她必須有玩具可以玩耍，必須得到好好的照顧，健康上要有一点儿变化，奥斯倫夫人（就是那老寡妇的名字）就得去报告珍妮。珍妮打算每天去看她一趟，有时雷斯脫不在芝加哥，也可带味絲搭到寓所去住。她想当初在克利夫兰，也把她带在身边，他却从来沒有发现过。

布置停当之后，珍妮就找个机会回到克利夫兰去带味絲搭。葛哈德早就料到不久要跟味絲搭分别，只好把珍妮切实叮囑一番。“她将来长大，一定是个好女孩子，”他說。“你应該好好的教育她，她是很聪明的。”他又主張把她送进路德教的学校和教堂，但是珍妮不甚相信这事有怎样的好处。她跟雷斯脫相处日久，已經覚得公立学校或者比任何私立学校都好些。她对于教堂原沒有什么特别的恶感，可是她已經不再依靠教堂的教訓做生活指导了。因为她为什么該依靠它呢？

第二天，珍妮就得回到芝加哥去。兴奋而热心的味絲搭已經打扮好要出門了。当她正在打扮的时候，葛哈德心里乱糟糟的踱来踱去，好象一个走投无路的游魂一般。到了临动身的一刻，他就只得竭力抑止住自己的情緒。他看出那个五岁的孩子并不知道离别的伤心。她很快乐，很自得，不住罗嗦着怎样坐車和火車上的事情。

“你要学乖些，”他把她抱起来吻着她說。“要把問答的話和禱告念熟，不要忘記。也不要忘記你的公公——什么？——”他还想講下去，却已哽咽不能成声了。

珍妮見父亲这般模样，不由得一陣心酸，却竭力把情诸抑止下去。“你瞧，”她說，“要是我早知道你这个样儿——”她也說不

下去了。

“去吧，”葛哈德硬着心腸說，“去吧。不如这样的好。”他于是庄严地站在旁边，眼看着她們出門而去，这才回到他所喜爱的地方（就是厨房里），站在那里，眼睛瞠視着地板。他們一个个的都离开他了——葛婆子，巴斯，馬大，珍妮，味絲搭。他并着两只手，还象他的老样子，把头不住的搖。“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他反复的說。“他們都丢开我走了。我的一生成了一場空了。”

二十八

在珍妮跟雷斯脫同居的三年中，他們之間已經滋长出了一种强烈的相互同情和諒解。雷斯脫是眞正爱她的，不过他有他自己的一种爱法。那是一种强有力的、自求满足的、不肯迁就的爱，大部分是由情欲而起的，可是已經逐漸达到精神的爱的程度了。她那种柔順温婉的性情，不但能够把他吸引，并且已經牢牢的絆住了他。她是彻底地眞誠的，善良的，女性的，他因而逐漸的信任她，依賴她，而这信任依賴的感情是与年俱深的。

在珍妮那方面，也是誠摯地，深切地，眞实地，逐漸爱上这个男子。起初，他打动了她的心思，攝住了她的灵魂，并且利用她的窘迫以作羈絆着她的鏈条，那时她虽然也喜欢他，却还略略有点儿疑心，稍稍有点儿惧怕。現在呢，已經跟他同居，已經跟他更熟，已經摸着了他的脾气，她是眞正的爱他了。他是这么大量，这么直爽，这么漂亮的。他对于一切事情的观点和意見都是实事求是的。他有一句爱說的格言：“照着墨綫鋸下去，随便那木屑落在什么地方。”这話深深印入了她的脑筋，覚得它非常奇特。他分明是什么东西都不怕的——无論是上帝，是人，或是鬼。他惯常

要对着她看，用他那双大紅手的拇指和其他指头夹住她的下巴頦儿，說道，“你是可爱的，不錯的，可是你还需要勇气和傲气。这几样东西在你是还嫌不足。”及見她的眼睛对自己的眼睛默默若有所申訴，就又接着說，“不要紧，你有别的东西呢。”于是他就跟她亲吻了。

最使雷斯脫心喜的一点，就是她用来掩飾社交上和教育上种种缺点的天眞态度。她本来不大識字，有一次他看見她把他常用的一些詞儿写在一張紙上，旁边注着意义。他見了不覺微笑，但他因此反而更加喜欢她。又有一次，在圣路易的南方旅館里，他发现她装做吃不下东西的样子，因为他看見旁边桌上的人都在看她，当是自己吃东西的方法不对。她不十分明白吃什么东西該用什么叉，什么刀，而那些奇形怪状的食品也使她覺得为难；比如龙須菜和薊菜，她就不知道該怎样吃法。

“你为什么不吃点东西呢？”他很溫存的問道。“你肚子是餓的，不是嗎？”

“不很餓。”

“你一定餓的。你听我說，珍妮。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千万别那么想。你吃东西的方法幷不錯。要不然，我也不带你到这里来了。你是本能地会的。不要多顧慮。你要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馬上就会告訴你的。”說着，他那棕色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安慰她的神气。

她微笑一笑，表示感激，自己也承認說，“我有时候覺得有点不安呢。”

“别那么样，”他又重复的說。“你幷沒有錯。别煩心。我会教你的。”而他确乎事事都肯教她的。

逐漸逐漸的，珍妮把舒服生活的規矩和习惯都学会了。葛

哈德家中向常所有的，都不过是生活的必需品，現在呢，她是沒有一样沒有了——箱子，衣服，化装品，以至全部奢侈的設备，——她对于这些东西固然都喜欢，却仍顧到自己的身分，务求样样都恰如其分。她并沒有一点虚荣心，有的只是一点享受特权和机会的意識。她对于雷斯脱替她做过的事和繼續替她做的事，沒有一件不感激。她只望能够絆住他——长此絆住他！

安置味絲搭的一切手續办妥之后，珍妮就安定下来，过着日常的家庭生活。雷斯脱因为事务忙，有时在家，有时不在家。他在大太平洋旅館包了一排房間，原来这是当时芝加哥唯一的大旅館，他就把那里当作形式上的寓所。中飯和晚上的請客都在友联俱乐部。那时候电話还很少，他却已在自己寓所里装了一个，因此要跟珍妮說話，随时都便利的。他一禮拜住在家里的时候大約两三天，有时还要多些。起初，他坚执要珍妮雇用一个女用人做做家常生活，但后来珍妮提議临时雇人做扫除浆洗的工作，他也覚得比較妥当，就默認了。珍妮很喜欢家庭的操作。她天生是很勤劳的，又很爱秩序，因而更提高了他爱她的感情。

雷斯脱的早飯总在早晨八点鐘吃。晚飯要七点鐘开，并且要鋪排得好。銀子的器皿，花玻璃的杯盘，外国的磁器——这一些小小的生活奢侈品，都是使他称心的。他的箱子和衣橱都放在寓所。

在最初几个月里，一切事情都很順溜。他偶尔要带珍妮出去看看戏，如果碰見熟人，总把她当做葛哈德小姐給人介紹。若遇必須用夫妻的名义登記时，他就用上一个假名字，但在无須怕人发覚的地方，他也就把自己的眞名写上。这样，一直到現在，都不曾发生什么困难或是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在这样的局面下，珍妮别的心事都沒有，就只怕味絲搭的事情一旦发覚，不免要引起麻煩，又因父亲在家里，家庭太沒有組

織，难免要担心罢了。有一天，味罗尼加写信給珍妮，說馬大已經在克利夫兰租到一所房子，她跟威廉也打算住到那里去，叫老头子独个人住在家中。珍妮深怕这事要实現，因而加重了她的心事。她想起父亲，覺得他可怜得很，又想他手已受伤，只能做守更的工作，如今要把他独个人丢在家里，不免伤心起来。他会到她这里来嗎？她看他現在的情形，知道他是不会来的。就是雷斯脫要不要他来，她也还沒有把握。即使他来了，味絲搭的問題也仍不能解决。因此珍妮的心事終于放不下。

講到味絲搭的問題，那确实是很复杂的。珍妮覺得自己对不起女儿，所以对于她的事情特別关切，巴不能够給她多多的好处，借以弥补自己不得对她尽母亲义务的欠缺。她每天到奥斯倫夫人家里去一趟，每回都把玩具，糖果，以及她想得起来可以博那孩子欢心的东西带給她。她到那里去时，总跟味絲搭坐在一起，把神仙和巨人的故事講給她听，听得那孩子把眼睛一徑大大的睜着。后来，碰着雷斯脫回去省亲，她居然带她到寓所来了，带了几回之后，她就发现这是可以常做的。又过些时，她漸漸摸着他的脾气，就愈加胆大起来——虽然胆大这个詞儿是难得会跟珍妮发生联系的。她那样的冒險，就如同小耗子一般；有时雷斯脫不过短期間——两三天——的出門，她也敢把味絲搭带到寓所去。她甚至敢把味絲搭的玩具藏在寓所，預备她来的时候可以玩耍。

当孩子在珍妮寓所的时候，珍妮就不得不認識人生确是可爱的东西，只要她能做得一个正式的妻子和快乐的母亲的話。味絲搭是一个聪明不过的女孩子。她常常发出种种天眞烂漫的問題，使得珍妮的疚心愈加深切。

“我能来跟你同住嗎？”就是她常常提出的一个最簡单的問

题。珍妮只好告訴她，說母亲現在还不能带她同住，但是不久就可以了，她要尽快的設法带她来长住。

“你不能說到底什么时候嗎？”味絲搭又要問。

“不，亲爱的，現在还說不准。但总快了。我想你再等几天总不要紧的。你不喜欢奧斯倫夫人嗎？”

“喜欢的，”味絲搭回說。“可是她这会儿再沒有好东西給我了。她还是給我那几样老东西。”珍妮听了，心里好生难受，就要带她到玩具店里去，讓她把新玩具滿載而归。

雷斯脫是当然一点儿都沒有疑心的。他对家庭事情的观察一向都馬馬虎虎。他只顧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快乐，一心相信珍妮的忠实，决不疑心她会有什么瞞人的行为。有一次，他因身体不适，下午回到家来，見她不在家里——不在家里有三个鐘头，从下午两点到五点，他心里略略有点着恼，等她回家之后，就責怪了她几句；但是他的着恼并沒有她的惊惶那么厉害。她怕他要起疑心，直吓得臉色发白，急忙对他竭力的釋解。她說她是到洗衣女人那里去的。又因去买了东西，所以回来迟了。又說她想不到他回来得这么早。又說她很抱歉，不該出去，以致他回来不能服侍。經过这回之后，她就明白这样的事不知要生出怎样的糾紛来。

这事之后約莫三个礼拜，雷斯脫有事回到辛辛那提，要过一个礼拜才来，珍妮就又把味絲搭带到寓所去住。这一下就一連住了四天，母女之間眞有說不尽的快乐。

这回的小小团聚，本来不会发生什么事故的，却因珍妮一点儿疏忽，竟至发生很大的影响，使得她后悔不及。原来味絲搭有只玩具的小羊忘記带走，擱在前房一張大皮榻底下，剛巧那張榻是雷斯脫惯常躺在上面吸烟的。那小羊的頸上有条藍色

带子拴着一个小鈴儿，皮榻振动时就会微微的作响。味絲搭是小孩子淘气，故意把那小羊扔在皮榻的背后，当时珍妮一些也不知道。味絲搭走后，珍妮把各样玩具都收拾起来，偏偏漏下这小羊沒有檢起，及到雷斯脫回来，它还是放在那里，眼睁睁看着那日光照耀的玩具区域。

就在那天晚上，雷斯脫躺在那張榻上，安靜地受用着他的雪茄和报紙。偶尔把雪茄落在地上，还是旺旺点着的。他恐怕燒坏东西，弯着身子看榻下。一时却看不見那支雪茄，他就站起身来，把皮榻移开一步，这一来，就发見那小羊依然站在味絲搭当初扔下的地方。他把它捡了起来，反复的看了一会，心里很覺奇怪，为什么家里会有这样东西。

一只小羊！这一定是邻家孩子的东西，珍妮引他来玩儿丢在这儿的，他心里想。他就要把东西拿去跟她开一回玩笑。

想着，他就高高兴兴的把那玩具擎在手里，走到餐室，見珍妮正在食器台上做活，他就假装严厉的声音嚷道，“这是哪里来的?”

珍妮梦想不到有这足以証明她的两重身分的东西被他拿住，回过头来一看，当他已大起疑心，就要对她发作了。登时她全身的血液都漲到臉上来，立刻就又統統落下去。

“怎么！怎么！”她嗫嚅道，“这是我买来的小玩意儿呀。”

“我猜也是的，”他和藹地回答；她那种惊惶的神色已經逃不过他的眼睛，却还沒有发覺其中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它正在一个僻靜的羊圈里打轉儿呢。”

他把那頸上的小鈴儿彈了几下，珍妮呆呆站在那儿，一句話也說不出。那小鈴儿微微响了几声，他又回头把珍妮看了一眼。他那样子很象开玩笑，她簡直不能說他有什么疑心。可是她自

己的心境几乎已經沒有恢复宁静的可能了。

“你有什么不适意嗎?”他問。

“沒有什么,”她回答。

“看你这样儿,好象这只小羊給你吃一大大的惊吓似的。”

“我忘記把乇檢起了,别的沒有什么,”她随随便便地說。

“看这小羊好象已經玩了多时了的,”他又比較正經的加上一句,但看珍妮对于这个問題分明覺得很难受,就不再追問下去了。他本想在这小羊身上寻点儿开心,結果却得不到。

他于是回到前房,躺在皮榻上,把这事思忖起来。她为什么要这样惊慌呢?不过是一件玩具,为什么竟叫她的面色变白呢?她独个人在家寂寞,把邻家的孩子哄到家里来玩玩,也算不得一回事。她为什么要吓得这般模样呢?他想了又想,終于得不到一个結論。

此后关于这小羊的事情就再沒有提起。等到事过境迁,倘如沒有别的事情重新来打开他的疑竇,珍妮記忆之中也原可以完全扫去这回事情的印象的,而无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了。

有一天晚上,雷斯脫在寓所比平常时間耽擱得稍久一点,忽听得門鈴声响,剛巧珍妮在厨房里有事,他就自己去开門。門开处,見一个中年妇人,慌慌張張的,把他看了一眼,就用一口瑞典腔的話,說要找珍妮。

“呆一会儿,”雷斯脫說着,就到后边去叫她。

珍妮远远就看見来人是誰,慌慌張張的走出穿堂,反手将門带上。这样的举动,立刻引起雷斯脫的疑心来。他把眉头一皺,决計要把事情查究个彻底。不一会,珍妮又走进来,面孔白得同死人一般,两手好象沒有地方可放,急乎想要找点东西抓住似的。

“什么事情?”他問道;他方才感着的恼怒,使他的口声带着

一点严厉了。

“我得出去一下子，”她許久才回答出来。

“好的，”他勉勉强强应允她。“不过到底是什么事情，你总可以对我說的，不是嗎？你現在要到哪里去？”

“我——我，”珍妮說不出口来。“我——得要——”

“唔，”他厉声道。

“我得出去有事去，”她支吾道。“我——我等不得了。等我回来再告訴你吧，雷斯脫。現在請你别問我。”

她眼睛瞠視着他，面上仍旧現出打定主意急乎要走的神气。雷斯脫从来沒有見过她这种紧張急迫的样子，心里也有些感动，而且有些着恼了。

“你要去当然可以，”他說，“可是为什么要这么鬼鬼祟祟呢？为什么不明白說出来呢？跟人家說話，又为什么要在門背后喊喊喳喳呢？你到底到哪里去？”

說到这里，他自己覺得太粗暴，就不說下去了。珍妮先听見那个消息，已經急的不得了，現在又受着这一番从来沒有受过的叱責，登时情緒紧張到极点。

“我会告訴你的，雷斯脫，我会告訴你的，”她嚷道。“現在可不行。現在我沒有工夫。等我回来什么都告訴你。請你别拦阻我。”

說完，她急忙到隔壁房間去拿外套，雷斯脫到底莫名其妙，仍旧不肯放松，直追她到房門口。

“你听我說，”他做出强硬而野蛮的样子来嚷道，“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問个明白。”

他站在門口，从头到脚都現出强硬和坚决的神情，好象非叫人服从不可。珍妮那时被他追逼得沒法，只好回过头来。

"是我的孩子，雷斯脱，"她嚷道。"她要死了。我現在沒有工夫說話。哦，請你别拦阻我。等我回来什么都告訴你。"

"你的孩子？"他嚷道。"你这是什么鬼話？"

"我是沒有法子，"她回道。"我是怕——我早就該对你說的。我不过因为——不过因为——啊，放我走吧，等我回来通通告訴你。"

雷斯脱满心惊异的把她瞠視了一会，这才站开了，知道当时不好再向她追逼。"好吧，你去吧，"他平靜地說。"不要叫人送你去嗎？"

"不要，"她回道。"奥斯倫夫人就在不远。我会同她去的。"

她面色惨白的匆匆去了，他站在那里沉吟了半晌。难道这就是他自以为認識清楚了的女子嗎？怎么，她已然騙了他好几年了。珍妮！那个面色惨白的！那个老实样儿的！

他这样喃喃自語着，竟有点儿窒息了。

"好吧，我眞是該死！"

二十九

珍妮这样匆匆被召而去的理由，无非是为味絲搭得了小儿的急症——这种急症之突如其来和它的結果，是沒有人能在两小时之前預料到的。那时味絲搭不过几点鐘之前得了咽喉炎，却发展得非常快，把个可怜的瑞典老太婆吓得半死，慌忙央求邻舍家赶来送信，說味絲搭病重，要甘太太馬上就去。这送信人目的在叫她快去，形色不免慌張，使得珍妮以为孩子馬上就要死，心里过分惊慌，以致几年来的秘密一旦敗露。珍妮走出門，就三步作两步的直向前奔，只盼跟女儿再相見一面。如果她来不及赶

上怎么好呢！如果味絲搭已經去了怎么好呢！她本能地加紧了脚步，而在一杆杆的街灯向后风馳电掣而去的当儿，她已完全忘記了雷斯脫方才所說的話的难堪，也虑不到他要赶她出門去，叫她同着小女孩子流落在他乡，却只記得味絲搭正在病重，或者已經临危，并想起母女乖离全是自己的罪过，以为如果自己能把她带在身边，就不会有今夜的事，也未可知的。

“我要赶得上才好，”她一路上不住的喃喃自語，过一会儿又发狂似的譫語道：“我該知道这种不自然的行为是要受天罰的。我为什么这么糊涂！——为什么这么糊涂！”

一到門口，她就飞也似的跑过那条小徑，进得屋中，見味絲搭慘白、安靜而虛弱的躺在那里，可是已經好得多了。好几个邻家的瑞典人和一个中年的医生伺候在旁边，一見她跪到孩子床边去跟她說話，大家都好奇地对着她看。

这时珍妮已經下了决心了。她对她的女儿已經犯了罪，犯了可痛心的大罪，从此要竭力来弥补了。雷斯脫对她原很亲爱，从此她什么事都不瞞他了；即使他离开她——她想到这一点，不由得心如刀割一般——她也一定要这样做。她决不叫味絲搭再做无人看管的弃儿。她决定要对她尽母亲的义务，給她一个家。自己到哪里，她也到哪里。

她那时在这簡陋的瑞典矮屋里，坐在床边，心里漸漸明白过来，这样的欺騙是毫无效果的，已然使得家庭生出許多糾紛和苦痛，自己这几个月来的忧虑也都由此而来，尤其是今天晚上的事情，也就是这种欺騙的結果，那末还有什么好处呢？而況現在事情已經敗露了。她坐在那里不住的沉思，正不知将来要怎么样，同时味絲搭也漸漸安靜下去，不久就酣然入睡了。

雷斯脫等到最初发覚这事时的一陣气憤过去了之后，就向

自己問起几个十分自然的問題。“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誰？她有多大了？怎么她剛巧会在芝加哥，是誰在領她的？”但他只能問而不能答；他是絕无所知的。

这时候，他不由得怀着好奇心，把他初次跟珍妮在联桥夫人家里会見的情形重新想起。她当时所以能引动他的地方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他只經几小时的观察就覺得自己一定能把她勾引上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道德的放蕩嗎？意志的薄弱嗎？还是什么呢？料想这可悲的事件里面一定有一种艺术，就是一种熟練了的騙术；至于她对自己这样老实的人也来施其騙术，就太忘恩負义了。

忘恩負义这件事是雷斯脫生平所极恨的，他以为这是人类中罪大恶极的劣根性，倘使在珍妮身上发现丝毫，那是要使他难堪之至的。他看她以前的行为，确乎从来不曾露过忘恩負义的形迹，而且正相反，她好象是知恩感德的，但如今这事敗露，他就認为是她忘恩負义的强有力的証据，因而不免对她怀恨了。她怎么好用这样的行为对付他呢？他对于她岂不曾出之于水火之中而給她十分善意的嗎？

想到这里，他就从椅上站起来，在那靜寂的房間里慢慢踱来踱去，同时这題目的严重性已經使他的决断力充分发揮起来。他断定她已經对他犯了罪，而他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可以懲罰她的。又断定本来的隐瞞已經不是，繼續的欺騙更是难容。最后，他就断定她的愛情到底是分了，一部分給他，一部分給那孩子；这样的发现，是他这种地位的人誰也不能安然忍受的。他因而感着十分煩躁，两手插在衣袋中，不住的在地板上走来走去。

雷斯脫之認珍妮为辜負自己，原不过为着隐瞞孩子这一桩事情，其实这孩子所由来的非正式的关系，也犹之珍妮被他引

誘而成的关系一般，那末他这样的判断自不免失于偏頗，然而这种不可索解的偏見，似乎是重責人而輕責己的人类永远要犯的。他当时丢开自己的行为不論（原来男子們的判断难得有把自己的行为来維持平衡的），却相信一种理想，以为女人对于她所爱的男子应該把她心里的事尽情暴露，无所隐瞞，如今珍妮对他有这样的隐瞞，所以使他痛恨了。他曾經有一次試探着問到她的身世，她却求他不要追逼她。那时她就应該說出这个孩子了。現在呢——他只有搖头而已。

他把这事想过一番之后，第一个冲动就想自己一走，从此把她丢开。同时他又要想听听这事的究竟。但是他竟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出去了，先到一家近便的酒館去覓飲。飲完，他雇車到俱乐部，在各房間里閑步一回，跟遇着的熟人閑談一回。他覺得心中煩乱如麻；最后，經过三小时的考虑，他才雇車回寓。

珍妮坐在睡孩旁边，心中迷乱，不知所措，过了半晌，見她呼吸停匀，方知危險已經过去。她那时覺得无事可做，就又想起自己剛才匆匆离去的家来，記得自己曾經应允雷斯脫的話，覺得对于自己的义务是該尽忠到底的。也許雷斯脫那时还在等她。他即使要和她断絕，想来总愿意把她其余的故事听听完的。她想他一定要把自己抛弃，心中不免痛楚惊惶，但她覺得这样的处置也并非过分，只是自作孽的报应罢了。

珍妮回到寓中，时光已过十一点，穿堂里的灯已經熄了。她先把門試推一下，这才插进鑰匙去。听听里边并沒有动静，她就开門而入，預备雷斯脫拿着一副森严的面孔来对付她。可是他并不在家。瓦斯灯点在那里，是他忘記了未关的緣故。她急忙四下一看，見屋内是空空的，就立刻得到另外一个結論，他已經丢开她走了，于是她呆呆的站在那儿，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走了!"她心里想。

正在这个当儿，他的脚步在楼梯上响了。他头上戴着一頂軟边帽，低低拉在广闊的額头，盖在棕色的眉毛上，身上穿着大衣，領子紧紧的扣着。他进門来，眼睛不看珍妮，先把大衣脱下来，挂在釘上。这才慢吞吞脱下帽子，也把它挂了起来。及至这套都做完，他才走到眼睁睁望着他的珍妮那边去。

"我現在要把这事的情由从头到尾問一問，"他开口先这么說。"这是誰养的孩子?"

珍妮躊躇了一回，好象一个人正要动身去探險似的，这才机械地启齿，一一的供認出来:

"是参議員白兰德养的。"

"参議員白兰德!"雷斯脱也应了一声;这个已故聞人的名字灌入他耳中，实在具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你怎么会認得他的?"

"我們慣常替他洗衣服，"她簡单地回說——"我的母亲同我。"

雷斯脱呆了一呆;她这样坦白的陈述，竟可把他那一肚子的怨恨都消解掉。"参議員白兰德的孩子，"他心里想。那末这个平民利益的偉大代表人就是她的——一个自己供状的洗衣妇的女儿的——糟蹋者了。却原来是一幕下层生活的好悲剧。

"这是几时的事情?"他追問着时，面上現出十分阴郁的神色。

"离开現在将近六年了，"她回說。

他把自己跟她認識以后的时間算了一算，这才繼續說:

"那孩子几岁了?"

"五岁多点儿。"

雷斯脱稍稍有点感触。他心里覺得事情严重，口音就更加沉着，却不象以前那么严峻了。

“你一向把她藏在哪里的？”

“在你去年春天到辛辛那提的前头，她都在我家里。后来是我去带她到这儿来的。”

“我到克利夫兰去的几回她都在家里嗎？”

“是的，”珍妮說，“可是我不讓她到你可以看見她的地方去。”

“我記得你告訴过我，說对家里人已經声明同我結婚的，”他所以要說这句話，是因为他覺得这个孩子和她家庭的关系不免有点奇怪而起的。

“是的，”她回說，“可是我不愿意把这孩子告訴你。他們是一徑当我会告訴你的。”

“那末为什么不告訴我呢？”

“因为我害怕。”

“怕什么？”

“我不曉得我跟你去之后到底怎么一个結局呢，雷斯脫。我要有法子可想的話，我总不愿意害她的。后来我也覺得慚愧了，但你当初說你不喜欢孩子的时候，我是害怕的。”

“怕我要丟开你嗎？”

“是的。”

他呆了一呆，因为她这些坦率的回答已經把他当初断定她全用騙术的那种疑心消散一部分了。原来这其中的欺騙，毕竟不过是情境上的为难和道德上的畏怯罢了。又想她的家庭是怎样一个家庭啊！她家里人一定都是沒有道德观念的，否則怎会生出这样的糾紛来呢！“你不知道这事終于要敗露的嗎？”他最

后又追問道。“你一定应該見到，你决不能这个样儿把她养大的。你为什么不早告訴我呢？如果早說，我是不会怎么样的。”

“我知道，”她說。“我可是要保护她。”

“她現在哪里？”他問道。

珍妮一一的对他說明。

說完，她站在那里，覺得这些問題跟他的态度有些矛盾，她竟不知道怎么解說了。后来她又竭力解釋一番，而其結果，只能使雷斯脫諒解她不是有意弄詭巧，只是想錯念头罢了，这种情形已經十分明显，假如他处于另一种地位，竟可以怜憫她了。但是关于白兰德的一段供状，仍旧挂在他心上遣之不去，因而他最后又回到这个題目上来。

“你說你的母亲慣常替他洗衣服，你又怎么会上他的手的呢？”

珍妮直到現在，覺得他所有的問題都还忍受得了，只有这个問題使她不堪痛楚了。原来他已漸漸蚕食进她生平記忆中最难堪的一段时期来了。象他这样的問法，好象是要求她把什么事情都和盘托出。

“我那时年紀还輕，雷斯脫，”她辯解道，“还不过十八岁。我是什么都不懂的。我常常到他住的旅館里去拿衣服，每个礼拜六又得把衣服送还他去。”

她停了一停，看雷斯脫找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好象要慢慢听下去的样子，这才繼續道：“我們家里穷得很。他常常給錢給我，叫我拿給母亲。我是什么都不懂的。”

她又停了一停，实在說不下去了。雷斯脫看看非再慫恿她一下不可，就又时时插进他的問話去，这才逐漸逐漸的把这痛心的故事全部都引逗出来。白兰德是有意要娶她的。他曾經写信

給她，但等不到他来接她，他就死了。

說到这里，她的供状已經完毕。接着的五分鐘里，雷斯脫一言不发，只拿膀子靠着壁爐台，眼睛望着墻壁，珍妮也默默无言，不愿再有所申訴，只是耐心的等着，不知事情怎么样下去。扎扎的鐘声清晰可聞。雷斯脫臉上絕不流露一点思想感情的形迹。他現在十分平静，十分清醒，只不知道自己应該怎么办罢了。珍妮站在他面前，如同犯人站在被告席里。正义的，道德的，心地純洁的他，正坐在裁判席中。現在就要宣告判决了，就要决定他自己所当采取的行动了。

老实說起来，这种事情确乎是一种很不愉快的糾葛，象他那样身分和财产的男子实在不应該牵涉在內的。这个孩子既然实实在在的放在眼前，全部事情就显出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面貌——但是他还沒有充分准备好发言。他又躊躇了一会，听見壁爐台上的法国鐘敲了三下，这才覺得珍妮白着臉儿，仍旧提心吊胆的站在那里。

"你好去睡了，"他最后說了这一句，就又把这困难的問題考虑起来。

但是珍妮仍旧站在那里，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期待着，以为馬上可以听見他給她的命运的宣判。誰知她徒然的期待着。他冥想了好些时，就轉身走到靠近門口的一个衣架那里去。

"你去睡去吧，"他淡然的說。"我要出去了。"

她本能地轉过身子，心覚虽在这危急关头，也仍可以替他做点儿小事，可是他并沒有看見她，就悶声不响的走出門去了。

她目送着他，听見他的脚步在楼梯上响，就仿佛自己的死刑已經判定，听見丧鐘在敲了。她做了什么事了啊！他現在打算怎么样啊！她站在那里，絕望得心乱如麻，及至听見下面的門格扎

一声响，才感覺到那万分无可奈何的一陣酸楚。

“走了！”她想道。“走了！”

在黎明的光中，她仍旧坐在那里冥想，她当时的情势是不容她有閑工夫淌眼泪的。

三十

这个阴郁而彻悟的雷斯脱，看他那个样儿似乎已經断然决定将来采取的行徑，而其实并不如此。他那时的心情原是很严峻的，但他并沒有看出他所以怨恨的理由究竟在哪里。不过那个孩子的存在，确实使事情非常难处罢了。他不愿意看見珍妮从前所作敗行的証迹化做人类的形状在他面前走路，但是事实上，他也承認自己当初如果認真一点，早就可以逼使珍妮講出她的身世来的。他知道她不会說謊。在开头的时候，他就应該把她过去的历史問个明白。他却沒有这么做，現在已經太迟了。現在他心里有一点是确定了的，就是他跟珍妮結婚这桩事情是用不着再去想它的了。这是办不到的，在他这种地位的人是办不到的。那末这个問題的最好解决，就是把相当的贍养費給与珍妮，然后跟她断絕。他抱着这种决心走到旅館里，而他却沒有对自己实在說过立刻就要这么做。

凡人处在这种境地，造理論是容易的事情，要实行却是全然另外一件事。我們的舒服，嗜好，和情欲，是跟着习惯而增长的。現在珍妮对于他，已經不但是一种舒服，而是一种嗜好了。他二人常常相处的差不多四年光阴，已經給他很多关于她和他自己的認識，所以他是不容易馬上放手的。这样的做法未免太矯情。他在日間厂里工作忙迫的时候，也許会想起这种做法，但到夜里

就不同了。他又会感到寂寞，这一点是他自己发现了之后也覺惊异的，因而使他煩恼了。

珍妮最初的理論，以为味絲搭被牵涉进他們的新关系里来，怕要害了孩子，这种理論是雷斯脫在这事态中感着兴味的一点。她怎么会发生这种感想呢？他总不明白。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是比她好嗎？但过了些时，他就覺得珍妮的观点并不是沒有意义。她不曉得他究竟是何等样人，日后对她怎么样。也許他不久就要丢开她。对于这点既然拿不稳，她就想要保全孩子了。这种想法是并不能算错的。于是他又很想看看那个孩子到底怎么样。象参議員白兰德这种人物的女儿，多少总会象个孩子的。他是一个漂亮的男子，珍妮也是美貌的女人。他想到这里，虽然心里不免要煩躁，但已萌起好奇心来了。他应該回去看看那个孩子——他实在有去看她的权利——但是他又躊躇起来，因为他覺得开头的态度不大好处。他揆情度势，似乎确实应該跟她断絕的，想到这里，他就不得不同自己談判起来。

其实呢，他是不能跟她断絕的。他跟珍妮同居了这几年，不知怎么的，已經少她不了了。因为以前有誰跟他这么亲热呢？他的母亲原是爱他的，可是她对他的态度里面，眞正的爱的成分实在不如期望的成分来得多。他的父亲呢——好吧，他的父亲也是象他自己一样的男人。他的姊妹們大家都各人顧各人的事；罗伯脫跟他又是脾气不合的。只有跟珍妮在一起，他才有快乐，才能算是眞正的生活着。她在他已属必要的了；他离开她日子愈长，愈加要覺得少她不了。最后他就决計同她去彻头彻尾的談一談，希望达到一种的諒解。他要叫她把孩子带来自己养。他要叫她明白他也許終于要离开她的。他要她感覺着他們的关系虽沒有立时破裂，却已經有了一种变化了。就在那天傍晚，他又回

到寓所。珍妮听見他进来，心里怦怦大跳一陣，这才鼓起了全身的勇气上去迎接他。

“照我看起来，現在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雷斯脫用着他那特征的直截了当的語气开口說。“去把那孩子带到这里来，你自己可以照管她。犯不着交給陌生人去养。”

“好的，雷斯脫，”珍妮柔順地說。“这是我早就愿意的。”

“那末很好，你最好馬上就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張晚报，漫步走到前窗，这才又回轉身来朝着她。“你我現在还是可以諒解的，珍妮，”他繼續說。“这事的經过我已經看明白了。我起初不先問你，叫你告訴我，那是我的愚笨。你要这样隐瞞我，虽則是怕孩子的生活要牽涉到身上来，也該算是你的愚笨。你該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事情。現在也可不必談它了。我只有一点要提醒你，就是象你我这样的关系，彼此倘无信任心，那是怎么样也过不下去的。我当初还以为你我真能彼此信任的。如今在这样不相信任的基础上，除开一种暫时的关系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太多糾葛了。受人毀謗的理由太多了。”

“我知道，”珍妮說。

“現在，我也不主張操之过急。在我这方面，覺得維持原状沒有什么不可以——目前一定可以的——可是我要你看明白了事实。”

珍妮叹了一口气。“我知道，雷斯脫，”她說，“我知道。”

他走到窗前，向外凝視。院中有几株树，夜色漸漸凝集在上边。他心自猜疑，不知这事究竟要如何結局，因为他是喜欢一种家庭气氛的。他舍得离开家里到俱乐部去嗎？

“你去做飯吧，”他过了一会，心覚煩躁的回过头来这样提議；不过他貌虽冷峻，心里却并不然。他覺得生活上不能有更美滿

的組織，实在是一种羞耻。他又回到他的長榻上，她就去打点她的事情。她一边做事，一边想到味絲搭，想到自己对不起雷斯脫，想到他已經决定不跟她結婚。那么，一場好梦已經被她自己的愚蠢所破坏了。

她鋪好了餐桌，点好了美丽的銀烛台，做好了他所喜爱的餅干，放一条小羊腿在鍋里烤炙，洗几張萵苣叶子做起一碟生菜来。原来她也曾把烹調書研习过些时，并曾从母亲那里学了不少烹調的方法。她手里做事，心里却不住猜詳这事的結局。他終于要丟开她走——那是无疑的了。他要丟开她走，跟别的人去結婚。

"哦，好吧，"她最后想，"他总还不立刻就走——这是聊可自慰的。而且我可以把味絲搭带到这里来了。"她叹了口气，把东西送上餐桌。怎么能够把她的雷斯脫和味絲搭一起給她呢——但这希望是完的了。

三十一

这場风波过后，曾有一段时間的和平和安靜。第二天，珍妮就去把味絲搭接了回来。母女团聚的快乐把其他許多心事都消解了。"現在我可以給她尽点責任了，"她心里想。那天下午，她曾三四次听見自己哼着一只小曲儿。

不久，雷斯脫也回来了，却并不是为着味絲搭来的。他在外面又曾竭力下决心，要改善自己的生活，要跟珍妮实行决絕。他想起自己寓所里放着一个孩子——偏偏又是那么个孩子——当然要很不高兴。他竭力要把这孩子的观念抛开，竭力要学做不去理她的样子，学了許久，这才动身回家。这一个家虽然有許多

的缺点，却仍旧是一个安静，和平，而且分明能够使得个人觉得舒服的所在。

雷斯脱回家的开头几天，珍妮要想摆布那个爱玩的，容易兴奋的，几乎不可控制的孩子，使她不去惹恼那个古板的，認眞的，商人脾气的男人，很覺得有些为难。雷斯脱打电話說要来的那天晚上，珍妮曾給味絲搭一番严厉的訓誡，說他的脾气很坏，不喜欢小孩子，叫她不要走近他。"你千万不要多說多話，"她說。"你千万不要問七問八。你媽会来問你要什么的。也別自己伸手拿东西。"

当时味絲搭正正經經的应允了，可是她的小孩子心腸并不能够掌握这番警戒的充分意义。

雷斯脱是七点鐘到的。珍妮已經費了大劲将她尽量妆扮过一番，自己也到臥室中化妆一下。雷斯脱进門时，以为味絲搭总在厨房里。事实上，她却跟随她的母亲同到起坐間的門口，一看就可以看見的。雷斯脱挂好了帽子大衣，回轉身来就瞥見了她的第一眼。那孩子样子很可爱——他第一眼看見就承認了。她那时穿着一件白地藍点的法兰絨衣裳，衬着軟領軟袖，下穿白袜白鞋。她的玉米色的鬈发嫵媚地挂在她的臉上。蔚藍的眼睛，蔷薇色的嘴唇，蔷薇色的面頰，完成了那幅图画。雷斯脱瞪視了一回，几乎想要去跟她說話，可是勉强制住了。味絲搭就惊怯地走了开去。

珍妮走出来时，他就講起味絲搭已經接来的事。"孩子的相貌很可爱，"他說。"你要她到这里来很費力嗎？"

"不費什么力，"她回說。

珍妮走到飯厅，雷斯脱就窃听到她們的一段談話。

"他是誰？"味絲搭問。

“噓！那是你的雷斯脫叔叔。我不是叫你别說話嗎?”

“他是你的叔叔嗎?”

“不是的，宝貝儿。别說話了。快到厨房里去吧。”

“那末只是我的叔叔了?”

“是的。赶快去吧。”

“好的。”

雷斯脫不由得微笑了。

假如这孩子是土头土脑的，相貌难看的，脾气乖張的，或者是三样都具备的，那末当时的結果如何就不容易推测了。又假如珍妮的手腕沒有这么巧妙，那末他一开头也許就要得着一种不愉快的印象。如今这孩子的天然美，合着她母亲把她藏匿起来的委婉手段，就使他瞥見一种永远愉快的天眞和青春了。他想起珍妮已經做了那孩子这些年的母亲，想起她有时要一連几个月跟她不見面，又想起她从来不曾暗示过孩子的存在，而对她的愛情却分明是很厚的，因此他心里不由得感动起来。“眞是奇怪!”他說。“她是一个奇特的女子呢!”

有一天早晨，雷斯脫坐在客厅里看报，忽然听見有什么东西响动似的。他回过头去，看見一只大藍眼睛从隔壁一头門的門縫里盯住他看——那效果是很叫人覺得狼狽的。这不象是一只平常的眼睛，因为若是平常的眼睛，遇到这种难以为情的情境早就該縮回去了;那只眼睛却是好整以暇的，一动都不动。他庄严地把报紙翻了个面，重新再看一看。那只眼睛还在那里。又翻了个面，又看一看。那只眼睛仍旧在那里。他盘起腿儿来再看，这才不見了。

这一件小小的事情，本身虽然无关重要，却含着一点喜剧的意趣，这是雷斯脫特別容易起反应的。他虽然絕对沒有意思要

松弛他那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却覺得自己的心境已因这神秘的窺看略微振动了；他那撅着的嘴角已經有要掀动的意思了。他并不肯向他的感情讓步，仍旧牢牢盯住那張报紙看，但这偶然事件已經分明留着在他心上了。那幼年的窺探者已經把她的第一个重要印象給了他了。

这事之后不久，有一天早晨雷斯脫正在吃早飯，很平靜的一面吃着一面看报，忽又被那孩子的露臉所惊覺——这一回可不那么簡单。原来珍妮已經給味絲搭吃过早飯，打发她自己去玩儿去，叫她等雷斯脫出門再出来。摆布停当后，她自己才坐到桌上来吃，正在倒咖啡，忽然看見味絲搭来了，那么一本正經的样子，大踏步穿过房間。雷斯脫抬起头来，珍妮紅着臉急忙站起。

“做什么，味絲搭？”她跟上前去問道。

但是味絲搭早已走到厨房拿了一柄小笤箒回来，臉上显得态度很坚决，看起来煞是好玩。

“我要我的小笤箒呢，”她一边嚷，一边堂而皇之的走过去。雷斯脫看見这种精神的表現，心里又不由得动了一动——这回却容一个依稀的微笑通过他的嘴上了。

只因这回的会見，雷斯脫就逐漸打破对于那孩子的厌恶感情，而代之以一种容忍，承認她是具有一个人类的一切可能性的。

此后六个月中的发展，就使雷斯脫心中那种坚拒的态度更加放松一步。他那时对于他所处的那种有些染汚的气氛，虽然还不能完全服帖，却已經覺得非常舒服，无法可以放弃了。这个地方太象一个安乐窩。珍妮这人实在可崇拜。論他一切原有的社会关系，他本来是可以随心所欲的，現在又享受到一种安靜、純朴和欢好的家庭生活，他覺得这种境地实在舍不得了。他一

天耽誤一天，漸漸覺得这样的日子一徑过下去也无不可。

在这期間，他跟小味絲搭的亲善关系不知不覺地日漸加强起来。他发现味絲搭的一切举动都含着一种眞正的滑稽趣味，因而要注意着它的发展。她常常做出好玩的事情；虽有珍妮在旁审慎监視着，她还是控制不住，往往要插嘴进来引得人发笑。例如有一次吃飯时，她在大盆子里用一柄大刀切一块小肉，雷斯脫就对珍妮提議給她买一套小刀叉来。

“她用不动这些刀呢。”

“是的，”味絲搭立刻就接口說。“我要一把小刀儿。我的手也是这么小的。”

說着她把手擎了起来。珍妮不知雷斯脫喜欢不喜欢，慌忙伸手把那小手撳下去，雷斯脫却費了大劲才算沒有笑出来。

此后不久，又有一天早晨，她看着珍妮把糖放进雷斯脫的杯子里，忽然开口說，“我杯子里要两块，媽。”

“不，宝貝儿，”珍妮回說，“你杯子里用不着。你有牛奶喝。”

“雷斯脫叔叔都有两块，”她抗議說。

“是的，”珍妮回說，“可是你还是小孩子呢。而且你在桌子上不能說話。这是不乖的。”

“雷斯脫叔叔的糖太多了，”是她立刻說出口来的回答，因使雷斯脫不覺粲然。

“我可不覺得太多，”他插进来說；这是他肯屈尊跟她直接說話的第一次。“你这句話好象是狐狸和葡萄的故事呢。”① 味絲搭也报他一个微笑，而且見他那冰冷的神气已經解除，她就滔滔不

① 伊索寓言：狐狸見葡萄树很高，知道自己吃不着，就說葡萄一定是酸的。味絲搭自己沒有糖，就說雷斯脫叔叔的糖太多，跟这故事相象。

絕的談起来了。这样的事經过了几次，雷斯脫終于覚得那孩子仿佛是自己亲生的一般。他甚至已經愿意把自己的地位和財富所能供給的机会同她共享，只不过有两个当然的条件，其一就是他要跟珍妮不分开，又其一就是他們要有一个妥当的布置，不致叫他自己为世人所唾弃，因为这个世面就是他的后援，也就是他不得不牢牢放在心上的。

三十二

到了第二年春天，陈列室和堆棧已經完工，雷斯脫就把事务所搬进新建筑里去。这时以前，他的事务都是在大太平洋旅館和俱乐部里办的。从此之后，他覚得自己已經固定住在芝加哥，好象这就是他将来的家了。那时他有无数的瑣事丛集在身——事务所里許多人員要管理，各种重要文件要办清。因此他可以摆脫了旅行的义务，就是不必再在罗伯脫指导之下担着去看阿弥的丈夫的义务了。原来罗伯脫那时正在拓殖他个人的势力，不但要把姊妹們竭力笼络，并且要把工厂也改組。有好几个向来得雷斯脫喜爱的人員，都要有被排挤的危險。雷斯脫却还沒有听見消息，甘老头子則主張不去干涉他。因为他看看自己年纪够大了，巴不得有人能够拿出强有力的政策来，把責任担当了去。雷斯脫似乎不大措意。这时候，他跟罗伯脫好象是比从前亲睦些了。

假使雷斯脫和珍妮的秘密生活永远不敗露，日子原可以很順溜的过下去。有时他跟珍妮同坐一輛馬車，也曾被他社交上和商业上的熟人看見过。他就自解自慰，以为他是个单身人，同誰交际都可以自由的。怎見得珍妮不是好人家的小姐呢？他

只要避免得了，就不把她介紹給别人。同她坐車一定走得特别快，免得别人要拦住說話。在戏院里的时候，她就只是葛哈德小姐，上文已經說过了。

为难的就在他的許多朋友眼光也很尖銳。他們并不是要干涉雷斯脫的行为。不过他們見他从前在别的城市里也曾同这女人在一起，知道这个女人一定是他姘識的。好吧，这也打什么紧？又有錢，又年輕，当然要活动活动的。后来流言傳到罗伯脫耳朵里，他却替他守秘密。如果雷斯脫要做这种事情，那是千好万好。不过事情終于是要敗露的。

敗露的一天，就在雷斯脫跟珍妮在北区寓所住了約莫一年半之后。原来那年秋天风雨連綿，天时不正，雷斯脫有一天忽覺腹中疼痛起来。初起时，他心想一会儿就会好的，只洗了一个热水澡，服了許多奎宁，以为就可以无事。誰知病却厉害起来，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就起床不得，身上大发燒，头痛得象要裂开似的。

他因跟珍妮同居日久，已經什么事都大意了。当时他如果仔細一点，本該住到旅館里去独个人养病。事实上，他却喜欢病在家里，好叫珍妮服侍他。因此他打电話給事务所，說他病了，一两天之內不能去；吩咐完毕，他就安心叫珍妮悉心調治起来。

珍妮呢，无論雷斯脫有病无病，当然乐意他跟自己一起的。她劝他看医生，請医生开方。她給他热的檸檬水喝，用冷水一回回替他澆头澆手。后来他病好，又拿牛肉茶或是燕麦粥給他开胃。

就在这場病里，第一次眞正不幸的事故发生了。原来雷斯脫的妹妹露意絲到圣保罗去看朋友，前几天曾写信来，說回家路过芝加哥要来看他，后来却比她預定的日期早几天就动身了。她

到芝加哥，正是雷斯脱病在寓所的时候。她先到事务所去找他，知道他要过几天才能去，就問起他的住址。

"我想他总在大太平洋旅館开房間吧，"一个說話不謹愼的秘書回答她。"他現在不大舒服呢。"露意絲覚得有点不高兴，就打电話到大太平洋，回說甘先生好几天沒有在那里了，又說他在那里开房間，事实上一个礼拜只住一两天。她有些着恼，又打电話到俱乐部。

俱乐部里有个接电話的仆人，曾經有許多次打电話到雷斯脱的寓所。雷斯脱沒有吩咐他不要把电話号碼告訴人，而事实上也从来沒有人問起过这个号碼。当时那仆人听見露意絲是雷斯脱的妹妹，又听見她急乎要找他，就回說，"我想他住在雪勒坊十九号吧。"

"你在說誰的住址？"一个走过那里的書記問道。

"甘先生的。"

"好吧，你別乱說呢。你还不知道嗎？"

那仆人正要辯解，露意絲已經把电話挂上走开了。

約莫一点鐘之后，露意絲因覚她哥哥这第三个住处有些奇怪，已經亲自找到雪勒坊。那是一所双幢的房子，她上了台阶，就見門口挂着"甘宅"的牌子。她揿了門鈴，珍妮出来开門，看見一个穿得这么时髦的年輕女子，不覚吃了一惊。

"这是甘先生的寓所吧，"露意絲眼看着珍妮身后的門口，很謙逊的說。同时看見这么一个年輕的女子，心里也有点儿惊异，但还不过是一个渾沌的疑团罢了。

"是的，"珍妮回答。

"他有病吧。我是他的妹妹。我可以进去嗎？"

当时珍妮倘有余暇可以考虑一下的話，也許也会推故拒絕

她，誰知露意絲仗着自己的身家地位，不容珍妮有說話的机会就直闖进去了。进門之后，她就四下打量了一番。随即她走进起坐間里，里面就是雷斯脫正在臥病的寢室。剛巧味絲搭在屋角里玩耍，看見这新来之客就站了起来。寢室門是开着的，分明看見雷斯脫躺在床上，床左有一个窗口，照見他眼睛閉着在那儿。

"啊，你在这里，哥哥！"露意絲嚷道。"你是什么病呀？"說着，她慌忙走到床边去。

雷斯脫听見她的声音，眼睛已經睁开，立刻就知道事情不妙了。他勉强支着胳膊，抬身起来，可是一时竟說不出話。

"怎么，露意絲，"他最后才逼出这声来，"你是打哪儿来的？"

"圣保罗。我是提早几天回来的，"她有气沒力地回答，因为她看看事有蹊蹺，心中不免煩躁。"你寻得我好苦呢。誰是你这——"她正要說出"美貌的管家"几个字来，一回头看見珍妮手脚失措似的在隔壁房間收拾东西，現出十分惊惶的神色。

雷斯脫沒奈何地咳了一声嗽。

他妹妹用尖銳的眼光四处打量一番。她覚得那里頗有家庭的风味，又愉快又迷人的。有一件珍妮的衣服披在椅子上，看样子很是亲昵，使得甘小姐很覚不好意思。她看看她的哥哥，見他眼睛里含着一种很奇异的表情——他好象有点儿狼狽，却仍旧是冷冷然的，旁若无人的样子。

"你是不該到这里来的，"雷斯脫不等露意絲提出心中的問題，就先說道。

"为什么不該来呢？"她听見这大胆的招供，不由得心中大怒，就这样的反問他。"你是我的哥哥不是？为什么你該有我不能到的地方呢？好吧，我听見了，这是你对我說的話。"

"你听我說，露意絲，"雷斯脫再把身子抬起一点儿，繼續說

道。"你也是个明白人,跟我一样懂得人生的。咱們現在用不着辯論。我并不曉得你要来,不然的話,我就另有布置了。"

"另有布置,不錯,"她冷笑道。"我也要这么想法。好主意!"

她想到自已无端落入这陷阱,心中老大的着恼,以为这实在是雷斯脫的羞辱。

"这不过是我对你客气的話,"他作色道。"我并不是要向你辯护自己的行为。我說我要另有布置,并不就是向你討饒。你如果要不客气,那也随你的便。"

"怎么,雷斯脫·甘!"她两頰漲得緋紅的嚷道。"我不想你会这个样儿。我想你也該覺得慚愧,居然这么公然的——"后面这个詞儿她可不說下去了——"而且咱們的朋友滿城里都是。眞可怕!想不到你会这样的不識羞耻,这样的不知自重。"

"什么羞耻不羞耻!"他怒道。"我已然告訴你了,我不是向你辯解。你如果不喜欢这样,你当然知道自己的办法。"

"哦!"她嚷道。"这是自己亲兄弟說的話呀!而且都为着那个貨色說的呀!那个孩子是誰的?"她又野蛮地却好奇地追問道。

"不要紧,总不是我的就是了。就算是我的,也沒有什么关系。我愿意你不要管我的事情。"

珍妮当时在起坐間隔壁的飯厅里操作,听見他們話里提到她,很是难听,也只得咬紧牙关忍痛罢了。

"你别肉麻吧。我从此再不来管你的事,"露意絲又应口道。"可是我想你这样的人实在犯不着做这样的事——犯不着跟这种下流女子在一起。因为她不是——"她正要再把"你的管家"几个字接下去,可是雷斯脫已經怒不可遏的打断她的話了。

"你不要管她是什么样人,"他咆哮道。"她比有些自命为上

流人的还好些。我也明白你的意思。那是不要紧的，我告訴你。我現在已然做了这种事，就不管你的意思怎么样了。有过失該我自己承当。你别替我操心吧。”

“好吧，我不管你，你放心，”她又应口道。“你分明是不把家庭放在心上的了。可是你如果識点羞耻的話，就不該叫自己的妹妹到这种地方来。我就只覚得恶心，别的沒有什么，我想别人听見这种事情也要恶心的。”

說着，她就轉过身子，带着侮慢的神气走了出去，剛巧珍妮走近飯厅門口来，她又狠狠的把她瞪了一眼。这时候，味絲搭已經走到里面去了。过一会儿，珍妮才走进房来，把門关上。她不知道說什么才好。雷斯脫把一头濃发掠在背后，满肚子忧郁的仰在枕头上。“命运眞会恶作剧！”他想道。她現在回去，一定要把事情告訴家里人。父亲就要知道，母亲也要知道，罗伯脫、伊木眞、阿弥都要听見了。他还有什么話可以辩解？——她是亲眼看見的。他沉思地瞠視着墙壁。

这时候，方在操作的珍妮也有材料可供她思索。在别个女人的眼里，她的眞正的地位原来是如此的。現在她已經能够看透世界上人对她的态度了。这一家人家对于她，其远不可即，就仿佛他們住在另一行星上一般。在他的姊妹、兄弟和父母的眼中，她就是一个烂污女子，一种在社会地位上、思想上和道德上都比他低得多的貨色，簡直是街上卖淫的貨色。她本来也曾希望能够叫世上人看得起她，如今却曉得这場希望全空了。想到这里，她的敏感性上就裂开了一个闊大的創口。她实在是下流的，卑賤的，在她露意絲的眼中如此，在一般人的眼中如此，在雷斯脫眼中也根本就是如此。啊，她怎能够挽回世上人的这种成見，讓她体体面面的生活着，規規矩矩的做个人呢？这怎么办得

到呢？她也知道做人应該这样的。可是怎么能够这样呢？

三十三

露意絲念及家声損坏，心中不胜憤慨，就急忙回到辛辛那提，把她这次发现的經过报告家里人，并且添花添朵的加上了許多細节。据她报告，她当时在門口遇見一个“傻头傻脑的面色蒼白的女子，”一听見自己的名字，甚至不肯讓她进去，却只站在那里，“現出一副賊胆心虛的样儿。”又說雷斯脫也太无耻，竟敢对着她的面直認不諱起来。她問孩子是誰的，他不肯告訴她。“总不是我的就是了，”他只肯說。

“哦，眞有这回事！眞有这回事！”首先听見这故事的甘老夫人嚷道。“我的儿子，我的雷斯脫！他怎会做出这种事来呀！”

“而且是那样一个貨色！”露意絲故意加重語气喊出这几个字来，仿佛这几个字必須重复一下，才見得事情是实在的。

“我到那里去，原是为看病去的，”露意絲繼續說。“他們說他病了，我当他总是重病。誰知道会有这种事的呢？”

“可怜的雷斯脫！”她的母亲嚷道。“誰想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来！”

甘老夫人把这困难問題在心中反复忖度一番之后，觉得自己以前沒有經驗，不知該怎样解决，就打电話把老头子从工厂里請回来大家商議。商議的当儿，老头子始終板着一張庄严的面孔沒有話說。雷斯脫是公然跟他們从来沒有听見过的一个女人同居了。他生来性情倔强，大概是会不顧一切的。在这情形之下，要行使亲权是不可能的事。他知道雷斯脫是师心自用的，如果有人要劝他改邪归正，那就只有用高妙的外交手段才行。

商量沒有結果，老头子就一肚子不高兴的回到工厂去，但他已經决定事情不能不管了。他又同罗伯脫商量了一回，罗伯脫承認謠言已經听見过多次，他只不愿意說出来。甘老夫人后来提議罗伯脫到芝加哥去跟雷斯脫談一談。

“他应該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拖下去，对他将会造成无可补救的損害，”甘老头子說。“他不能希望这样的做法可以成功。这是誰都不能的。他或者是娶她，或者是离她，总不外是两条路。我要你替我去跟他这么說。”

“很好，很好，”罗伯脫說，“可是誰能叫他相信呢？我是干不了这个差使的。”

“我希望，”老头子說，“他終于会相信；可是你无論如何去一趟試試看。这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他或許会明白过来也未可知。”

“我可不相信，”罗伯脫回說。“他是一个很倔强的人。你想他在家里的时候，也曾劝过他多少好話，可有什么用呢？不过你如果覚得这样可以有点儿安慰的話，我也会去的。母亲也要我去。”

“是的，是的，”他父亲心煩意乱的說，“去一趟的好。”

因此罗伯脫就答应去了。此去的成功失敗，他原沒有多大的把握，但他自信有道德和正义的力量可以打动人，就欣然的动身到芝加哥去了。

罗伯脫到时，就是露意絲来过的第三天早晨。他先到堆棧去找，雷斯脫不在那儿。他这才打电話到他家里，很圓滑地跟他約定了一个时間。雷斯脫还在病中，但他情愿到事务所里来会面。到时候，他果然来了。他用着一种若无其事的态度会見罗伯脫，先談了一回营业的情形。接着就是一种有所酝酿的沉

默。

“我想我这回的来意你总知道吧，”罗伯脱試探着开始說道。

“我想我也猜得着，”雷斯脱回說。

“他們听見你有病，大家都很担心，特别是母亲。你这病总不至于复发吧？”

“我想不至于。”

“露意絲說她来的时候看見这里有一种特别的組織。你沒有結婚吧，有沒有？”

“沒有。”

“那末露意絲看見的那个年輕女子只不过是——”他說时摆手示意。

雷斯脱点点头。

“并不是我要查問你，雷斯脱，我不是查問你来的。只因为家里人都覺得我該来一趟。母亲心里苦恼得很，我为她的緣故不能不来看看你——”他停住了，雷斯脱被他那种誠懇和尊重的态度所感动，覺得单就礼貌而論也該对他有一点解釋。

“事已如此，我說什么也沒有用了，”他愼重地回說。“实在是沒有什么可說的。我有了这个女人，而家庭却要反对。这事的主要症結，似乎就在它不幸而被发覺一点上。”

他停住了，罗伯脱就把这段平凡推理的实质在心中反复推敲。他覺得雷斯脱对于这件事情很是平心靜气。他似乎还同平时一样，心里是十分清醒的。

“你現在还沒有打算要跟她結婚，是不是？”罗伯脱迟疑地問道。

“我还沒有这种打算，”雷斯脱淡然地回答。

他們安靜地相視一会儿，罗伯脱这才向城中的远景瞟了一

眼。

“我想我用不着問你对她是不是真有爱情吧，”罗伯脱冒險問道。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你討論这种神圣的灵感，”雷斯脱带着一种严肃的幽默回答道。“我自己从来没有經驗过这种感覺。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个女子使我很喜欢罢了。”

“好吧，这完全是一个关于你自己的幸福和家庭幸福的問題，雷斯脱，”罗伯脱停了一会儿又繼續道。“在这里面似乎談不到道德——至少这是你和我不配討論的。你对于这桩事情的感情，自然只有你独个人的关系。但是你自己个人的幸福，似乎就足以构成辯訴的充分理由。而且家里人的感情和面子也是应該重視的。我們的父亲是个比誰都看重家庭名誉的人。这一层你当然也跟我一样明白。”

“我也知道父亲心里要怎么样，”雷斯脱回道。“我对于这全部事情，是跟你們誰都一样明白的，只不过一时想不出办法罢了。大凡这样的事情，总不是一天做成的，所以也不能一天就把它解决。女人已然在这里了。这是我有一部分該負責的。我虽然不愿意細道詳情，但是这种事儿总比法庭历上所載的要复杂一点。”

“当然我并不知道你跟她的关系已經到了怎样的程度，”罗伯脱回說，“我也不一定要知道，可是你想想看，除非你有意思要跟她結婚，不是事情总覺有点不公道嗎？”这最后一句話原是探探他的心的。

“只要能有益处，这話我也愿意贊成，”雷斯脱支吾道。“現在的情形却是如此：女人已然在这里，而家里人也已經知道了。只要是有法可办的話，我就得照办。这样的事情是誰也不能代我

办的。”

雷斯脱暂时沉默，罗伯脱站起身来，在地板上踱了一会，又回轉来說道：“你說你沒有和她結婚的打算——或者宁可說还沒有到那时候吧。不是我多管，雷斯脱。我从一切观点看起来，都覚得你正在鑄成一生的大錯。你别怪我多嘴，象你这种地位的一个人，牺牲未免太大了；你是吃亏不起的。就算撇开家庭不管，你的注也下得太大了。你簡直是糟蹋自己的一生——”

他說到这里，把他的右手伸出来，这是他表示十分恳切的习惯态度，而雷斯脱也感覚到他的恳切了。現在罗伯脱并不是在批評他。他是要打动他的心。这其間是有个区别的。

但是这样的打动却仍旧得不到反应，于是罗伯脱又想新辟一条蹊徑去打动。他因形容起父亲如何寵爱雷斯脱，如何希望找一家辛辛那提的富戶給他配亲，只要他合意，就会找一家天主教徒，至少也要門当戶对的。又說母亲也是一般殷切的期望，雷斯脱自己总該也明白。

“他們大家的感想我一概都明白，”雷斯脱最后打断他道，“可是我想不出馬上能够有什么办法。”

“你以为馬上离开她不是办法嗎？”

“我是說她待我非常好，所以我在道德上应該有义务替她尽力。至于怎样尽力法，我可也不知道。”

“跟她同居嗎？”罗伯脱冷然問道。

“她既然同我住慣了，当然不会叫她卷鋪盖滚蛋，”雷斯脱回道。罗伯脱就又坐下来，仿佛覚得自己这番打动他的話都属徒劳了。

“你不能看家庭的份上向她婉言相劝把她送走嗎？”

“不，这要經过相当的考虑才行。”

“那末你能不能告訴我一声，說你有希望可以使事情赶快了結，讓我回家去好有話安慰家里人的焦急呢？”

“倘如能使家里人不为着这事焦急，我是十分愿意的，不过事实是事实，你我之間用不着說模稜两可的話。我已經說过，这关系中間牵涉着許多事情，要得我和她双方都不受委屈，那是沒有討論的可能的。象这样的事情，除开当事人自己，誰也不能曉得应該怎么样处理，而且即使是当事人自己，也有时不知道的。現在我只能应允你尽我的力量去做，此外不能說什么了。”

雷斯脫說到这里，罗伯脫又站起身踱起步来，但不一会就又回来說道，“你以为現在沒有办法嗎？”

“現在沒有办法。”

“很好，那末，我想我也只得走了。我覺得現在我們沒有别的可說了。”

“你同我吃了飯走不好嗎？我想我可以同你到旅館里去，你要是不走的話。”

“不，謝謝你，”罗伯脫回答說。“我想还能赶得上一点鐘的辛辛那提火車。我总要去試一試看。”

那时哥儿俩面对面的站着，雷斯脫臉色蒼白，頗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罗伯脫則清朗，潤澤，强干，精明，誰都看得出时間在他們身上造成的差别。罗伯脫是个純洁果断的人，雷斯脫則是一个优柔寡断的弱者。罗伯脫是事业家的精干毅力的具体化，雷斯脫則具有商业的自足精神，向来拿一种怀疑的眼光看人生的。两个人站在一起，湊成了一幅对照的图画，同时流露出各自心中的思想来。

“好吧，”那哥哥停了一歇道，“我想我再沒有什么可說了。我本来希望你对这桩事情能够跟我們的态度一致，可是你自己的

主張当然最好。你現在既然还不覚悟，我也再沒有話能够叫你覚悟。可是我总覚得你这办法是不对的。”

雷斯脫听了并不作声，但是他脸上表現出一个并未变更的主意。

罗伯脫轉身取了他的帽，他們就一同走到事务所的門口来。“我回去总尽力替你掩飾，”罗伯脫說完这句就走出去了。

三十四

在我們这个世界，一切动物的活动都似乎限制在一个平面或是一个范圍里，仿佛这是我們这繞日而行的星球上的生物天生不得不然的。例如一条魚，决不能越出海的范圍而不遭毀灭；一只鳥，决不能进入魚的境界而不至丧生。从花上的寄生虫到丛林深海的巨兽，我們都能分明看見它們的行动受着这种范圍的限制，有誰想要尝試脫离本来的环境，那結果是必然无幸的。

但在人的場合，这个限制論的运用却还不曾十分明白的察見。我們現在还沒十分懂得支配我們社会生活的那些規律，所以还不能构成很明白的一般概念。然而社会上的輿論，非議，和批判，冥冥之中已經造成了种种界限，不得因其无形質而即認为非眞实的。无論男女，当其犯了过錯——就是說，当其越出他們慣常行动的界限——时，原不至有飞鳥投水或是野兽近人那样的結果。毀灭原是不会立刻就跟着来的。人們对于这种事情，总不过皺眉以示惊异，冷笑以示譏嘲，揚手以示抗議罢了。然而社会活动的范圍划得很清，誰要越出一步就会被定罪。一个人生养在某种环境里，他实际上就不能适应其他任何境地了。他就象一只鳥儿，既习慣于某种密度的空气，在較高或較低的平面上

就都不能舒服地生活了。

雷斯脱等他哥哥走后，就在靠窗一張安乐椅上坐了下来，沉思地凝視窗外的繁华城市。在那里，展开在他面前的，是具有精力，希望，繁荣，快乐等等現象的人生，而这里，他正突被一陣恶运的风所冲击，被它暂时扫蕩了开去——他的前途和目的都被吹散了。他能繼續这般兴采地在他原走的路上走嗎？他跟珍妮的关系能够不受这突如其来的反对潮流的必然影响嗎？拿他当初跟自已的家庭那种舒适的关系来說，現在他的家庭不是已經成了一件过去的东西了嗎？所有当初那种純洁的亲爱空气，現在都要沒有了。他父亲眼中慣常有的那种贊許他的恳摯神情，現在还会存在嗎？罗伯脫，他自己对于工厂的关系，乃至他旧时生活中一切，都因露意絲的这次突然闖进而受影响了。

“这是不幸的，”他当时所能想到的只有如此。但既想到这一点，他就从无謂的冥想移轉到实际办法的筹思上去了。

“我想明天要到克累門山去一趟，至迟礼拜四总要去了，如果觉得有力气的話，”他回家之后就对珍妮这么說。“我心里覺得不大舒适。也許去几天就会好的。”实际上，他是要独个人去住几天，好把事情慢慢的想一想。届时珍妮替他理好行装，他就走了，可是带着一种阴郁沉思的心境走的。

接着的一个礼拜中，他有充裕的时間把这事細加考虑，考虑的結果，就是覺得目前尙无何等断然行动的必要。他以为再过几个礼拜实际上是沒有分别的。罗伯脫和家里其他的人未必会再来找他說話。他的业务关系，也势必維持原状，因为这是跟工厂利益有关的；至于强迫他的手段，那一定是不会有的。但他跟家里人已經无望地有了嫌隙这一点意識，他終于覺得排遣不开。“事情糟糕了，”他想道，——“事情糟糕了。”然而他的主意仍旧

沒有变。

此后經过足足一年的时間，这种尷尬的事态依然繼續下去。雷斯脫已經六个月沒有回家，后来碰着一次重要的业务会議，才把他叫了回去。他到家里时，态度很从容，頗有若无无事的样子。她母亲很亲热的跟他亲吻，不过略带一点伤感罢了；他父亲也如常的招呼他，跟他誠摯地握手；罗伯脫、露意絲、阿弥、伊木眞，对他虽沒有口头上的諒解，却都一致愿意忘記那件事了。但是他覚得大家都象疏远了，而且这种感覚一徑存在着。从此之后，他就竭力避免回家，即使偶然去一回，也总相隔得很久。

三十五

在这时期里，珍妮正在經过一种道德上的难关。她这时除开雷斯脫的家庭的态度使她十分痛心外，又初次認識了世界对她的态度。她是个坏貨——她已經知道了。她曾有两次机会屈服环境压迫的力量，其实都可用别的法子奋斗过去的。她为什么沒有更大的勇气呢！她为什么老被恐惧的意識所盘据呢！她为什么不能决心向正当的路上走呢！如今雷斯脫是决不会跟她結婚的了。因为他为什么应該跟她結婚呢？她爱他，但她也能离开他，而且她为他着想，也不如离开他的好。她如果回到克利夫兰，她的父亲大概是肯跟她同住的。他看見她終于規規矩矩的做人，因而就看得她起也未可知的。但她想起要离开雷斯脫，就覚得有些可怕——他是待她这么好的。至于她的父亲到底肯不肯收留她，也还沒有十分的把握。

自从露意絲那次悲剧的訪問之后，她才想起要儲錢，就开始从雷斯脫給她的費用里逐漸克扣一点。雷斯脫向来就不吝嗇，

因此她可以每礼拜常川寄回十五块錢去維持她的家——这是她家往常的开消，此外再沒有别的进款了。至于这儿寓所，飯食要用二十元，因为雷斯脫事事都要精——水果，菜蔬，尾食，酒，那一項缺得了呢？房租是五十五元，衣服和零用沒有定数。雷斯脫每礼拜給她五十元，差不多只能出入相抵。她从前也想要經济一点，但覚这是不对的。她想她經手的时候，有錢应該尽量用，不如不克扣的是。她覚得这样才是正当的办法。

露意絲来过之后，她接連把这事想过几个礼拜，总想能够有勇气說几句話，或者簡直行动起来。雷斯脫始終都肚量很寬，待她很好，但她有时覚得他自己也許愿意她表示一下。他是細心的，不大肯表示的。自从露意絲一鬧，她覚得他似乎有点不同了。她恨不得要对他說明了自己不滿意这样的生活，然后就离开他走。但他当初发見味絲搭的时候，已經明明对她說过，她的感情怎么样，他是不大措意的，因为他覚得这个孩子是他們結婚的永远障碍。他現在所以还要她，只在另外一种关系上。他的說話很有力量，她不能跟他辯論。她就决定自己先走开，这才写信来給他說明理由。那时他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也許就会饒恕她，不再跟她計較的。

在这期間，葛哈德家里的景况也沒有进步。珍妮走后，馬大也就結婚了。原来她在克利夫兰公立学校里教了几年書，遇見一个青年建筑师，訂婚不久就結了婚了。她向来覚得自己的家庭可羞耻，如今这新生活开始之后，她就急乎要把家庭的关系竭力摆脫。她到临要結婚的时候，才給家里人通知，对于珍妮竟連通知也沒有，后来行結婚礼，就只邀請巴斯和乔其两个人。葛哈德、味罗尼加和威廉，都对她这藐視的态度有些憤慨。葛哈德幷不說什么，因为他的不如意事本来就很多。味罗尼加却眞生气了。

她只希望将来有个机会能出这口气。威廉当然并不特别介意这桩事。他那时一心想要做个电气工程师，因为他的教員告訴他，这是很有前途的事业。

珍妮直到事后才听見馬大結婚，还是味罗尼加写信告訴她的。她心里自然也高兴，但是因此明白兄弟姊妹都已跟她疏远了。

馬大結婚之后不久，味罗尼加和威廉就都去跟乔其同住，这也是葛哈德自己的脾气促成的。原来他自从老婆一死，眼見其他的孩子也逐漸走开，就落入一种非常阴郁的心境，再也鼓不起兴致来了。他那时虽还不过六十五岁，但已覚得他的一生快要到末日。所有从前那些人世上的野心，現在完全沒有了。他眼看着西巴軒、馬大、乔其一个个走开，实际已不把他这个人放在心上，也沒有錢供給家用，却須靠那万不該要的珍妮的錢来养家。味罗尼加和威廉也都对他不滿意。他們都不愿意馬上离开学校去找工作，意思明明想靠葛哈德久已認为不义的那点錢来过活了。現在老头子对于珍妮和雷斯脫的眞正关系已經覚得十分滿意。起初，他相信他們是結婚过的，但看雷斯脫往往长期丢开她，又把她不当个人，要她跟他到这里到那里，又看珍妮始終不敢对他提起味絲搭，都不象是已經正式結婚的样子。她又并不在家里結婚。他也从来沒有見过她的結婚証。她走了之后，也許終于結婚了，但他仍旧不能够相信。

眞正的毛病就在葛哈德的心境一天阴郁似一天，脾气也一天天的变古怪，以致青年人沒有跟他同住的可能。这种情形，味罗尼加和威廉都感覚到了。自从馬大走后，家里的錢由他一手抓，他們就不免气憤。他却还責怪他們衣服上和娱乐品上的錢花得太多，又主張換一所小一点房子住，按月把珍妮寄来的錢节

省一点下来，他們都猜不着他究为什么目的。事实上，葛哈德的意思是要省下錢来預备将来还給珍妮。他覺得这样的生活是罪孽的，因而除开他自己的些微进款外，要用这个方法来替自己贖罪。他总以为其他的孩子太对他不起，因为他們如果有心要帮他的話，他就用不着临老还該靠女儿的賙济——虽則女儿也有許多好德性，她的生活不正当总是事实。因这种种緣故，父子之間就常常要有吵鬧了。

这种常有的吵鬧，直到冬天一个月里才告一段落。原来那时乔其知道弟妹在家常常抱怨，就把他們叫去同居，却以他們去找工作为条件。葛哈德一时也有点失措，可是后来不但应允他們走，还叫他們連家具也搬了走。他們見他这样的慷慨，倒覺得不好意思起来，假意請他也去同住，但是他哪里肯去？他們走后，他就想去問他守过更的那个工厂的监事借一間閑空的頂楼睡覺。那监事向来信任他，想来不会不答应。而且这也可以替他省一点錢。

他那时憤慨之余，竟照这么办了。从此在城中一个荒凉的地段，当别处的繁华生活正在进行的时候，却見一个老人彻夜冒寒在那里看更。他在工厂旁边一个堆栈的最高层楼上占了一个稳风的小角。白天，他就在这里睡覺。下午，他要出去散散步，或是到热鬧的市中心走走，或是沿丘耶火加河岸或湖边漫步一回。这种时候，他总照例把双手别在背后，鎖着眉心在默默沉思。有时他甚至要喃喃自語，偶尔可以听見他說出一声“天曉得”或是“原来如此”，就知他的心境如何悲楚了。一到黃昏，他就慌忙赶回去，到那寂寞的門口去站着，原来这就是他的职务所在地。他的飯食是在附近一个工人寄宿舍里包的，却也尽量的节省。

当这时候，那德国老人的沉思是属于一种异常精微而阴郁的性质的。人生这件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样的奋斗，忧愁，烦恼，到底落得个什么？这一切都归宿到哪里去的呢？人是要死的；死了就再沒有消息了。他的老婆現在已經死了。她的灵魂飞到哪里去了呢？

但是他仍旧維持一种带着濃厚教条主义的信念。他相信有一个地狱，凡是犯罪的人都要到那里去的。那末葛婆子怎么样呢？珍妮怎么样呢？他相信她們两个都曾可悲痛地犯过罪。他又相信正派的人在天上可得奖賞。不过誰是正派的人呢？葛婆子的心是不錯的。珍妮也是一个好心腸的人。再拿他的儿子西巴軒来說。西巴軒原是个好孩子，但他太冷酷，确实对他父亲是很冷淡的。馬大呢，她有野心，而且显然是自私自利的。除开珍妮，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以自己为中心。馬大以为她掙来的錢都該給她自己用。巴斯結过婚就走开了，从此再沒有給誰帮过什么忙。乔其曾有一段时間供給过家用，但是終于不肯帮忙了。味罗尼加和威廉情愿靠珍妮的錢过活，只要他肯应允的話，不过他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这样看起来，他的这条老命岂不就是孩子們的自利心的一种注解嗎？他的年紀又这么老了。他想到这里，不由得搖起头来。眞是神秘中的神秘！人生确实是奇异的，黑暗的，无常的。但是他仍旧不愿意跟任何孩子去过活。除开珍妮，他实在覚得他們都不値得，而珍妮却又不好。于是乎他感覚到悲痛了。

这种悲慘的情形，珍妮一时都还不曉得。她往常的信都写給馬大，但到馬大一走，她就得直接写信給父亲。后来味罗尼加也走了，葛哈德写信給珍妮，叫她不用再寄錢。他說味罗尼加和威廉都去跟乔其同住了。他自己在厂里有个好地方，打算在那

里住些时再說。他把节省下来的一点錢寄还給她，一共是一百十五块，說他現在用不着了。

珍妮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但見别人都沒有写信，以为总沒有什么事故——她父亲的态度原是这么坚决的。后来她慢慢的想，方才覺得其中一定有緣故，一定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了。想到这里，她就着急起来，想要立刻丢开雷斯脫，或者无論丢开他不丢开他，且先去看父亲一趟，这两个主意却一时委决不下。他肯来跟她同住嗎？在这情形之下，他是一定不肯来的。假如她已經結过婚，他或者有来的可能。倘如她独个人住着，他多半是可以来的。但她如果沒有相当的工作，他們的日子就难維持。当初的老問題又要起来了。她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她已經决心要行动了。她只要弄得到五六块錢一个礼拜，他們就可以生活下去。葛哈德省下来的这一百十五块錢，也許就讓他們把最大的难关渡过去了。

三十六

珍妮的这个計划有一点毛病，就在她沒有把雷斯脫的态度切实想一想。他本来是眞正舍不得她的，但他被他生长在里面的那个傳統世界的观念圈住了。要說他爱她的程度已經够得上无論好歹都会要她，要說他竟能把她这尷尬的地位合法化，而对世人公然承認自己已經擇到一个适当的配偶，那或者是太过分一点，但他实在是舍不得她的，特别在这个时候，他是不会想到跟她永远分离的。

雷斯脫到了这样的年龄，对于女性的观念已經固定而不能再变的了。到現在为止，他在自己那个阶层上，自己那个圈子

里，从来不曾遇見一个人能象珍妮这样的使他心爱。她是温柔的，聪明的，文雅的，能够体貼他的一切需要的；他又教会了她体面社会的种种小习惯，因而她已經成了他的一个如心如意的伴侣了。他是舒服的，他是满意的——那末还求什么呢？

但是珍妮的不安情緒正在一天一天的增长。她尝試把她的見解写出来，先写坏了半打信紙，后来終于写成了一張，似乎至少可以表达她一部分的情感。在她，这已經是一封长信了，原文如下：

“亲爱的雷斯脫，

“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經不在这里了，我愿意你不要馬上就怪我，等你看完了这封信再說。我現在是带着味絲搭走了，我想实在不如走的好。雷斯脫，我是应該这么的。你知道，你当初遇見我的时候，我們家里很穷，象我那时的景况，我想是哪一个好人都不肯要我的。后来你来了，告訴我說你爱我，我簡直不知道該怎样才好。可是雷斯脫，你竟不由我自主，叫我爱你了。

“你記得我曾告訴你，說我不应該再做錯事情，而且說我并不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当你接近我的时候，我可拿不定主意，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开你。那时候爸爸在家害病，家里差不多什么都沒得吃了。我們大家都正弄得不得了。我的弟弟乔其没有好鞋穿，媽媽着急得什么似的。我近来常常想，雷斯脫，假如媽媽不着那么大的急，也許現在还会活着的。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我，我是实在喜欢你的——我是爱你的，雷斯脫——也許这也跟我沒有多大的关系。你記得你当时馬上就告訴我，說你愿意帮助我的

家庭，我就覺得这也許可以做得。我們已然穷得那么可怕了。

“雷斯脫，亲爱的，我这样子离开你，覺得慚愧得很；我的行为好象太卑鄙了，但是你如果知道我这几天的情感，你就会饒恕我了。哦，我爱你，雷斯脫，我实在爱你，实在爱你。但这几个月来——自从你妹妹来过之后——我覺得我是錯了，覺得不应該这样下去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錯誤。我当初跟白兰德的事情，已經是錯的，不过我那时还是一个女孩子——我是什么都不懂的。后来我同你初会面，不就把味絲搭的事情告訴你，虽然当时以为是对的，現在也知道錯了。又后来，我把她藏在这里这許多时候，那就尤其是大錯特錯，雷斯脫，可是我当时为的是怕你——怕你要說什么，要做出什么事来。及到你的妹妹露意絲来过之后，我才什么都明白了，覺得我們无論如何不会好的了。雷斯脫，事情是无論如何难好了，可是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自己。

“我并不要求你跟我結婚，雷斯脫。我知道你对我是怎样的感想，对家庭是怎样的感想，所以我想这是不对的，他們决不愿意你做这种事，所以我也不应該要求你結婚。同时，我可又覺得不应該这样生活下去。味絲搭是什么事情都要懂了。她还当你眞的是她的叔叔。我已然把事情統統想过了。我曾經有許多次想要跟你当面講，可是你一認眞起来要叫我害怕，我竟說不出口来。所以我才想起写封信給你，等我走了你就会明白。是的，你会明白的，雷斯脫，不是嗎？你不对我生气吧？我知道这样做法是对你我都好的。我应該这样做。請你饒恕我，雷斯脫，从此不要再想我。我

用不着你担心。可是我爱你——哦，是的，我实在爱你——你待我的好处是我感激不尽的。我但愿一切幸运跟着你。請你饒恕我，雷斯脫。我爱你，是的，我实在爱你。

“珍妮。

“我打算到克利夫兰爸爸那里去。他要我。他現在只有一个人。可是你不要来看我，雷斯脫。你最好是不要来。又及。”

她把这信放在信封里，封好了，暂时藏在怀中，以待可走的机会。

一連几天，她都沒有机会可实行这个計划，但是有一天下午，雷斯脫打电話回来，說他要有一两天不回家了，她就趁这机会把自己和味絲搭的必需衣服收拾起来，装在几只箱子里，随即去叫脚夫来搬运。她本想先打个电报給父亲，通知他她要回去，但知道他已經沒有家，就想到那里临时找他也是一样的。乔其和味罗尼加并沒有把家具統統拿走。大部分都还堆在那儿，这是父亲写信来說的。她可以利用这点东西布置起一个小小的家庭。筹划旣定，正在靜等脚夫，誰知雷斯脫忽然开門进来了。

原来雷斯脫不知为着什么理由忽然变更本来的計划。他并不是心血来潮，也沒有什么直觉，只是适逢其会，竟使事情突然有轉机。他当初本想約同朋友到芝加哥南部加加儿澤去打一天野鴨，但到临时忽然打消計划，且还提早了回家的时間。至于为什么会突然有这变計，他可自己也說不出来。

他快到家的时候，自覺回家这么早，也有一点儿奇怪；后来看見屋里竪着两只大箱子，他就立刻惊呆了。珍妮已經穿好衣服预备要出門——这是什么意思啊？而且味絲搭也是这样？他

满心惊异的瞪視着，棕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急于要問的神情。

“你到哪里去？”他問道。

“怎么——怎么——”她一面退却一面說。“我要走了。”

“走到哪里去？”

“我想要到克利夫兰去，”她回答。

“做什么去？”

“怎么——怎么——我本来要告訴你的，我想不应該再象这样子过下去了。我本来想告訴你的，可是我不能。我写了一封信給你。”

“一封信，”他嚷道。“你这到底是什么話？信在哪儿？”

“那儿，”她机械地指着一張小圓桌說；那信很显眼的放在一本大書上。

“你眞个要留了一封信就走嗎，珍妮？”雷斯脫說时，声音有些变硬了。“我对天发誓，我眞莫測你的高深。到底是为着什么？”說着，他把信封撕开，看着开头的几句。“最好叫味絲搭到外面去，”他暗示道。

她依了他的話，不一会又回进房中，站在那里，面色慘白，眼睛大大的睁着，看看墻壁，看看箱子，又看看他。雷斯脫将信細心看过一遍，却不馬上放下，及至移动了几次地位，才把它扔在地板上。

“好吧，我告訴你，珍妮，”他好奇地对她看了看，迟疑了一会才这么說。这个时候，只要他愿意的話，就又是一个机会可以終止两人間的关系，但他看看事情很平靜，并不覺得自己愿意利用这机会。他們已經相处这么久，現在要突然拆开，似乎是可笑的。他眞正的爱她——这是沒有疑义的。但是他仍旧不愿意跟她結婚——不能有妥善的办法跟她結婚。这个她也已知道。她

的信里已經說得很多了。“你把事情看错了，”他慢慢的繼續說道。“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些什么，可是現在的局面你却看得不对。我早就告訴过你，我不能跟你結婚——无論如何現在总不能。这里面要牽涉的大事情太多了，都是你不知道的。我是爱你的，你自己也知道。可是我得顧到我的家庭，顧到我的事业。你不明白这其中要有多少困难，我却是明白的。現在我并不要你离开我。我太舍不得你了。我当然不能拦阻你。你如果要走的話，你当然可以走的。可是我想不出你为什么該走。你并不是当眞要走吧，是不是？你且坐一会儿再說。”

珍妮本打算瞞着他走，現在覺得眞正进退維谷了。只因自己的要走，引出他这番平心静气的話来，竟象是向她辯訴。这是使她伤心的。他，雷斯脫，正在向她求告呢，而她又是那么爱他的。

她走过他这边来，他就拿住她的手。

“你听我說，”他說。“你現在离开我走，确实是沒有好处的。你剛才說要到哪里去？”

“到克利夫兰，”她答道。

“那末你打算怎样过日子呢？”

“我想要去找爸爸来同住，如果他肯的話——他現在是独个人住的——也許去找点事情做做。”

“好吧，珍妮，你現在能够做的还不是从前做过的那种事嗎？你不打算再去做太太們的女仆吧，是不是？或者去做店員吧？”

“我想我能得到一个女管家的位置吧，”她計議道。她也曾把找事情的可能性筹算过一番，覺得这是最有希望的一条路。

“不，不，”他搖着头咕噥道。“这是无謂的。除开一点意思之外，你这全部計划都是无謂的。怎么，就是拿道德的观点来

說，也对你沒有好处。你不能把已往的事情勾消掉的。无論如何你还是个你。我現在不能跟你結婚。将来也許可以的，可是我現在不能說定，我不能随便应許人家。就算我答应你走，你也不会走的，而且你即使要走，我也不讓你再去过你計划中的那种生活。我总要設法贍养你。你不是眞正要离开我吧，珍妮？”

面对着雷斯脫这样动人的人物和有力的抗議，珍妮自己的結論和决心登时粉碎无余了。就只他那手的一捏，已經足够使她心里起动摇。她于是开始哭了。

“你别哭，珍妮，”他說。“事情也許不如你所意想的那么絕望。你要鎮靜一下子。把衣裳去換了吧。从此你不会再想离开我了吧，是不是？”

“不——会——了！”她嗚咽道。

他于是把她摟进怀中。“你要耐心些，”他繼續道。“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呢。事情不是一刻儿就弄得好的。可是总可以弄好。我自己对于平时忍受不了的事現在也在忍受啊。”

他最后才看見她恢复比較平静的状态，从眼泪里露出一个慘苦的微笑来。

“現在把那些东西收起来吧，”他指着那些大箱子温婉地說。“此外我还要請求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珍妮問道。

“从此什么事情再不要瞞我，你听見嗎？从此再不要打你自己的主意，不等我知道就干起来。你如果有什么心事，我要你說出来。我不会把你吃掉的！你有为难的事情尽管告訴我，我会帮你解决，即使解决不了，你我之間也沒有什么該隐瞞的。”

“我知道了，雷斯脫，”她直望着他的眼中恳切地說。“我应允你什么都不瞞你了——眞的不瞞你了。我从前是怕，現在不

会怕了。你可以相信我。”

“这才对呢，”他答道。“我相信你了。”說着把她放开。

几天之后，因这次协議的結果，就把葛哈德的将来的問題提出討論。珍妮几天以来都担着他的心事，现在她覺得不如跟雷斯脱商量一下的好。因此，有一天吃晚飯的时候，她就把克利夫兰的情况对他說明。“我知道他独个人在那里很不快乐，”她說，“我想起来也难过。我如果回到克利夫兰，我本想接他同住。現在我不知道怎么办法了。”

“你为什么不寄点錢給他呢？”他問道。

“他不肯再要我的錢了，雷斯脱，”她解释道。“他想我不好——行为不正当。他不相信我是結过婚的。”

“难得他有这个很好的理由，不是嗎？”雷斯脱平心静气地說。

“我想他睡在厂里，心里很过不去。他年紀这么老了，又这么孤单。”

“那末他的孩子們都是怎么回事呢？他們为什么不帮帮他的忙？你哥哥巴斯到哪里去了呢？”

“我想他們也許不要他，因为他脾气太坏，”她老实地回答道。

“如果是那样子的話，我就沒有办法可想了，”雷斯脱微笑道。“老人家的脾气不应該那么坏的。”

“我知道，”她說，“可是他年紀老了，向来心事又太大。”

雷斯脱手里拿一把叉玩弄着沉吟了半晌。“剛才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了，你听我告訴你，珍妮，”他最后說道。“我想我們如果要这样坚持下去的話，就用不着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我剛才想，我們可以到海德公园去找一所房子。那里离开事务所虽然

远一点，可是我已然不大高兴住这种分租房子了。你和咪絲搭有了个院子，都会覺得舒服些。如果那么的話，你就可以把父亲接来跟咱們同住。叫他安安逸逸过几天日子，也并不会妨事的，而且他还可以替咱們整理整理东西。”

“哦，这是跟爸爸很相宜的，如果他肯来的話，”她回說。“他原喜欢做做零碎事儿的，他会割草，会看爐子。可是除非你能保証我已經結婚，他是不肯来的。”

“我想除非你把結婚証書給他老人家看，别的沒有法子可保証。他好象是一定要看看我們沒法拿出来的一件东西。如果叫他替乡下人家看爐子，他倒可以安安心心干下去的，”他又沉思地加上这句。

珍妮却并不覺得这話里含着的譏嘲。她一心只想着自已的生活是多么不幸的一种糾葛。即使他們有个可爱的家庭讓父亲来同住，他現在也不肯来的。可是他本来就应該跟咪絲搭住在一起。她会使他覺得快乐的。

她落入了一种悲慘的沉思，半晌沒有言語。雷斯脫把她的思緒体会了一回，最后才开口道：“我眞想不出法子来。空白的結婚証書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且这是干不得的事——我相信伪造証書是要犯罪的。我实在不愿意做这样的事。”

“哦，我也不愿意你做这样的事，雷斯脫。我只怪爸爸太固执了。他如果打定了主意，你是不能移动它的。”

“那末且等咱們搬家之后再說吧，”他建議道。“那时你可以回到克利夫兰去亲自同他談一談。你可以劝得他来也未可知的。”他喜欢她对父亲的这种态度。他覺得这是十分正当的，所以他愿意帮她实行她的計划。他对葛哈德虽然不大覚得有趣，但也不覺得討厌，所以老头子如果愿意到他那里去做点零碎事

情，他当然是不反对的。

三十七

移家海德公园的計划不久就实現了。原来出事后的几个礼拜，形势又漸漸平靜下去，雷斯脫就邀同珍妮到南海德公园去找房子。第一次去时，他們就找到一所好象非常适宜的房屋。那是一所共有十一間大房的旧住宅，外面的草地足有二百呎見方，并且有許多成蔭的树木，是这个城市新建的时候就栽起来的。房子很华丽，頗有家庭的气氛，使人感到安逸。珍妮一見地方那么寬闊，又有乡村风景，馬上就被迷惑了，但想起她住进这新家庭里来，实在是名分不正的，心中不免悒郁。她当初計划要走的时候，原有一点模糊的希望，以为因她这一走，也許就会造成一种情境，叫雷斯脫追她去跟她結婚也未可知。如今这希望已成泡影了。她已經应允他不走了，又得把她全副心力用在目前的生活上了。当时她对雷斯脫示意，以为他們似乎用不着这么多的房子，可是雷斯脫打消了她的疑虑。“我們也許不时要有客人来，”他說。“我們且把它設备起来，看到底怎样。”他就跟房子的經理人訂了五年的租約，又訂定有可續租的特权。租定之后，他就立刻打发人手去布置。

不一时，油漆装飾都好了，草地也整理过了，一切都弄齐整了，滿意了。內中的分配，第一层是一間大而舒适的图書室和起坐室，一間大餐室，一間美丽的接待室，一間客厅，一間大厨房，一間仆室，事实上凡是舒适家庭第一层上应有的条件俱已齐备了。第二层上，則是卧室，浴室，和女仆室。一切都很舒适，很調和，珍妮一面整理东西，心中感到无限的得意和快乐。

搬家之后，珍妮得了雷斯脱的允許，立刻就写信給父亲，請他来同住。她并不說她已經結婚，只不提起这件事。她在信里贊美那地方的风景多么好，院子多么大，以及說不尽种种舒适便利的地方。“这地方是这么的好，”她又补写道，“你一定会喜欢的，爸爸。味絲搭在这里，每天上学去。你不来跟我們同住嗎？这比住在厂里好得多了。我很希望你肯来。”

葛哈德用着一副庄严的面孔讀过这封信。事情是当眞的嗎？他們如果不是永久的結合，会住这样的大房子嗎？經这許多的年数，这許多的欺騙，終于有結果了嗎？难道竟是自己錯了嗎？好吧，这是好机会到了——但是他应該去嗎？他已經独个人住得这么久——現在該到芝加哥去跟珍妮同住嗎？她的請求已經使他感动了，但是他仍旧决計不去。他想他如果眞去，那就不啻承認自己也跟珍妮一样有过了过失。

葛哈德的拒絕使珍妮失望。她又跟雷斯脱商量了一回，决計亲自到克利夫兰去找他去。因此她就动身到克利夫兰，找到那工厂，原来是在城里最荒僻地段的一家家具制造厂，就向办事处問起父亲。办事处的秘书把她带到一个离开很远的堆棧，通知葛哈德說有一个女人要見他。葛哈德从他的窩鋪里爬出，走下楼来，心里覺得奇怪，不知找他的是誰。珍妮見他从一个黑暗的門口里走出来，那么滿是灰尘的口袋一般的衣服，那么蒼蒼的头发，蓬蓬的眉毛，又不由得一陣心酸。“可怜的爸爸！”她心里想。他走近了她，一种严酷的眼光却因意識到她来看他的情分而稍稍軟化。“你来做什么的？”他审愼地問道。

“我来接你去跟我們同住的，爸爸，”她急切地央求道。“你别再住在这里了。我再也不能忍心你这样孤孤单单的住在这里。”

"那末，"他覺得很为难的說道，"你就是为此而来的？"

"是的，"她答道；"你不去嗎？别再住在这里了。"

"我的床鋪是好的，"他替自己的境地辯解道。

"我知道，"她回道，"可是我們現在有一个很好的家，而且味絲搭也在那里。你不去嗎？味絲搭也要你去呢。"

"你要告訴我一件事，"他要求道。"你到底結婚沒有？"

"結婚的，"她沒奈何地謊說道。"我早就結过婚了。你去的时候可以問雷斯脫的。"她的眼睛差不多不敢正視他，却竭力装得很自然的样子，而他也就相信了。

"好吧，"他道，"这是时候了。"

"你去嗎，爸爸？"她又央告道。

他还是用他那种奇特的姿势把双手一伸。她那样迫切的央求已經使他十分感动了。"好吧，我去，"說着他就轉过头去，但她从他的側面已經看出他在做什么。他在哭了。

"爸爸，你——？"她問道。

他并不回答，管自回到那黑暗的堆棧里去拿东西了。

三十八

葛哈德既然到海德公园的公館里来居住，就立刻把他本能地覺得应派他做的事情担任起来。火爐和院子两件事都由他負責，心想自己不应該閑着，倒把錢去送給外头人。他告訴珍妮，說院子里的树木是一蹋糊涂的。如果雷斯脫給他一把修树刀和一把鋸子，他到春天就可以把它們整理清楚。这些事情，德国人是很注意的，美国人却大意得很。他又要了些工具和釘子，把家中的棚棚架架都修理齐整。他在差不多两哩路外找到一个路德

教堂，說是比克利夫兰那个还好些。那里的牧师，当然是一个天上派来的神子。他以为味絲搭是非跟他經常上礼拜堂不可的。

珍妮和雷斯脫进入这种新生活之后，就有一点为难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在北区的时候，珍妮是容易避免邻家来往的，如今有了这样的排場，他們的近邻就覺得有来拜訪的义务，而珍妮也不得不充当一个有經驗的女主人了。关于这种情况，她曾跟雷斯脫商量过一回。据雷斯脫的意思，他們应該認作夫妇。味絲搭則作为珍妮前夫施篤佛先生（原是她母亲的乳名）所生，一生下来就做孤女的。雷斯脫当然就是她的繼父了。还亏得这个地段离开芝加哥市中心很远，他們不至遇着很多相熟的朋友，所以这样的布置可以无妨。雷斯脫又把寻常社交的礼节講給珍妮听，預备有人拜訪时可以招待。果然不到两个礼拜就有来客了。来者雅各·施旦道夫人，是那一带地方一位有些身分的太太。她家跟珍妮家相隔五家，原来那一带的房子都是有广闊的草地隔着的。她那天下午坐馬車出去买东西，回来就来拜訪了。

"甘太太在家嗎？"她問新用的女仆香奶道。

"大概在家，太太，"那女仆回道。"您有片子嗎？"

她接了片子，送給珍妮，珍妮好奇地将它看了一会。

珍妮走进客厅，施旦道夫人——一个高身材的、黝黑的、象是好管閑事的妇人——非常客气的先招呼她。

"今天特来拜訪，冒昧得很，"她极殷勤的說道。"我是你的一个邻舍。我就住在那一头，相隔只几家門面。想来你总看見过——那門口有白石柱的就是我家。"

"哦，是的，不錯，"珍妮答道。"我知道，我知道。甘先生同我第一回来就看見了，我們都叹賞得了不得。"

"您家先生我聞名已久了。我的丈夫是在卫克司軌叉公司

里的。”

珍妮低了头。她看施旦道夫人說話的神气，知道她方才提起的那个公司是有点儿重要的。

“我們住在这里好几年了，你們新到这个地段，一定要覚得冷清。我希望您哪天到我家里去坐坐。我是极欢迎的。我規定的会客日子是礼拜四。”

“当得去拜訪，”珍妮口虽如此說，心里却覚得很窘，因为要她去拜客，那就簡直是受罪。“今天承蒙您先来看我，感激得很。甘先生照例是很忙的，可是他如果在家，我想他一定极高兴去看你們两位。”

“改天你們两位都請过来，”施旦道夫人答道。“我們那里很清靜。我的丈夫是不大喜欢交际的。可是我們欢迎邻舍家們做朋友。”

珍妮对她这些好意的表示微微一笑。她送她到門口，跟她握手。“您这样的美貌眞使我高兴，”施旦道夫人坦白的說。

“哦，謝謝您，”珍妮臉上一紅說。“我实在是不値得这样贊美的。”

“好吧，我盼望您哪天下午来。再見。”說着，她就做了一个很温雅的告别式。

“倒是不錯的，”珍妮目送着施旦道夫人的馬車前去，心里想道。“她这人很好，我想。等雷斯脫回来告訴他。”

其他来拜訪的客人当中，一次是卡米基·柏克夫妇，一次是韓生·費尔特夫人，一次是替摩西·包介格夫人，大家都不过留个名片，或者閑談几分鐘就走了。珍妮至此，覚得自己儼然是个重要妇人了，因而她竭力要維持着自己的尊严地位。而实际上，她确乎也应酬得很好。她待客的态度非常殷勤，非常和藹。她具

有一种和悦的微笑和一种十分自然的态度。她居然把一种极好的印象給与一般人。她对客人說他們新近才从北区搬过来，說“她的丈夫”甘先生早就要到海德公园来住，說她的父亲和女儿都住在这里，說雷斯脫是那孩子的繼父。她又告訴客人，說很感激他們的枉顧，改日都要去回拜的，而且希望做个好邻人。

雷斯脫总到晚上方才听說某人某人曾来拜訪，因为他本人是不大愿意跟那些人見面的。逐漸地，珍妮已經覺得这样的事情有点趣味了。她喜欢結交新朋友，并且希望能够好好的应酬，立下一点儿基础，好使雷斯脫可以把她看做一个賢妻，一个理想的伴侶。那末也許将来他真的会跟她結婚。

但是这种开头的印象不一定能够持久，珍妮不久也就发现了。当时一般邻人对她的称許未免太急驟一点，因而不久就流言四布起来。原来珍妮有一家近邻是克賴格夫人，有一天有个桑木維夫人去看她，說她知道雷斯脫是何等样人——“哦，是的，不錯。你知道嗎？”她繼續說道，“他的名誉是有点儿——”說着，她的眉毛和双手一齐飞舞起来。

“有这等事！”她的朋友詫异道。“看他那样子是多么稳重的。”

“那是对的，他原象是很稳重，”桑木維夫人繼續道。“他是头等人家出身的呢。他却勾搭上一个青年女人——我的丈夫告訴我。我不曉得这个就是她不是，可是他們認作夫妇住在北区的时候，她是作为高烏德小姐或是象这样的一个名字称呼的。”

“这！这！这！”克賴格夫人听見这惊人的消息竟至拌不清舌头的說。“竟有这等事！那末她一定就是那个女人了。她的父亲叫做葛哈德。”

“葛哈德！”桑木維夫人嚷道。“是的，正是这个名字。我猜

她从前也总不規矩——至少有这个孩子在这儿。他后来跟她結婚沒有，我可不知道。无論如何，我知道他家里是不肯認她的。”

“多么有趣的事啊！”克賴格夫人嚷道。“而且他果眞跟她結婚的話，那就更加奇怪了。現在这种年头儿，你所接触的人簡直是沒有法儿看透的，是不是？”

“可不是嗎！ 現在的人有时眞是好歹难分的。 那女人的相貌倒是不坏呢。”

“很討人欢喜！”克賴格夫人嚷道。“确是天眞烂漫的。連我都被她迷住的了。”

“不过，”她的客人繼續道，“这个也許不是她。也許是我弄錯的。”

“哦，我想不会錯。 葛哈德！ 她自己告訴我說在北区住过的。”

“那末一定是她了。眞奇怪，怎么您剛才会提起她来的！”

“倒也确实是奇怪，”克賴格夫人說时，心里正在考虑将来对于珍妮应处怎样的态度。

除此以外，还有从其他来源放出的流言。有的人曾經看見珍妮和雷斯脫在北区同車出外，有的人曾經見他把她当作葛哈德小姐介紹过，又有的人已經知道甘家家庭的情形。当然，她現时的地位，她那美丽的房屋，加上雷斯脫的富有，和味絲搭的美貌，都是足以緩和这种不利情势的。她那时分明是非常謹愼，分明是个賢妻良母，做人又确实很好，人家原不会寻她的是非；然而她曾經有过一段过去的历史，而这也是不能不顧到的。

方来的风波有一天終于发动了。那天味絲搭剛从学校回来，就突然問道，“媽，我的爸爸是誰？”

“他的名字叫做施篤佛，亲爱的，”她母亲这么回答；那时她

就立刻想到外面已經有閑話——已經有人在議論了。"你干嗎問这句話？"

"我是在哪里养的？"味絲搭且不回答母亲的問話，急欲明白自己的出身，就这么繼續問道。

"在俄亥俄的科倫坡，宝貝儿。干嗎？"

"安尼塔·包令格說我是沒有爸爸的，說你养我的时候沒有結过婚。她說我不能算是一个眞正的女孩子——簡直就不能算人。她把我气死了，我打了她一个耳刮子。"

珍妮的面孔登时严肃起来，两眼瞠視着味絲搭，心想包令格夫人曾經来拜訪过她，她还当她这个人特别和气，待她很殷勤，如今她的小女儿却对味絲搭說这种話。到底那孩子是哪里听来的呢？

"你别管她說什么，亲爱的，"珍妮最后說道。"她是不知道的。你的爸爸是施篤佛先生，你是科倫坡养的。你别同人家的小女孩子去打架。打架了，她們当然要說丑話——有时候她們是无心的。你别睬她，以后别再跟她在一起就是了。你不跟她在一起，她就不会說你什么了。"

这是一篇不很圓滿的解釋，可是也叫味絲搭暫时滿意了。"她要打我，我就打她，"她坚持道。

"你千万别走近她，宝貝儿，听見嗎？你要走近她，她就要打你，"她的母亲回答道。"你只管讀你的書，别去理她。你不惹她，她不能同你鬧的。"

味絲搭这才走了开去，留下珍妮独个人把她那几句話反复沉思。邻舍家已經在談論了。她的历史已經成了談資了。却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样发现的。

医治一个創伤是一件事情，因时时受到新創以致裂开旧創

却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一天，珍妮去拜訪貼邻的韓生·費尔特夫人，在那里遇見一个魏利斯登·倍克夫人，正在她家里喝茶。倍克夫人是跟甘家認識的，也知道珍妮在北区时候的历史，又知道甘家家庭的态度。她是一个瘦削、强健、有見識的妇女，差不多属于联桥夫人一流，而且对于社交很注意。她一向以为費尔特夫人也是态度謹严的，如今看見珍妮来拜訪，外面似乎鎮靜，內里已經着恼了。“这是甘夫人，倍克夫人，”費尔特夫人滿面笑容的介紹她的客人。倍克夫人阴森森地把珍妮看了一眼。

“雷斯脫·甘夫人嗎？”她問道。

“是的，”費尔特夫人答道。

“实在的，”她冷冰冰的接着道，“雷斯脫·甘夫人是我久已聞名的了。”說时把“夫人”两个字特别加重。

随后她就完全不顧珍妮，回轉头去向着費尔特夫人开始一种亲切的談話，使得珍妮一句也插不进去。珍妮沒奈何地站在旁边，对于这种难堪的情境簡直不知道該怎么想法。倍克夫人本来还想多坐一会儿，可是說了几句就起来告别。“我不能再坐了，”她說；“我答应倪耳夫人今天去看她的。我想已經多多的打攪了。”

她一直走到門口，对于珍妮連看都不高兴看她一眼。及到将出門，这才回过头去，勉勉强强向她点了一点头。

“我們現在时常要碰着这种古怪的东西，”她走出門时最后向她的女主人說了这一句。

費尔特夫人也不能替珍妮卫护，因为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甚显著，只不过象一般中产阶級的妇人正在努力做人罢了。她不敢得罪倍克夫人，因为她的社会地位比珍妮重要得多。她回到珍妮坐的地方，对她道歉似地微笑一笑，可是心里总覺得

有点不安。珍妮呢，当然是面色变了的。一会儿，她就托故告辞回家了。她經这次的侮辱，受刺激非常之深，心知費尔特夫人一定已經深悔同她往来了。从此以后再不会有往来拜訪的事情——那是她知道的。当初那种絕望的感情就又重新回到她身上，覺得她的一生确是完全失敗了。事情已經是无法可办，即使有法办，也怕不愿办。雷斯脫并沒有要跟她結婚的意思，也不愿意确定她的地位。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事情还是差不多那个样儿。看看这巨大的房屋，这平整的草地，这婆娑的树木，这攀附在柱子上和闌干上織成一种透明綠幕的藤蘿；再看看葛哈德在院子里安逸逍遙，看看味絲搭每天下午从学校回家，雷斯脫每天早晨坐着漂亮的馬車出去——无論是誰，总都要說这优美的家庭里面有的是和平和充裕，再不会有絲毫的不快乐存在其中的。

而事实上，雷斯脫和珍妮的生活也确乎是很順当的。邻舍家已經再沒有人同他們往来，就有也极少，所以他們已經說不上什么社交生活了；可是这种損失并不怎么覺察得出来，因为家庭生活里的快乐和兴趣还多着呢。味絲搭正在学鋼琴，已經彈得很好。她原是有音乐天才的。珍妮在家中，穿着藍色的、淡紫色的或是橄欖綠的家常衣服操作家务，或是縫級，或是撣灰尘，或是打点味絲搭上学，或者整理整理东西，那种嫵媚的模样儿，无时不令人喜悅。葛哈德則忙碌着許多任务，因为有关家庭經济的一切事情，除非經他手去动一动他才肯放心。他有一桩自己担当起来的任务，就是每天晚上雷斯脫或是仆人們把煤气灯和电灯熄了之后，他定要到各处巡察一周，看有沒有遺漏未熄的灯亮。他以为这种浪費是有罪的。

雷斯脫的貴重衣服往往穿了几个月就随便丟开了，这在那

节儉的德国老人看起来，也是一桩可痛心的事。又有时候看見他那些华丽的鞋子，只因皮上有了几条縐紋或是后跟磨陷了一点，就丢开了不再穿，他也覚得很可惜。他总要把它們拿去修理起来，但他若是去問雷斯脫鞋子坏在什么地方，雷斯脫总回答他說穿起来覚得不舒服了。

“这样的奢侈，”葛哈德常常对珍妮訴說。“这样的浪費！这是沒有好結果的。将来总要有穷的一天。”

“他是沒有法儿的，爸爸，”珍妮替他辯解道。“他就是这个样儿养大的。”

“嘿！眞养得好。这些美国人，他們一点都不懂經济。他們应該到德国去住几天。这才会曉得一块錢能有多大的用处。”

这些話，雷斯脫有时也从珍妮口里听見过，但他只微微一笑罢了。他覚得葛哈德是好玩的。

还有一件使他伤心的事，就是雷斯脫濫用火柴的习惯。他常要一面說話一面划火柴，却忘記了点烟，拿在手里一会儿就又丢了。有时候，他点一枝雪茄，竟要經过两三分鐘才会眞正去点，却把一根根的火柴划了又丢，丢了又划。走廊上有一只角落，他在春天或是夏天的夜晚，喜欢在那里坐着吸烟划火柴。珍妮也陪着他坐，每次总有大量的火柴扔在草地上。有一次，葛哈德在草地上割草，发现那沒有点完的火柴杆，不仅是整束的，簡直是整盒的，都在那草叶底下要腐烂了。他初看見时不由得大吃一惊，至少也巳經叫他丧气。他拾起这些浪費的証迹，用一張报紙包起来，送到珍妮正在那里縫級的起坐間里。

“你瞧瞧，看我找到什么东西了！”他质問道。“你就瞧瞧看！这个人，他那样不講經济，簡直过于一个——过于一个——”底下的名称他可說不出来了。“他一徑坐着抽烟，用火柴这么用法

的。要卖五分錢一盒呢——五分錢呢。这样的人将来怎么会有好处，怎么会过得下去，我簡直不知道。你就瞧瞧看。”

珍妮看了看，搖搖头。“雷斯脫的确浪費，”她說。

葛哈德把这些沒有燒完的火柴带到地室里去。至少，它們应該放到爐子里去当柴燒。他却把它們保存起来，預备給自己点烟之用，点法是把火柴杆儿擎到爐子里去引火，可以代替旧报紙的紙捻儿；这种旧报紙他也成堆的积在那儿——又是他那东家和主人的浪費习慣的一种証据。他覺得这眞是一个悲慘的世界。差不多什么事情都看不过眼。他却仍对浪費和奢侈的习慣努力奋斗。他自己的經济是极严格的。一連几年，他每个礼拜天都穿那一套由雷斯脫旧衣改做的玄色衣服。雷斯脫丢掉的鞋子，他只消把自己的心理稍稍改变一下，就好象无不合式，因而也拿来穿了。还有他的旧領带——那些黑色的——也都还很好。雷斯脫的汗衫可惜不能改制，否則他也可以用；至于衬衫，只消得女厨子的針綫一縫，就都配身了。还有雷斯脫的袜子，当然是絲毫都沒有破的。这样，葛哈德在衣着上面，就一文錢不用破費。

至于雷斯脫所抛弃的其他衣物——鞋子，汗衫，領子，成套的衣服，領带，以及諸如此类的——他都把它們收藏起来，經过几个礼拜，几个月，这才不胜痛惜地，去找了一个裁縫、一个旧鞋商或是一个破布商来，用最高的价錢把它們出脫。他已經习知了一切旧衣商人都是大滑头，又知任何破布商或旧鞋商的訴苦都用不着听信。他們都是說謊的。他們总說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穷苦，而其实富足得很。他曾經把他們的故事細細研究，曾經跟着他們去探訪，知道他們把买去的东西怎样处置。

“流氓！”他宣言道。“他們給一毛錢买了我的一双旧鞋去，我

看他們挂在門前，却标着两块錢的价格。簡直是强盗！我的天老爷！一块錢不該給我嗎？”

珍妮听見这种話，总报他一个微笑。他也只好向珍妮去抱怨，因为雷斯脫那里，他明知是得不到同情的。講到他自己那一点薄薄的資財，他大部分都花費在他所喜爱的禮拜堂里，在这地方，人家都把他看做一个正直、誠实和篤信的典型——实在是一切美德的具体化。

这样，虽然在社交方面已开始刮起恶风，珍妮在这期間却正过着她一生中一段美梦般的生活。雷斯脫对于自己这样的行为，虽然有时难免要发生疑虑，他却总是和善的，細心的，而且似乎很受用他的家庭生活。

“沒有什么吧？”她当他晚上回来的时候总要这样問他。

“当然沒有什么！”他总这样回答她，同时要把她的下巴頦儿或是腮帮子擰一下。

她这才从門口跟了他进去，向来灵动的香奶替他拿着外套和帽子。在冬天，他們总坐在图書室里看着熊熊的旺火。在春天，夏天，或是秋天，雷斯脫喜欢走到游廊上去，那上面有一只角儿可以看見全部的草地和外面的街道，他就在这里点着他的飯前的雪茄。珍妮总坐在他的椅子旁边，揉揉他的脑袋。“你的头发一点儿都不掉，雷斯脫，你不快活嗎？”她要对他說，或者是，“哦，你額头上有了皺紋了。你别那么操心。你今天早上沒有換領带。干么不换？我有一条替你放在外头的。”

“哦，我忘了，”他总这样回答，或者装得額头上的皺紋看不出来，或者笑說自己恐怕不久就要禿頂了。

在客厅里或是图書室里，当着味絲搭和葛哈德面前，她也一般的嫵媚，不过稍稍端重一点罢了。她喜欢猜謎儿，象三叶草里

的猪，蜘蛛洞，嬰孩打彈子，等等。雷斯脱也要来参加这种简单的娛乐。他有时要費点把鐘的时光才猜得出来。珍妮对于这种机械問題的解釋却是灵敏得很。有时候，她得教他怎么猜，因而覺得非常高兴。又有时候，她要站在他背后看着他，臉儿搭在他的肩头上，双手摟住他的脖頸子。他似乎并不在意，而他身受她这样丰富的爱情，实在是很快乐的。她的聪明，她的温柔，她的机敏，造成了一种非常愉快的空气；尤其使他銷魂的，就是她的青春和美。这使他自己也覺得年輕了，如果还有什么事情使他不高兴，那就是怕自己就要衰老。"我要保持着年輕，或者趁年輕就死，"是他最爱講的一句話，后来珍妮也懂得了。她覺得自己为了他的緣故好象年紀輕得多，心里也自然快活。

家庭生活中还有一种好現象，就是雷斯脱对于味絲搭的感情的日漸加濃。晚上的时候，那孩子常要坐在图書室的大桌子上讀書，珍妮在旁边縫級，葛哈德看他那永远看不完的路德派德文报紙。老头子总把味絲搭沒有进德国路德派教会学校去讀書引为憾事，而雷斯脱是怎么样也不肯听这种話的。有时珍妮把老头子的意思傳到他耳朵里，他就說："我們这里用不着那种蠢笨的德国式訓練。現在的公立学校好得很，什么孩子都是相宜的。你告訴他，叫他别管吧。"

家庭的四人之間，确实有些时候是非常快乐的。雷斯脱常常喜欢把那七岁的小女学生抱在膝上跟她开玩笑。他要把所謂人生的事实故意顚倒起来，要說些似是而非的話，試試那孩子怎么对答。"水是什么？"他要問她；及等她答应說那是"我們喝的，"他又故意瞪着眼睛說，"那原是的，不过到底是什么呢？先生沒有对你詳細講过嗎？"

"不过，那是我們喝的，不是嗎？"味絲搭坚持說。

“单知道我們喝的并沒有講明水是什么，”他反駁她。“你去問問先生水到底是什么。”这样，就把这个为难的問題留在她心里苦恼着她的小灵魂了。

食物，磁器，她的衣服，什么东西原都容易还原到它的化学成分的，他因而常要給她指出一件东西来，要她从表面的形象推寻到它的实质，这样窘了她几次，弄得她实在对他有些敬畏了。她早晨动身到学校，总先要叫他看看自己好看不好看，这种习惯，就是因他常慣要批評她的相貌而造成的。他要她打扮得漂亮，一定要她拿一条大藍带子扎头发，要她跟着气候的变換漸漸由低統的鞋子改做长統的靴子，又要她的衣服做成各种顏色，以便跟她的面色和性情相配合。

“那孩子的性情是輕快活潑的。你别把顏色暗淡的衣服給她穿，”他有一次有过这样的議論。

珍妮漸漸明白关于衣服的事情是必須跟他商量的，所以常要对味絲搭說，“跑去給爸爸瞧瞧好看不好看。”

味絲搭就会跑到他那里，在他面前活潑潑地打轉儿，說道，“瞧。”

“对。不錯了。去吧。”她就去了。

他对于她覺得非常得意，遇着礼拜天，也有时候不是礼拜天，他两口子坐車出外，常要把她夹在中間。他硬要珍妮把她送到跳舞学校去，把个葛哈德直气得乱跳。“这样的違背宗教！”他对珍妮抱怨道。“这种魔鬼的把戏儿。她現在去学跳舞了。到底为着什么？不是把孩子活糟蹋嗎？”

“哦，不是的，爸爸，”珍妮答道。“也不見得就坏到这个样儿。这是一个极好的学校。雷斯脫說她該去的。”

“雷斯脫，雷斯脫！那个人！孩子該怎么样他知道得多着呢！

他只会打牌！只会喝酒！”

“哦，爸爸，快别这样；这种話說不得的，”珍妮就急忙的劝住他。“他是个好人，你也知道。”

“是的，是的，好人。有些事情也許是好的。这件事情可不对。不对的。”

他这才咕噥着走了开去。至于雷斯脫在近旁的时候，他是不敢說什么的，而且一見味絲搭，他也就軟化下去了。

“哦，你，”她常要拉住他的胳膊，挼着他的斑白的胡須，这么的嚷道。碰到这种时候，葛哈德就倔强不起来了。因为他这时已經不能自主，只覺有点东西涌上来哽着他的喉嚨。“是的，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他就嚷道。

味絲搭要擰他的耳朵。

“得了！得了！”他就說道。“这也够了。”

但是味絲搭除非自己愿意住手才住手。葛哈德是崇拜这个孩子的，她对他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他无时不是她的虔誠的仆役。

三十九

在这期間，甘家家庭对于雷斯脫这种不規則生活的不滿意情緒已逐漸加强起来。他們大家都充分明白，如果照这样下去，将来一定非弄得身敗名裂不可。流言已經很盛了。人家虽然沒有直接說过什么，却都似乎已心照不宣。甘老头子对于儿子这般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到底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果那个女人有些儿特色，象舞台上蠱人的妖女，或是艺术界、文学界的名人之类，那末他的行为虽属不足为訓，也还說得出一个理由，如今

据露意絲所形容,这样一个本領极其平常的貨色,这样一个黃臉婆,而能使儿子这般迷恋,他就簡直莫名其妙了。

雷斯脫是他的儿子,他所寵爱的儿子,如今竟不能循規蹈矩的成家,岂非大糟糕的事!辛辛那提地方未尝沒有認識他而且喜欢他的女人。就拿螺底·貝斯为例吧。他为什么不按照常識跟她結婚呢?她的相貌又很好,又是多情的,有才能的。老头子先是忧愁,后来逐漸变成深恨了。雷斯脫这样待他,似乎是一种耻辱。这是不自然的,不公道的,不正当的。他曾把这事反复筹思,終于覚得非有一点变化不可,但究竟是怎样的变化,他却也說不出来。他只曉得雷斯脫是他的爱子,极不愿意人家对于他的行为有什么批評。但是显然的,現在一点儿沒有办法。

同时家庭中又发生种种变化,因而促成了事情的結局。原来露意絲那次到芝加哥之后,过不了几个月就結婚了,因此除非孙儿女回来,家中不免有空虛之感。露意絲結婚时,雷斯脫虽然也被邀請,他却不曾去参加。还有一桩事情,就是甘老夫人的故世,因这一来,家庭就有重新調整的必要。雷斯脫奔丧回家,心想几年来跟母亲这般疏远,又叫她担着这么大的心事,自不免有一番悲伤,但他并沒有什么辯解。他父亲本想趁此机会跟他解决这問題,但看他神气非常忧郁,就又擱了起来。雷斯脫就回到了芝加哥,此后忽忽又是几个月,都沒有提起这件事。

自从甘老夫人一死,露意絲一嫁,老头子就去跟罗伯脫同居,因为罗伯脫的三个儿女可以供他暮年最大的娛乐。他的事业,除非他死后再作最后的分配,那时是完全在罗伯脫的掌握中。罗伯脫为謀将来可以一手操縱起見,对于姊妹們和他們的丈夫,以至于父亲,都敷衍得很好。他并不是一个阿諛者,却是一个狡猾冷酷的商人,实在不止雷斯脫替他宣傳的那样坏。講

他的财产，在兄弟姊妹們当中早已兼有任何两人的数量而过之，他却仍旧很节省，并且常常要装穷。他知道遭人嫉妒是危險的，所以情愿采取斯巴达式的生活，而把全副精力用在錢財上。雷斯脱那边在浪蕩逍遙，罗伯脱这边却正在工作——无时或止的工作。

罗伯脱之排斥雷斯脱，不使参加营业管理的計划，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他父亲对于芝加哥的情况經过长时熟虑之后，已經确然决定不把大份的財产給与雷斯脱了。据他心里想，雷斯脱分明不是一个有毅力的人。拿他两兄弟比較起来，雷斯脱在知識上或是情感上也許比較偉大些——至于艺术上和社交上，那是不能同他比的——但是罗伯脱已經用着一种沉默而有效的方法获得商业上的成果了。如果雷斯脱在这竞賽的阶段还不把自己振作起来，那末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振作呢？他的财产不如交給善理財的人。因此，老头子早已想叫律师来修改他的遺囑，就是除非雷斯脱肯改善行为，就要剝夺他的遺产，只給他一种名义上的收入。但他后来决定再給雷斯脱一个机会——事实上是要再向雷斯脱劝告一次，叫他拋弃他那荒唐的生活，而站稳自己的脚跟。这时候还不太晚。他的确是有一个偉大的将来的。但他肯存心拋弃从前的生活嗎？老头子因而写信給雷斯脱，叫他有便回来跟他談一談。于是不到三十六小时，雷斯脱就已經在辛辛那提了。

"我想我应該跟你再談一談，雷斯脱，这要談的題目是我覺得很难提出的，"甘老头子开始說道。"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知道，"雷斯脱平心静气的回答。

"我从前年輕的时候，常常想到儿子的婚事是与我无关的，現在年紀大了，我这見解也改变了。我从营业往来的許多人身

上，已經看出正当的結婚对于一个人实在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我急乎要我的孩子好好結婚。我向来是为你担心的，雷斯脫，現在还仍旧为你担心。你近来結下了这种关系，实在使我担着无穷的心事。你的母亲已經銜恨而死了。这是她的一种大大的煩恼。你不曾想想事情已經鬧到怎样田地了嗎？毁謗你的流言已經傳到这里来了。芝加哥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这是不能守秘密的事儿。这样的事儿对家里的业务是沒有益处的。就是对你自己也一定沒有益处。事情耽擱得这么久，你的前途已經受了損害了，而你还是要耽誤下去。你到底是什么緣故？”

“想是我爱她的緣故吧，”雷斯脫答道。

“你这一定不是眞心話，”他的父亲道。“如果你爱她，早就应該跟她結婚了。你如今同这样一个女子住了这多年，羞辱了她，又羞辱了自己，还說是爱她的呢。你也許是对她有情欲，但这不能叫做爱。”

“你怎么知道我沒有跟她結婚呢？”雷斯脫冷然的問道。他的目的是要試探父亲对于这事的态度。

“你不是当眞吧！”老头子支着双臂抬起身来看着他。

“不，現在不是当眞，”雷斯脫說，“但是我或許要当眞起来。我或許要跟她結婚。”

“不可能的！”他父亲使劲地說。“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你这样聰明的人会做这样的事，雷斯脫。你的判断力哪里去了？怎么，你已然跟她公然姘識这多年，現在还說跟她結婚嗎？你如果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当初不就做呢？你都因为她，羞辱了父母，气死了母亲，損害了事业，以至于为大众所唾弃，还說要跟她結婚嗎？我是不能相信的。”

說到这里，老头子就站了起来。

“你别动气，爸爸，”雷斯脱慌忙說道。“我們現在还沒有到这地步。我只說或許要跟她結婚。至于她的人，也并不怎么坏，我希望你別这么說她。因为你从来沒有見过她。你到底不曉得她怎么样。”

“我清楚得很，”老头子坚持道。“我知道沒有哪个好女子会象她这般行徑。你要明白，她不过看上你的錢呢。此外她貪图什么？这是明白不过的事儿。”

“爸爸，”雷斯脱說到这里，羞愤得把声音低下去了，“你为什么說这种話？你不会天生就知道她的。只因露意絲回来說了一篇动气的話，你們大家就都不由分說的相信了。其实她并不如你意想的那么坏，叫我做你的話，我决不肯用你那样的話来說她。你实在冤枉了一个好女子，也不知为什么理由，对她并不公道。”

“公道！公道！”老头子打断他說。“竟講起公道来了。你跟一个婊子同居，算是对我公道嗎？对家庭公道嗎？对你死了的母亲公道嗎？这是——”

“別說了，爸爸！”雷斯脱伸起手来嚷道。“我老实告訴你吧。我不愿意听这样的話。你現在說的是我跟她同居的女人——是我也許要跟她結婚的女人。我是爱你的，可是我不愿你說这种不合事实的話。她并不是婊子。你总該知道，我是决不肯跟婊子同居的。我們对于这件事，应該用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来討論，否则我馬上就走。我实在对不起。我非常的对不起。可是我实在不愿意听这样的話。”

老头子平靜下去了。他虽然反对儿子的行为，却也尊重儿子的見解。他回坐在他的椅子上，瞠視着地板。“这事应該怎样处置呢？”他問自己道。

“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嗎?”他最后問道。

“不,我們已經搬到海德公园去了。我已經在那里租了一所房子。”

“我听說还有一个孩子。那是你的嗎?”

“不。”

“你自己有过孩子嗎?”

“沒有。”

“好吧,那还算叨天之福。”

雷斯脫只是搔他的下巴。

“那末你是一定要跟她結婚的?”老头子繼續說道。

“我并不这么說,”他的儿子回答道。“我說我或許要跟她結婚。”

“或許!或許!”老头子怒气复萌的嚷道。“这是何等的悲剧!你和你的前程啊!你的希望啊!你想想看,我对于一个不顧世人是非的人会打算把財产分給他嗎?雷斯脫啊,我們这一番事业,以至你的家庭,你自己个人的名誉,我看你都不把它当件事了。我总不懂你会这样的不顧面子。好象你是被一种不可能的荒唐幻想所迷了。”

“事情确是很难解釋的,爸爸,我自己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只曉得我已然干出这件事,解鈴还是系鈴人,不得不由我自己来了結。将来的結果也許会好的。我或許不跟她結婚也未可知。将来究竟怎么办,我現在还不能說。你得等着看。我总尽我的力量做去就是了。”

老头子只是搖头,表示不贊成之意。

“你已然把事情弄糟了,雷斯脫,”他最后說。“的确弄得一团糟了。可是我想你已經决定要走你自己的路。我所說的話似乎

都不能打动你了。”

“現在我的确不能听你的話，爸爸。我很抱歉。”

“好吧，那末，我現在警告你，除非你肯顧念家庭的体面和你自己的名誉，我的遺嘱是要改动的。我如果默認这样的事情，在道德上和其他一切方面就都不能不受影响。这是我不情愿的。你可以离开她，或者跟她結婚。你現在确实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你如果离开她，那是千好万好。你要給她怎样的贍养，都随你喜欢。我什么都不反对。你們协定要多少，我都照付。而且你可以同兄弟姊妹們分享遺产，照我原来的計划。你如果跟她結婚，事情就不同了。現在听凭你自己选择。可是你别怨我。我是爱你的。我是你的父亲。我是尽我所該尽的責任。現在你去仔細想一想，再給我回音。”

雷斯脫叹了口气。他已明白这番辯論是如何的无望了。他覺得他父亲的話大概不是哄他的，但他怎么能离开珍妮，怎么能認这样的办法为正当呢？他的父亲眞会取消他的遺产嗎？这是一定不会的。老头子直到現在也还是爱他——他很看得明白。但是他覺得煩恼和苦悶，因为这种强迫他做事的尝試使他不耐了。要强迫他——雷斯脫·甘——做这样的事情——强迫他把珍妮抛弃——这是多么使人着恼的主意啊！他于是只把眼睛瞠視着地板，一句話也不說。

老头子就知自己的話已經深中要害了。

“好吧，”雷斯脫最后說道，“我們現在无須再討論——事情已經确定了，不是嗎？我現在也不知道将来到底怎么办。我得有点时間想一想。我不能馬上就决定。”

父子俩相視无言。雷斯脫心覺歉然的，就是一般人对于这事的态度，以及父亲看得未免太認眞。老头子則为他的儿子怏怏

不乐，但他已經决計要貫徹自己的主張了。他也不知究竟能不能把雷斯脫感化过来，但他覺得有希望。或許能够使他回心轉意也未可知的。

“再見吧，爸爸，”雷斯脫伸出他的手来說，“我想赶两点十分的火車回去。你沒有别的話要跟我談了吧？”

“沒有了。”

雷斯脫走后，老头子仍旧坐着冥想。这是多么尴尬的事儿啊！这是多么可悲的結局啊！为什么罪恶和錯誤会这样牢牢抓住人不放的呢！他搖搖头。罗伯脫就聰明多了。事业是該叫他管理的。他是冷靜的，保守的。雷斯脫何以不能象他呢！他想了又想。經过了許久，他方才动彈起来。然而在他的心的深底，他那做錯事的儿子仍旧繼續在打动他。

四十

雷斯脫回到芝加哥。他知道自己已經严重地得罪他的父亲了，至于多么严重，他却不能說。在他跟父亲的一切个人关系上，他从来不曾見他动过这么大的气。但是直到現在，雷斯脫也仍旧沒有覺得父子間的裂痕已經到了无可弥补的地步；他以为自己即使希望保全父亲的愛情和信任，也沒有采取断然行动的必要。至于一般人，随他們有多少人在談論，怎样的談論，去管它做什么呢？他已經十分壮大，可以独立站脚的了。但是他果真有这么壮大嗎？人們对于具有弱点或是微露一点弱点的人，常要避之惟恐不远的。他們見一个人已經失敗，或者只疑心他要失敗，就都要急急的避开，这似乎已經成了一般男女的下意識的情感了。我們之要畏避失敗了的人，就仿佛他要傳染似的。想

到这里，雷斯脱就觉得世上人的成見也未始沒有力量。

有一天，雷斯脱偶然遇見貝利·陶其。他是陶其公司的一个拥資百万的首脑。陶其公司在四头业的地位，就犹之甘氏公司之在車輛业一般。陶其本来是雷斯脱一个最好的朋友。在克利夫兰有亨利·联桥，在辛辛那提有乔其·諾尔斯，都是和他至好的。雷斯脱曾經到他在北海濱馬路的美丽住宅去拜訪，以后两人在社交上和业务上就常常会面。但从雷斯脱搬到海德公园之后，往来就漸漸疏了。那天他們偶然在米希根街跟甘氏新建筑相近的地方会面。

“怎么，雷斯脱，不想在这里和你会面，”陶其說。同时他很恭敬地伸出一只手，神气間似乎有些冷淡。“听說我們分手之后你已經結过婚了。”

“哪里？沒有这回事，”雷斯脱很不在意似的回答道，神气之間好象要别人根据常識来諒解他。

“如果結了婚，为什么要这般秘密？”陶其一面問，一面想要装出一个微笑来，可是口角之間流露出很勉强的样子。他是試想装作漂亮的态度来对付这为难的情境的。“这种事情咱們老朋友什么談不得？你为什么不讓我們知道呢？”

“好吧，”雷斯脱感覺着社会的刺激深入他的内心了。“我是打算玩玩新法儿的。我总覺得这种事情不要惊动人的好。”

“这也是各人趣味的关系，不是嗎？”陶其有些沒精打采的說道。“你現在当然是住在城里？”

“在海德公园。”

“那是好地方。别的事情都好吧？”他很巧妙地換过題目，跟他再談几句，就沒精打采的告别而去了。

雷斯脱立刻感覺到象陶其这样的朋友实在有許多話漏了沒

有問，如果他真相信他結婚的話。因为在寻常的情况下，他这朋友一定要問起許多关于他这新夫人的事情，一定有許多瑣碎的細节要向他盘詰，或者請新夫人到他家里去，或者約定时間去看她。如今陶其却把这些照例要有的事情統統遺漏了，而雷斯脫也就覺察到这种遺漏的意义。

后来遇見勃恩汉·莫尔夫妇，遇見亨利·阿得利夫妇，以及其他許多知己的朋友，也都用这般态度对他。显然的，他們都当他已經結婚成家的了。他們都問起他的住处，都嘲笑他不該守秘密，却只不愿意談論这位假定的甘夫人。他这才覺得他这种行动是对自己显然不利的。

有一次最难堪的刺激，却是他在友联俱乐部时一个名叫威尔·卫脫尼的老相識給他的——这是一个最殘酷的刺激，就因它是来得最无心的。原来雷斯脫有一天在俱乐部里吃晚飯，卫脫尼从衣物間里出来，要到卖烟卷的柜台上去，却在閱覽室里跟他碰了头。他是一个社交上的典型人物，高瘦的身材，刮得光光的面孔，清洁的服装，平时本有些狂态，那时喝过几杯酒，就更狂得厉害了。"嘿，雷斯脫！"他大声叫道，"听說你在海德公园有了新組織了？現在还到这种地方来，看你回去对夫人怎样交代？"

"我用不着什么交代呀，"雷斯脫心覺着恼的应道。"你为什么对我的事情这么感兴趣？你是关在大門里瞎咀嚼吧，是不是？"

"好吧，哈！哈！那就很好了，不是嗎？你在北区常常带着走的那个小美人儿，沒有跟她結婚吧？哈！哈！我敢賭咒。你結过婚了！沒有吧，是不是？"

"你住嘴，卫脫尼，"雷斯脫魯莽地說。"你在这里說瘋話了。"

"对不起，雷斯脫，"卫脫尼无目的地說，但已經漸漸酒醒过

来。"請你饒恕我。你要知道我有些醉了。剛才隔壁房里喝了八杯威士忌呢。对不起。等我醒了再同你談吧。好嗎，雷斯脫？喂！哈！哈！我确是說話不留神，对的。好吧，再見！哈！哈！"

雷斯脫覺得那几声刺耳的"哈哈"是永远忘不了的。这虽然从一个醉汉的口里出来，却給他一种痛心的刺激。"你在北区常常带着走的那个小美人儿。你沒有跟她結婚吧？"他想起卫脫尼这几句无礼的話，心里覺得可恨。他，雷斯脫·甘，生平从来沒有受到过这样的无礼。这就引出他的思想来了。他想起自己为着珍妮确实牺牲不小了。

四十一

但是更坏的事情还在后头哩。原来美国的社会最喜欢談論著名的人物，而甘家正是財产和門第两俱聞名的。一般人所得的消息，都說甘家的主要繼承人之一跟女仆結婚，一时傳为奇聞。他是一个百万富翁的嗣子呢！难道有这样的事？这是报紙上何等难得的珍聞！因此不到几时，关于这事的記載漸漸出現了。有一种专載社会新聞的小报，名叫城南新聞，首先披露这消息，却把他的名字隐去，只說"辛辛那提著名車輛制造家之子"。文中除把他們所探知的事迹略志梗概外，并且郑重記載道："××夫人之身世未詳，但悉曾在克利夫兰某巨邸为侍女，更前則在俄亥俄州之科倫坡为女工。吾人見此烂漫之恋爱事件竟出在高等社会中，孰謂傳奇故事已絕迹于今世耶？"云云。

这段新聞，雷斯脫自己也曾看見。他并不是自己买来看的，却有好事的人在那張报紙上打了个圈圈儿郵寄給他的。他看过之后，心里老大的着恼，当即疑心有什么人要毀坏他的名誉。但

他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这样的消息，他当然情愿它不再出現，但他想他如果去阻止，恐怕事情更要弄糟。因此他只得置之不理。但是城南新聞上的这段消息，自然要引起其他报紙的注意来。大家都覺得这是一种好材料，因此有一家較富冒險性的星期报的編輯，就把这浪漫故事大大的鋪張起来。及到出版，便見用头号大字載着“为恋爱侍女牺牲百万家財”的标題，又把雷斯脫、珍妮、海德公园的住宅、辛辛那提的制造厂，以至米希根街的堆棧，一应照片都印在上面，写得天花乱墜，大可以哄动一时。平时甘家公司对于日报和星期报都不曾照顧广告的生意，因此各报館是无所顧忌的。倘如雷斯脫預先得到警告，他也許可以照顧那报館一点广告，或者跟出版人疏通一下，也就可以无事的。无奈他事先并不知道，因而无法可以阻止。而且那編輯人对于这項新聞特别卖力气。他曾命令辛辛那提、克利夫兰和科倫坡的地方通信員把各处探得关于珍妮的历史专电报告。又特地派人到联桥家中，詢明珍妮是否确曾在他家工作。关于葛哈德家中的历史，則曾从科倫坡获得一段翔实的报告。后来又探知珍妮曾在北区居住数年，于是这故事的首尾脉絡完全貫通了。那編輯人的态度，并非要中伤雷斯脫，也并不是批評他，却是恭維他的。关于內中几点不愉快的地方，如味絲搭的来历不明，两人同居的不道德，以及雷斯脫家庭反对的眞正理由，都特地替他掩飾过去。原来編者只想构成一种罗米欧与朱丽叶的故事，① 写雷斯脫是怎样一个自我牺牲的多情人，珍妮是怎样从一个小家碧玉的地位一旦安富尊荣起来的。此外又特地聘請一个艺术家来主持这

---

① Romeo and Juliet 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之一。罗米欧和朱丽叶两家为世仇而相恋爱，終皆殉情。

浪漫史中各段的插画。雷斯脱的相片是从辛辛那提一家照相館中通融来的，珍妮的相片则是她出外时被他們偷拍去的。

如此，这段浪漫新聞就如青天一声霹靂似地出現了。看它那詞句之間，虽然全是恭維叹美的态度，而背景上已将所有黑暗而可悲的事实和盘托出了。珍妮起初沒有看見。雷斯脱也是偶然看見的，就把它撕了下去，免得珍妮也看見。他自己看了之后，直气得說不出話来。"象他这样不管閑事的一个人，这該死的报紙也要跟他搗蛋！"他心里想。他因要藏过心中的煩恼，就决計出門去走一会儿。他不愿意到热鬧地方，却搭电車經过村林馬路，直到一片空曠的大草場。在电車中，他想起他的朋友們——陶其，莫尔，阿得利一班人——不知要有怎样的感想。实在，这是他受到的一个大打击。他如今沒有别的办法，只有老着臉装做无事。但有一件非办不可的，就是要防止这种新聞的繼續出現。回家的时候，他的心境已經宁静了一点，只巴望到礼拜一，可以同他的律师华生会面磋商。后来他同华生商議的結果，都認为訴諸法律之非計，不如置之不理的好。"可是再来我就受不住了，"雷斯脱結束道。

"那个我会設法的，"律师安慰他道。

雷斯脱站了起来。"眞是奇怪——我們这种該死的国家！"他嚷道。"一个人稍有几文錢，就好象誰也管得着似的。"

"一个人稍有几文錢，"华生道，"就象猫頸上挂着鈴鐺。耗子們誰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这个譬喻很妙，"雷斯脱痛心地首肯道。

珍妮过了好几天都还不知道有这段新聞。雷斯脱覺得不同她說的好。葛哈德是向来不看这种万恶的星期报的。但后来珍妮的一个邻家女友告訴她，說她看見过关于她的新聞。珍妮起

先还莫名其妙。“关于我的新聞嗎?”她嚷道。

“是的，关于你和甘先生的,”她的女友回答道。“你們的浪漫恋爱史。”

珍妮臉上登时改了色。“怎么,我沒有看見啊,”她道。“你知道确实是关于我們的嗎?”

“怎么，当然咯,”施旦道夫人笑道。“我怎么会看錯呢? 那張报紙我还放着在那儿。等会儿我回去叫美利拿来你看。你的照片好看得很呢。”

珍妮熬着心里的痛楚。

“好的,請你拿給我看看,”她虛弱地說道。

她心中疑惑,不知她的照片是怎么会給人家拿去的,又不知那新聞說她什么。最使她难过的，就是怕这段新聞要在雷斯脫身上发生影响。他看見过了嗎? 为什么他不对她說起呢?

一会儿,邻家的女儿把报紙送来。珍妮只在封面上一瞥,就吓得心都呆住了。什么都披露出来了——不留余地的、直截了当的披露出来了。左边是雷斯脫的相片,右边是珍妮的相片,标題夹在中間，大書“这富翁和这侍女恋爱”——显明得多么可怕啊!另一个标題下面,說明了辛辛那提著名車业大王之子雷斯脫怎样牺牲自己的机会和地位而跟意中人結婚的情形。下面还散印着許多其他的照片——雷斯脫到联桥夫人公館去訪珍妮的照片,雷斯脫和她站在一个庄严古板的牧师面前的照片,二人幷駕四輪篷車出游的照片，以及珍妮站在一巨厦窗前（窗前帘幕低垂,一望而知其为巨厦)遙矚村舍远景的照片。珍妮看完,羞得几乎死去。她倒不是为她自己着想,可是雷斯脫看見了要有怎样的感想呢? 他家里人看見了要有怎样的感想呢? 这分明是大家給他两人的又一下打击。她想要压住自己的感情,可是眼泪不由得

冲上来了，只不过这回是反对和失败的眼泪。她不愿意人家这般追逼她。她希望人家不要管她的閑事。她現在竭力向正路上走的了。为什么世上人不肯帮助她，反要苦苦的追逼她呢？

四十二

就在那天晚上，雷斯脫經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要讓珍妮知道这件事，就把那張报紙带回家来，珍妮这才知道他也已經看見了。原来他們当初有約，什么事情都不相瞞的，如今虽然遇着这种扰乱他們和平的事情，却正是一个踐約的机会。他当时打定主意，要劝她别把这桩事放在心上，因为这事虽然对于他自己的名誉不无重大的影响，对于他們两人的关系是沒有多大影响的。而且新聞既然披露，它的效果是不能抹杀的了。看的人如果聪明一点，无論和他相熟不相熟，总都能看出他的生活內幕来。因为那篇附着照片的新聞，已經把他怎样把珍妮从克利夫兰带到芝加哥，以及她起先怎样怕羞推拒，他怎样經过长时期的勾引才把她弄到手的情形，逐一披露出来了。表面上，这段叙述只是說明他們同居北区的由来，他却看出詞意之間存心要把实情暴露，因而他很覺得生气。但他覺得那样的隐約其詞，究竟还比譏嘲謾罵的态度好些。他到家之后，就把那張报紙从口袋里掏出来，攤在图書室的桌子上。珍妮那时正在旁边看着他，因为她已經猜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了。

“我拿一点东西給你看，珍妮，你一定会覺得有趣的，”他指着那新聞和照片淡然的說。

“我已經看見过了，雷斯脫，”她虛弱地說。“今天下午施旦道夫人給我看过了。我还不知道你看見过沒有。”

“这里面对于我的态度不是形容过分嗎？我想不到自己会是这样一个多情的罗米欧。”

“我心里难过得很，”珍妮覺得他这詼諧底下实在藏着无限的痛心，才这么說。因为她早已知道雷斯脫是向来不肯把眞正的感情流露的，心里有苦痛总不肯說出口来的。虽是严重到不可忍耐的心事，他向来都談笑出之，借以减輕它的严重性。此番这句詼諧，其意就等于說：“事情已經是无可奈何，咱們必須尽力的設法。”

“哦，你不要难过，”他繼續說。“現在我們对于这种事情是无法可想的。他們也許并沒有什么歹意。我們只因地位关系遭人注意罢了。”

“这个我懂得，”珍妮走过他身边說道。“可是我总覺有点难过。”雷斯脫默然不响。一会儿开晚飯了，这事就告一段落。

可是雷斯脫終覺事情有些儿尷尬，因而悶悶不乐。上次跟父亲見面时，他已經受到父亲明白的警告，如今这段新聞披露出来，事情就发展到頂点了。他从此以后，大概就要跟一切的旧人都断絕关系。他們是不会再要他的了，至少其中比較守旧的分子不会再要他的了。此外有少数未結婚和已結婚的青年男子，以及有些已結婚和未結婚的詭詐女人，虽然知道他这件事，却照常的喜欢他，然而这种人是交不得朋友的。他实际上已經是个被唾弃的人了，若要挽回，除非改善他的行徑——换了話說，就是除非把珍妮永远弃絕。

但这一着他却不愿做。他一想到这事就覺苦痛了——这是无論如何都干不了的。珍妮的知識正在逐漸地增长。她的見地已經差不多要跟他一样明白了。她并不是一条不值錢的貪得无饜的爬虫。她是一个偉大而善良的女子。将她弃絕了就是一种

羞辱，而且她相貌又生得好。他已經四十六岁了，她才有二十九岁，看起来还不过是二十四五光景。要在别人身上发見美、青春、体貼、見識，以及温柔化和感情化了的你自己的見解，那是难能可貴的事情。象他父亲說的，他是已經种下这个孽因了。他就不如自己来收孽果吧。

这不愉快的新聞事件发生不久，雷斯脫就接到信，說他父亲有病，而且不能支持了。当时雷斯脫本該即刻就回辛辛那提去，但値事务忙迫，走不脫身，不久噩耗就傳到。雷斯脫得信，当然愴痛非常，就带着追怀和悲悼的心緒回到辛辛那提去。他对于他的父亲，就是撇开父子的关系来講，也覺得他是一个偉大的人物。当时他想起自己小时，父亲抱他在膝上，跟他講从前爱尔兰生活的故事，稍稍大一点，又跟他講自己在商界奋斗的經历，及至成人，他那种經营事业的精神和商业上的智慧又曾給他很深的印象。原来甘老头子一向是心地純朴的。雷斯脫那种說話痛快和言无虛飾的本能，就是由他遺傳下来的。“毋誑語，”是甘老头子时时告誡儿女的一句格言。“无論什么事情，你看見它怎么样，就說怎么样。眞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又是商业成功的秘訣，誰能信守不渝的，就可以成为可貴的人物。”这番教訓，也是雷斯脫所信服的。他对于父亲一生信实誠篤的精神，本来就很心服，如今父亲死后怀念起来，越发覺得悲痛了。他知道父亲为他的事情賫恨而終，悔不得趁他生时同他和解。他又幻想父亲要是見到珍妮，也許会加怜惜，而无奈如今已經沒有机会可見了。

他到辛辛那提时，正値大风雪，雪片如同絞棉花一般狂飞下来，城中的街市都靜悄悄的毫无声息。他从火車上下来，先就遇着阿弥。她跟他已往虽然有嫌隙，現在見他回来却也快活。在

他的一群姊妹当中，阿弥要算最温柔的一个。当时雷斯脱就抱着她，跟她亲吻。

“我們又跟从前一样了，阿弥，”他說，“謝謝你这种天气还跑来接我。家里人怎么样？我想大家都回来了吧？父亲眞可怜，怎么不能多活几年的！可是他想要見的东西总算都見到过了。我想他对自己一生努力的結果总能很滿意的吧。”

“是的，”阿弥說，“不过他从母亲死后很覺得寂寞罢了。”

兄妹两人驅車回家，一路談起旧时旧地，感情很是融洽。到家之后，見一家人都已聚齐，各处的亲戚也都齐集了。雷斯脱同大家照例互相吊唁一番，心覺父亲之死实在可无遺憾。他的一生事业都是成功的，如今就象熟苹果一般从树上落下来了。他于是到大客厅里去看父亲放在黑棺材里的遺容，当然不免有一番悲慟。但見父亲那副坚决而慈祥的面容，却不由得微笑了。

“我們的父亲是至死都偉大的，”他对在旁的罗伯脱說。“这样的人物是我們一时不会見到的。”

“是的，”罗伯脱庄严地說。

葬礼举行过后，大家决定立刻宣讀遺囑。因为露意絲的丈夫急乎要回到布法罗，而雷斯脱也得馬上回芝加哥去。于是出殯的次日，就要在甘老头子的顧問奈脱·启脱雷·奥白蓮合組法律事务所里举行家族会議。

在雷斯脱驅車赴会的途中，他心想父亲对于自己的利益总不会有什么偏心的行为。因为他上次和父亲見面，日子还不很久；他現在还在考慮期中，而父亲也曾許他有考虑的时間的。他又自覺除开珍妮的关系以外，平时并沒有什么对不起父亲的地方。他在业务上的才干又是对于公司有利的。为什么对于他該有所輕重呢？他想这事决然不可能。

他一到法律事务所，奥白蓮——一个大惊小怪而却自得其乐的短小人儿——出来招待，跟他家族中人一一握了手。他替甘老头子做法律顧問已有二十年。他深知甘老头子的奇想和怪癖，覚得自己是个替人忏悔的牧师一般。他对于甘家的孩子都很喜欢，而特别喜欢雷斯脫。

“現在我想我們都到齐了吧，”他最后从口袋里抽出一副牛角边的大眼鏡，神圣地对四周圍看了一遭說。“好吧，那末我們就可以开始了。我也不說什么开場白，就把遺嘱讀起来。”

他于是走到書桌边，把上面放着的一張紙拿在手里，淸了淸喉嚨就开始宣讀。

从某几点地方看，这是一張很别致的遺嘱，因为上面不先說大宗財产，却把所有的小遺产先提出来。第一款就是分給雇工、仆人和朋友們的小款項。其次是捐給各机关的少数遺产，最后才提到家族的遺产，却又先支配女儿。伊木眞是他認为孝順的一个女儿，分得車业公司股份六分之一，又死者的其他財产——不动产除外，約計八十万之譜——的四分之一，阿弥和露意絲所得的两份跟伊木眞一样。外孙儿女如长成后品行优良，亦可得奖励金少許。此后才提到罗伯脫和雷斯脫。那遺嘱上写道：

“緣吾子雷斯脫之事发生某种糾紛，余認为余之其余財产不得不在某种条件之下分配之，即：——以甘氏制造公司之股份四分之一，及余之其余財产——动产，不动产，現金，股票，公債票——之四分之一給与爱子罗伯脫，以报其平日孝順之心，又以甘氏制造公司之股份四分之一，及余之其余財产——动产，不动产，現金，股票，公債票——之四分之一，交罗伯脫代其弟雷斯脫保管，至雷斯脫能符合附列之条

件时止。关于甘氏制造公司之經营，及其他一切受委托之事务，凡吾子女，皆須同心协力，悉听罗伯脫之指揮，至罗伯脫自愿放弃管理权或認有改組必要之时止，此亦余之意旨也。”

雷斯脫听了只是暗暗的賭咒。他的面色已經改变了，却仍旧沒有动作。他不愿意把心里的感情表現出来。他装做了好象他并沒有受到各别待遇的样子。

然而那所謂“附列之条件，”确是完全为他而訂的，当时奥白蓮并沒有对家族宣讀，說是遵重他們父亲的遺意。其后雷斯脫探知那条件是三年之內每年給他生活費一万元，在这期間，他須就两件事中任擇其一而行；其一，如果他未曾同珍妮結婚，就跟她断絕关系，以期他的生活在道德上可以符合父亲的愿心。如能履行这个条件，那末他的一份財产立刻就可交还他。其二，如果他愿意跟珍妮結婚，也听其便，那末这每年一万元的生活費可以繼續領到終身，但以他本人的終身为限。他本人死后，珍妮絕对不得享受。至这每年一万元，則指定由二百股L．S．和M．S．的股票的利息支付，而票本亦須托人代执，至他最后决定行止时止。如果雷斯脫旣不跟珍妮断絕，又不跟她結婚，那末三年之后并此一万元之生活費亦断絕供給。那二百股股票，則到雷斯脫死后按成数攤給生存的家属。如有繼承人或受讓人对此遺囑提出异議，他或她的一份遺产即須全部沒收。

雷斯脫看見父亲对于他的事情想得这样周詳，不免有些惊异。他讀过这些条件之后，有点疑心罗伯脫曾經参加意見，可是他当然不能断定。罗伯脫并不曾露出过要和他作对的直接証据。

“这个遺嘱是誰起草的?”他不久之后就問奥白蓮。

“这个,我們大家都曾参加意見的,”奥白蓮覚得有点不好意思的說。“这是很为难的一件公文,你总知道,甘先生,你家老太爷是一点儿动搖不得的。他的意旨是金剛石一般硬的。其中有些句子,連他自己也还斟酌了半天。至于遺嘱的精神,那是跟我們全无关系的,你总知道。那是你和他两个人的事情。我担任了这事,眞是万分不得已。”

“哦,这些我都明白!”雷斯脫說。“請你不要介意。”

于是奥白蓮很是感激。

当讀遺嘱的时候,雷斯脫如同一头牛一般頑强地坐着。

过了一会儿,他才同别的人一齐站起来,竭力装做心平气和的样子。罗伯脫、阿弥、露意絲和伊木眞,大家对于这桩事都覚得惊异,却也并不怎么样为他惋惜。他們都以为确是雷斯脫自己不好。他激怒了父亲了,才有这样的結果。

“我想老头子这桩事情稍稍做得魯莽一点儿,”坐在他隔壁的罗伯脫开口說。“我万不料他会走到这样极端的。对我的关系来說,我是无須这样办法也可以滿意的。”

雷斯脫微微的冷笑一笑。“这沒有关系,”他說。

伊木眞、阿弥和露意絲都急乎要安慰他几句,可是一时找不出話来。大家都覚得雷斯脫是自作自受。后来还是阿弥先說道:“我想爸爸的做法是不大对的,雷斯脫。”但是雷斯脫对她并不表示感激。

“只要我受得住就是了,”他說。

他于是站在那里把将来不依父亲条件时的收入默默計算起来。二百股L.S.和M.S.的股票,按市价計算,每股不过值得一千多一点。每年利息不过六七厘,进出都极有限。那末每年

二万的出息是不能再多的。

不一会，家族会議散了，各人走各人的路去了。雷斯脫就跟阿弥回到家里去。他因避免人家請他吃飯，急乎要离开辛辛那提，就借口事务忙迫，赶上最早一班火車动身回到芝加哥。在火車上，他一路不住的冥想。

原来他的父亲竟是这样照顧他的！难道这是真的嗎？他，雷斯脫·甘，每年一万元，又只有三年的期限，只有跟珍妮結了婚才可延长！“每年一万元，”他心里想，“又只有三年可拿！我的老天爷！就是一个灵动些的帐房也可以拿那么多的！他竟会这样的对待我！”

四十三

遺囑上这种强迫的手段，势不得不引起雷斯脫对于家庭的反感，至少暂时是不会有好感的。他自从受这打击，就已十分明白当初自己实在是大錯特錯的。第一层，他覺得不該不早同珍妮結婚，以至于流言蜂起；第二层，当时珍妮决計要走，他不該不放她走。总之，事情是不容他徬徨歧路的，而他是已經弄糟的了。把財产完全丢掉，他是舍不得的。他私人并沒有多大的积蓄。珍妮近来很不快乐，他已經明白看出来。她为什么不快乐呢？就因为他自己不快乐的緣故。即使他愿意跟珍妮結婚，他肯接受这区区一万元嗎？可是，他又愿意丢掉珍妮，跟她永远訣絕嗎？他到現在还是委决不下，因为問題实在太复杂了。

雷斯脫奔丧回来，珍妮立刻看出他一定有了什么事故，因为他那种頹唐样子，决不仅仅由悲悼而来。可是什么事故呢？珍妮心下猜疑不定。她尝試用同情去熨貼他，可是他那受創的精

神是不容易治愈的。他每当自己的威信受到損害，就变得蛮横易怒——有誰要恼怒他的，他竟可以动武。她很注意的观察着他，想要替他出点力，可是他总不肯对她説实話。他着恼了，她就只有陪着他着恼。

过了几天，因父亲之死而产生的財政局面就得加以一番审愼的考虑。这就是說，工厂的管理已經有改組的必要了。罗伯脫要依父亲的遺命升做总理了。雷斯脫自己对于业务的关系也須經过一种的調整。那时候，除非他跟珍妮的关系改变，他就已經不是一个股东。事实上，他跟公司已經沒有任何的关系了。他要繼續做公司的秘書和会計，至少須有一股的股份。可是罗伯脫肯給他嗎？阿弥、露意絲、伊木真肯給他嗎？他們肯卖几股給他嗎？家族中其他成員，有誰敢蔑視遺囑中所規定的罗伯脫的全权而給他帮忙嗎？大家对于雷斯脫自然都要暫时置之不理，于是雷斯脫覚得自己已經遇着一种非常难处的局面了。要解决这种局面，他就得跟珍妮决絕。果能如此，他无須乎去向人哀求股份。否則他不得不同父亲的遺囑发生正面冲突。他把这問題在心上慢慢地审愼地反复推敲。他已經十分看透将来的結局了。不是弃絕珍妮，就是弃絕前途的希望。这是何等两难的局面啊！

罗伯脫虽曾宣言，在他的关系上，就是不用这个办法也能滿意的，而实际上，他对于現在的局面覚得非常高兴，因为他的梦想已經漸漸将近实現了。原来他早巳有一个周全的計划，不但要把公司的本身彻底改組，并且要从联合其他車业公司的方向去謀业务的扩展。他如果能得东部和西部两三个較大的組織来同他联营，那末銷售費可以減小，过量的生产可以免除，而一般的开銷也可以大大节省。几年以来，他已經委托一个紐約的代表从事收买其他車业公司的股票，現在就差不多准备行动了。第

一步，他要运动各股东推举自己做甘氏公司的总理，且因雷斯脱既与公司无关，就可选出阿弥的丈夫做协理，并可另外找人代替雷斯脱的秘書和会計。根据遺囑上的条件，雷斯脱应得的股份和其他財产虽然交他暫时保管，他也就可以代表他的股权。他父亲的遺嘱，分明是叫他帮同强迫雷斯脱的。他原不愿意叫别人当他貪鄙，可是父亲的遺命不能不遵，所以在他的地位是很便利的。总之，雷斯脱非痛悔前非不可，否則就不得不讓罗伯脱全权处理了。

雷斯脱那时还繼續对芝加哥分公司的事情負責，但早已料到事情要有变动了。他知道自己对于公司已經永远沒有份，不过在他哥哥容許之下做个分公司經理罢了。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大大煩恼起来。罗伯脱事先幷沒有告訴他要有这样的变化，事情还是照常进行的，但是現在罗伯脱的提議分明就是法律了。实际上，雷斯脱如今已不过是罗伯脱的一个雇員，每年能得若干薪俸罢了。这是使雷斯脱非常痛心的。

过了几个礼拜，雷斯脱就覺得事情再也忍受不住了。这时以前，他是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公司代理人。每年照例的股东会，从前本来是一个人包办的事，且不过是个形式，一切选举都只凭父亲的一句話，如今却眞是一个选举人的組合了，他哥哥就是主席，姊妹們大約都要由丈夫来代表，独有他是不能参与的了。現在股东会将近开会，不久就要有个总解决。可是罗伯脱既沒有写信来提这件事，也沒有露出要卖股票給他的意思，他自己明知不得再有公司理事的資格，也不得再充任公司的职員，因此他就决計自动写信去辞职。他以为經这一辞，就可以把事情逼紧起来。他可以借此向他哥哥表示自己幷不希望他优容，因而对于他幷无可感激，且也不愿留恋他份內不該占有的地位，免得貽人口

实。如果他将来弃絕珍妮，跟公司重新发生关系，他就无須再用分經理的資格，而用一种新資格去参加了。因此，他就写給他一封直截了当的信，内容如下：

“亲爱的罗伯脱，

“我知道公司必須在你指导之下实行改組的时候已經将近了。我已經沒有股份，自然不能再以理事的資格参加，也不能繼續担任秘書和会計的兼职。我这封信就是我的正式辞职書，我愿意現任的理事对于我的地位加以考虑。我并不要保留我的分經理，而且凡有妨碍你将来計划的事情我都愿意放弃。你从我这封信里，就可以知道我并沒有准备接受父亲的遺嘱——至少在現在。我愿意自己能够确实了解你对于这事的感想。希望你回信告訴我。

“你的，

“雷斯脱。”

罗伯脱坐在辛辛那提的事务所里，把这封信庄严地考虑一回。好象他的兄弟是不肯回头的了。他这种直捷痛快的精神原是可佩服的，但是如果同时再加上一点謹愼，該够多么好呢！可是他所缺乏的正是詭巧——他是沒有謀略的。他从来不肯用阴謀，罗伯脱則深知一个人要有大成功，就不得不有点謀略。“你有时該殘忍一点——你該有点手段，”罗伯脱常对他自己說。“当你遇到利害关系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把事实看看明白呢？”他旣有这样的理論，也就有这样的行为。

罗伯脱覺得雷斯脱虽然是个极好的好人，而且是自己的兄弟，但总嫌他性子太剛，不合自己的需要。他太直爽了，太无城

府了。如果雷斯脱肯依順父亲的遺志，因而恢复他的財产，他对于公司的事务就不得不来积极参加。那时候，雷斯脱就要成为罗伯脱发展計划的障碍。这是罗伯脱愿意的嗎？他是断断乎不愿意的。他情愿雷斯脱不肯跟珍妮断絕关系，或至少目前暫不断絕关系，那末他自己的行动就没有人来掣肘了。

罗伯脱經过长期考虑之后，就回他一封打官話的信，說他对于这事的态度一时不能决定。他要征求姊妹夫們的意見，所以要等开过会議才能定夺。至于他个人的意思，只要事实上做得到，他很愿意雷斯脱繼續担任秘書和会計的职务。目前不如把事情擱起来再說。

雷斯脱接到这封信，心中暗暗的咒駡。罗伯脱故意讓事情紆回曲折起来，到底是什么用意？其实事情是极容易解决的。罗伯脱只消給雷斯脱一股股份，雷斯脱就有資格参与公司的事情。罗伯脱只是怕他要参与——那是基本的事实。好吧，他是不会留恋这个分經理的，放心好了。他立刻就要辞职了。他因而又写信回去，說他一切方面都已經考虑过，决計暫时要去料理他个人的私事。如果办得到，希望罗伯脱赶快派人到芝加哥来接替。三十天的期限大概总够了。誰知信去后不多几天，就来了一封假惺惺的回信，說他非常遺憾，但雷斯脱既有决心，他也不好打破他的計划。伊木眞的丈夫耶弗孙·米基雷早想移到芝加哥来居住，因就叫他暫时担任分經理。

雷斯脱見信微笑一笑。罗伯脱是看透这个极微妙的局面的了。罗伯脱知道他——雷斯脱——故意要把事情逼紧起来，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这事实現之后，报紙上不免又要拿去当材料。不过他和珍妮的关系反正是已經紛紛揚揚了的。他要解决这問題，最好是把珍妮弃絕。于是一切都又回到这点上来了。

四十四

在雷斯脱这般年龄——現在已經四十六——的人，虽則目前的收入(包括这新的一万元)每年可得一万五千元，但叫他流浪世間，絕无一点确定的事业，却是一件使人煩躁而懊丧的事。他現在已經明白，除非他在最近的将来能有一种幸运而有利的布置，他的一生事业实际可算是完了。要跟珍妮結婚，他当然是可以的。这样，他这每年万元的收入可以拿到終身，但从此对于甘氏产业将不再有合法享有的机会。如果他把私人所有的七万五千元的股票卖掉，他可以把这款子另外去投資——譬如說，投到跟自家公司对抗的車业公司里去。可是在这时候，他就愿意去同父亲的遺业开始竞爭嗎？而且事实上也有困难。現在車业的竞爭已不能不算激烈，但是甘氏公司始終居于領导的地位。他所能运用的資本不过七万五千元。他愿意馬馬虎虎的着手嗎？想要开創一桩新事业，总得拿錢来打基础的。

雷斯脱的毛病，在于他虽然天生有思想，有眼光，却是缺乏那种成功大事业者所必需的殘忍和毅力。你要在事业上做一个有力量的人物，照例，你就必須是一个能够貫徹你的主張的人，而你那主張，又必須是上帝給与的，使你在你所选定的事业上注定可有一个无限的将来。这話的意思，就是說你必須要有一件东西能够使出无限的力量来擒住你的想象，无論它是一盒肥皂，一柄新的开罐头刀，一把安全剃刀，或是一件加速器，都能在你想象中烈火一般的燃燒起来，而成为你生死以之的目的。照例，一个人如果要具有这样的热心，他就需要貧穷的帮助，而且还需要年富力强。他所发现的和要努力去做的那件事，必須是无数机会

和无数快乐的一个門。你必須看見前途有无限的幸福，否則你心中的火就不能燒得那么旺，换句話說，就不会有充分的力量来促成你的偉大的成功。

如今雷斯脫所缺乏的，就正是这种不可缺少的热心。他的生活已經使他見过它的所謂幸福的大部分了。寻常所标榜为娛乐的那件东西，他已經从幻覺中看見过了。錢，当然是必要的，而他已經有了錢，有了足够使他过舒服生活的錢。他愿意把它拿来冒險嗎？他审愼地把四周打量一番。或者他是愿意的。总之，他总不甘心閑坐着看别人工作，就此了其余生。

末了，他就决計要动作起来，把事情細細研究。他覺得事情不必忙，免得忙中要有錯。第一着，他先要讓那些跟車輛业有关系的人知道自己已經脫离甘氏公司的关系，知道自己已經可以自由跟别的方面結合。因此，他就宣布自己已經离开甘氏公司，不日要到欧洲去，名义上是去休息。他从来不曾出过国，而珍妮也一定高兴去的。味絲搭可以留在家中，交給葛哈德和一个女仆，自己和珍妮就可以出去旅行一趟，看看欧洲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他要去游威尼斯和巴登巴登，以及他生平聞名的几处海水浴場。开罗、路克索和巴第穠，是一向訴于他的想象的。他打算游历一番回来，就要認眞干他的事业。

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春天，他就把計划实行起来了。他把堆棧里的事务結束完竣，就排定了一个旅行日程。他一切事情都跟珍妮商量过，及到行装齐备，他們就从紐約搭輪船到利物浦。在英国勾留几个礼拜之后，他們就到埃及。从埃及回来，經过希腊、意大利，便到奥国和瑞士，后来又經过法国的巴黎，到德国的柏林。雷斯脫一路得着种种新鮮的經驗，倒也把心事忘了，但总有种不舒适的感覚，覚得自己是浪費时間。大事业不是由旅行家

造成的，而他又沒有寻求健康的必要。

但在珍妮方面，見一路上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就已不胜之喜，对于这种新生活尽情享受了。在路克索和卡那克——都是她生平梦想不到的地方——她看見了一种强盛、复杂而完备的較古的文明。无数的人曾經生在这里，死在这里，相信另外一种神，另外一种政治方式，另外一种生活状况。珍妮生平第一次明白知道世界是多么广大的。如今从这个观点——从隳敗的希腊、覆亡的罗馬、淡忘的埃及的观点——看东西，她才知道我們这些細微的困难和細微的信仰都是多么不相干的。她父亲的路德敎义，現在似乎是毫无意义了，而科倫坡的社会經济也属无聊了。她的母亲常常替別人——她的邻舍們——的思想担忧，如今在这里，則有无数死人的世界，其中也有好的，也有坏的。雷斯脫給她解釋各处居民的道德标准所以不同，有时由于气候，有时由于宗教信仰，有时由于特殊人物——如穆罕默德——之兴起。雷斯脫喜欢把广大世界中种种不同的习俗給她指明，而她也就約略有点明白。她承認自己是坏的。局部看起来，这坏不坏的关系或者很重要，但就文明的总和而論，就一切巨大的力的总和而論，这又算得什么呢？在世界上，一切都不过暂时的存在，終于都是要死的，她和雷斯脫以及一切的人都是要死的。除开善良——心腸的善良——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值得重視呢？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是眞实的呢？

四十五

就在雷斯脫此番旅行途中，他又跟他未遇珍妮之前可算眞正爱慕的一个女子——蝶底·貝斯——会見了，第一次是在倫

敦的卡尔登戏院，后来又在开罗的舍潑尔兹旅館。他已經許久沒有看見她，而她已經做了四年的麦可姆·基拉特夫人，又差不多两年的年輕寡妇了。麦可姆·基拉特是个富人，曾在辛辛那提經营銀行事业和股份經紀事业致成巨富，死后由夫人总承遺产，所以也很殷实。她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女孩子——的母亲，那孩子現在交給一个保姆兼女仆的在带領，而她自己所到之处，总都成为一群由文明世界各都市麕集而来的爱慕者注目的中心。螺底·基拉特是一个有才具的妇人，美丽的，温雅的，艺术的，是詩的作者，博識的讀者，艺术的修习者，又是雷斯脫·甘的誠摯而热心的爱慕者。

在她未嫁之前，她是眞实地爱他的，因为她是一个对于男子和世故的聪明观察者，而雷斯脫是她一向認作一个眞正男子的。她以为他是一个非常明智、非常冷静的男人。她又知道他一向疾恶虛伪，而她喜欢他的地方也就在这一点。他要力避寻常社交中那种繁瑣的套語，而喜談簡单亲切的事情。在当初，他們同在跳舞会中的时候，往往要悄悄的逃开，躲到阳台上去，雷斯脫一面吸烟，一面跟她談話。他曾和她辯論哲学，討論書籍，形容其他城市的政治社会状况——总之，他是当她一个有見識的女人看待的，而她也屡次希望他向她求婚。她常常要看着他那长着褐色韌发的巨大而坚实的脑袋，恨不得伸手去摸它一摸。后来他搬到芝加哥，确实是对她一个重大的打击，那时她还沒有曉得珍妮的事情，可是她本能地覚得自己要获得他的机会已失去了。

于是，一向热心爱慕她的麦可姆·基拉特向她进行大約第六十五次的求婚，而她也就接受了。她并不是爱他，但是她年龄大了，不得不結婚了。他跟她結婚的时候已經四十四岁，結婚之后他就只活了四年——这段期間，只够他認識她是一个魅人的，

温存的，博識的女子。于是他就得肺炎死了，而基拉特夫人就成了一个同情的，有見識的，討人喜欢的有錢的寡妇，除开生活和花錢之外再沒有別的事情可做。

她却不愿意死心塌地的专做这两件事情。她早已把她的男子的理想放在雷斯脫身上了。这几年来的交际范圍逐漸扩大，她遇見一班妄自尊大的侯爵、伯爵、子爵、勛爵們，都不能使她发生絲毫的兴趣。她对于那些为財产而求婚的外表的虛飾，已經覚得非常厌倦了。她是品性的裁判者，男子和习俗的研究者，傾向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自然推理者，所以她已經看透了这班人，并且看透这班人所代表的文化了。“要是我能跟我在辛辛那提認識的一个男子結婚，那末即使跟他同住茅屋也是快乐的，”她有一次对一个原是美国籍的体面女友說。“他是一个最偉大最明智的人。他如果向我求婚，就叫我做工过活也要嫁他的。”

“他就穷到这个样子嗎？”她的女友問道。

“实在他并不穷。他是富有而舒服的，可是貧富对于我沒有什么两样。我所要的是他这个人。”

“可是日子久了貧富究竟要有个分別，”她的女友說。

“你把我看錯人了，”基拉特夫人說。“我已經等了他許多年，我是知道的了。”

至于雷斯脫那方面，对于螺底·貝斯——或現在的拉基特夫人——也是向来保存着美好的印象和愛慕的記忆的。他当初原可說是喜欢她的，而且很喜欢她的。他为什么不跟她結婚呢？这是他时时对自己提出的一个問題。她对于他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妻子，他的父亲也会快乐，而且人人都会高兴的。但他延宕又延宕，終于遇到了珍妮；从此以后，不知怎的他就不想要她了。如今經过六年的离別，却又跟她見面。他知道她已經結过婚。她也

隐約知道他有过了某种关系——听說他終于跟那女人結婚了，如今在芝加哥南区同住。她却还沒有知道他丧失財产的事儿。她第一次是六月的一个晚上跟他在卡尔登会面的。那时正当烂縵的春天，戏院的窗門統統开着，外面繁花正盛，它們的香气带着一种新生命的意識弥漫在空中。她那时跟他驟然晤面，頗覚不能自持，好象有点东西塞上她的喉嚨似的，可是一会儿她就鎮定下来，向他伸出一只美丽的手。

“哦，雷斯脫·甘，”她嚷道。“你好！我快乐得很。这位就是甘夫人吧？我确实被她迷了。我跟你見面，正象受到春风一般。請你原諒我，甘夫人，可是我同你的丈夫見面实在快乐不过。我同你别后，雷斯脫，忽忽就已多年。我一想起来，就覚自己已經該老了。你想想看，雷斯脫，要有六七年了呢！我已經結过婚，养过孩子，可怜的基拉特先生也死了，哦，不想我已經經过这許多的变化！”

“你的样子可并沒有变，”雷斯脫微笑道。他跟她久别重逢，心里也覚得快乐，因为他們原是极好的朋友。她仍旧还喜欢他——那是显然的，而他也眞正的喜欢她。

珍妮微笑而不言。她很高兴看見雷斯脫的这个老朋友。螺底当时穿着一件淡珍珠色緞子的衣服，上面鑲着华丽的黄色花边，把两条圓滑的膀子一直露到肩膀，在珍妮看去，似乎就是一个理想的女子了。珍妮平日喜欢看美貌的女人，正跟雷斯脫一样；她常要叫雷斯脫注意，而且常常要說起别个女人多么多么的美，借此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去跟她談談嗎？”她偶然看見一个特别使她注意的美人就要对雷斯脫玩笑說。雷斯脫就要用批評的眼光来考察她的选擇，因为他知道她对于女性美的判断力是极高明的。“哦，我有了你已經很滿足了，”他就看着她的眼睛回

答她，或者也跟她开玩笑說，“我已經不是青年了，否則我要去釣她上来呢。”

“去吧，”是她的慫恿。“我在这儿等你。”

“要是我当眞去的話，你怎么办？”

“怎么，雷斯脫，我不打算怎么办。也許你还是要回到我这里来的。”

“你不介意嗎？”

“你知道我是要介意的。可是你如果要去的話，我就不会拦阻你。我并不要独占一个男子，除非他自愿我独占他。”

“你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珍妮？”他有一次曾經这样問她，意思是要探探她的哲学的深淺。

“哦，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問？”

“你这种思想是寬大的，温良的。这并不是平常的思想，那是一定的。”

“我总覺得我們不应該自私自利，雷斯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女人跟我的思想不同，我知道的，可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同居一起，应該出于自愿，否則就不应該同居，你以为是不是？男人暫时离开一下，那是沒有关系的，只要他愿意回来就是了。”

雷斯脫微笑一笑，覺得她这种見解是可爱的——不由得人不爱的。

那天晚上，她看見这个女人这般热心地要同雷斯脫談話，她就明白他們一定有許多話要說，因此做出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来。“你們肯饒恕我离开一会儿嗎？”她微笑着問道。“我想起房間里还有几件东西沒有理好，我要回去一趟来。”

她回到寓所，在房間里等了相当之久，那时雷斯脫和螺底就

把过去的一切热心地談論起来。他把自己的經验捡可发表的統統告訴了她，她也把自己直到現在的历史向他訴說。“現在你巳然結过婚了，”她大胆說道，“我就要对你招供，我实在是一徑都盼望你来向我求婚的，无奈你总不开口。”

“也許是我不敢吧，”他說时，凝視着她那漆黑的眼睛，心想她也許知道他幷沒有結过婚。他覺得她处处地方都比从前美了。他現在看去，她似乎是一个理想的社交人物，又温雅，又自然，又机巧，沒有一絲儿缺点，无論跟誰往来，都能顧到两方面的身分的。

“是的，你这么想！我知道你怎么想。你的眞正的思想可还不肯說出来。”

“怎么，怎么，亲爱的。不要判断得这么快。你幷不知道我的思想。”

“你也不必支吾，我幷不是不諒解你的。她很美，不是嗎？”

“珍妮确也有她的优点，”他老实地回答道。

“你們是快乐的？”

“哦，也可算是快乐。是的，我是自以为快乐的——跟一般看破了人生的人一样快乐的。你知道我沒有許多幻想，因而幷沒有什么煩惱。”

“我想你也沒有什么幻想，如果我眞知道你的話。”

“不錯的，什么幻想都沒有，娵底；可是有时候我却愿意有点幻想。我很想要比現在还快乐些。”

“我也是这样，雷斯脫。你知道的，我实在把我的一生看做一种失敗，虽然我手头有这几个錢。”

“說哪里的話——你这样美貌多才，而又有錢，眞是天曉得！”

“可是这有什么用处呢？旅行，談話，敷衍一班愚蠢的財产猎取者。哦，有时候叫我厌倦得很呢！”

娜底看看雷斯脱。虽然有了珍妮，旧日的感情不免回复。她为什么該受他的欺騙呢？那时他两人并坐一起，适意得如同多年的夫妇或是青年的情侶一般。她想珍妮是不应該胜过自己的。她看着他，眼光里把这意思明明流露出来。他也报以一个略带伤心的微笑。

“她回来了，”他說。“我們談別的吧。你是不討厌她的。”

“是的，我知道，”她說着，便用一个春风的微笑去迎接珍妮。

珍妮心里微微感到一点儿不安。她恍惚覺得这也許就是雷斯脱旧日的恋人。她——不是自己——是他应該选擇的那种女子。她是适合他的身分的，他如果跟她結婚，也一样可以快乐，或者更快乐些。这一点，他已开始明白了嗎？想到这里，她就竭力把这不愉快的念头排除开去；她已快要嫉妒起来了，而这是可鄙的。

基拉特夫人对于他两夫妇繼續保持极其和藹的态度。她請他們第二天同游拉敦罗，游后又請他們在克莱利治飯店晚飯。飯后她就須动身到巴黎赴約。她同他們作了一番亲热的話別，并希望后会有期。她对于珍妮的幸运感到一种慘苦的嫉妒。雷斯脱并不因她而失去一点丰姿。看起来他倒是比从前更美貌，更深沉，更健康了。她恨不得他是个自由身。而雷斯脱方面——大概是下意識地——也有同样的感想。

她既有这样的感想，他自然也不免設想起他們如果曾經結婚的一切事情来。他們現在无論哲学地，艺术地，实际地，都可說是情投意合的。他們两人之間随时都可有自然流暢的談話，如同两个男性的老友一般。她在他的——同时也是她自己的——社交場中，沒有一人不認識，珍妮却都不認識。他和她可以談論

种种人生的奥妙，和珍妮就不能談，因为珍妮幷沒有那許多字眼。实际上，珍妮在她的性情中确有一种更深切、更广博、更同情和更多情的調子，可是她不能从輕快的談話里表現出来。实际上，她是很率眞的，而这率眞处或者就是她所以能吸引雷斯脫的原因。可是在現在，以及在諸如此类的情境之下，她似乎現出弱点来了。所以当其时，雷斯脫仿佛覺得珍妮不如嫘底好，至少也不能好过她，而即使是一般的好，他也就无須为自己的将来煩恼了。

此后他們直等到了开罗，才跟基拉特夫人再次会面。原来在旅館周圍的花园里，他們——或者宁說雷斯脫——又突然跟她見面了，因为他那时正独个人在那里散步吸烟。

"啊，眞是好运气，"他嚷道。"你从哪里来？"

"从马德里来。我本来不打算到这里，直到上礼拜四才决定的。爱利考兹夫妇在这里。我是同他們来的。我不知你們到哪里去了。后来才記起你曾說要到埃及。夫人在哪里？"

"我想这时候在浴室里吧。这里天气热，珍妮就一天只想用水。我自己也很想洗一个澡。"

他們散了一会步。嫘底身上穿着一件淺藍色的綢衫，肩上嫵媚地扛着一柄藍白两色的小阳伞，显得非常嫵媚。"哦，亲爱的！"她突然的感慨道，"我有时候覺得自己不知怎么样才好呢。我总不能永远这么流浪下去的。我想要回到美国去住。"

"那末为什么不去呢？"

"去了又有什么好处？我是不愿意再結婚的了。現在已經沒有我要跟他結婚的人了。"說着，她向雷斯脫示意地瞥了一眼，这才把視綫移开。

"哦，你到底要遇到人的，"他有点不自然地說。"你决不能逃

避得很久——象你这样又有貌又有錢的人。”

“哦，雷斯脫，得了吧！”

“好吧！你要那么看法也可以。我是对你講实話。”

“你現在还跳舞嗎？”她想起那天晚上旅館里要有跳舞会，就这般輕快地問他。几年之前，他的舞是跳得很好的。

“你看我象是跳舞的人嗎？”

“哦，雷斯脫，你不是說已經戒絕跳舞了吧？我还是很爱跳舞的。甘夫人也跳舞嗎？”

“不，她不喜欢跳舞。至少她还沒有学会呢。这大概是我的过失。我已許久沒有想跳舞了。”

他因而想起自己确是許久沒有到过娱乐的場所。这当然是他有了心事的緣故。

“今天晚上来同我跳舞吧。你的夫人总不会反对。那里的場面好得很。今天早上我看見过了。”

“讓我考虑考虑吧，”雷斯脫答道。“我是荒疏得很了。象我这般年紀的人跳舞，大概是很吃苦的。”

“哦，得了吧，雷斯脫，”基拉特夫人道。“你这么說，我也覺得老了。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經的說話。眞是天曉得，你这点儿年紀的人也要算老呢！”

“我是老于經驗了，亲爱的。”

“咦，那只能使我們更加动人啊，”他的旧恋人說。

四十六

那天晚飯后，当音乐已經从棕櫚园隔壁大旅館的跳舞厅里响出来的时候，基拉特夫人看見雷斯脫在一个露台上吸烟，珍妮

在他身畔。珍妮穿着一身白緞的衣服，脚下白的便鞋，头发在額际和耳畔砌成濃厚魅人的一叠。雷斯脫正在冥想埃及的历史，想起它那浪潮一般起伏不住的体質薄弱的民族，想起尼罗河两岸供给历代居民粮食的那一条狹窄的土地，想起热和热带生活的奇观，乃至这个埋沒在几乎令人絕望的古代殘迹里的包含近代設备和时髦旅客的大旅館。那天早晨，他和珍妮曾去看过金字塔。他們又曾坐电車去看獅身人头的怪物象。他們看見一群群衣服襤褸、半身裸露的奇形怪状的男人和孩子，在那些狹隘有臭气却又色彩鮮明的小弄里走动往来。

"我看这个地方眞是一塌糊涂呢，"珍妮曾在一处地方这么說。"你瞧他們多脏多膩啊！地方我是喜欢的，可是他們未免太混杂了，象是一大堆的虫似的。"

雷斯脫吃吃的笑着。"你的話差不多是对的。不过这是气候造成的。这就是热。这就是热带的居民。在这种情境之下，生活总是糜烂的，肉感的。这是沒有法儿的事。"

"哦，我知道。我并不是怪他們。我只覚得他們奇怪就是了。"

那天晚上，他就一徑冥想这件事，那时月亮用着一种盛旺的肉感的光輝照在地上。

"嘿，我終于找到你了！"基拉特夫人突然嚷道。"我連飯也来不及吃呢。我們今天回来得很晚。你的丈夫已然应允我同我跳舞了，甘夫人，"她微笑着繼續說。她也跟雷斯脫和珍妮一样，已經被那热和春天和月光等等的肉感势力所支配了。四处都有濃郁的香气从树林和花园中暗暗吹来。遙远处，有駱駝的鈴声叮当在响，伴以一种"阿哑！"和"喔唏！喔唏！"的异国呼声，仿佛一群怪兽被赶过拥挤的街道一般。

“欢迎你同他跳舞，”珍妮欣然答道。“他是应該跳舞的。我有时候也想跳跳呢。”

“那末你应該馬上就学起来，”雷斯脫和藹地說。“我当尽我的力量陪伴你。我的脚步已經不象从前輕巧了，可是总还来得几步的。”

“哦，我可不是一定要跳，”珍妮微笑說。“你們两位請吧，反正我一会儿就要上楼去了。”

“你为什么不到舞厅里去坐坐呢？我至多不过跳几个圈子。我們就可以看别人跳了。”雷斯脫說着就站了起来。

“不，我想还是这里坐坐的好。这里非常有趣。你去吧。基拉特夫人，你带他走吧。”

雷斯脫和螺底漫步而去了。他們成了很惹人眼的一对——基拉特夫人穿着一件深酒色的綢衫，上面点綴着亮晶晶的黑珠子，美好的胳膊和脖頸都裸露着，一顆閃光的大鉆石笔正嵌在額上的黑发中。她的嘴唇是紅的，并有一种迷人的微笑，从两片討人欢喜的丰滿嘴唇里露出一排雪白匀齐的牙齿来。雷斯脫的身材本来强壮而雄健，配上了一套称身的晚服，更显得昂藏出众。

“那个才是跟他相配的女人呢，”珍妮当他的背影漸漸远去的时候对自己說。当时她就落入了一种冥想，把自己过去的生活又逐步追忆起来。有时候，她覺得过去的事情仿佛是一場大梦。又有时候，她覺得自己仍旧是在梦中。人生在她耳朵里响着，很象今天晚上訴于她的一切。她已經听見它的呼声了。她已經知道它的无穷态相了。但在它的背后，却有种种的奥妙，在推移迁化，如同梦境的变幻一般。她为什么这样討男人的欢喜呢！雷斯脫为什么对她这样不肯放手呢？她能够阻止他嗎？她于是想起在科倫坡捡煤时代的生活，而今天晚上，她是在埃及，

在这大旅館里，做着一排房間的女主人，四周有各种奢华現象圍繞着，而雷斯脫仍旧是专心于她的。他为着她，曾經忍受过許多煩恼！为什么的呢！难道她眞的是这么了不起嗎？白兰德曾經說过这样的話。雷斯脫也曾經这样說她。但是她仍旧自覚卑微，自覚沒有地位，自覚身边这許多珍宝是不应該她享受的。于是，她重新发生初次同雷斯脫到紐約时的那种感想，以为这种神仙的生活是不能够持久的。她一生的命运是注定的了。只不过她命該遭遇一种的变化，这才仍旧要回到簡单的生活，隐僻的街道，穷陋的矮屋，和破旧的衣裳。

于是她又想起她的芝加哥的家，想起他的朋友們的态度，因而知道她的命运确是如此的。即使他跟她結婚，他的家庭和朋友也决不肯接受她。这其中的道理她也明白。她能观察方才跟雷斯脫在一起的那个女人的微笑迷人的臉，知道她或者也覚得自己很美，但总不是雷斯脫的同类。她那时見她要同他跳舞，就覚得他确实需要象她那样一个女人。他所需要的女人，必須是在他所习慣的空气里面养大的。至于她，珍妮，他总覚得跟他自己的习慣有些隔膜，总覚得她对于种种东西的賞識不能象他自己所习慣的那样。她很了解他們是怎么样的人。她对于他的器物，衣服，布置，装飾，风俗，礼仪，习慣等等，虽然很快的都学会了，但她总不是生长在里面的。

她如果走开，雷斯脫就会回到他旧日的世界，就是方才和他挽臂而行的那种动人的、嬌养的伶俐女子的世界。想到这里，她眼中不由得涌出泪来；她恨不得自己立刻就死去。她以为死了倒好。她这边这么想时，雷斯脫那边正同基拉特夫人跳舞，或在华尔滋舞的間歇幷坐密談旧日的时間，旧日的地方和旧日的朋友。他眼看着螺底，对她的青春和美不由得惊异起来。她比从

前丰满了，但是仍旧跟黛婀娜①一样的苗条合度。她那光滑的軀体藏着一种力，而她的漆黑的眼睛是水汪汪充满着光辉的。

“我可以发誓，螺底，”他冲动地說，“你确实比从前美丽了。你現在眞可算是絕色。你不但沒有老去，倒显得更年輕了。”

“你这么想嗎？”她看着他的臉微笑。

“当然咯，否則我为什么要恭維你呢？我是不善諂媚女人的。”

“哦，雷斯脫，你这莽夫，你不容許女人家害点儿羞嗎？你不知道我們对于人家的贊美都愿意慢慢的啜，不愿意大口的吞嗎？”

“你这話什么意思？”他問道。“我說了什么了？”

“哦，沒有什么。不过你眞是一个莽夫。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莽孩子。可是不要介意。我是喜欢你的。这不够了嗎？”

“当然够了，”他說。

音乐停时，他們散步到园中，他把她的胳膊輕輕捏了一下。这是他不得已的；她使他感覚着仿佛他已經主有她了。而她，也愿意他有这样的感覚。当他們坐在园里灯籠底下的时候，她心里想，如果他得了自由到她那里去，她是会接受他的。就是現在，她也已經差不多准备接受他了，就只怕他不愿意。她是这么严謹、这么愼重的。他也跟她所認識的許多男子一样，决不肯做苟且的事情。因为这是他不能做的。最后，也是雷斯脫先起来向她告罪。他說第二天早晨要同珍妮到尼罗河上游去游卡那克、底比斯等处，并到斐理去参观水边的神庙。他們打算清早就动身，所以他得去睡了。

① 黛婀娜(Diana)是罗馬的女神，后經轉变，遂誤为月里嫦娥。

“你几时回家？”基拉特夫人黯然的問。

“十一月里。”

“船已經定好了嗎？”

“是的，我們九号从汉堡开船——福尔特号。”

“我本来打算秋天回去的，”螺底笑道，“可是你如果看見我跟你同船走，請你不要惊异。我的主意是很拿不定的。”

“能够同船好极了，”雷斯脫答道。“我希望你能够同走。……明天我們动身之前再去看你去。”他停住話，她望着他出神。

“你不要难过，”他拿住她的手說。“人生是万不可料的。有时我們想自己全盘都錯，事实上倒是好了。”

他当她是舍不得跟他离别，因想她不能如她所愿，实在是一桩恨事。在他自己呢，他話中之意，是說这是他大概决不愿意采取的一种解决法，然而这确是一种解决法。为什么他早几年不曾看見这种解决法的呢？

“可是几年之前，她并沒有現在这样美，也沒有現在这样聪明，这样富有。”也許！也許！可是他不愿意負心于珍妮，也不愿意珍妮遭恶运。即使他不是存心，她的命也已經够苦了，并且已經勇敢地忍受了这些年了。

四十七

回家的旅途又得跟基拉特夫人有一禮拜的相伴，因为她經过熟虑，已經决計暂时回美国了。芝加哥和辛辛那提是她的目的地，无非是希望跟雷斯脫能够常常見面的緣故。她的突然在船上出現，使珍妮吃惊不小，因而重新引起她的思緒来。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緣故。可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如果沒有她在

中間妨碍着他們，基拉特夫人是要同雷斯脫結婚的。这样，問題就很复杂了。以門第、身分、教育而論，螺底是雷斯脫的天然配偶。但是珍妮本能地感覺着雷斯脫倒是喜欢自己的。那末这个問題或者要等时間来解决；目前，这三个人的小小集团仍旧是絕好的朋友。到芝加哥后，基拉特夫人就走她的路去了，而珍妮和雷斯脫也把他們的惯常生活重新过下去。

雷斯脫从欧洲回来，就很热心着手他的事业。可是大的公司沒有一个来向他提議什么，主要的原因在于大家都知道他很强干，怕跟他发生关系，就要受他的操縱。至于他的財产上的变化，倒还沒有人知道。小公司呢，經他一番研究之后，知道都只能勉强維持，或者出品不能使他滿意。后来他在印第安納北部一个小市鎮里找到一家公司，看情形似乎前途很有希望。經理是个实际能够制造車輛的人，也跟他父亲当初一样，可又并不是一个能干的营业家。他彼时用一万五千元的現金和一套大約値得二万五千元的装置投資在里面，只不过取得少許利潤罢了。雷斯脫覺得在那里边采取一些适当的方法，运用一点营业的謀略，是頗有一点事业可做的。他想成效未必快，未必能在他的手里从那里面发大財。誰知他正要向那小公司去进行投資，就听到了消息，說有一个車輛托辣斯要出来了。

原来罗伯脫对于車輛业改組的計划进行得很快。他曾对同业反复說明团結有多么多么的好处，竞爭有多么多么的害处。他的主張非常能够动听，因而不多几时，大一点的車輛制造家先后都組織起来了。只經几个月的运动，罗伯脫居然做了車輛业联合公司的总理，資本一千万元，又有价値六七百万元的資产。他就不亦乐乎了。

这一番大事业的进行，是雷斯脫一点也不知道的。他因在

欧洲旅行，所以报紙上有两三次征求車业联合的广告他都沒有看見。他回到芝加哥的时候，知道伊木眞的丈夫耶弗孙·米基雷仍旧做分經理，并且知道他住在伊凡斯墩，但他因跟家庭有过齟齬，不愿直接去向他探听消息。后来不久，他却也就知道詳情，因而不胜其煩恼。

把消息傳給他的不是別人，就是克利夫兰的亨利·联桥。他到芝加哥来已經一个月，雷斯脫有一天晚上跟他在友联俱乐部碰头。

“听說你跟公司脫离关系了，”联桥带着一种温和的微笑說。

“是的，”雷斯脫說，“我已經出来了。”

“那末你現在做什么？”

“哦，我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呢。我正想自己独立办一个厂。”

“你总不是要跟你哥哥对抗吧？他那組合运动成效很不錯。”

“組合！我不曾听見說过，”雷斯脫說。“我剛剛从欧洲回来。”

“好吧，那末你也得醒一醒了，”联桥答道。“他在你們这行业里已經占了大大的上风。我还当你已經知道的。現在来門公司、布魯克公司、渥兹公司——事实上五六家大公司統統都在里面了。你的哥哥已經被举为这新組合的总理。我敢說他从这里面已經撈到了二百万了。”

雷斯脫瞠目无言。他的眼光有点发呆了。

“好吧，这是罗伯脫的运气。我覚得很高兴。”

联桥看出自己已經給他一下致命的刺激。

“好吧，再見，老朋友，”他嚷道，“你要是到克利夫兰，請到我們那里去談談。你知道我家里是怎样喜欢你的。”

“我知道，”雷斯脫答道。“再見。”

他漫步到吸烟室中，但是这突来的消息已經使他的兴致索然了。他的哥哥做了車业托辣斯的总理，他和一个区区的小車厂还能有多大的作为呢？天曉得！罗伯脫只消一年工夫就可以使他不能够立脚。怎么，这种組合是他自己也梦想过的。如今他的哥哥已然使它实現起来了。

凡是有才具的人而为命运所播弄致遭打击，如果年紀还輕，还有勇气和斗爭的精神去应付，那是一回事。至于将近中年的人，一生的大运已經过去，只覺荆棘满途，到处的机会都遭阻塞，那是另外一回事。珍妮的出身卑微，报紙上的毁坏名誉，他的父亲的反对和死亡，他的財产的丧失，他和公司关系的断絕，他哥哥的态度，以至現在这个托辣斯——凡此种种，都是使他灰心，使他沮丧的。他也曾尝試装着有勇气的样子，而他也自以为頗有相当的成功，但这最后一下打击，似乎太厉害些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中，意气頹唐得很，珍妮一見也就看出来。事实上，当他出外的那天晚上，她就已明白一切。她自己也覺得心灰意懶。他回到家中，她馬上知道一定有了事故了。她的第一个冲动是想說，“什么事情，雷斯脫？”但經考虑一下之后，覺得不如装做不知，等他自己先开口。她要他不覺得自己有心事，跟他很是亲昵，希望能不使他煩恼。

“味絲搭今天高兴得很，”她想借此排悶說。“她在学校里的成績很好。”

“那就好，”他庄严地回答。

“她近来跳舞也很好。今天晚上她把她新学会的舞跳給我看。你还不知道她的姿势多好呢。”

“我很高兴，”他含糊道。“我一徑都希望她把跳舞学完全。我想她現在該找一个好的女学校去讀書了。”

"爸爸生气极了。眞叫我忍不住笑。她却故意要把跳舞的事情惹他生气，这小鬼。今天晚上她硬要教他跳舞。假使他不爱她，早就要打她的耳刮子了。"

"好玩得很，"雷斯脱微笑道。"教他跳舞！那是很好的！"

"他生气，她可一点儿都不懊恼。"

"那很好，"雷斯脱道。他是很喜欢味絲搭的，她現在已經是一个大姑娘了。

珍妮这样的替他排悶，終至他的心緒稍稍有点改变过来。然后，方才的心事終于流露了。那是他們就寢时的事。"我們出門的时候罗伯脱居然成功一桩大事业了，"他自动地說。

"什么事业？"珍妮很注意的問。

"哦，他已然組織好一个車业托辣斯了。有了这种組織，全国比較重要的厂家就差不多都要被它吸收。联桥告訴我，說罗伯脱已被举做总理，又說他們有将近八百万元的資本了。"

"这話当眞嗎？"珍妮說。"那末你的新公司也不用想組織了？"

"現在当然不行了，"他說。"可是我想将来还是可以办的。我且等着，看事情怎样变化。你要知道这种托辣斯是誰也料不定将来怎么样的。"

珍妮听到这桩事，覺得非常难过。她从来沒有听見雷斯脱說过灰心的話。这回是一种新的調子，她竭力想要設法安慰他，可是她知道她的努力是沒有用的。"哦，好吧，"她說，"世界上有趣的事情多着呢。要是我做你，我就不急乎要做什么事业。你将来的日子还长呢。"

她就不再說什么，而他也覚得无用着急。因为他着急些什么呢？两年之內，他到底还有一大笔很靠得住的收入。如果再要

多，他也可以办得到。只不过他哥哥这般炫耀地向前猛进，他自己却站着不动——或者說是“懒散着”更适当些。这似乎是可惋惜的；而尤其坏的，他已經覺得自己有些沒有把握起来了。

四十八

雷斯脱曾經有过一番辛苦的考虑，可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沒有构成一种重新进入积极生活的具体計划。罗伯脱的車业托辣斯成功，对于他想投資印第安納小厂的計划实在是个致命的打击。他决不能不顧到自己的身分和地位，而同一个財力悬殊的劲敌去作这种毫无力量的斗爭。他曾經把那托辣斯的組織仔細研究，方才知道联桥所报告的还只是一个輪廓。其实里面是有无限量的資本可以运用的。它的力量差不多可以把所有的小厂家一齐扼杀。那末，他肯这样小規模的着手起来而在他那巨人般的哥哥威胁之下掙扎下去嗎？他見不到这种办法的可能性。这是太不名誉了。他必須四处奔走，企图同一个新托辣斯去竞爭，把自己的哥哥当作对敌，把自己的合法資本用来对抗他。这是断断乎不行的。不如静等时机吧。或許会有别的机会也未可知的。否則——好吧，他还有他独立的收入，而且，只要他愿意的話，他仍旧有权利可以回到甘氏公司。但他眞的愿意嗎？这是他永远不能解决的問題。

雷斯脱正怀着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情，忽有一个地产經紀人撒母耳·洛斯来拜訪，他做的木头大招牌是城外那些大草場上到处可以看見的。雷斯脱曾經在友联俱乐部里見过他几面，俱乐部里的人都說他是一个冒險而成功的地产投机家，他自己也曾在拉扫拉路和华盛頓街見到他的惹眼的事务所。洛斯是个极

能动人的人，年紀五十左右，高身材，黑胡子，黑眼珠，大鼻孔的拱形鼻，天然鬈曲的头发好象电燙过一般。雷斯脫对他所受印象最深的，是他那种柔軟如猫的体态和他那双长而瘦削的白手。

洛斯有一桩地产生意要向甘先生建議。甘先生当然是認識他的。洛斯說他对于甘先生的事情完全知道，他新近才同耶魯·辛普生·萊斯批发杂貨行的諾門·耶魯先生合資开发“耶魯林”。甘先生知道嗎？

是的，甘先生知道这回事。

只有六个礼拜工夫，耶魯林中的崗林一段已經完全圈卖出去了，一算总利潤可得百分之四十。他又历举自己經营过的其他許多地产，都是当地著名的产业。他也承認他的事业曾有失敗的；他自己生平曾有一两次，但是他的投机总是成功的多，失敗的少，那是人人知道的。如今雷斯脫已經和甘氏公司脫离关系。也許正在寻找有利的投資，所以洛斯来給他一个建議。雷斯脫表示愿聞，于是洛斯眨一眨他的猫儿眼，就开始談起来了。

他的建議是要同雷斯脫合一个临时的股份，因为那时有四十亩地要出卖，在五十五条街、七十一条街、好斯代街和西南边亚希南路之間，他打算合資买下来从事开发。他說这一块地产大可投資，处处地方都現出很健全、很自然、且很持久的征象。市政府正要鋪砌五十五条街。又有計划要扩充好斯代街街車的路綫，着实要延长出去。芝加哥·白林登·罗西鉄路經过这个地点的附近，将来要在这里添設一个站。据他估計，开头地价需四万元，准备两个人平均負担。鋪地，装灯，种树，测量，約計又需二万五千元。此外又要广告費，算它居总投資十分之一，暂以两年或三年計算，共需一万九千五百元或二万元。总共算起来，两人合資的总額該是九万五千元或十万元，其中希望雷斯脫分認五万。

資本算完，于是洛斯就开始估計利益。

要知这地皮的銷路和它的价格的升漲，可由接近它的地皮来判定，只要看五十五条街以北和好斯代街以东的地皮就可知道了。例如摩的麦氏的地亩，在好斯代街和五十五条街的东南角上。1882年的时候，这里的地皮只卖四十五元一亩。到1886年卖給約翰·斯洛生，就漲到五百元一亩。又三年之后——1889年——卖給摩的麦，便是現在的价格千元一亩了。現在这地皮可以分区出卖，长一百呎闊五十呎为一区，每区价格五百元。試想这里面有无利益？

雷斯脫承認是有利益的。

洛斯于是略带夸口的語气說明地产的生意应該怎么做。他說他經营地产已經有二三十年，外行人决然做不得这項投机事业，也决不是几个礼拜或是几年可以訓練起来。这其中一要威信，二要鉴别力，三要理解力。如今一班做地产生意的，要算他——洛斯——首屈一指了。他手底下养着一班能手，他能指揮一班掮客，他在捐局里，水局里，和市政府其他一切局所里都有朋友，經营起来很方便。如果雷斯脫肯同他合作，他很可以替他弄一点錢，数目当然不能确定，但少則五万总有把握，多則十万二十万也属可能。雷斯脫愿意要他詳細談一談嗎？要他把規划的步驟說明一下嗎？雷斯脫經过几天細密的考虑，就决計应允洛斯的請求；他愿意把这事研究一下。

四十九

洛斯这个建議的特点，在于它是包含着成功的基本原素的。洛斯既有經驗，又有眼光，他所担任的任何事情差不多都有成功

的希望。他如今建議的事，又正是他的內行。只要别人肯听一听他的規划，他总非叫他相信不可的。

雷斯脱起先还不大相信，不过他对于这种投資是感兴趣的。他生平喜欢地皮。他以为你如果不过于貪，这就是一种稳健的投資。他从前絕少做这种投資，就只因为他沒有听到过那一行里的行情。如今呢，他落得个旣沒有地皮，并且可以說沒有行业。

他很喜欢洛斯和他的营业的方法。他所陈述的事情都是容易証实的，而他有几点地方早已有了确实証据了。第一点，到处空曠的地方都有他的招牌；第二点，現在各种日报上又都有他的广告。他反正閑着无事，能同他去撈几个錢回来，似乎也并不坏。

雷斯脱的毛病，在于他現在对于一切事情的考虑已經不能象从前那么精細了。近来几年中——实在自始就是如此的——他所担任的工作全都是大批往来，例如大批購材料，大批定貨色，做慣了批发的生意，对于小量买卖是不感兴趣的了。他哥哥罗伯脱在工厂里，对于工人的工資是錙銖必較的，不管怎么小的漏洞也定要把它堵塞。雷斯脱一向就是大手笔，所以如今遇到这种生意，他的兴趣也都放在大处，对于銷售上的細小情形都无暇計及。他只看見芝加哥是个正在发达的都市，地价一定要漲。目前荒曠的地面，过了几年就要成为市外住宅区。无論怎样的地皮，只要买得到手，价格决无看跌的道理。至多也不过停滯不銷，跌价是断无之事。洛斯这样看法，他自己也这样看法。

但有几件事情沒有經他充分的考虑：第一件，洛斯的寿命和健康不必长保；第二件，作兴邻近的地面发达起来，这被选作住宅区的地点就要受影响；第三件，如果金融吃紧，地价不但难保

不跌，或竟要使洛斯一流的投机家完全失敗的。

他把这新建議考虑了几个月，覺得事情千稳万妥，就决計把他那些仅得六厘利息的股票卖掉，来作这种新投資。第一批現金支出，就是購地的二万元，凭他跟洛斯所訂的合同交付；合同的效力无定期，以地产完全脫手为止。第二步，就要筹一万二千五百元为經营之費，也由雷斯脫付出，还有二千五百元为納稅及临时費之用，因为要照計划来进行开发，有些費用是預計不到的。那时的情形，似乎售价的高下要看土質的軟硬而定，所种的树木也不能保其繁荣，还有自来水和煤气公司的职員都須預先有一种"疏通"，免得临时受其刁难。这种种杂务，都交給洛斯去負責办理，至于进行中的各項費用，是得商酌决定的，而雷斯脫也都与聞了。

訂立合同一年后，地面的經营已粗具規模，只須等来春登广告招攬买主。这一来，就又得立刻付出第三批款項。因而雷斯脫又把証券卖得一万五千元，来充这最后一笔費用。

到此时止，雷斯脫对于他这冒險事业都覺心滿意足。洛斯对于种种瑣碎的事务，确实都办得妥当，办得認真。地皮的开发已經很象样。虽然栽树还不多，他們却給它一个能够吸引人的名字，叫做"市中林"。雷斯脫以为附近地方象这样的树木也很多，覺得这名字不很相称，但洛斯以为凡是找住宅的人总都喜欢树木，这个名字很可以惹人注意。雷斯脫也就微笑贊成了。

对于他們这个幼稚計划的第一陣使人冷战的寒风，起于一种謠言的传播。原来当时好斯代街和三十九条街上有許多包装公司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家万国包装公司，忽然傳說要脫离它們的帮，去另辟一个包装公司的区域。据报紙上的消息，那家公司主張要向南迁移，地点总在五十五条街之下，亚希南路之西。

这个地点适当雷斯脱的地产的正西，因而不免要破坏他們这住宅区的安静。他們想到这一层，就觉得前途的希望驟然暗淡了。

洛斯听見了消息，不由得暴怒如狂。他經过迅速的考虑，就决計用广告的力量把那地产大大的鼓吹一番，希望能在包装公司的計划实現之先就脱手。他把这計划跟雷斯脱商量，雷斯脱也觉得妥当。到現在为止，他們已經花了三千元的广告費，如今准备十天之内再登三千元的广告，要使大家知道这“市中林”是个理想的住宅区，并且有种种近代設备，将来一定要成为市中最幽靜最美丽的地点的。誰知这广告并无效果。能够出售的地皮虽然也有几段，但是关于万国包装公司的謠言太盛，大家都观望不前了。現在从任何一个观点看起来，除开有外国侨民区为邻一点特色外，这一番的企业可算是全盘失败。

如果說雷斯脱因受这个打击而大大灰心，那还是温和的說法。他投在这里面的数目已达五万元，除他每年有条件的收入外，实际已把他的三分之二的財产放在里面了；而且每年还要納税，还要維持修繕的費用，还要吃着跌价的損耗。他同洛斯商量，也許那地皮还可以照成本卖掉，或者将它押进一笔款子来，就把开发的事业完全放弃。但是那有經驗的地产經紀人却不象他那样乐观。他从前也有过几次这样的失败。因此他很迷信，以为凡事开头不順利，就始終不会順利。如果一开头就受挫折，那就有一种恶鬼要跟着来，因而他不愿再干了。其他的地产經紀人也同是这种看法。

約莫三年之后，他們这地产就由法庭拍卖了。雷斯脱所投入的一共是五万元，如今只收回一万八千元多一点，而他那些聪明的朋友都說他还算是运气的。

五十

当这地产生意进行的期間，基拉特夫人决計迁到芝加哥来居住。这时她在辛辛那提已經住了几个月，关于雷斯脱不規則生活的消息已經听得很多。至于他到底跟珍妮結婚沒有，仍旧还是个問題。关于珍妮早年的历史，关于芝加哥报紙所宣傳的一个青年富翁如何因恋爱而牺牲財产的事，以及罗伯脱如何排挤他以致他跟甘氏公司断絕关系的事，她已經統統打听出来了。雷斯脱这样的牺牲自己，她很替他惋惜。他如今又已經閑蕩了差不多一年了。再过两年，他的机会就要完全丧失。他在倫敦的时候曾經对她說他并沒有很多的幻想。那末珍妮是他的幻想嗎？他是眞正爱她的呢，或者只是可怜她呢？她很想确实知道一下。

基拉特夫人在芝加哥租住的房子，是德来克色路上一座庄严的巨邸。“今年冬天我要移寓到芝加哥去，希望跟你多見面，”她写信給雷斯脱說。“我对辛辛那提的生活覺得非常厌倦了。到过欧洲之后是要覺得这样的——好吧，你总知道。礼拜六我曾見着諾尔斯夫人。她曾間起你。你該知道她是你的亲爱的朋友。她的女儿明年春天要同吉米·西佛倫斯結婚了。”

雷斯脱得到这信，心中快乐和猜度的感情交混着。她到的时候当然要大大的請客。她会冒昧地把他和珍妮一起請去嗎？一定不会的。她这时候一定已經知道实情了。这是她的信里已經明白流露出来的。她說她要跟“他”多見面。这就是要把珍妮除外的意思。他决計要把全部事情坦白告訴螺底。那末他們将来应該亲密到如何的程度就可以随她选擇了。因此，螺底到后的一天下午，他坐在她那舒适的閨房中，对着一片淡黃色的魅人景

象，就决計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对她和盘托出。她是会了解他的。这时候，他正开始怀疑地产生意的前途，覺得有点儿煩恼，所以遇着了这个知己，就有些要推心置腹了。至于珍妮，他覺得現在还不能把自己的心事对她宣布。

“你知道的，雷斯脫，”媒底慫恿着他的供状——那时侍女已經把茶送給她，白兰地和苏打送給他，走开了——“自从我归国之后，曾經听見許多关于你的消息。你肯不肯把你的事情統統告訴我？你知道我对于你是实在关心的。”

“你听見我的什么事情，媒底？”他安靜地問。

“哦，关于你父亲的遺囑是一件，关于你的脫离公司又是一件，还有些关于甘夫人的閑話，我却不大感兴趣。你懂得我的意思嗎？你是不是要把事情解决，恢复你合法的財产呢？在我看来，这是很大的牺牲，雷斯脫，除非你对她眞有爱情，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你到底爱她嗎？”她狡猾地問道。

雷斯脫默默躊躇了一下。“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这最后一个問題，媒底，”他說。“有时候我想是爱她的，有时候我可自己也不知道爱她不爱她。我現在要完全坦白的对你說。我实在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奇怪的境地。你是很喜欢我的，我呢——好吧，我不說我对你的感想吧，”他微笑了。“可是无論如何，我可以对你坦白的說。我是沒有結婚的。”

“我也这么想，”她等他停頓下来就說。

“我之所以不結婚，因为我始終委决不下这事到底該怎样。我初次遇見珍妮的时候，我覺得她是我生平見过的第一个迷人的女子。”

“这就可以說明你那时候对我怎么看法了，”他的对座人插嘴說。

“請你不要插嘴，如果你愿意听下去的話，”他微笑說。

“請你告訴我一件事，”她說，“以后我再不开口了。那是在克利夫兰的时候嗎？”

“是的。”

“我也听見这么說，”她首肯道。

“她那时是这么——”

“一見就要爱上的，是不是？”螺底又冒昧着插嘴說。因为她那时心里总覺有点不宁貼。“我知道的。”

“你肯容我說下去嗎？”

“对不起，雷斯脫。我不由得要受几下刺激呢。”

“好吧，总而言之，我那时是被迷惑了。我当她是天底下最完美的一件东西，虽然她跟我的世界有点儿隔膜。但是我們是个平民主义的国家。我因而想要她来也是无妨的，于是我——好吧，你也知道了。那就是我的錯誤所在的一点。我想不到这事会有这般严重的。这时以前，我除你之外从来不曾关心过别的女子，而我对于你——可以坦白講——也不曉得自己究竟愿意不愿意跟你結婚。我想我是不愿意跟任何女子結婚的。我当时的主意，不过是要跟珍妮暂时結識，等到事情平靜下去，仍旧可以离开的。我只消給她充足的贍养費。我不至于留恋她。她也不会留恋我。你总明白这个意思吧。”

“是的，我明白，”他的听供人答道。

“好吧，可是你看，螺底，事实却不如我的預計。她是一个性情特别的女子。她是富于感情和情緒的。她并沒有受过我們心目中的那种教育，但她具有一种天生的文雅和才情。她是一个很好的管家。她又是一个理想的母亲。她是天底下最多情的动物。她对于她的母亲和父亲的爱是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她对她的

女儿——是她的，不是我的——的爱，也是完全无缺的。她并沒有一般漂亮社交女子那么的温雅。她跟人家对答并不怎么样机灵。她不能够跟人家作应对如流的談話。她的思想是迟慢的，我想。她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始終不会流露到表面上来，可是你能感覺到她实有所思，实有所感。”

“你給她好一番贊美啊，雷斯脫，”螺底說。

“这是我应該的，”他回答說。“她确实是个好女子，螺底；可是話虽如此，我有时候想我对她不过有同情而已。”

“不要說得这般确凿吧，”她警告他說。

“确实是的，不过我后来却为了她遭遇許多不幸事儿了。第一着，我本来一开头就該跟她結婚的。只因为沒有結婚，才发生了許多糾紛，受人家許多毀謗，許多議論，竟使我一时失措。又因我父亲的这張遺囑，糾紛就愈加厉害起来。我如果跟她結婚，我就要丧失八十万元的財产——实在还不止此数，因为現在公司已改組成一个托辣斯了。大概丧失之数可以說是二百万。如果我不跟她結婚，那末两年之后什么都丧失干淨。当然，我可以假說已經跟她分离的，可是我又不愿意說謊。我不能用这法子来伤她的感情，而她也是对我一心一意的。現在我自己問心，到底还不曉得自己愿不愿意弃絕她。老实說，我到底还不曉得怎么样才好。”

雷斯脫四面一看，用一种遙远的沉思态度点上一支雪茄，这才把眼睛看到窗外。

“这个問題眞的沒有法子解决嗎？”螺底瞠視着地板問他。于是，經过几分鐘的沉默，她就站了起来，把手放在他那坚实渾圓的脑袋上。她那微有香气的黃色綢便衣触着他的肩膀。“可怜的雷斯脫，”她說。“你的确是把自己牢牢拴住了。但这是个很难解

的結，亲爱的，你得一刀斬断它。你为什么不也跟現在对我一样，把全部事情跟她商量一下，看她有怎样的感想呢？”

“这好象是太殘忍些，”他回答道。

“你必須用断然的手段，亲爱的雷斯脫，”她坚持說。“你不能尽管这样耽誤下去。你实在是大大的对自己不起。坦白的說吧，我是不能劝你跟她結婚的，但我这話并不是为我自己着想，虽然我現在仍旧愿意要你。我可以对你老实說，无論你愿不愿意来求我，我总是爱你的，而且永远是爱你的。”

“我知道，”雷斯脫說着站了起来。他捏住了她的手，好奇地对着她的脸端詳一回，这才走开去。她气喘得一时說不出話来。他这行为使她心神动蕩了。

“可是，雷斯脫，象你这样一个人，这每年万元的收入是养不住的，”她繼續說。“你是一个社会的人物，不应該就此耽誤終身。你应該回到你自己那个社交的和經济的世界。只要你能恢复你在公司里的利益，以前的一切就都可于你无損。你可以操縱你自己的前途。如果你把实情告訴她，她应該不会反对。如果她是关心于你的，象你所料想的，那么，她就应該乐于做这样的牺牲。这是我可以肯定的。至于她的贍养，你当然可以很充裕的供給她。”

“珍妮所要的并不是錢，”雷斯脫阴郁地說。

“好吧，即使她是不要錢，她沒有你也能生活的；如果有了充裕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更舒服了。”

“即使我能帮助她，她也决不会要的，”他又庄严地說。

“可是你必須离开她，”她又用断然的語气坚持說。“你必須离开她。每一天的光阴对你都是珍貴的，雷斯脫。你为什么不馬上就下决心——今天就下决心——今天就行动起来呢？为什

么呢？”

“不能这么快！”他抗議說。“这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老实对你說，我是不愿意这么做法的。这似乎太殘忍——太不公道了。我不愿意把自己的事情到处去跟人商量。我以前跟任何人都沒有談起这事——連我的父亲、母亲，也沒有向他們談起过。可是你似乎比任何人都亲密些，所以我今天旣遇到你，覺得应該对你解释一番，这是我实在愿意的。我对你很关心。我不知你了解不了解在这情形之下我何以还能如此。但是我确实是如此。你在知識上和感情上都同我非常接近，非我始料所及。你不要皺眉。你要我說实話，是不是？好吧，我已然把实話对你說了。現在要請你把我解释給我自己听，如果你能够的話。”

“我不是要跟你辯論，雷斯脫，”她把手擱在他胳膊上溫和地說。“我只是要爱你。一切經过的情形我是十分了解的。我替自己难过。我替你难过。我又”——她疑迟了一下——“替甘夫人难过。她是一个美貌的女子。我喜欢她。我实在喜欢她。但是她跟你是不配的，雷斯脫，她实在是不配的。你需要另外一种女人。我們現在这样議論她，原好象太不公道，但实在并非不公道。我們都要顧着我們自己的身分。我想你如果象方才对我說的一样，把这事的实情完全摆在她面前，她就可以了解，并且对我們表示同意了。她决不能存心要害你。倘如我，雷斯脫，居于她的地位，我就会放你脫身。我这是老实話。你也应該相信我。我想凡是有良心的女人总都应該这样的。这种办法原也要使我伤心，我可是愿意。她也原要伤心的，可是应該这么做。我想我和你一样能够了解她，或者更了解些，因为我是女人。哦，”她停了一歇又說，“我恨不得亲自同她談一談。我一定能够使她了解的。”

雷斯脫看看嫘底，深以她这样的热心为可异。她是美丽的，

有吸引力的，实在值得注意的。

“事情总不能这么快法，”他重复說。“我要再想一想。我还有考虑的时間呢。”

她呆了一会，稍覺有点灰心，但是仍旧很坚决。

“这是該行动的时候了，”她也重复說，說时把整个心灵都从眼光中流露出来。她要这个人，而她并不覺得讓他看出自己要他为可羞。

“好吧，讓我考慮考慮，”他很覺不安地說了这句就匆匆告别而去了。

五十一

雷斯脫已經把他的困难处境热心考虑过，而且准备不久就要行动了，誰知他那海德公园的住宅里又发生变故，以致事态更加复杂起来。原来葛哈德的健康很快衰落下去了。

逐漸逐漸地，他已不得不放弃他在那里的种种职务；最后，他竟臥床不起了。他躺在他的房間里。珍妮虔誠地服侍着他，味絲搭也常常去看他，雷斯脫也偶尔到他房里去問問。离开他的床不远有一个窗口，可以看見底下的草地和附近的街道，老头子常常向窗外凝視，心想沒有了他，不知这个世界怎样过下去。他疑心馬夫烏子并不好好的看馬和馬具，送报的人不留心他的送报时間，管爐子的人把煤浪費，或者沒有給他們充分的热。还有其他許許多多的事情，关系虽然小，在他却都是眞正的心事。他知道一家人家应該怎么样管理。他对于他自任的种种职务都絲毫不肯苟且，总怕事情做得不妥当。珍妮替他做了一件极华丽的粗羊毛浴衣，上面用深藍綢子鑲着，又配上一双又軟又厚的粗

羊毛拖鞋，但是他都不常穿。他情愿躺在床上，旁边放着圣經和路德教的报紙，随便拿来看看，时时要問珍妮外面的事情怎样。

“你得到地下室去看看那家伙在做什么。他連一点暖气都不給我們了，”他常要这样抱怨。“我可以賭咒他在做什么。他坐在那里看書，忘記了添煤，爐子都快熄掉了。啤酒放在那儿，他可以随便拿的。你該把它鎖起来才是。你不曉得他这人的好歹。也許他是个坏人。”

这种时候，珍妮就要对他抗議，說家里的暖气并非不足，那人也是个安分的好人，就算喝点啤酒，也算不了什么。于是葛哈德立刻就要发起脾气来。

“你們总是这个样子的，”他使劲嚷道。“你們簡直不講經济。我要不管，你們就什么事情都随他去了。他是好人！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他的爐子常常生着嗎？院子里常常干凈嗎？你要不看牢他，他就跟别的人沒有两样，都不是好东西。家里的事情都得你亲自去看着的。”

“好的，爸爸，”她就竭力安慰他，“我会去的。你别操心。我要把啤酒鎖起来。你現在要吃点咖啡面包嗎？”

“不，”葛哈德立刻搖手說，“我的胃很不妥当。我不曉得怎样才会好呢。”

馬金医生是那一带的領袖內科医生，經驗学力都好，珍妮就把他請来看父亲的病。他指点了几件簡单的事情——热牛奶，滋补的酒，休息——但是告訴珍妮說希望不能太多。“你知道他已很有几岁年紀了。現在他很虛弱。假如他除了二十岁年紀，我們的办法就很多。他現在的症候已經很深。他也許能再維持一些时。他也許再能起床操作，也許再不能。这是我們大家迟早

总要有的事。我现在是什么都不担心的了。我自己的年紀也老了。”

珍妮知道父亲的病已将不起，不免有点悲伤，但她想他在这种舒服的情境之下过世，倒也可以安慰。在这里，至少是一切都能料理周到的。

后来不久，就已証明这是葛哈德的最后一場病了。珍妮因想自己有把消息通知兄弟姊妹的义务。她写信給巴斯，只說父亲有病，巴斯回信說他很忙，除非病势沉重他不能抽身。又說乔其在罗乞斯脫，想是在舍夫·耶弗孙花紙公司里工作。馬大和她的丈夫已到波士頓去了。她的住址是在城外一个叫做貝尔蒙的近郊村落。威廉在奥馬哈，替本地一个电气公司工作。味罗尼加已經同一个名叫阿柏脫·舍利登的結婚，他是跟克利夫兰的葯材公司有关系的。“她从来沒有来看我，”他抱怨道，“可是我会通知她的。”珍妮亲自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封信。味罗尼加和馬大回信都很簡单。她們說听見父亲有病很难过，如有不测，希望珍妮通知她們。乔其回信說，除非父亲病重，他不能到芝加哥来，但他希望时时听到消息。威廉則据他后来說，并沒有接到珍妮的信。

葛哈德的病一天沉重似一天，使得珍妮心里非常痛楚；因为他父女两人虽曾有过一时的齟齬，如今相处日久，感情已經非常融洽了。葛哈德已經明白認識他这一度被逐的女儿实在是善良不过的，至少对于她是无可指謫的。她对他从来沒有出过恶言，从来不跟他違拗。如今他病了，她到他房里进进出出，一个晚上或是一个下午总要有十几回，不住来看他可舒服，問他可要吃东西。后来他更虚弱了，她就整天坐在他旁边讀書，或是在他房里做針綫。有一天，她替他鋪枕头的时候，他拿住她的手，用嘴亲

它。他那时已經覺得很虛弱很頽唐了。她吃惊地抬起头来，喉中象有一块东西哽塞着。他眼中含着眼泪。

“你是好孩子，珍妮，”他断續地說。“你待我好。我曾經虐待你，委屈你，可是我年紀老了。你是肯饒恕我的，是不是？”

“哦，爸爸，你别那么說，”她央求道，同时也不由得泪如泉涌了。“你知道我是沒有什么可饒恕的。我才对你不起呢。”

“不，不，”他說；她就跪在他旁边大哭起来。他把他的黃瘦的手擱在她的头发上。“你听，你听，”他断續地說，“我从前不懂得的事情現在有許多懂得了。我們年紀老了，人也聪明起来了。”

她装做要去洗手面，离开父亲的房間，这才又哭了个痛快。他眞的終于饒恕她了嗎？她是曾經这样欺騙他的！她决計要更尽心的服侍他，事实上却已經不可能了。但是經过这次和解后，他似乎是更快乐更滿足了，因此父女两人又度过了几个非常快乐的鐘点，这就是他們的最后談話了。有一时他对她說，“你知道我現在覺得簡直同做小孩子的时候一样了。要不是骨头太硬，我竟要爬起床来到草地上去跳舞了。”

珍妮面作笑容，暗地却在嗚咽。“你会剛强起来的，爸爸，”她說。“你慢慢的好起来了。改天我同你出去坐車兜圈子。”她想起这最后几年能够使他舒服，心里很快乐。

雷斯脫呢，对他也是多情的，顧念的。

“他今天晚上怎么样？”他每天一回到家就要这样問，并且要到老头子房里坐了几分鐘才出来吃晚飯。“他气色还好，”他对珍妮說。“他总还可以活些时。我并不担心。”

味絲搭也費很多的时間去陪伴外祖父，因为她已經很爱他的了。她有时見老人不很嫌煩，就把她的書带到他房里去背，有

时把他的房門开着，彈鋼琴給他听。雷斯脫曾經給她一个百音盒，她有时拿到他房里去开。但有时候他对什么东西什么人都覺厌煩，他就只要珍妮独个人陪伴他。珍妮就靜靜的坐在他旁边縫級。她已經明白看出他是离开末日不远的了。

葛哈德性情拘泥，所以关于身后的事情一切都吩咐周到。他要葬在离开南区还有数哩的一个路德教堂的小坟場，又要那教堂里那个亲爱的牧师来替他举行葬礼。

“什么东西都要儉朴，”他說。“只消我的那套黑衣裳，和我礼拜天穿的鞋子，以及那条黑領带。此外什么都不要。我能这样就好了。”

珍妮央求他不要說这些伤心的話，可是他仍旧要說。有一天四点鐘的时候，他忽然轉症，五点鐘就死了。弥留时，珍妮抓住他的手，看着他的費力的呼吸；他一两次开开眼睛来对珍妮微笑。“我是死无遺恨了，”他最后說。“我已尽我的能力了。”

“你别說死呀，爸爸，”她央求說。

“这是末日了，”他說。“你是待我好的。你是一个好女子。”

此后她就不再听見他的話了。

这个苦恼的一生的結局，使得珍妮感到深切的悲哀。他們父女的感情本来深厚，她覺得他不但是自己的父亲，并且是自己的朋友和顧問。她現在已經看出他的眞相了——他是一个勤忙苦作、忠厚誠实的德国老人，曾經尽力撑起一个困苦的家庭，过着一生純厚的生活。的确，她曾經构成他的一桩重大的心事，而她又是騙他到死的。她心里疑惑，不知他死后也能发覺她曾对他說謊否。他能饒恕她嗎？他是曾經叫她好女子的。

所有的儿女都打电报去通知了。巴斯回电說馬上来，第二天果然就到。其余都回电說不能来，却要珍妮把詳細情形报告，

珍妮因又分别写信給他們。路德教堂的牧师被請来祈禱，并且擇定殯葬的日期。一个肥胖而整洁的殯殮員被請来料理一切。邻居的朋友也有几个——和他家最知己的几个——来吊唁，于是第二天早晨就举行葬礼了。雷斯脱陪伴珍妮、味絲搭和巴斯到一座紅磚头的小小路德教堂，沉悶地做过那干燥无味的仪式。他厌倦地听着那关于将来生活的美好和报酬的長篇演講，以及关于地獄的事情。巴斯听得几乎累死了，但是态度很矜持。他如今对于父亲已經是跟陌路人无异了。只有珍妮同情地哭泣。她把过去的一切情境一重重回想起来，想起当初他过的是何等困苦顛連的生活——他的鋸木为生的日子，他在工厂頂楼居住的日子，他們在十三条街陋屋中栖身的日子，他們在克利夫兰劳利街吃苦的日子，他因她而起的悲哀，他因母亲之死而起的悲哀，他对于味絲搭的爱和关心，以至这最后几年的事。

"啊，他真是一个好人，"她想。"他的心是极好的。"想到这里，听見大家正唱贊美詩："上帝是我們的雄壮的堡垒。"于是她大声嗚咽了。

雷斯脱拉拉她的胳膊。他見她这般悲慟，自己也几乎忍不住要哭了。"你不可以这样，"他低語道。"我的天，我受不住了。我非出去不可了。"珍妮略略鎮靜了些，可是她跟父亲的最后一訣，确实是使她难堪的。

在贖罪者的坟場，雷斯脱已經替他买了一片地，当时大家同送那质朴的棺材落入穴中，堆上泥土。雷斯脱好奇地看看那赤裸的树木，那枯黄的荒草，及由这簡单坟墓旁边鍬起的褐色的泥土。他覺得这坟場并沒有什么特色。这是平凡的，簡陋的，原是一般劳苦工人的葬地，但是死者自己要葬在这里，也只得随他去了。他又看看巴斯那張苦澀而瘦削的臉，心想这人不知是做什

么行业的。于是他看到珍妮身上，見她正在揩抹紅肿的两眼，就想道，“她眞是个有心人。”那时珍妮的情緒是十分深切而眞摯的。“无用說得，她是个好人呢，”他又自忖道。

回家經过那些风扫揚尘的街道，他跟巴斯和咪絲搭談到一般的人生問題。“珍妮把事情太看得認眞，”他說。“她很有点忧郁的傾向。人生并不是那么坏的，不过她自己过于敏感罢了。我們都有煩恼，只不过多少之分，大家都要能忍耐过去。我們不能断定誰比誰好，或者誰比誰不好，我們各人都有一份儿煩恼的。”

“我可情不自禁呢，”珍妮說，“我覺得有些人实在是可伤心的。”

“珍妮向来就有点儿忧郁，”巴斯插嘴說。那时他覺得雷斯脫是个漂亮人物，覺得他的生活非常美滿，又覺得珍妮确实是得意了。他想自己当初預料珍妮的将来，現在一点都不准。人生确实是不可思議的。当初，他以为珍妮是毫无办法而且毫无好处的呢。

“你要拿出勇气来应付事情，不要象这样一下子就会瘫軟，”雷斯脫最后說。

巴斯的意見也是如此。

珍妮沉思地凝視着車窗外面。随后她就看見自己的家，那一所靜默的巨厦，却再沒有葛哈德在里面了。她从今以后不能再跟他見面了。大家到家之后，都走进了图書室。神經过敏而富于同情的香奶送上茶来。珍妮坐了一会儿就出去料理家事。她忽然发生一种奇想，不知自己死后葬身在什么地方。

五十二

葛哈德之死，对于雷斯脱并沒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但他看見珍妮悲伤，也不免有点同情罢了。他的喜欢葛哈德，就只为他那許多道地的品德。除此之外，他对他并沒有什么感情。他因要安慰珍妮，带她到海水浴場去住了十天，打算回来之后，过几天就把他的实情对她說明；他要把問題明白放在她前面。現在，事情已經比較容易些，因为地产生意的前途危險，已經对珍妮說过的了。她也知道他对于基拉特夫人是仍旧感兴趣的。雷斯脱曾經毫不犹豫地对珍妮說他和基拉特夫人确实要好。起初，基拉特夫人曾經正式請他带珍妮到她家里去，她自己却从来不来拜訪，而珍妮也十分明白她是不会来的。如今父亲已死，她就开始疑惑到自己将来的身世；她怕雷斯脱是不会跟她結婚的了。事实上，他也从来沒有露过要跟她結婚的意思。

事情眞有不約而同的，那时罗伯脱也正决定要有所行动。他知道自己已經不能对雷斯脱直接規劝，所以也不再尝試，却想要从珍妮身上去用工夫。他以为她大概是还服从理性的。如果雷斯脱至今还沒有跟她結婚，她就应該明白認識他并沒有要跟她結婚的意思。倘如有一个肯負責任的第三者能够和她接近，将种种事情对她說明——其中当然包括供給她生活費一个条件——那末效果怎么样是难料的。怎見得她不会自愿离开雷斯脱，因而把一切的糾紛都解决呢？他想雷斯脱到底是他的兄弟，不应該把財产无端丧失的。那时罗伯脱已經把事情統統抓在自己手里，所以他乐得而慷慨了。因此，他就决定叫合組法律事务所里的奥白蓮担任这疏通的工作，因为奥白蓮虽然是个律师，为人却

很温和，脾气也很好。他可以把雷斯脱的家庭如何感覺，以及他如果維持着她的关系，必将遭受如何的損失，等等情由，都細細对她說明。如果雷斯脱已經跟珍妮結过婚，奥白蓮自然会曉得的。至于她的生活費，他打算不妨慷慨些給她，譬如說五万，十万，或者多至十五万都可以。主意已定，他就把奥白蓮叫了来，授以机宜。奥白蓮既是甘家財产的顧問律师，对于雷斯脱的最后决定当然有去过問的义务。

奥白蓮到了芝加哥，先去找雷斯脱，剛巧出門去了，他認为机会很好，因就直接到海德公园的住宅，把名片送进去給珍妮。珍妮全然不知道他的来意，几分鐘后就下楼来，很温和地接待他。

“这位就是甘夫人嗎？”他把头略略一点問道。

“是的，”珍妮答道。

“我是奈脱·启脱雷·奥白蓮合組法律事务所里的奥白蓮，想在名片上已經看見了，”他开头說道。“我們是已故的甘老先生——就是你的——嗯——甘先生的父亲——的法律顧問。我今天冒昧而来，你要覺得奇怪，可是你家丈夫的父亲在遺囑上立了条件，对于你和甘先生都有重大的关系。这几个条件非常重要，如果甘先生沒有对你說过，我覺得应該通知你一声。据我推測——对不起——可是我看情形——覺得他是不曾告訴你的。”他停住了，現出詢問的神气——他面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含着一个詢問符号。

“我不十分明白，”珍妮說。“我一点也不知道那遺囑的事。如果上面有我应該知道的地方，我想甘先生总会告訴我的。可是他現在还沒有对我說过。”

“哦！”奥白蓮覺得非常滿意的轉过一口气来說。“果然不出

我所料。現在如果你肯容許我，我先把这桩事講个大概。然后請你自已决定，要不要再听詳情。請坐下好嗎？”原来他們这些話都是站着講的。至此，珍妮才坐下来，奥白蓮也就拉了一把椅子，靠近她坐下。

“現在开头講吧，”他說。“我想有一层当然用不着我說，就是甘先生的父亲对于——哦——你和他儿子的这种結合是竭力反对的。”

“我知道—— ”珍妮才說了半句又停住了。她覺得昏迷，煩乱，并且稍稍有点儿害怕。

“甘老先生未死之前，”他繼續說，“他就对于你的——哦——对于雷斯脫·甘先生表示反对了。后来他在遺囑中訂立几条关于財产分配的条件，竟使他的儿子，就是你的——哦——你的丈夫很不容易享有他应得的股份。照理，他应該可以繼承甘氏制造公司財产的四分之一，照目前这带地方的价值計算，可以值得一百万元，或者还要多些；此外又可以分得其他財产的四分之一，也値得五十万元模样。我相信甘老先生实在是巴不得儿子能够繼承这份財产的。但是因为你的——哦——甘先生的父亲所訂立的条件，雷斯脫·甘先生除非依允他父亲的一种——一种遺命，他就得不到他的遺产。”

奥白蓮收住話头，眼珠在眶子里不住前后左右的乱动。他虽然怀着一肚子的成見而来，却不由得被珍妮那媚人的相貌深深感动。他至今才明白雷斯脫所以不顧一切人的反对而牢牢抓住她不肯放手的理由。当他坐在那里等她开口的时候，他繼續偸偸地将她审視端詳。

“那遺命是怎么样的呢？”她最后問道；那时她的神經因受靜默的压迫略覺有点紧張了。

“你問起这一层，使我非常高兴，”他繼續說。“可是这个題目我覺得很难提出——实在很难提出。我現在是用甘氏財产探訪人的資格来的，我可以說是甘老先生的遺囑的执行者。我知道你的——哦——甘先生对于这桩事情是很焦心的。我又知道你听見了也一定要焦心。不过这是沒有法儿的事，必須要設法解决的。我現在虽然很不愿意說出来，却不得不对你明說。那甘老先生在遺囑里規定的办法是，除非，除非”——他的眼珠子又前后左右的乱动起来——“他愿意和——哦——和你离开”——他停住轉气——“他就不得享有这一笔遺产或其他遺产，或者只許他每年一万元的收入，而这一万元也是以他跟你結婚为条件的。”他又停了一歇。“还有一点，”他繼續說，“那遺囑上規定給他三年的考虑期間。現在这期間已經快要滿了。”

他停住了，心想珍妮或者将有怎样的感情冲动，但她只是呆呆看着他，她的眼睛已被惊愕、苦恼和不幸所籠罩。現在她明白了。雷斯脫是为她而牺牲財产的。他近来的投机事业，就是謀求复兴和独立的一种努力。近来这几年，她常常看見他象有非常的心事，往往煩躁不安，到現在方才明白。他是不快乐，他是担着要丧失財产的心事，可是他始終沒有对她說过。原来他的父亲果眞取消他的遺产了！

那时奥白蓮坐在她面前，心里也很不安。他看見她面上的表情漸漸明显，很是替她难过。但是他仍旧不得不說明实情，不得不讓她知道。

“我很抱歉，”他看准了她不准备馬上和他对答的一个当儿說道，“我把这不幸的消息送来給你。我老实告訴你，我覺得我自己的处境实在苦痛得很。我本人对你并沒有恶意——这个你当然应該諒解。他們的家庭現在也对你沒有恶意——这个我希

望你能相信。当那遗嘱宣讀的时候，我曾經同你的——哦——同甘先生說过，这事是不公道的，可是我不过是甘老先生的顧問和遗嘱执行人，我当然沒有办法。我想你最好能够知道这事的实情，才好帮助你的——你的丈夫”——他示意地停了一停——“寻出一种解决。他要把財产完全失掉，我覺得很可怜，就是他家里人也都覺得可怜。”

珍妮本来已經把头朝过去呆看着地板，至此才又朝过来呆看着他。“他决不可以失掉，”她說；“这是不公平的事情。”

“我听你說这句話非常快活，甘——甘夫人。”他第一次无所犹豫地用着这个称呼。“我也可以很坦白的对你說，我来的时候还怕你要用另外一种态度接受这个消息呢。你当然知道甘家的家庭是很家族主义的。那位甘老夫人，就是你的——哦——你的丈夫的母亲，她是个很驕傲很孤僻的女人，而他的兄弟姊妹們对于亲戚关系也都具有很深的成見。他們都把他和你的这种关系認为不正常，并且是——請恕我鲁莽——不能使大家滿意的。你总知道，前几年里外边的議論很多，甘老先生就覺得为家庭的名誉起見这事是无可妥协的了。他覺得他的儿子第一着就已弄錯。所以遗嘱上的条件之一，是說如果你的丈夫——对不起——如果他的儿子不肯跟你断絕而想繼承他应得的財产，那末就是要享有我剛才对你說的那每年一万元的收入，他也必須——哦，他必須饒恕我，我好象太殘酷了，可是并非故意如此的——他也必須先跟你結婚。”

珍妮熬着心中的苦痛。她覺得这人对着她的面說出这种話来，实在是太殘忍了。这非法同居的全部企图，已經显得逐步都是不幸的了。如今这桩不幸的事情只有一种解决法，她已看得很明白。她必須离开他，或者他必須离开她。此外再沒有第二

条路。叫雷斯脫靠这每年一万元过活嗎！这似乎是太愚蠢了。

奥白蓮好奇地看着她。他想雷斯脫也可說是錯了，也可說是不錯。他为什么不早跟她結婚呢？她是这么迷人的。

“关于这件事情我只还有一点要对你說明，甘夫人，”他温和而随意地繼續說道。“我現在覺得这話說不說在你并沒有关系，可是我奉使命而来，就不得不說一說。我希望你也用我說时的态度来接受它。我不曉得你对于你丈夫商业上的关系清楚不清楚？”

“不，”珍妮簡单地回答。

“好吧，那末現在我們說得簡单些，好使你容易明白，就是你如果决計帮助你的丈夫解决这个极困难的局面——坦白說吧，你如果决計自愿离开他，各别去做事业，那末——我很高兴說——哦——那就无論多少，譬如說——哦——”

珍妮站起身来，昏然地走到一个窗口，一路扭着她的手。奥白蓮也跟着站了起来。

“好吧，无論如何只要你肯下决心断絕这个关系，他們主張随你指定怎样的款項，五万，十万”——奥白蓮面有得色——“替你另外存放生息，随时可以取用。准保你将来什么都不会缺少。”

“請不要說吧，”珍妮道；那时她已伤心到不但自己失却发表的能力，并且心理上和生理上都不能再听他的話了。“不要再說了。請你走开吧。請你讓我独个人在这里。我会离开的。我也愿意离开。我会打点起来走。只是請你不要再說下去了，可以嗎？”

“我也知道你心里难过，甘夫人，”分明認識她的苦痛的奥白蓮繼續說道。“我是十分明白的，你要相信我。我要說的話都說过了。你要原諒我这差使难干——实在很难干。我万不得已才

来的，实在非常遺憾。我的名片放在这里。請你注意我的名字。你要我来的时候，我随时都可以来——或者写信給我也可以。我不耽擱你的工夫了。我对不住你。我希望你不要对你丈夫說我来过——你最好是自己打主意。我跟他是极要好的朋友，我实在对不住他。”

珍妮只把眼睛瞠視着地板。

奥白蓮走到門厅里取了他的大衣。珍妮揿电鈴叫女仆，香奶应鈴而来。珍妮回到图書室，奥白蓮急步自向前門过道而去。直到眞正无人在旁的时候，她就用合着的双手托住下巴，眼睛瞠視在地上，覺得那土耳其絲絨地毯上的古怪图案漸漸幻化出奇怪的形象来。她看見自己在一所矮屋里，身边只有味絲搭一个人；她又看見雷斯脫住在另一个世界，旁边就是基拉特夫人。她看見現在这所房子已經空了，然后又看見长杳杳的一段时間，然后——

“啊，”她压下了一个要哭的冲动发出这声叹息。她用手从每只眼睛上擦去一顆热泪。然后她站起身来。

“一定是这样的，”她心中自語道。“一定是这样的。本来早就应該这样了。”这才又道——“哦，謝謝上帝，幸亏爸爸已經死了！他总算沒有看見这回事。”

五十三

雷斯脫那时已經断定，无論将来跟珍妮分离或是結合，对她一番解釋都属不可少，所以奥白蓮来过不久，他自己的主張也就实行了。奥白蓮来的那天，他是到威斯康星一个名叫海吉維基的小工业市里去的，为的那个市里发明一种新发电机，可作开动

升降机之用，那天請他去参观試演，他自己也要去看看是否有投資的可能。参观回来，他就打算同珍妮开始談判，誰知进門之后，就感覚到一种消沉气氛，因为珍妮虽然已經作出一个严正而明达的結論，却不容易掩飾心中的感情。她正在筹思自己应該采取的行动，認为离开是最好的办法，但又覚得鼓不起勇气去对他講明。象从前那样不告而别是不行的了。其实他是应該自愿离开她的。她絕对相信这一种行动——分离——是必要的，是应当的。她想他即使愿意为了她牺牲这么大的财产，也决然沒有这勇气。这是不可能的。他这样的不顧危險，悶声不响的把事情耽誤到如今，她覚得很可惊异。

他进門之后，珍妮仍旧勉力用她那种习惯的微笑迎接他，可是已經有点不大自然了。

"路上好嗎？"她还用她这句惯說的問話。

"很好，"他回答。"家里都好嗎？"

"沒有事。"她跟他同到图書室中，他就拿起长火筷撥了壁爐中的火，这才回过头来把整个屋子掠过一眼。那时是一月里一个下午的五点鐘。珍妮走到一个窗口面前去把窗帘撂下来。回轉身来的时候，他审視地把她看了一眼。"为什么今天你的神色有点儿不同？"他覚察了她态度失常，因而問道。

"怎么，我覚得很好啊，"她口里这么回答，嘴唇上却显出了一种特别不自然的顫抖，他分明看得出来。

"这是瞞不了我的，"他仍旧呆呆的看着她。"你有什么心事？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

她把头朝过去，轉过一口气，定了一定神。这才又朝过来跟他对面。"有一点儿事，"她勉力开口說。"我要告訴你一点事儿。"

"我知道你有事儿了，"他面上还带着一点微笑，心里已經覚

得里面包含严重的意义了。"到底什么事?"

她沉默了一会,只嚙着自己的嘴唇。她不大知道怎样开头才好。最后她才打破寂靜道:"昨天有个人到这儿来过——一个叫奥白蓮的,辛辛那提人。你認識他嗎?"

"是的,我認識他。他来做什么?"

"他来跟我談起关于你和你父亲遺囑的事情。"

她停住了,因为她看見他臉上立时变色。"他見什么鬼要来跟你談我父亲的遺囑啊!"他嚷道。"他想要对你說些什么?"

"請你不要动气,"珍妮很平靜的說,因为她心里知道,要解决这个問題就非平心靜气不可。"他要对我說明你为着我要做多么大的牺牲,"她繼續說。"他要告訴我,你丧失財产的时間已經迫近。你不愿意馬上就行动嗎?你不愿意离开我嗎?"

"該死的东西!"雷斯脫凶狠狠的說。"他見什么鬼要来管我的事情?我眞不懂他們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好管閑事?"他气得渾身发抖起来。"都是些該死的东西!"他又嚷道。"我知道这是罗伯脫玩的把戏。奥白蓮为什么要干涉我的事情呢?事情越弄越討厌了!"說时他臉上已經发紫,眼里冒出火来,分明是怒不可遏的了。

珍妮見这情形,直吓得簌簌发抖。她不知道說什么才好了。

他过了許久,气稍平了些,才又接着說:

"好吧。他到底对你說什么来的?"

"他說你如果跟我結婚,你就只得每年一万元的收入。又說你如果不跟我結婚,仍旧同居下去,你就什么都得不到。如果你离开我,或是我离开你,你那一百五十万元的财产就可以完全得到。你現在还不覺得离开我的好嗎?"

她本来不打算馬上提出这个中心問題来,但是話已然說到

这里，这个問題就自然而然的跟着出来了。她当时立刻想穿，如果他真的爱她，他就該毅然决然的答出一个“不”字。如果他对她无所顧惜，他就要犹豫，要延宕，要把問題岔开去。

“我总覚得，”他煩躁地答道，“我总覚得現在沒有加以干涉或是采取迅速行动的必要。我所反对的，是他們不該到我这里来干涉我的私事。”

珍妮听他話里分明是对她淡漠，分明只含怒而不含情，因而不由得伤心彻骨。在她这方面，主要的論点是她离开他，或是他离开她。在他呢，分明只認自己方才受人干涉一点为目前切要的問題。他自己还沒有准备行动，却先受到别人的干涉，这是他覚得可恨的。她呢，虽然眼見过許多事情，却还是抱着希望，以为他和她同居日久，未免有情，明知有分离的必要，或者还不至于真的忍心分离。他原不曾跟她結过婚，但他当初有种种障碍，还是可以原諒的。如今，在这最后的一刻，即使他認为有离开她的必要，也总該对她表示一点深切的感情。誰知他仍旧这样淡漠，因而她感覚到自己虽曾和他同居这么久，却实在还沒有了解他，但同时又知道自己实在是了解他的。他原有他那样的爱法。他对于任何人都不能热心地、公然地爱。他有充分的爱可以擒住她，可以把她弄到手，但是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他就沒有充分的爱可以庇护她了。現在他还正在辯論她的命运。她呢，是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中受伤流血了，但她那素无决断的一生中，如今却有了决断。无論他愿意不愿意，她决不讓他做这样的犧牲。如果他还不肯离开她，她也一定要离开他了。她留在这里是沒有多大意义的了。現在就只能有一种答案。但是他竟不会表示一点感情嗎？

“你想馬上就行动不更好嗎？”她希望可以激出他一句表示

感情的話来，所以繼續問他一句。“你的期限已經迫近了，不是嗎？”

她說这話时，心神不安地把桌上的一本書不住往来推动，生怕自己把持不住，要現出难看的样子来。她覚得这时的行动和言語都很为难。雷斯脫发怒的时候，总是非常可怕的。但如今他已經有了基拉特夫人，要他离开她，应該不覚得困难，只要他愿意的話，而他是应該愿意的。无論她能替他做什么，他的財产总比她重要得多。

“你不要着急，”他倔强地回答她，因为他那时候对于他的哥哥、他的家庭和奥白蓮的怒气还沒有平息。“时間还早得很呢。我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打算怎么办。我实在佩服这班人的无耻！可是我不愿意再談了；晚飯快好了嗎？”他那时覚得自己的自尊心大受損伤，因而什么禮貌都顧不得了。他已經把她和她当时的感情完全忘記了。他深恨哥哥罗伯脫对他的侮辱。他恨不得到那合組法律事务所里去，一个个的都飽以老拳。

但是这个問題不能就此擱下去，所以吃飯的时候，珍妮等心神稍定之后，就又重新把它提出来。其时有味絲搭和香奶在旁，他們說話不能很随便，可是珍妮隐約其詞的偶尔插进一两句。

“我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找一所小房子住住，”她和婉地說，希望他可以心平气和的听她。“我不要再住在这里。我独个人用不着这么大的房子。”

“我希望你不要再討論这桩事情，珍妮，”他坚持道。“我很不耐煩听它。我不知道自己会做这样的事儿。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打算怎么样。”他那时为着奥白蓮的事情非常气憤而执拗，珍妮只得不再提起了。味絲搭見她的繼父平时都很温和，今晚却这般严厉，心中大为惊异。

珍妮忽起一种奇异的感觉，以为只要她愿意的話，她还是可以笼络住他的，因为他仍旧犹豫未决；但是她又知道自己是不愿意的。这对于他是不公道，对于自己也是不公道，而且沒好处，不光明。

“哦，雷斯脫，你非这样不可的，”她过了一会又央告道。“我从此再不提起这桩事了，可是你非这样不可的。此外我不要求你什么。”

此后差不多每天都有提起这个問题的时候，或是在臥室里，或是在图書室里，或是在餐室里，或是在早飯的时候，可是不一定都用語言表达出来。珍妮是一徑担着心事。而她的心事又都显現到臉上来。她知道他是一定要被逼着行动的。近来这几天他对她格外体貼入微，她就尤其确定他不久就要行动了。他要用什么方式行动呢，她还不知道，但她渴望似地看着他，想要帮助他速下决断。她預料她自己将来一定会快乐——因为她去了之后他就可以快乐，那末她也快乐了。他是一个好人，什么事情都是可喜的。也許就只缺少爱。他实在从来不曾爱过她，或者是由于这許多不幸的事而不能爱她，虽然她是那么竭誠爱他的。但是他的家庭反对得太厉害，自不免要影响他的态度。这一层她也了解。那时她好象能够看見他那巨大而强壮的脑子正在那里繞圈子。他由于心眼儿好，不能殘酷到了断然的把她抛弃，又由于思虑太多，不能专顧他自己的利益，或是专顧她的利益——其实他是应該这样的。

“你必須决断下来，雷斯脫，”她时时对他这样說。“你必須讓我走路。我走了有什么关系呢？我是不用你担心的。也許，你把这桩事情解决了之后仍旧想要回到我那里去。你如果要去，我总是在那里的。”

"我还沒有准备下决断，"是他的一徑不变的回答。"我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离开你。这一笔錢，当然是重要的，但是錢并不就是一切。如果是必要的話，我有每年一万元也可以过活。我从前是这样过活过的。"

"哦，可是你决不是每年一万元維持得了的人，雷斯脫，"她辯論道。"这是办不到的。单单維持这家人家就該多少了。而且是一百五十万元呢——我决不讓你打算把它丢掉。你如果不走，我就先走。"

"要是眞的到了那一步，你打算走到哪里去？"他好奇地問道。

"哦，我会去找地方的。你記得在肯諾沙这边的那个山烏德小鎮嗎？我常常覚得它是一个住家的好地方。"

"我眞不愿意想到这件事情，"他最后才有些坦白的說道。"这好象是不公道的。遺囑上的条件都不利于你我的这种結合。我是开头就該跟你結婚的。現在我悔也来不及了。"

珍妮覚得喉嚨里头有块东西塞上来，可是沒有說什么。

"无論如何，現在不能够就算决定，如果我还有办法的話，"他結束道。他本来想到风波也許会过去，一等他把錢拿到手里，他就——但他是不愿意跟人家妥协也不愿意用詭計的。

后来他們就逐漸地彼此諒解起来，等到二月将尽，她就要到山烏德去看能不能找到房子了。他告訴她說她可以得到充裕的贍养，无論要什么都可以有的。又說过些时候他就可以偶尔去看看她。而且他已决計要把那些播弄是非的人懲罰几个。他不久就要把奥白蓮叫来，同他談判。他要罵他一頓，以泄胸中的气憤。

但同时在他的心的背景上，却有那个魅人的、深知世故的、

正合身分的基拉特夫人的依稀倩影在那里走动。他并不要認眞想念她，但她的影子老是在那里。他想了又想。“我或者不如就这样吧，”他这么說着就把事情决断了一半了。到了二月里，他就准备行动了。

五十四

珍妮所謂“在肯諾沙这边”的那个山烏德小鎮，离开芝加哥不过是很短一段距离，只消一小时十五分的火車就可以到的。鎮上大約有三百家人家，住的都是小屋，分散在湖濱一片风景秀丽的地面上。他們都不是有錢的人。那些房子的价値都过不了三千、五千，但是大部分都建筑得很适当，而且四周圍的树木长年都青，一徑都象娛目的夏景。珍妮初次是同雷斯脫坐着双馬車經过这地方的，当时看見綠树丛中挺出一个礼拜堂的白色小塔尖，又見夏日湖中有小船輕輕蕩漾，就曾經叹賞不置。

“我很喜欢到这样的地方来住，”她当时曾經对雷斯脫說，雷斯脫却嫌它太幽靜。“我将来也許有一天要喜欢这种地方，現在可还沒有。这地方太偏僻了。”

后来珍妮曾經想起他这句話来。她想起的时候，正是她覺得世界太煩剧的时候。如果她将来要独个人住而且住得起的話，她就要住在山烏德这样的地方。她要在那里开辟一片小园地，养着几只小鷄子，或者树一根高竿，装一个美丽的鳥房在上面，至于花木和綠草，那是应該到处都有的。如果她能够住到这样一所临湖小屋里来，夏天晚上她就可对着湖水縫級了。味絲搭从学校回来，也可以在四周圍玩耍了。她可以找到少数几个朋友，或者沒有朋友也可以。她覺得如果不为着味絲搭的社交的需要，她

是尽可以独个人生活的。她已經漸漸发现书——如欧文的見聞杂記，勒姆的伊丽亚，霍桑的故事新編一类——是有趣味的东西。味絲搭已經快要成为一个音乐家了；她对于乐曲的感覚是很敏銳的。她对于和諧具有一种自然的意識，对于那种感情濃烈的歌曲和乐調尤其爱好，而她自己也唱得好，彈得好。她的声音当然是完全天生的，虽然年紀不过十四岁，却已經很可听的了。那时她漸漸显出了母亲和父亲的合成的特質——珍妮的溫柔精細的心思，合着白兰德的活潑精神和干練才力。她能够很有見識地跟母亲談論自然、書本、衣服、恋爱，种种事情，而珍妮从她漸漸发展的傾向里，已經可窺見她要去开发的新世界了。近代学校生活的性質，以及其中种种知識的区分，珍妮因味絲搭的介紹，也都得知其崖略。她知道味絲搭显然要成为一个富有能力的女人。她将来一定可以自立。凡此，都使珍妮感覚到快乐，幷且对于味絲搭的将来抱着很大的希望。

珍妮后来在山烏德找到的小屋，高度不过一楼半，但底下是紅磚的墻基，上面隔着綠色的格子壁，四面圍繞着游廊。屋子的形状是长而狹的，一溜儿的五开間，全部面湖。里面有一間餐室，窗子几乎直开到地板；一間大图書室，書架嵌在壁中；一間客室，有三个大窗永远供給日光和空气。此屋占地一百方呎，四面略有几株树木点綴着。以前的住客曾經开辟出一片花床，幷且放着几只綠色硬木的木桶，預备栽种耐冬植物和藤蘿之用。全屋都白漆，百叶窗和屋檐則用綠漆。

雷斯脫既知分离已属不可免，本来叫珍妮仍旧住海德公园，但是珍妮不肯。她覚得独个人住下去是不行的。那里可以触动記忆的东西太多了。起初，珍妮本不肯多带东西过去，后經雷斯脫力劝，才撿了几件銀器、挂物和家具，从海德公园带到新房子

里去。

“你一时是想不起来該要什么东西的，”他說。“統統都拿去吧。我当然是什么都不要的了。”

新房子的租期先定二年，訂定得有續租五年的选擇权，以及出价購买的优先权。雷斯脫既讓她走，他就要尽量的对她慷慨。他不忍心也决不肯讓她缺少什么。但有一件为难的事，就是对于味絲搭不知該怎样解釋。他是非常喜欢她的，而且不愿意她的一生遭遇什么困难的。

“为什么不送她到学校去寄宿，等明年春天再出来呢？”他曾經有这样的提議；但因寄宿的时間已經过了，此議也就作罢。后来他們商量好，只說他有事情要出外旅行，因而她不得不搬家。等到搬家之后，珍妮就可以随便找个理由对味絲搭說明自己已經跟他分离了。当时这种情景实在是非常难堪，而珍妮尤覺伤心的，是因她虽然知道这事出于不得已，却怪雷斯脫对她的态度未免太冷淡些。他实在是并不怎么舍不得她的，不象从前那么舍不得她的。

我們所常热心研究以期探得其中神秘的那种男女間的关系，其最难处、最苦痛的情境，当莫过于正当两情融洽美滿的时候而忽遭一种全无关系的外力无端来冲破。所以这个布置妥貼而为許多乐事所由出的家庭当最后拆散、最后破裂的那几日，便是珍妮和雷斯脫都覺非常难受的期間。在她这方面，这是一种强烈的苦痛，因为象她那种稳重的性情，她是但愿和人結成一种有可效劳而和諧融洽的关系之后就这么永远下去的。原来她的一生系由許多同情和記念的神秘纜索所織成，足以把自然中一切如同过眼云烟的元素結成一种和諧而持久的景象。这种神秘纜索之一，就在这个家是她的家，这个家是因有她对于每一个人

每一件东西的爱情和顧念而后結成而后美化的。如今，这条纜索已經到了必須断絕的时候了。

珍妮的爱情虽然絕不以物质的观念为基础，但她生平从来沒有經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如今跟这旧家庭訣别，实在覺得非常苦痛的。临动身之前，她在各个房間里走着，看看这条地毯，那套家具，和这样那样的装飾品，都覺得不忍分离，但总以为这是无須有的了。你就想想看，从今以后雷斯脫晚上是不回来的了！从今以后她无須一早起来替他做咖啡、替他鋪餐桌了。往常，她每天总要到花房里选擇最美丽的花朵来插在桌上，而且总覺得这是特别为他而插的。現在，这是不必要的了——因为不是为他而插的了。如果一个人听慣了晚快边某种馬車的輪声打門前石徑上扎扎而来，如果一个人慣在十一点、十二点、乃至一点鐘的时候欣然自愿等听着某种脚步声音打台阶上橐橐而上，那末这样的分离，这样的結局，其給人的苦痛一定是极厉害的。这些，就是珍妮未走之前时时刻刻輾轉在脑中的思想。

在雷斯脫那方面，却感受着另一样式的苦痛。他并非悲痛情之破裂，爱之失墜，却是感到一个人明知自己是为政策而牺牲仁慈忠爱等等德性因而自覺不公道的那样慘苦的意識。那时政策正指示他一条从某一观点看的光明的道路。脫离了珍妮，給她充分的贍养，他就可以自由去走他的路，就可以专心于那些自然跟着巨富而来的事务了。他也不由得想到珍妮日常替他做的种种小事情，以及她給他的种种舒适，种种快乐。她所具有的种种德性，都是他所心爱的。他已經領略过不止一次了。如今他又逼不得已而作最后一次的領略——最后見她心中苦痛而却絕无所表示的那种神情了。近几天来，他見她的举止行动和对他的态度都跟平常一样，一点沒有改变。她并不象别个女人表現出

感情的激动，也不故意在他面前假装悲伤。她仍旧很平静，很溫和，很体貼他，只是暗暗猜想他要到哪里去，他要做什么，却不拿問話去激恼他。他很被她这种泰然自若的气度所感动，因而很是佩服她。这个女人确乎有一种不可及处，但这究竟是什么，且讓大家自已想吧。要她的一生遭遇这样的苦命，实在是可羞耻的。然而有个偉大的世界正在喚召他。它的喚召声音已經到他耳朵里。而且它还曾有机会露过它的白齿呢。他眞的还敢犹豫嗎？

最后的时刻到了，旣已跟邻人都告过别，旣已放出了謠言，說他們要到外国去，雷斯脫也已經在公会堂旅館定好房間，不用的家具也已經貯藏妥当，于是乎就不得不跟这海德公园的住宅訣别了。珍妮曾經同雷斯脫到山烏德去看过好几次。他曾經把那地方的情形留心察看。他見地方好，也覺得滿意，只是嫌寂寞一点。春天将近了，花是有意思的。她打算要雇用一个园丁，和一个管杂务的用人。味絲搭要跟她同住。

"很好，"他說，"只是我希望你过得舒服些。"

在这当儿，雷斯脫也正在布置他自己的事。他叫他自己的律师华生通知奈脫·启脫雷·奥白蓮合組法律事务所，要他們在一指定的日期把他一份财产的証書交付給他。他已經下了决心，以为自己旣为情境所迫而做这种事，何妨索性用同样殘忍的手段再做几件别的事。他大概是要跟基拉特夫人結婚的。他又要去做联合車輛公司的理事——因为他有他的股份，人家不能排斥他。再如果他把基拉特夫人的财产也併过来，他就可以去做辛辛那提联合拖拉机公司的管理人，在那里面，他哥哥是有重大关系的；同时又可以去管理西部制鉄厂，在那里面，他哥哥也是一个領袖的顧問。他如今比之过去几年中的自己，将是多么不

同的一个人物了啊!

这时候，珍妮的心境消沉到了几乎絕望了。她感覺到非常寂寞。这个家庭对于她的意义太深了。当她初到这儿跟邻舍家开始往来的时候，她想象自己的前途不可限量，以为雷斯脫跟她結婚的事也作兴有能实現的一天。如今，却受了接連而来的打击了，家庭和美梦都已破碎无余了。葛哈德死了。香奶、瓦特和弗利塞婆子都已遣散了，家具大部分都封存起来了，而雷斯脫对于她也实际已經沒有关系了。她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决不会回头的。只看他現在尚且做得出这样的事来，将来自由之后，必然要更甚于此。他将来大干一番，当然就要忘記她。而且为什么不該忘記呢?她是跟他不配的。件件事情不都已証明了嗎?在这世界上，爱是不充分的——这已然是非常明白的了。我們所需要的是教育，是財富，是訓練，是奋斗和策划的能力。她却偏不愿奋斗，不愿策划。同时她也不能。

那所房子最后封閉的一天終于到了;旧的生活終于結束了。雷斯脫伴送珍妮到山烏德。他在那小屋里耽擱些时，意欲珍妮稍稍习惯这变化——这是并不很坏的。他又說他不久就要来，可是他走了，事实是实际上和精神上都已分离，他的一切說話都属无效了。那天下午，珍妮看着他从那磚砌的过道上出去，目送着他那坚实而保守的形象，披着一套絨布的新衣，外套挂在胳膊上，仿佛满身都写着自立和繁荣字样，不由得她一陣伤心，恨不得立时死去。她已曾和他亲吻，嘱别，她已曾祝愿他的快乐，繁荣和平安;然后她借故回到臥房中去。过一会儿，味絲搭进去找她，但她的眼睛已經很干了;一切情緒都已退落做一种模糊的沉痛了。她的新生活——一个沒有雷斯脫、沒有葛哈德、除味絲搭之外再沒有任何人的生活——已經实际开始了。

“我所遭遇的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啊！”她一路想着走到厨房里去，因为她已决計要亲自操作至少一部分的事情。她要借此来解悶。她不愿意坐着想。倘若不因咪絲搭，她就要到外面去找經常的工作做了。凡是可以减少她冥想的机会的，她都欢迎，因为她知道瘋狂就在冥想的路上。

五十五

雷斯脫跟珍妮脫离关系后的一两年中，芝加哥、辛辛那提、克利夫兰以及其他都市的社交界和商业界，就都看見他在社交上和营业上的精神好象返老还童一般蓬勃起来了。当他跟她同居的时候，他对于某些人物和某些事务的态度是疏远的，淡漠的，現在，他用許多方面的权势武装起来，突然的重新露臉，儼然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要来过問这事那事了，儼然是一个金融界和商业界的要人了。当然，他的年龄也已經大了几岁。但从有些地方看，却不得不承認他是一个心理上已經完全改变过的雷斯脫了。他沒有遇見珍妮之前，原是充滿着一个从来不知失敗的人的那种自信力的。因为象他那样生长于奢侈之中，就只看見一个錢可通神的社会的乐观方面，所做的事业又都是大規模的，而其所以能如此，又并非因为他是事业的創造者，而是因为他是事业的一部份，享有天生的权利，如同人人享有空气的权利一般——因此之故，他就不得不产生一种足以蒙蔽清晰脑筋的幻覺。我們大家都很难知道沒有看見过的东西。我們大家都很难感覺沒有經驗过的事态。我們这个世界所以似乎坚实而耐久，是由于我們并不曉得那种創造它的力；雷斯脫覚得他的世界坚实而耐久，也就因它并非自己創造的緣故。必定要經过巨大的风波，必定要历过

艰难的逆境，使他覺得自己已經跟傳統的力相抵触，这才他会覺悟当初对于自身的評价或有錯誤，覺悟自己个人的欲愿和意見在公众的信念面前是要不值一文錢的。种族的精神，社会的好尙，乃至德国人所謂“时代精神”那一种东西，当其表現的时候，就有如对于某种制度負責一般，而社会組織的表現，也好象是基于一种精灵的或至少是超人間的复本的。他决不能对它抗拒。他决不能存心去蔑視它的命令。他那个时代的人，相信社会有特种組織的必要，除非他肯依順这种組織，他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被社会唾弃的人。他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曾經排斥他，他的兄弟、姊妹、社会、朋友都曾排斥他。我的天，他这行动曾經产生多大的紛扰啊！就連命运也象是背着他了。他那地产的投机，就是他生平从来沒有听見过的一个不幸运的事例。这是为什么的呢？难道天上的神道也是佑助他所認为不重要的那种社会組織的嗎？分明是这样的。无論如何，他已經不得不把他所留恋的东西忍心割舍了，而他如今既已恢复本来面目，便又是一个雄健而坚强的人，虽不免有些被經驗所消磨，却依然是有力量的，有价值的。

至于他回想以前的事，所以常常不免有点儿痛心，那不过是他所应受的懲罰的一部分。他总覺得自己是逼不得已而做了生平第一桩丑恶而殘忍的事情了。他以为珍妮是不应該受这样待遇的。她曾經对他表示十分的虔誠，而他如今竟将她抛弃，实在是可羞愧的。确实，他的为人远不如她了。而最难堪的，就在他的行为实在不能以不得已的理由为借口。他尽可以靠那一万元过活；他尽可以无用这一百多万的財产。社交的快乐是他一向不能忘情的一种引誘，然而沒有社交又何妨呢？他是不妨沒有社交的，然而他竟舍不得，而他又把另外一个女人的思想攙入里边，于是事情更加复杂了。

这个女人跟珍妮一般好嗎？这是他不住向自己提出的一个問題。她也一般好心嗎？她不是故意在他面前表示殷勤，希图把他从别个女人手里夺过去嗎？这种行为是可欽佩的嗎？这是一个眞正偉大的女人会做的事嗎？她毕竟是跟他相配的嗎？他应該跟她結婚嗎？他旣知道自己对于珍妮法律上虽无責任，精神上实是負心，还应該跟誰結婚嗎？誰还値得跟他結婚嗎？这些思想不住在他脑子里轉动。这些思想已經盘踞了他。他总覺得自己做了一件殘忍而負心的事，始終都不能释然。

起先的物質上的錯誤，如今因加上精神上的錯誤而更复杂了。他是企图用第二种錯誤来糾正第一种錯誤的。这能使他自己感着滿足嗎？这在心理上和精神上能够得失相抵嗎？这能使他心境安适嗎？他想了又想，竭力要把他的生活去适应这个旧的（或宁說是新的）情境，然而他并不覺得更快乐。事实上，他倒覺得更坏了——他是充滿着怨气和仇气了。如果他跟嫘底結婚，他有时想，这不过是要用她的財产作武器去打击其他的敌人，而这样的結婚是他所深恨的。那时他寄寓在公会堂里，每到辛辛那提去，总带着一种疏远和敌意的精神，同理事团坐着会議，总是沒精打采的，只愿自己的心境能够舒适，生活能够有兴味。然而他关于珍妮的政策却沒有变更。

当然，基拉特夫人对于雷斯脫的复兴是非常关心的。她故意等了些时，暂不跟他通消息，后来才写信到海德公园的地址（好象她并不曉得他住在哪里似的），問他，“你在哪里？”这时候，雷斯脫对于他的生活的变化已經稍稍有点习慣了。他正想到自己需要一种同情的伴侶——当然是女性的伴侶。現在他已然脫离了珍妮，而业务上的往来也漸漸繁密，所以請他宴会的人漸漸多起来了。他曾經出現在好几个乡間別墅，都只带着一个日本的

仆人，証明他又是单身了。关于已往的事，谁都沒有对他提及。

他既接到基拉特夫人的信，就想应該去看她。他覚得自己以前待她太怠慢了。跟珍妮分离以前的几个月里，他沒有去看过她一次。就是現在，他也还是延宕着，直等她打电話来請他晚餐，他才应召而去。

在晚餐席上，基拉特夫人以主人的資格竭力招待客人。同席有阿蓬尼，是琴师，亚当·拉斯卡佛，是雕刻家，納尔逊·基司爵士，是从英国来的一个科学家，尤其奇怪的，还有雷斯脫多年沒有見面的貝利·陶其两夫妇。基拉特夫人和雷斯脫見面之后，就用知己重逢那么高兴的态度对答起来。"你不覚得不好意思嗎？"她一見他进来就这么說，"对我这么冷淡法。我要好好的罰你一下呢。"

"該怎么罰法？"他微笑道。"我是不能辞罪的了。我想九十鞭子总該够了吧？"

"九十鞭子，嘿，眞的！"她駁道。"你也太便宜了。你想想暹罗地方的犯人是怎么罰的？"

"下油鍋吧，我想。"

"好吧，无論如何九十鞭子总太輕了些。我正想用个法子重重的罰你。"

"那末等你想定了請通知我一声，"他笑道。这时候，帮基拉特夫人作招待的特林肯夫人过来把他介紹給客人。大家就兴奋地談起話来。雷斯脫本来很机敏，如今碰着这样的場面，更加兴致勃勃了。談了一会儿，他就去跟站在身边的貝利·陶其打招呼。

陶其对他非常的客气。"你現在住在哪里？"他問道。"我們跟你不見面，差不多要有——哦，还是什么时候見过的？陶其夫

人等着你說話呢。"雷斯脫覚察到他的态度跟上一次会面大不相同。

"的确有好些日子了，"他不在意地回答道。"我住在公会堂。"

"我前几天还打听你。你認識杰克孙·徒保亚吧？当然你認識的。我們正打算到加拿大去打猎去。你为什么不加入呢？"

"我不能加入，"雷斯脫答道。"現在手边的事情忙得不开交。等将来再說吧。"

陶其很想同他繼續談下去。原来他已經知道雷斯脫被举为C.H.D.公司的理事。显然，他又回到世面上来了。但是那时已宣告坐席，他就不能够再談。在席上，雷斯脫坐在基拉特夫人的右手。

"改天我还要請你吃晚飯，你肯来嗎？"基拉特夫人趁其他客人語声厖杂的当儿很誠恳地对他說。

"当然来的，"他答道。"老实話，我早就要来看你了。可是現在的情形怎么样，你知道了沒有？"

"我知道了。我已然听見过許多。我所以要你来，也就是为此。咱們应該談一談。"

十天之后，他又去看她。他好象覚得非跟她談一談不可。他感覚到煩悶和寂寞。已跟珍妮过了这么久的家庭生活，覚得旅館生活实在难堪了。他好象必須找到一个有同情、有見識的人去一抒心中的积悃，那末还有比这里再好的地方嗎？嫘底是很能体諒他的心事的。如果情势能允許的話，她是立刻就肯讓他那坚实的脑袋枕在她的胸膛上的。

"好吧，"他等一篇通套的寒暄过去之后就言归正傳，"你要我对你怎样解釋呢？"

“你已經断了她的念头了嗎？”她問道。

“这也不十分靠得住，”他庄严地回答道。“而且我不能說这全部事情是使我很快乐的。”

“我也这么想。我很諒解你的心。我看見你在心理上是辛苦跋涉过来的，雷斯脫。我一向都注意着你，看着你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希望你心境能够安貼。这样的事情总是困难的，可是我始終以为这是唯一的办法。非此是决然不对的。决然不能对的。你不能够重新陷入一种貝壳的生活。你也同我一样，是天生不配过那种生活的。你覺得現在这样做法要有遺憾，但是換了一个做法也仍旧要有遺憾，并且还厉害些。你是不能象那样子过一輩子的，是不是？”

“这个我却不知道，嫘底。我的确不知道。我早就想要来看你了，可是我覺得不应該。現在事情总算解决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是的，我很明白，”她带着安慰的神气說。

“但是也可以說沒有解决。我还沒有把它放下手。我还不曉得这种錢的事情是否能够把我拘束牢。我可以坦白对你說，我虽然不能說全心的爱她，可是我心里不免抱歉，这也是有点关系的。”

“她当然是有了舒舒服服的贍养了。”她把一句問話改作一种猜測。

“她要什么都給她。可是珍妮的脾气很特别。她并不肯多要。她生来喜欢收斂，不喜欢鋪張。我替她在山烏德租了一幢小房子，就在这里北边，一个临湖的小地方；錢也替她存了不少，但是她也知道，无論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由她喜欢的。”

“她这时的感情我是十分了解的，雷斯脫。我也知道你的感

情。她暂时总要覺得非常痛心——这是我們在不得不有所割爱的时候大家都难免的。可是这样的时間我們总能够过去，而实际上也要过去。至少，我們总还能够活下去。她也总还愿意活下去。起先，她原要覺得难受，但是过了些时候，她就会把事情看明白，不会再抱怨你了。”

“珍妮始終不会責怪我，我知道的，”他回答道。“我才要責怪自己呢。我将要有一段时期不能不自怨。毛病就在我这种特别的性情。我自己也不能說，到底我这种煩乱的情緒有多少是由于习惯，有多少是由于同情。我有时候想我自己是世界上最沒主意的一个人。我已然想过多回了。”

“可怜的雷斯脫啊！”她温柔地說。“可是有一层我可以了解的。你現在住在那里很寂寞，是不是呢？”

“这是有的，”他答道。

“那末到西巴登去住几天好不好？我就要到那里去了。”

“什么时候？”

“下礼拜二。”

“讓我看看，”他答道。“我不一定能够去。”他翻查他的日記本。“我要到礼拜四才能去，也有几天可以住。”

“那末就礼拜四吧。你是需要伴侶的。咱們到那里去，可以一边散步一边談。好嗎？”

“好的，”他答道。

她曳着一件淡紫色的长袍向他走去。“你是这样庄严的一个哲学家，”她很覺舒适地批評道，“什么事情都要想得无微不至的。为什么要这样細心呢？你老是这个样儿。”

“这是沒有法儿的事，”他答道。“我的性情就是这样的。”

“好吧，我可知道一件事——”她把他的耳朵輕輕一擰道。

“你大概不会再因同情而犯第二次的錯誤了。我希望你不再陷入糾紛，好把自己要做的事情有机会想一想。你是必須这样的。我呢，也愿意把我的事情交給你去管。你做我的顧問，一定能胜过我的律师。”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回过头来庄严地看着她。“我知道你要什么，”他固执地說。

“可是我为什么不应該要呢？”她又走近他去追問着。她带着申訴和輕蔑的神气看着他。“你說，我为什么不应該要呢？”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他含糊着說，可是眼睛仍旧看着她，覺得她站在那里，虽然已不是妙龄，却仍旧动人得很，同时又是聰明，审愼，充滿着友誼和愛情的。

“媬底，”他說。“你不应該打算要跟我結婚。我是不値得的。实在是不値得的。我太瞧不起人了。太淡漠了。这是到底不値得什么的。”

“可是对于我却値得什么，”她坚持道。“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总之，我什么都不管。我只要你就是了！”

他拿住了她的手，然后又拿住了她的胳膊。最后，他把她拉近身来，一把摟住她的腰。“可怜的媬底！我是不値得的。你将来要后悔的。”

“不，我不会后悔的，”她答道。“我并不糊涂。我不管你想你自己値得不値得。”她把面頰貼在他的肩膀上。“我要你。”

“如果你坚持，我敢說你就可以有我，”他一面回答，一面弯下身子去跟她亲吻。

“哦，”她喊着，把她的热脸埋在他的胸口里。

“这是不应該的，”他虽然还把她摟在怀中，心里却这么想。“我是不应該这样的。”

但是他仍旧把她摟着，及等她献媚地送上她的嘴唇，他就把它亲个不停了。

五十六

倘如沒有种种的勢力出来阻撓，那末雷斯脫是否終于要跟珍妮复合，那就有些难說。他过了一段时期，到了財产已經在手中拿得穩穩，而且最初那一陣风波也已經完全忘記的时候，他就十分明白，只要他肯昧却那种天生的性向，不去履行那不成文的义务，那末他是很容易用一点外交手段去謀与珍妮复合的。但是他在基拉特夫人身上已經認出了一种可謂重要的社会机会，而这观念是盘踞不去的了。因此，他对于珍妮的天然傾向，就不得不有一种关于她的勁敌的人格上和財产上的意識出来和它对抗，因为她那勁敌正是在社会上最出色而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多思想的人，当时意識之中就有这两个女人的观念一徑在那里冲突。其一是有修养的、同情的、哲学的，对于优雅社会里的种种乐趣都曾有过訓練的，而且財力足以满足她的一切欲求的；其他則是自然的、同情的、情緒濃烈的，未尝受过优雅社会的訓練，却能感覺生活的美，知道人类关系中可爱的事情，因而使她无疑地成为一个卓越的女人的。关于此，基拉特夫人也曾看出来，并且也曾承認过。所以她对于雷斯脫和珍妮的关系的批評，并非說她沒有价值，只說情境造成这种关系之失策罢了。反之，如果和她自己結合，那就可以使雷斯脫在社会上的志愿达到理想的頂点。他的物质問題之这种絕好的解決，不但是重要，而且也不宜延迟，所以他經过长时間認眞考虑之后，也就决計不再延迟了。他已然对于珍妮做出这样万难弥补的負心事了。那末現

在再做这件事情又何妨呢？珍妮除他这个人之外，差不多什么东西都有了。而且她自己也認为他是应該离开的。由于这样的自解自慰，又当着这样乱人心曲的情形，他对于这个新結合的观念，就逐渐地不覚其突兀了。

雷斯脫所以終于不得跟珍妮作某种方式的复合，实在就因基拉特夫人常在面前的緣故。在这期間，好象一切情境都促成她来做他心上疑团的合理的解决。他是孤身人，除到这里那里去拜訪人家，别的无事可做，但这是他不愿意的。又因他性情冲淡，生平最喜享受的那种空气，是一个孤身人所不能造成的，基拉特夫人却很容易供給他。如果他跟她結合，事情就簡单得很。那时他們的家无論在哪里，必都会佳客盈庭。那时他就用不着操一点儿心，只消出来享受就是了。她是很曉得他喜欢怎样生活的。她的好客也不減于他。他們如果結合起来，就有許多賞心乐事可以共同去干。他已然依她的提議去同游西巴登了。在芝加哥的时候，他也竭力陪伴她宴会，跳舞，游泳。她的家已經跟他自己的家沒有两样——原是她使他有这样的感覚的。这是由于她常常同他商議家务，叫他彻底明白家里的情形，以及她要他干涉这事那事的緣故。她不愿意他感覚到太寂寞。她不愿意他思索，煩恼。她見他的时候，就是代表着舒适、忘怀和安慰。他偶尔带着朋友到她家里去，因而他要跟她結婚的謠言就慢慢的傳开了。但是螺底鉴于人家还在談論他以前的关系，所以打算同他結婚的时候絕不声張。她只愿意报紙上把他們結合的經过略略說明，及等事情恢复了常态，人家的談論平息下去，再来替他大大的鋪張一番。

“咱們何不四月里結了婚到外国去过夏呢？”她在他們已經彼此心照之后有一次問道。“咱們到日本去吧。咱們可以等秋

天回来，在跑馬場找个房子住。”

雷斯脱这时离开珍妮已久，最初那一陣自己譴責的热情已經冷却了。他虽然仍旧有点怀疑，却情愿把这疑念压下去。“那很好，”他差不多当玩笑似的回答說。“只是不要惊动人。”

“这話当真嗎，心肝儿？”她乜斜着眼睛嚷道。这事是在他俩靜靜地把讀書談話消磨了一个晚上之后发生的。

“我也早已想到了，”他回說。“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該这样。”

她走过他这边来，坐在他膝上，摟住了他的肩膀。

“我不大相信你会說这一句話，”她好奇地看着他說。

“那末我收回来好嗎？”他問道。

“哦，不要，不要。現在已經說定四月了。到日本去也說定了。你不要翻悔。一点儿不会惊动人的。可是天，我得預备怎样一套結婚衣服呢！”

当她攪乱他的头发时，他有点儿勉强的微笑一笑；这个快乐的音阶里不知什么地方缺了一个音，或者是因他年紀漸老的緣故吧。

五十七

在这期間，珍妮也在过她自己的生活，要在她从此栖身的这个显然不同的世界里安定下来。起先，这种离开了雷斯脱的生活似乎是可怕的。因为她虽然也有她自己的强烈的个性，却跟雷斯脱非常融洽，好象他俩已經沒有拆散的可能了。到現在，她的思想行动也还是跟他息息相关的，仿佛他們并沒有分离一般。他在哪里呢？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說什么呢？他現在是怎么一个样子呢？每天早晨醒来，她总覺得他还在自己身边的样子。夜

里，她仿佛独个人不好上床去睡。他过一会儿一定会来的——啊，不，他当然不会来了。天啊，你就想想看，这是什么情景啊！再不会来了。却又是她自己要他不来的。

还有許多瑣屑的事情，也一时覺得不慣，覺得难堪，因为这种性质的变化太彻底了，不是輕易能够渡过的。其中最为难的一件事，就是对于味絲搭不能不有个解說。原来这女孩子知識已开，不免要有所猜測、有所疑虑了。她記得人家說过，母亲生她的时候并沒有跟父亲結过婚。当初星期报上登載珍妮和雷斯脫那段新聞，学校里的同学也曾拿給她看过，可是她那时就已經乖覺得很，知道母亲要不高兴，回来并沒有提起这桩事情。雷斯脫的突然走开，在她当然要覺得十分惊异，但她在近来两三年中，已經看出母亲的多愁善感，生怕要触起她的伤心，所以也沒有問起。最后，珍妮就不得不告訴味絲搭，說她跟雷斯脫身分不配，除非他离开了她，他的財产是很难保住。味絲搭認眞听着她的話，心里却还有点儿怀疑。她非常替母亲伤心，但見母亲心里分明很苦恼，她反装出加倍有兴和勇敢的样子来。珍妮提起要送她到学校里寄宿，她立刻就反对，因为她不愿意离开母亲。她找有趣味的書本跟她共讀；她劝她同她出去看戏；她彈琴給她听，又要她批評她的图画和手工。她在山烏德学校里寻到几个朋友，晚上常常带她們回来，希望可以增加家庭生活的兴趣。珍妮因对她那优美的品性漸漸重視，也就跟她愈加亲密起来。雷斯脫是走的了，但至少还有味絲搭在这里。在她这种无聊的生活里，味絲搭大概要算是她唯一的安慰了。

还有一层难处，就在她不能不把自己的历史講給山烏德的邻居們听。大凡以幽居生活为满足的人，原有很多无須把自己已往的事情对人报告，但是照例，有些事情是不能不說的。人們

都有好問的习惯，即使是屠戶和餅师也所不能免。逐漸地，他們必須把一些实事对人家講述，如今在这里，自然也不能例外。她不能說她的丈夫已經死了，因为說不定雷斯脫有一天要回来的。她只能說她已經离开他，使人看起来，好象唯有經她允許他才可以回来似的。因此，邻居当中都用一种关切和同情的眼光看待她。这不能不算是她手腕高妙。这样，对于內外两重难关总算都应付过去，她就过起一种安静的日常生活来，静等着她一生的大結局。

山烏德的生活，对于一个爱好自然的人并非沒有它的魅人处，再加上味絲搭虔誠的爱她，因而珍妮也稍稍得到一点安慰。其一就是湖上风景的优美，常常有小舟蕩漾其間，供給一种沒有穷尽的乐趣。又其一是在周圍地方駕車游覽，也頗可消遣一时。原来珍妮有她自备的一匹馬和一輛游覽輕車——馬就是在海德公园常用的那一对中的一匹。还有其他家庭的珍物，也慢慢都出現了。內中有一头牧狗，味絲搭叫它猎兹的，当初从芝加哥带来的时候，还是一只小狗，現在已长成一只灵敏而亲人的看門狗了。又有一只猫，叫眞米·渥兹，这是味絲搭用她所認識的一个孩子的名字来叫的，因为她硬说这猫跟那孩子有显著的相似点。又有一只能唱的画眉，眞米·渥兹一徑对它徘徊覬覦着，所以关防得十分严密。此外还有一缸金魚。这样，这个小小的家庭很安静地并且确如梦境一般度过日子去，可是永远有一种感情的暗流非常安静的流着，因为它是藏得很深的。

雷斯脫在分离后的几个礼拜里面都沒有信来；这是一来因为他在新的业务关系上事情忙碌，二来因为他审慎得很，覺得在目前的情境下跟珍妮通信实在无謂，徒然引起她的伤感来。他情愿叫事情暫时定一定，打算过了几天再用冷静的态度写信給她，报告事情的經过。第一封信是經过一个月的沉默之后才写

的，說他商业上的事务非常忙迫，他要常常到别处去（这是事实），而且将来大概要有大部分的时間不在芝加哥。他問起味絲搭和山烏德的一般情形。“我过几天也許可以来一趟，”他又說，但事实上他并沒有来的意思，而珍妮心里也明白。

又过了一个月，他才有第二封信来，就沒有第一封信那么长了。珍妮也曾坦率而詳尽地写信給他，报告她自己的近状。她把自己对于这事的感情完全掩飾掉，只說她很喜欢这种生活，而且在山烏德很快乐。她又希望他現在凡百事情都如意，又表示她对于事情的解决实在是快乐的。“你不要当我不快乐，”她在一个地方說道，“因为我并非不快乐。我知道事情的确应該这么办，换个样子我就不能快乐了。你要替你自己打算，使你的一生可以得到最大的快乐，”她又說。“你是应該享受最大的快乐的。你无論怎么样做，对于我总沒有不是处。我总不会怪你的。”她心里却有一个基拉特夫人在那里，他也疑心到这层，覺得她虽然豁达大度，却总难免搀杂着大量的自我牺牲精神和秘密的不快乐。他所以犹豫着不肯采取最后的一步，也就是为此。

但他信上写着的話和心中藏伏的思想是多么的矛盾啊！六个月后，他那方面的通信就很稀疏了，到八个月上，就暂时的停止了。

有一天早晨，当她把日报瞥过一下的时候，她看見社会簡訊中有下列的一条：

“德来克色路4044号之麦可姆·基拉特夫人与辛辛那提阿基巴德·甘之次子雷斯脫·甘之訂婚，已于女方礼拜二邀請之知友宴会席上正式宣布，并聞将在四月間举行結婚。”

那張报紙从她手里落下来。随后的几分鐘里，她坐着一点不动，只把眼睛直楞楞的看着面前。眞有这种事情嗎？她对自己說。难道这事終于实現了嗎？她本来也知道这是一定要来的，可是——她总希望它不来。她为什么要这样希望呢？不是她自己請他离开的嗎？不是她自己委委曲曲提起这事来的嗎？如今果然实現了。她該怎么办呢？呆在这里拿干薪嗎？这个主意是她覺得可反对的。但是他已經提出很大一笔款子来作为絕对是她的了。在拉扫拉路的一家信托公司里，現在存放着一批鉄路股票，价值七万五千元，每年出息四千五百元，是直接送給她的。她能拒絕这笔收入嗎？她自己虽然不要紧，但她是要替味絲搭着想的。

珍妮見着这样的大結局，心里自然徹底的痛伤，但她慢慢想过了一回，覺得忿怒是愚蠢的。人生对于她，向来就这样看待。它以后也还是要这样的看待她。这是她已經肯定了的。如果她出去自謀生計，对他有什么两样呢？对基拉特夫人有什么两样呢？这里，她被关在这个小地方，过着一种无声无臭的生活；那里，他在一个广大的世界里，可說是眞正在享受人生。这眞太糟了。可是为什么哭呢？为什么呢？

她的眼睛确实是干的，但是她的肝腸好象已經寸断了。她审愼地站了起来，把那張报紙放在一只箱底，拿鑰匙鎖起来。

五十八

雷斯脫和基拉特夫人的訂婚旣是已成的事实，他对于他的新生活的适应就沒有特别困难了；无疑地这是十分圓滿的了。他

只替珍妮伤心——很是伤心。基拉特夫人也是这样；但实际上她却有种自解自慰的想法，以为这个办法实在对于雷斯脱和珍妮两方面都有好处的。他将来可以更快乐——現在已經快乐了。珍妮呢，也終于会明白这是一桩又聪明又好的事情；她会意識到自己这种行为是无私心的，因而一定会覺得快乐。至于基拉特夫人，她对麦可姆·基拉特本来就沒有爱情，又因她青年时对于雷斯脱的梦想虽然实現得稍晚，可是終于实現了，所以她是极度快乐的。她以为世間最适意的东西，当莫过于跟雷斯脱同过的日常生活，跟他同游的地方，以及跟他同看的事物。她到今年冬天将以雷斯脱·甘夫人的資格在芝加哥过的第一季，一定是値得紀念的。至于在日本旅行的生活，那就差不多不能相信它是眞的了。

雷斯脱写信給珍妮，告知自己将要跟基拉特夫人結婚的事。他說他是无話可以自解的。即使有，也是不值得什么的。他只想他应該跟基拉特夫人結婚。他又覺得他应該讓她（珍妮）知道。他希望她好。他要她明白他是永远把她放在心上的。他要尽他的能力，务求她生活得十分快乐，十分适意。他希望她肯原諒他。他又給味絲搭問好，說她应該去进一个高級的学校。

珍妮对于此中的情形是完全了解的。她知道雷斯脱自从在倫敦卡尔登戏院跟基拉特夫人会見之后就已被她吸引了。她一徑都在勾引他。而她現在居然有了他了。这是很好的。她希望他快乐。她就很乐意的写信把这意思告訴他，并說她在报紙上已經看見他們訂婚的启事了。雷斯脱将这信細細讀过一遍，覺得字里行間是含着言外之意的。他覺得她那种坚忍的精神至今还具有魅力。尽管他以前做过了那些事，現在又正要做这桩事，他覺得自己对于珍妮依然是顧念的。她始終不失为一个高尚的

而且迷人的女子。如果不受环境的逼迫，他是不会跟基拉特夫人結婚的。可是他終于跟她結婚了。

結婚礼的举行是在四月十五日，地点在基拉特夫人的住宅，証婚的是个天主教的牧师。据雷斯脫偶尔自認，他的信仰是很薄弱的。他本来是一个神不可思議論者，但他旣然是受敎会养育的人，覺得由敎堂来証婚也无不可。那天所請的来宾大約有五十来人，都是知已朋友。結婚仪式进行得非常順当。大家都欢呼庆祝，米和彩色紙条如同大雨一般撒下来。喜筵还沒有完毕，新娘新郎就已从一个边門逃出去，坐着一部有掩蔽的馬車走掉了。十五分鐘之后，众宾客都追到芝加哥·太平洋鉄道的停車場，但那时这快乐的一对已經稳稳坐在专車里，叫大家无可如何了。当时又开了許多香檳，及到火車开动，这才終止那一陣狂欢，而新婚的夫妇終于安全出发了。

“好吧，你現在把我弄到手了，”雷斯脫欣然把螺底拉到身边来坐下說，“又打算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样，”她往他身边一挨，跟他热烈地亲起吻来。四天之后，他們已在旧金山，又两天之后，他們就在一只开往天皇之国的快船上了。

在这期間，珍妮的心緒正如潮水一般的漲落。报紙上第一次的报导，只說他們要在四月里結婚，她見了之后，就仔細留心着以后的消息。后来，她就知道婚期是四月十五，地点是新娘的住宅，时間是正午。她虽然想把这消息付之淡然，却不由得怀着失望的心情注意看下去，如同一个飢餓孤单的孩子在耶穌圣誕的夜里看进一个灯烛輝煌的窗口一般。

在結婚的那天，她惨苦地等着鐘敲十二点，仿佛她实际在旁边观礼一般。她能在想象中看見那美丽的住宅、車馬、来宾、筵

席、欢笑、仪式，以及一切。象有通神术一般，她对于他們的专車和他們的快乐旅行都仿佛是亲眼看見似的。报紙上曾說他們要到日本去度蜜月。他們的蜜月！她的雷斯脫！而基拉特夫人又是这么动人的。她現在好象看見她——这个新甘夫人，实在是第一个眞正的甘夫人——躺在他的怀抱里。他曾經一度这样摟抱过自己。他曾經爱她。是的，他是爱过她的！想到这里，她覺得喉嚨里有一个硬块塞上来。啊，亲爱的！她对自己叹息，拚命的扭着双手，但这是沒有用处的。她的慘苦并不因此而减少。

及到那天过去，她心里才寬了許多；事情已經如此，誰也沒有回天之力了。味絲搭对于这事心里也很明白，却只暗暗的怀着同情，嘴里不說什么。她也已經看見报紙上的报导了。过了一两天，珍妮的心境就已平靜了許多，因为她現在已跟不可避免的事情相对面了。但到几个礼拜之后，这种銳利的刺痛才能回复做当初那种麻木的沉痛。她想他們总要几个月之后才能回来，但是現在回来不回来当然已无关系。只不过想起他們在日本，好象地方很远，而她不知怎的，总覺得雷斯脫跟她近些的好。

春天和夏天轉眼已过，忽忽就是十月初头了。有一天天气寒冷，味絲搭从学校回来只叫头痛。珍妮給她喝点热牛奶——这是她母亲常用的一种治疗法——叫她拿一块冷毛巾放在脑后，她就到房里去睡去了。第二天早晨，她微微有点发热。經当地的内科医生爱莫利給她一服試探的葯，热仍旧不退，疑心是伤寒症，因为那时村里已經发現了好几个这种病人。医生告訴珍妮，說味絲搭体质很好，大概可以当得住，但是說不定要凶险一下。珍妮恐怕自己料理不妥当，特地到芝加哥去請了一个有訓練的看护来，自己也时时伺候在旁，胸中交混着恐惧、焦急、希望和勇气。

后来診断确定，病是伤寒无疑了。珍妮想要通知雷斯脱，却是犹豫不决；那时报紙上說雷斯脱是在紐約，并說他准备在那里过冬。但到医生經过一禮拜的診断而宣告病势严重之后，她就想无論如何都应該写信給他，因为天下的事情是誰也不能預料的。雷斯脱很喜欢味絲搭，大概不至于不愿意知道她的消息。

但是寄給他的信并沒有收到，因为信到的时候，他已經动身到西印度群島去了。因此珍妮不得不单独服侍味絲搭的病。邻舍家心好的，也原有来相帮照料的人，但是他們不能供給精神上的安慰——这是唯有眞正爱我們的人才能供給的。有一段期間，味絲搭好象很有起色，医生和看护都覺得有希望了，但是后来忽然又一天天衰弱下去。爱莫利医生說她的心脏和腎脏都已經受到影响。

于是到了一个时候，就知死是不能避免的了。医生的面孔很是严肃，看护的說話也很曖昧。珍妮坐立不安，心中不住的祈禱，把一腔欲愿都集中在一点上，但求味絲搭的病能够好，别的什么都不問了。近几年来，这孩子对她是这么亲热的！她能够了解她的母亲。她已开始明白母亲以前的身世。珍妮由于她，也获得了一种比較闊大的責任观念了。她已經明白做好母亲和养孩子的意义。如果雷斯脱不反对，如果她曾經正式跟他結婚，她是愿意再养孩子的。而且，她覺得亏負味絲搭的地方很多，至少須有一种长久快乐的生活方才弥补得她的出身的不名誉。这几年来，珍妮看看女儿长成一个美丽、溫雅而聪明的女子，心里正自快慰，誰知現在她又要死了！爱莫利医生最后从芝加哥請了一个医道中的朋友来，打算和他共同商酌。他的朋友是个老年人，庄严、同情而明达的。他看了后只是搖头。“治法是不錯的，”他說。“她的体质似乎受不住这种病势。有些人的体质是特别容

易生这毛病的。”当时两人診断的結果，都以为三天之内如果沒有轉机，絕命期就不远了。

大家都主張把老实話告訴珍妮，但是珍妮精神上有多么紧張，那是誰也意想不到的。她臉色蒼白，两脚奔走不停，心里但有濃烈的感情，却不能想。她似乎是有意識地跟着味絲搭的变換状态在顫动的。如果她略略有点起色，她就会从自己的生理上感覚着。如果她衰弱下去，她那心情的风雨表也会把那事实显示出来。

跟珍妮的住宅相隔四家，有一个黛維斯夫人，年紀五十左右，身体强健而富于同情。她很了解珍妮的心境，所以自从味絲搭起病以来，她就帮同看护和医生竭力維持着她的心神的常态。

“現在你到房間里去躺一会儿吧，甘夫人，”她看見珍妮在病榻旁边沒奈何地伺候着或者奔来奔去不知所措的时候，就要对她这么說。“什么事情都交給我。我做的事是会同你一样的。上天会祝福于你，我有不知道的嗎？我养过七个孩子，失掉了三个。你想我有什么事情不懂呢？”有一天，珍妮把头靠在她那大而热的肩膀上大哭起来。黛維斯夫人也陪着她哭。“我也知道你心里的苦。現在，怪可怜的，别哭了。你跟我来吧。”她于是領她到卧室里去。

但是珍妮怎么能够长久离开味絲搭呢？她在房間里仍旧覚得不安，仍旧不能休息，一会儿就又回到病人那里去了。有一天半夜里，看护对她說，无論如何那天夜里断不会有什么事，劝她去睡一会儿。珍妮在隔壁房里躺了不过几分鐘，就听見病房中有声响，当即又慌忙起来。那时黛維斯夫人也来了，正同看护低声談論味絲搭的症状。

珍妮听見这声音，心里登时明白。她就急忙赶到女儿房中，

一看女儿面色白得同蜡一般，呼吸微弱，眼睛也閉了。“她現在虛弱得很，”那看护說。黛維斯夫人就拿住珍妮的手。

过了一会儿，穿堂里的鐘敲了一下。看护好几次走到放葯品的桌子边，拿了一块軟棉布蘸点酒精揩抹味絲搭的嘴。及到鐘敲一点半，見那病人的虛弱身体略有动作——原来是一种深沉的叹息声。珍妮急切地扑上前去，可是黛維斯夫人把她拉回来。那看护搶步上前，摆手叫她們退后。原来病人已經停止呼吸了。

黛維斯夫人把珍妮牢牢抓住。“你，你，可怜人，”她低語时，自己也不由得顫抖起来。“这是沒有法儿的。别哭。”

珍妮跪在床边，一把捏住味絲搭尙有微温的手。“啊，不，”她央告道。“不該你去的呀！不該你去的呀！”

“得了，得了，亲爱的，”黛維斯夫人安慰道。“你不能把一切都交給上帝去嗎？你不相信什么事情都是不得已的嗎？”

珍妮那时彷彿覺得大地已經沉落了。一切的維系都断了。她一生的无限黑暗里，什么地方都沒有光明了。

五十九

珍妮自从跟雷斯脫同居海德公园，过着几年舒服的生活，才算把她那种过分忧郁的气氛漸漸消除，如今經这由殘酷命运补充来的一下打击，就又回复当初的状态了。足足經过几个礼拜的工夫，她才能够認明味絲搭已經死。她在她死后一两天內看見的那副憔悴的形容，似乎并不象味絲搭。她那么的快乐和兴致，那么敏捷的动作，那么健康的容光，都到哪里去了呢？都沒有了。就只剩得这个百合花般慘白的軀壳以及一片沉默了。珍

妮已經是无泪可洒，只能感到一种深彻而固执的苦痛罢了。哪里去找一个具有永恒智慧的顧問来把那显明可信的眞理低声告訴她，說人間本无死呢！

麦弗理看护、爱莫利医生、黛維斯夫人，以及邻舍中别的几个人，都是对她极表同情并且极其关心的。黛維斯夫人打电报給雷斯脱，說味絲搭已經死了，但是雷斯脱不在那里，并沒有回音。家里的事情暂时由别人替她料理，因为那时珍妮自己已經不能照管了。她一天到晚只是东走走西走走，看看味絲搭生前所有和所喜爱的东西，这种物在人亡的情景沒有一刻儿不触起她的伤感。她要把味絲搭的遺体运到芝加哥，葬在贖罪者的墓地，因为雷斯脱当初曾經买了一片地在那里。她又要請葛哈德生前常去的那个路德教堂的牧师，在味絲搭下葬的时候来說几句話。棺材未移动之前，在家里也曾举行一点儿仪式。本地监理会的牧师来讀了一段圣經，味絲搭的一群同学来唱过一会儿贊美詩。白色的棺材上头有人送了很多的花来，又經过許多同情的吊唁，这才把味絲搭的尸体拿开。棺材装置妥当，送上火車，最后就交到芝加哥路德教堂的墓地。

当这些事情进行的时候，珍妮都象在做梦一般。她只覺得眩暈，几至于失去感覺。邻舍中有五个人，經黛維斯夫人的請求，竟肯伴送她到芝加哥去。举行葬礼的时候，她眼看着棺材落穴，始終都呆呆的楞着，不发一言。葬礼完毕后，她就回到山烏德，声言在那里住不久了。她要回到芝加哥去住，为的可以跟父亲和女儿相近些。

此后，她就开始想起自己的将来。她虽然沒有做事的必要，但她决計要去找点事做做。她想做看护，以为自己立刻可以开始学起来的。她又想起威廉。他还沒有結婚，或者愿意来跟她同

住。但是她不曉得他住在什么地方，就連巴斯的住址也不知道。她最后决計到店鋪里去找工作。她是天生就不愿意閑着的。她决不能单独住在山烏德，不能叫邻舍家替她担心。她想住在芝加哥旅館里去找工作，或者到贖罪者坟場的附近找一所小房子住住，或者可以减輕她的悲伤。她又想去領个无家的孩子来养养。她知道芝加哥的孤儿院里是有这种孩子的。

味絲搭死后約莫三个礼拜，雷斯脫和他的夫人回到芝加哥，才发見那第一封信，那个电报，和另外一个报告味絲搭已死的条子。他得这消息，也的确伤心得很，因为他对于那孩子是有眞爱情的。他又替珍妮伤心，因而告訴夫人，說他要去看她一趟。他不知道她此后怎么样才好。她是不能单独过活的。或者他可以去帮她想点法儿。他就坐火車到山烏德，但是珍妮已經住到芝加哥的脫累蒙旅館去了。他就又赶到旅館，剛巧珍妮到女儿坟上去了，及到第二次再去，方才碰到她。当侍者把名片交給她的时候，她頓然感着一陣感情的冲动，比往常見他时加倍强烈，因为她那时更加需要他了。

雷斯脫虽然是燕尔新婚，又值他的財富、权力和尊严都已經恢复，但对于已往的事情还是有时候要想到的。他原来那种对自己怀疑和不满意的感情，始終都沒有完全消失。他虽然知道珍妮的生活很舒服，也仍旧覺得不安，因为他很明白她的問題不在金錢上。她所热望的乃是爱情。沒有爱情，她就要象一只沒舵的孤舟飘在无边的大海上，这是他知道的。她需要他，而他知道自己的慈悲心腸不能胜过自保的意識和物質的欲求，因而覺得很慚愧。这一天，他乘电梯到她房間里去的时候，心里着实覺得难过，但也明知事情无可挽救了。他是自始至終不能辞咎的，

起初就不該去勾搭她，而又不能庇护她到底。好吧，現在是无法的了。他現在所能做的，就只有待她公道些，去跟她商量办法，而把他的最好的同情和指导給她而已。

“喂，珍妮，”当她把門开开的时候，他就这样亲昵的叫她，同时他就瞥見死和痛楚在她身上造成的痕迹。她已經瘦了許多，面上憔悴无血色，眼眶子已經深深的陷入。“我很替味絲搭悲痛，”他有点儿笨拙的說道。“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这是自从味絲搭死后——其实是自从雷斯脫离开后——第一句对她有点儿价值的安慰話。她覺得他是来表示同情的，一时却說不出話来。眼泪涌出她的眼眶，流下她的面頰。

“别哭，珍妮，”他摟抱着她，把她的头放在自己肩膀上說。“我很难过。以前有許多事情我都覺得难过，現在都沒有法子挽救了。現在这桩事情当然更使我伤心。你把她葬在什么地方？”

“爸爸旁边，”她嗚咽着說。

“太糟了，”他說了这声，仍旧默默的把她摟着。最后珍妮才鎮定下来，就离开他的怀抱，拿手帕擦干眼泪，請他坐下来。

“我眞难过，”他繼續說，“偏偏我又不在芝加哥。要是我沒有出門，你也不至于独个人担这惊吓。我想你現在不愿意再住山烏德了吧？”

“我不能了，雷斯脫，”她答道。“我受不住了。”

“那末你打算到哪里去？”

“哦，連我自己还不知道呢。我不好再在那里攪扰别人。我想到哪里去找个小房子，領个孩子来养养，或者找点事儿做做。我不愿意独个人住着。”

“这个主意不坏，”他說，“去領个孩子这主意。有个孩子就不寂寞了。你知道怎样領法嗎？”

“就去向孤儿院里要一个去，是不是？”

“我想沒有这么簡单吧，”他沉思地答道。“我想总有一个规矩的，我可也不知道怎么个办法。大概他們总要有个法子可以管得着那个孩子。你不如同华生商量一下，叫他帮帮你的忙。你自己只消把孩子挑好，其余的事情都交他办就是了。我去同他說去。”

雷斯脫看出她非常需要伴儿。“你的兄弟乔其在哪里？”他問道。

“他在罗乞斯脫，可是他不能来的。巴斯說他已經結婚了，”她补充說。

“你家里人再沒有一个能来跟你同住嗎？”

“我也許可以去找威廉来，可是我不知道他的住址。”

“你如果要在芝加哥住的話，为什么不到杰克孙公园西边新馬路上找找房子看呢？”他建議道。“我看見那边有些美丽的小房子。你用不着买。只消租下来住着，看你滿意不滿意。”

珍妮覺得这建議很好，就因为这是雷斯脫給她的。他对于她的事情这样关心，她覺得很感激。他到底还不是同她完全分离。他仍旧有点儿关心她的。她因問起他的夫人可好，旅行是否快乐，以及他将来是否住在芝加哥等等的話。在这一段时間里，他总覺得自己对珍妮实在負心。他走到窗口，俯瞰下面的第尔蓬街，那車馬往来的世界就吸住了他的注意。川流不息的車輛，匆匆来去的行人，象一个迷陣似的。他凝望之間，不覺时光忽忽的过去。一会儿天色漸黑，这里那里的灯火陆續出現了。

“我有几句話要对你講，珍妮，”雷斯脫最后从出神的状态里醒覺过来說。“你我現在經过这許多变故之后，你大概要覺得我这人有些奇特，可是我仍旧是关心你的，不过看起来好象奇特罢

了。自从我离开你，我一徑都想到你。我想离开你是有好处的，是事势造成的。我又想自己很喜欢螺底，可以跟她結婚。从某一个观点看，这件事情似乎直到現在还是不錯的，但是我并不比从前快乐些。我将来即使快乐，也总不过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那末可見在这事件里，关系重要的分明不是我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境，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我不知道你明白不明白我所要說明的意思，总之我們大家多少都属一种走卒的性質。我們都象棋子一般受着环境的驅使，而那环境是我們所不能支配的。”

“我懂得，雷斯脫，”她答道。“我并不是怨你。我知道这是不得已的。”

“講到归根，人生多少带点滑稽剧的性質，”他有些沉痛地繼續說道。“这是一种愚蠢的戏剧。我們所能做的，至多只能保全自己这个人。要想人生无缺陷，好象是沒有这回事。”

珍妮不十分懂得他这話，但她知道他总是說他对于自己不能完全滿意并且对她抱歉的意思。

“你別替我担忧，雷斯脫，”她安慰道。“我是沒有什么的；我仍旧可以过日子。要过这种孤独的生活，暫时原好象是可怕的。現在我也覺得沒有什么了。我可以过下去的。”

“我要你覺得我的态度并沒有改变，”他急切地繼續說。“你的事情我仍旧是关心的。甘——螺底也能够諒解。她很知道我的感情。等你找定了地方，我再来看你。我过几天就会来的。你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过的，是不是？”

“是的，我知道，”她說。

他拿住她的手，在他自己手里同情地捏了一回。“你别焦心，”他說。“我不愿意你焦心。我总尽我的力量就是了。你仍旧是我的珍妮，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原对你不起，不过我还不至

于坏到十分。"

"好了，雷斯脱。我但愿你这样干下去。这是不得已的事情。你大概总能快乐的，自从你——"

"哦，珍妮，"他打断了她的話，这才很亲热地捏捏她的手，她的胳膊和她的肩膀。"你肯看旧日的情份跟我亲个嘴嗎？"他微笑道。

她就两只手攀住他的肩膀，眼睛看着他的眼睛，跟他亲起吻来。他們的嘴唇一經相接触，她就不由得顫抖起来，雷斯脱也有些站立不稳。珍妮看出了他的震动，想要說話一时說不出来。

"你早些去吧，"她最后坚决地說道。"天色快要黑了。"

他就走开了，心里却恨不得留在那里，因为她仍旧是他所心爱的一个女人。珍妮呢，虽然知道分离已成定局，却也覺得有些安慰。她对于这事件中的道德和倫理的葛藤，并不要尝試去解釋或整理。她不象有許多人試想把海洋納入一个茶杯，或是把这迁流无定的宇宙用一束所謂法則的繩索来扎縛。雷斯脱是仍旧喜欢她的。他又喜欢嫘底。那也沒有什么。她当初原曾希望他只要她一个。現在他既不能这样，他的爱情就不値得什么了嗎？关于这問題，她不能想，也不能感。而他也是这样的。

六十

此后經过五年的时間，雷斯脱和珍妮就愈加疏远了。起初在脫累蒙旅館会过几次面，好象他們还可以恢复旧时的关系，哪知后来双方都在各人自己的境界里根深柢固起来，以致这旧时的关系終于不能恢复。雷斯脱所处的境地，适在社交和商业事务的最忙迫处；他所走的道路，都是珍妮那种喜欢隐退的心灵从

来想望不到的。珍妮自己呢，正在过着一种安静幽閑的生活。南区杰克孙公园附近一带幽静地面有一所朴素的小房子，她和一个領养的孩子隐居在里边。那是一个栗色头发的女孩子，她从孤儿西院領来做自己唯一的伴侣的。在这里，她自称为施篤佛夫人，因为她覺得不姓甘的好。雷斯脫两夫妇当在芝加哥的时候，住的是湖濱馬路一所美丽的巨邸，这其中茶会、跳舞会和宴会紧接着举行，有时竟象放焰火似的連續不断。

不过雷斯脫本人是愛好安静而舒服的生活的。他因熟人太多，有时不得不把有些可疑的、太熟的、淡漠的或是多話的朋友去掉几个，暂不同他們往来。他一身担任着西部九个最重要的金融商业組織——就是辛辛那提联合拖拉机公司、西部制鉄公司、联合車輛公司、芝加哥第二国家銀行、辛辛那提第一国家銀行以及其他几个同样重要的公司——的經理，有几处还兼理事会的主席。他对于联合車輛公司的事务从来不亲自經手，总叫他的律师华生去代表，但对事务的进行仍旧非常关心。他跟他哥哥罗伯脫已經有七年沒有見面說过話。伊木眞虽然住在芝加哥，他也三年沒有見过她。至于露意絲，阿弥，和她們的丈夫，以及她們几个最亲密的朋友，那就簡直是陌生人一般了。奈脫·启脫雷·奥白蓮的联合事务所，也跟他的事情絕对不发生关系。

实情是因雷斯脫对于人生已經不但有点儿冷漠，并且逐漸形成一种批判的人生观了。他到底想不出人生究竟是为着什么。他知道在遙远的年代里曾經发生一件奇异的事情。当这事情以进化的形式开始时，天地間本来只有一种微渺的細胞組織，后来分明因分裂而繁殖，又和其他細胞相結合，漸漸組成了物体，組成了魚类、兽类、鳥类种种奇异的形状，而終于組成了人。人，象他那样，本来是由自动組織的細胞組成的，但如今象他那样，却

要跟别的人联合組織起来，借以求得舒适，进行种种态相的生活。为什么的呢？只有天曉得。他如今在这里，秉受着一个特殊的脑筋，和一定分量的才具，并且承襲了一定数量的財富，这是他不相信自己值得享有的，只因有幸运才获得的。但他看看别人，也不能就說他們应該享有，因为他的使用財富，也是跟别人一样愼重、一样不浪費、一样实事求是的。他也許是生而貧穷，那末他就又該跟那个别人一样的知足。所以他为什么要抱怨，要担忧，要空想呢？无論他愿意不愿意，世界总是要按照它自己的志愿向前进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那末他还有煩悶的必要嗎？沒有的。他有时幻想，以为当初大可不必有这人类的世界。詩人所謂“那神圣的曠古事件”在他是覺得沒有一点事实做根据的。甘夫人也差不多抱着同样的意見。

珍妮那时带着养女蔷薇住在南区，却不曾对于人生的意义构成什么确定的結論。她沒有象雷斯脫夫妇那样推理的能力。她見識得很多，吃苦也不少，而且也浏覽过一些書本。她从来不能把握各种专門知識的意义。在她脑子里，不象在雷斯脫夫妇脑子里那样，历史、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地質学、社会学等等，都不覚其为固定的知識部門。她只感覚着世界是用一种奇异的、无常的样式在行动的，分明誰都不能明确知道它究竟为着什么。人們生了又死了。有些人相信世界是六千年前造成的；有些人却說它已經有几百万年的寿命。这都是盲目的机会嗎？或者是有一种智慧——一个神——主宰其間的呢？她虽然想不相信，却总覺得一定有一种东西——一种較高的力造成这一切美的事物——花、星、树、草。自然是这么美的！人生有时虽然似乎太殘酷，自然的美却是始終不变的。这样的思想頗能使她安慰；她当孤寂无聊的时候，就拿这种思想来排悶。

前面已經說过，珍妮是天生喜欢勤劳的。虽然她做事的时候也仍旧不住要想，却总喜欢找点事儿做做。这几年来，她的身体已經发胖，但并非臃肿不堪，虽然肥硕而仍合度的，面上也并沒有因多愁而起皺紋。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动人的。她的头发仍旧是富丽的褐色，却已經略有几絲灰白了。她的邻人都說她脾气好，很仁厚，很好客。他們都不知道她的历史，只知道她从前住过山烏德，再从前住过克利夫兰。她对自己已往的身世是諱莫如深的。

珍妮因天生喜欢服侍病人，所以曾經一度幻想要去当看护。但她不得不把这主意打消，因为她后来发見看护只要青年女子充当的。她又曾經想到慈善机关去服务，但她对于当时很流行的所謂只可帮助那些能自助者的学說，实在不解所以然。她只相信助人是好的，至于那求助于人的人的資格，她却不愿去查問，因此，她屢次向慈善机关去探問，虽未遭其呵責，却都受着淡漠的待遇。她最后決計为薔薇起見，再去領个孩子来，結果是領到一个四岁的男孩子，就把他取名亨利·施篤佛。她的贍养費是稳当的，因为她的收入由一个信托公司付給她。她不想拿錢去做投机的事业，或是去做渺茫的买卖。养花，教孩子，料理家事，已經够她操心了。

自从这分离事件确定以后，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就是关于罗伯脫和雷斯脫两个人的关系，原来从宣讀遺囑那一天起，他兄弟俩就从来沒有見过面。罗伯脫是常常想起他的兄弟的。他从雷斯脫跟珍妮分离以来，一徑都注意着他的行动。他在报紙上看見他跟基拉特夫人結婚的消息，心里覺得很高兴，因为他一徑以为她是他兄弟的理想的伴侶。自从父亲决定了态度，自从他自己用特别手腕攫得甘氏公司的管理权，他就从种种地方看出兄

弟对他不满了。但又覺得他們在心理上始終都不怎么样隔絕，至少在营业意見上是不隔絕的。而且如今雷斯脫自己已經繁荣，他就乐得对他慷慨，乐得对他表示好感了。况且他对于兄弟本来就沒有恶意，向来都是尽心竭力促他覺悟的。如果他們能言归于好，彼此得益的地方一定很多。他因此时时猜測，不知雷斯脫究竟有沒有意思要跟他和好。

过了些时，有一天他在芝加哥，故意叫他同車的朋友把車放到北岸，要去看看雷斯脫所居的巨邸。原来他听别人的报告，早巳知道这巨邸的所在了。

及到那里一看，他就立刻感触着当年甘氏老家的那种空气。原来雷斯脫把那房子买过来之后，曾經自己改造过一番，一边造起座花房，頗象辛辛那提老家的旧制。就在那天晚上，罗伯脫写信給雷斯脫，請他同在友联俱乐部吃飯。信上說他一两天就要走，盼望在这期間跟他見一面。又說多年不見，不免难以为情，但有一个提議，务必要同他面談。日期定在禮拜四，来否要他先給个回音。

雷斯脫接到这封信，頓时蹙起眉头，落入一种冥想。他父亲給他的那个深創，他是始終沒有治愈过的。罗伯脫当初那么断然的把他弃絕，他至今未能釋然。他現在已經明白哥哥当时的利害关系原是很大的，但他到底該顧点兄弟的情分。如果自己当时居他的地位，就不会用那样的手段，至少是要希望不用的。如今，罗伯脫却要見他，怎么对付呢？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想把这信置之不复。后来又想复信去回絕。但他忽然起了一种好奇心，想要跟罗伯脫見一見面，看他到底說些什么，有什么事情要向他提議。因此，他就决計回信答应去了。他想这是沒有害处的。他却明知道見一見面也不会有

什么結果。他們也許可以同意，把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銷，但是損害已經造成，无法可以弥补了。一口补起来的破碗能說是完整的嗎？也許能叫做完整，但到底有什么用处呢？这不是破了而后补的嗎？这样想了过后，他就写信通知他愿去。

到礼拜四那天，罗伯脫又从公会堂打电話給他提醒那个約会。雷斯脫好奇地听着他的声音。“好吧，”他說，“我会来的。”正午的时候，他就来到市中，在友联俱乐部的特别室里两兄弟重新見面了。罗伯脫已經比上次見面时瘦了一点，头发也有点白了。他的眼睛仍旧光輝而鋒利，可是两角都有了縐紋。他的举止行动是敏捷的，精明的，剛劲的。雷斯脫则显然另属一个典型——是坚实的，粗率的，淡漠的。近来人都說雷斯脫有些近乎冷酷了。罗伯脫那双敏銳的藍眼睛絲毫不能打动他，不能引起他对任何方面的感动。他看他的哥哥还是跟从前一样，因为他是具有較闊大的哲学眼光的。罗伯脫却看不准雷斯脫究竟怎么样。他窺测不出他这几年来究竟有过怎样的变化，但是覺得他不知什么緣故幷不見蒼老，反而变結实起来，气色也很好，象似一个人覺得生活很滿足的样子。雷斯脫用一种敏銳而固定的眼光看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却須把眼光略略移动，因为他心里覺得不很安貼。他覺得雷斯脫向来有的那种心力和勇气都幷沒有丧失。

“我想我很高兴跟你再見見面，雷斯脫，”他們照例握了一回手之后，罗伯脫就这么开口。“我們是多年不見了——差不多要有八年了，是不是？”

“差不多有了，”雷斯脫答道。“你一向都好？”

“也不过如此。我看你很好吧。”

“一向沒有病，”雷斯脫答道。“偶尔有点小感冒罢了。因为

我一經上床睡覚，就什么心事都沒有的。嫂子可好？”

“哦，馬加略很好。”

“孩子們呢？”

“拉尔夫和柏倫尼斯自从結婚以后就很少見面，其他的孩子是常在一起的。我想弟妇也总很好，”他躊躇着說道。这是罗伯脫很难措辞的地方。

雷斯脫表情不变的看了看他。

“是的，”他答道。“她向来都很健康，現在也很好。”

此后，他就問起营业的情形，以及阿弥、露意絲和伊木眞的消息。他坦白說他近来沒有看見她們，也沒有接到她們的信。罗伯脫就把她們的住址告訴他。

“我此番有一件跟你有关系的事情要告訴你，雷斯脫，”罗伯脫最后說道，“就是关于西部制鉄公司的事。我知道你現在幷不亲自到那里去当經理，却是叫你的律师华生去代表的。华生的确是一个好人。管理上也还不錯，我們都知道的。可是我們如果要公司賺錢，应該有个实际制鋼家去做領袖。我的股权向来都跟你一致投票的，因为我覚得华生的提議很对。他贊成我的意思，認为里面有改組的必要。現在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把罗西脫的寡妇那七十股去买过来。再加上你我自己現有的股权，我們就不难操縱那公司的事务。虽然你我一家人沒有分别，但我愿意把那七十股讓給你去买。将来你高兴放誰去做总理，我們就可把那公司弄好起来。”

雷斯脫微微一笑。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議。华生曾經告訴他，說罗伯脫一心想要同他合作。他也早知罗伯脫是要同他和解的。現在这值得一百五十万左右的財产支配权，就是罗伯脫要向自己求和的証据了。

"你眞好心，"雷斯脫庄严地說。"你太慷慨了。可是你怎么会想起这事来的？"

"这个嗎，老实对你說吧，雷斯脫，"罗伯脫答道。"我对于那遺嘱的事件是始終覺得不对的。后来又发生你辞职的事件，以及別的几件事，我都覺得过意不去。我并不是高兴旧事重提——你已經微笑过了——可是我不能不把心里的感情告訴你。当时我是抱着很大的野心的。当父亲死的那个时候，我正有野心要把这联合公司的計划实現起来，但我恐怕你不愿意。我以后也想不应該这么做，但是已經无法挽回了。我猜你对于这些过去的事情也不愿再听了吧。至于現在这件事——"

"那是用来賠补以前的过失的，"雷斯脫安靜地插进来說。

"倒也不完全如此，雷斯脫——虽然里面也許有点这种用意。我知道現在这些事情在你是沒有多大关系的了。我知道做事情的时候是在几年之前，不是現在。可是我想你对于这个提議总还不是沒有兴趣。它的作用并不单在它本身，也許可以发生别的作用的。坦白說吧，我希望这个提議可以弥縫你我的感情。因为你我毕竟是兄弟。"

"是的，"雷斯脫道，"你我是兄弟。"

他說这話时，心想事情实在滑稽得很。从前的时候，这所謂兄弟的意識是值得什么的呢？实际上，他所以会有目前的处境，都是罗伯脫逼成的，虽然現在吃苦的只是珍妮一个人，他却也不由得心怀憤怒。罗伯脫原不想截断他父亲給他的四分之一的財产，但他确乎不曾帮助他去取得，而如今罗伯脫却想用这提議来弥縫感情了。这不免使他——雷斯脫——覺得有点伤心。这不免使他有点恼怒。他覺得人生确是奇怪的。

"我可还不明白，罗伯脫，"他最后坚决地說道。"我很明白

你这提議的动机是可感激的。我却不明白我所以应該接受的道理。你的机会是你的机会。我不要你讓給我。你如果把那七十股买过来，就可以照你的意思去改組。我現在反正已經够富的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起。我很愿意时时跟你談談。你所要的不过如此。至于現在这个提議，只不过是用来胶合旧創痕的羹汁罢了。你所要的是我的友誼，这是我一向都愿意給你的。我对于你并沒有任何的怨恨。不会有的。”

罗伯脫呆呆的看着他，臉上露出一点儿微笑。无論雷斯脫以前对他的态度怎么样，現在对他的态度怎么样，他总不由得不佩服他。

“你方才說的話，我不能不說是对的，”他最后承認道：“不过我这提議并非出于卑鄙的动机。我只要弥縫你我两人的感情。好吧，現在不談这事了。你不久就要到辛辛那提去嗎？”

“我想不見得去，”雷斯脫答道。

“你要去的話，希望你到我們那里去住。弟妇也同来。我們可以談談从前的事情。”

雷斯脫現出一种曖昧的微笑。

“我很高兴来的，”他不动感情地說。但他記起珍妮的时代，情形是不同的。他們是决不肯因她而屈辱自己的地位的。“好吧，”他想，“也許我不能責怪他們。随它去吧。”

他們又談了些别的事情。最后，雷斯脫記起另外有約会。“我該走了，”他看着表說。

“我也該走了，”罗伯脫說。哥儿俩就都站了起来。“好吧，”他走到衣物間的时候又說，“无論如何，咱們将来总不会同陌路人一般相待的，是不是？”

“当然不会的，”雷斯脫說。“我常常会去看你的。”說着，他

們就握了手，很亲睦的作别了。当罗伯脱看着他兄弟匆匆走去时，他心中感着一种歉仄和懊悔。雷斯脱是有能干的。那末为什么在珍妮未出現之前他們感情上就已发生齟齬呢？他于是又記起他缺乏所謂“詭巧的手段”。他是沒有詭巧的，因而不是阴險的。“这是怎么个世界啊？”他想。

雷斯脱一路走去，也想着他兄弟的关系，覚得自己对于哥哥略有一点反对的意識，却又并不是沒有同情。他覚得他沒有什么特别的坏处，和一般人并沒有两样。那末为什么要批評他呢？倘如自己居罗伯脱的地位又怎么样呢？罗伯脱現在仍旧很好。他自己也很好。至于他当初为什么会做牺牲，他哥哥为什么会保全巨大的财产，他現在也都看透了。“世界本来就是如此的，”他想。“那末我又何必懊恼呢？我現在也頗可以过活。这种事情还去想它做什么呢？”

六十一

按照向来所謂天命，或者按照那假定的圣經公式，一个人的寿命通常只有七十岁。这个公式已因口口相傳而深深刻入人类的意識，所以似乎已成一种极精微的眞理了。事实上，一个人虽存一种必死的幻覚，組織上却能活到他的成熟期的五倍那么久，而且他如果知道精神可以长存，年寿本来虛幻，那末他是可以不死的。然而这种不知由什么物质主义的梦里出来的人类意識，却要繼續存在着，于是人的死亡就按照这个可怕的数学公式而日有所記录了。

雷斯脱就是相信这个公式的一个人。他現在已經将近六十了。他因而想起自己最多也不过再活二十年，或者还活不到那

么久。好吧，他的一生是舒服的。他覺得自己沒有可以怨尤的地方。如果死要来的話，就讓它来吧。他是随时都准备着的。他决沒有怨尤，沒有抵抗。人生从許多方面看起来，反正不过是一場愚蠢的戏剧。

他承認人生大部分都是幻覚——这是很容易証明的。有时候，他还疑心它全部都是幻覚。他所不得認为眞实的，只是他日常所接触的种种实質的事务——来往交际的人，理事会的会議，計划这样那样的个人和机构，以至他夫人的种种社交任务。螺底所以爱他，就因他是一种漂亮的灰色哲学家。她也跟当初珍妮一样，佩服他在煩恼面前那种强硬、坚决、而漠然的态度。无論幸运或不幸运的遭际，对于雷斯脫都不能显然的激动他或是扰乱他。他从来都沒有吃过惊吓。他如果心有所信，心有所感，就再也不会动搖，有时受情勢的逼迫而不得不放弃，但是信心仍旧坚定的。他有一个信条，就是"跟事实对面"，所以他生平所做的事都无非是实踐这个信条，都无非是奋斗。他一經受到欺凌，就馬上要起来奋斗，但他一斗起来就只能是頑强的，抗拒性的。他的計划就是要同那欺凌他的力量抵抗到底。如果他終于讓步，也一定要等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至于他对不讓步的态度，是始終認为有价值的。

他的人生观始終属于物質主义，以求舒服为基础，所以他生平凡事都力求尽美尽善。家庭用具稍稍有点儿陈旧，他就要撤换它，卖掉它，重新再来鋪設。出外旅行，也务必旅資充裕，不愿受一点儿委屈。他不喜欢跟人家辯論，不喜欢无謂的閑談，不喜欢他所謂愚蠢的空論。誰要跟他談話，只能談有趣味的題目，否則他就不愿談。螺底很能了解他。早上起来，她常要托托他的下巴頦儿，或者双手捧住他那坚实的脑袋，同他开玩笑，說他是

一种野兽，不过是一种很漂亮的野兽。“是的，是的，”他就咕噥着說。“我知道的。我的确是一种动物，我想。你的思想是輕灵得如同天使一般的。”

“哦，你瞎說！”她就要覺得难为情起来；原来他的說話虽然不是存心挖苦人，却有时跟刀一般的鋒利。然后他又要对她表示一点疼爱的意思，因为他心里明白，她为人虽然心气剛强，却多少有点要依靠他的。她也十分明白他尽可以无須她。但他恐怕她难过，竭力把这心情掩飾掉，故意装出自己少她不了的样儿，而事实上，显然他是很容易撇掉她的。現在，嫘底确实是依靠雷斯脫了。因为在这种动搖不定的世界里，能得这么熊一般的一个坚定果决的男子跟她相伴，那是不无意义的。这就譬如黑暗之中靠近一盞温暖的明灯，或是寒冷之中靠近一爐熊熊的旺火。雷斯脫是什么都不怕的。他覺得自己知道应該怎样生，应該怎样死。

象这样一种气质，自然处处地方都要有它的实质的、具体的表現。他旣把一切財政权操在手中，所执有的又都是大公司的股票，自然有經理人会替他尽力經营，他因而頗有生活的余暇。他同嫘底常常喜欢到美国和欧洲各处海水浴場去游覽。他不时也要賭賭錢，覺得把錢放在一个輪盘或是一顆彈子上去冒險，实在是頗可消遣的。他的酒兴也漸漸增高起来，但并不如酒徒那样的酗酒，只不过酬酢之际显得兴致好而已。他非貴品不进口，即或得不到醇美的威士忌，也总少不得香檳、白兰地，或者貴重的白葡萄酒。他不飲則已，飲必非巨量不能过瘾，而食量也能相称。东西要不是上品，你就不必送給他，湯呀，魚呀，冷盘呀，燒烤呀，野味呀，点心呀，色色都要精美。他又一向以为厨师长是非出重价雇来不可的。他家里曾經找到一个名师，叫路易·貝尔多，曾在某一匹头大王家里做过的。他要求雷斯脫每礼拜給

他一百元，但他对于任何問題的答案都只說他自己只能活这一輩子，因此无論怎样貴法也不嫌貴了。

他这态度中有一种毛病，就在他不肯去整理事情，不肯去求事情的进步，只讓一切事情向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任意迁流下去。假如他当初跟珍妮結婚，接受那每年万元的收入，他也就会把那样的生活方式維持下去。他就会对社交界始終抱着冷漠的态度，就会只同少数意气相投的人往来往来，而珍妮也始終不能有現在这样的生活。

至于他們現在的生活，却曾有过一种变化，那是因他們迁居紐約而起的。原来甘夫人跟东部名流帮中有一班时髦女人成了知己，她們都劝她搬到紐約去換換空气。她到紐約之后，就在馬的孙馬路邻近的七十八条街上租了一所房子。她在那里完全换了一套新排場，仿英国的样式用起全班制服的仆役，并且把各房間按节令布置起来。雷斯脫对于她这样爱好虛荣和鋪排，只是微笑而已。

“你是常常談平民主义的，”他有一天埋怨道。“我看你的平民主义也跟我的宗教一样，簡直就是沒有罢了。”

“怎么，你这是什么話！”她否認道。“我是平民主义的。我們大家都过着阶級的生活。你也是这样。我也不过采用这局势中的邏輯罢了。”

“是你祖老太太的邏輯吧！你以为一个穿紅制服的仆役长和司閽人也属一种必要嗎？”

“我确实以为如此，”她应道。“也許不一定要叫做一种必要，可一定是一种精神。你为什么要同我鬧呢？你自己不是事事都要求完备，有一点缺点就要鬧的嗎？”

“我几时同你鬧过？”

"哦，我不是說你眞鬧。可是你事事都求完备——我也不过是表現我們的精神罢了，你总知道的。"

"我也許知道，可是跟你的平民主义有什么相干呢？"

"我是平民主义的。我决然要这么說。我在精神上是同任何女人一样平民主义的。只不过我喜欢实事求是，也只为图个舒服，跟你正是一样的。我的心象一所玻璃房子，你可别拿石头来砸它，我的老爷。至于你心里的一切行动，我是看得剔透玲瓏的。"

"我是平民主义的，你是不平民主义的，"他故意这样的撩撥她；但他实在是对于她的一切举动无不贊成的。他有时幻想，她处理她的世界，实在优于自己处理自己的世界。

他过着这种閑蕩的生活，終日除吃喝之外无所事事，就是到各处旅行，也很安閑舒适，不用費一点儿力，又沒有任何的运动，于是乎他的身体終于从一种强旺活潑而均衡的組織变成一种每个重要机能都粘着多余物質的組織了。他的肝脏、腎脏、脾脏、胰脏——事实上每个脏腑——都因过度辛劳而不足以維持消化和排泄的程序了。在过去七年当中，他的身体已經重到很不舒服的程度。他的腎脏已經衰弱，脑血管也衰弱了。如果食品适宜，运动得当，心境舒适，他是可以活到八九十岁的。而事实上，他却把自己糟蹋成为一种极坏的体質，即使有一点小毛病也要发生危險了。因为这样的結果是不能避免的，而事实上也果然来了。

病的起因是这样的。他和嫘底曾有一次加入朋友的团体去游北极角。他因有重要事务，决計十一月下旬回到芝加哥，約定夫人在圣誕假日以前和他在紐約相会。他預先写信給华生，叫他在芝加哥等他，并且替他在公会堂里定房間，因为他打算久住紐約，已經在两年前把芝加哥的住宅卖掉了。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他把事务料理清楚之后，就覺得有点不适，当即請医生来看，說他是肠内着了凉。这病的症候，寻常总是血液和其他一部分器官都要呈衰弱状态。他当时覺得很苦痛，医生就把寻常的治疗法施行起来。先用紅法兰絨敷着芥末来包扎，同时服用特效葯。他暫时覺得好些，可是不知为什么，仿佛危險就要临头似的。他叫华生打海底电报給他夫人，不說病势严重，就只說他有病。又特雇一个有过訓練的看护来，又叫一个仆人守住門口，以防一切的吵鬧。媒底是分明不能在三个礼拜以内赶到芝加哥的。他就仿佛覺得自己不能跟她見面了。

稀奇得很，他这时候一徑都想着珍妮，这不但因为他当时是在芝加哥，却也因为他精神上始終沒有跟她离开过。他得病之先，本来想把事情料理清楚就去看她的。他曾經向华生問起她的近状，华生报告她一切都好，說她的生活很安靜，幷且很健康。現在他病了，就很想見她一見。

后来一天天的过去，病却沒有起色，他想見她的意思就愈加迫切起来。他时时覺着絞一般的腹痛，仿佛內脏打起結来一般；痛过一陣，就覺得非常虛弱。有好几次，医生用古加因打进去替他止痛。

經过这样的几陣剧痛之后，他就把华生叫到身边，要他先把看护差开去，这才对他說道："华生，我想托你一件事。你去替我問問施篤佛夫人，肯不肯到我这里来一趟。我想你最好是带她同来。你叫看护和科佐（就是那个跟班）今天下午不要来，或者她在这里的时候暫时避一避。不管她什么时候到，馬上就叫她进来。"

华生懂得了。他很贊成雷斯脫的这一举动。他很代珍妮伤心，也代雷斯脫伤心。他以为大家如果知道这样一位有名人物

曾經有过这样一段浪漫史，正不知要有怎样的感想呢。雷斯脱是待华生很好的。华生是靠雷斯脱得意的。所以他差他无論做什么事情，他决无不乐从之理。

他就雇了一輛馬車，赶到珍妮的住宅。珍妮正在澆花，見他突如其来，臉上現出惊异的神色。

“我是带着一桩为难的差使来的，施篤佛夫人，”他用她的假名字叫道。“你的——就是甘先生在公会堂里病得很厉害。他的夫人現在欧洲，他叫我来問你肯不肯去一趟。他叫我跟你一同去，如果可能的話。現在你能跟我去嗎？”

“哦，可以的，”珍妮說时臉上現出沉思的样子。那时两个孩子都在学校里。一个管家的瑞士老太婆是在厨房里。她原是去得成的。但是她忽然想起前些时的一个梦来。她梦見自己仿佛是在一片黑暗而神秘的水里，水上罩着一团又象烟又象雾的东西。她先听見那水微微的响动，一会儿就見四周的黑影里現出一只船来。那是一只很小的船，旁边沒有桨，也不見它移动，船中坐着她的母亲和味絲搭，还有一个人却辨不清楚。她母亲的臉蒼白而悲慘，跟生前常常看見的一般。她很庄严而同情地把珍妮看看，忽然珍妮認出还有一个人就是雷斯脱。他很阴郁地看着珍妮，这种表情是她从来不曾見他有过的。一会儿，她母亲就提醒道，“好吧，咱們該走了。”于是那小船开始移动，珍妮当时感到一种难舍难分的悲痛，就大叫道，“哦，不要离开我啊，媽！”

但她母亲只用她那悲慘而沉着的眼光把她看了看，那小船就不見了。

她一惊而醒，幻想雷斯脱仿佛在她身边。她伸出手去摸摸他的胳膊，摸了个空，就在黑暗里坐了起来，擦擦眼睛，才知自己只是独个人在那里。她当时满腹惊疑，过了两天也还排遣不开

去。現在她已經忘記这件事了，及等华生送来这不祥的消息，才又使她想起。

当时她进去穿了衣服，等到出来，神色上現出非常慌乱的样子。可是她的相貌仍旧很动人，依然是个衣衫齐楚、温柔姣好的女子。她在精神上是始終沒有跟雷斯脫分离过的，也同雷斯脫对她一样。她虽然孤身独处，思想上却一徑不忘雷斯脫，无异当初同居的日子。她所最不能忘的，就是他在克利夫兰初次向她調情的时候——就是他同野蛮人一般把她劫持而去的时候。現在，她一心只想自己能够替他再尽几分力。因为这次的喚召，固然使她惊駭非常，同时却是一个很好的証据。他是愛她的，他毕竟是愛她的。

馬車匆匆駛过长沓的街道，进入烟尘弥漫的市中区。一会儿到达公会堂，珍妮就被伴送到雷斯脫的房間里。华生一路来非常謹愼。他沒有說什么話，只讓珍妮独个人冥想。她經过許多年的隐居生活，如今走进这个大旅館里来，已覺有点羞怯了。她一进房中，就用一双充满同情的大眼睛向雷斯脫看去。他用两个枕头支着躺在那儿，他那向来盖着深褐色头发的脑袋，現在已經微微有点灰白了。他用他含着智慧的眼睛好奇地看了看她，虽然眼神有些儿疲倦，却閃出了同情和愛情的光。珍妮看見这神情，禁不住一陣酸楚。他那瘦削而蒼白的臉直同一把刀似的刺痛了她。她就拿住他伸在被外的手，紧紧捏着。她又弯下身去亲他的嘴唇。

"我很难过，雷斯脫，"她喃喃的說道。"我很难过。可是你的病并不怎么沉重，是不是？你是一定会好的，雷斯脫——而且馬上就会好的！"說着，她輕輕地拍拍他的手。

"是的，珍妮，可是我实在对你不起，"他說。"我覺得这桩事

情做錯了。我心里始終都不能安貼。可是告訴我，你近来怎么样？”

“哦，还是那样，亲爱的，”她答道。“我很好。你别那么想。你不久也就会安貼了。”

他冷笑了一声。“你这么想嗎？”說着，他搖搖头，因为他自己覚得这是办不到的。“坐下吧，亲爱的，”他接着說，“我倒也并不怎么焦心。我要同你談談。我要你跟我靠近些。”他叹了一口气，把眼睛閉了一会。

她拉了一把椅子，紧靠他床边坐着。她把臉儿向着他，拿住他的手。她覚得他这一次叫她来，是件极可感的事。她眼中流露出同情、爱情和感激交混着的心緒。同时，她又感覚到一种恐惧——看他的神色，病是沉重的了！

“事情是不可料的，”他繼續說。“媒底現在欧洲。我早就想去看你。我此番来就是为此。我們現在住在紐約了，你知道的。我看你的身体結实起来了，珍妮。”

“是的，我快老了，雷斯脫，”她微笑說。

“哦，老不老沒有什么关系，”他呆呆的看着她說。“年紀算不得什么。我們大家都一样。我們的人生观都是这样的。”

他停了一停，眼睛凝視着天花板。腹中一陣微痛使他知道自己用力又太紧張了。象上次那样的剧痛，他已經沒有多回好受了。

“我覚得未去之前总不能不跟你再見一面，”他等陣痛过后能够自由思想的时候就又繼續說。“我早就要对你說明，珍妮，我对于我們这样的分离是不能够滿意的。事实上，这样办法到底也不对。我并不比从前快乐。我是无时不覚抱歉的。早知我的心境这般不能安貼，我就等不到現在才懊悔了。”

“你别那么説吧，”她説着，心上登时浮現出他們当初在一起的一切情景来。直到現在，她才得到他們的眞正結合的一个証据，才知道他們精神上是一向都融洽的。“現在不是也很好嗎？我看离不离沒有什么两样。你待我已經很好了。要叫你失掉財产，我就不能安心了。那样办法是决然不对的。現在这样，我覚得滿意得多。起初原也有点儿难受，亲爱的，可是无論什么事情有时总要覚得难受的。”她停住了。

“不是的，”他説。“这是决然不对的。事情从头就錯了，可不是你的过失。我很抱歉。我早就要对你説了。幸而現在还有这个机会告訴你。”

“别那么説吧，雷斯脫——請你别那么説吧，”她央告道。“現在什么都很好。你用不着抱歉。你沒有什么該抱歉的。你待我一向都很好。怎么，我每回想起——”她停住了，因为她説不下去了。她被爱情和同情所激动而哽咽起来。她捏紧了他的手。她正想起他替她家里人在克利夫兰找房子，想起他待葛哈德的好处，以及其他种种的好处来。

“好吧，我現在話已对你説了，心里就覚得寬暢些了。你是好人，珍妮，現在还肯到我这里来。我是爱你的，現在还是爱你的。你要知道我的心。你看看好象奇怪，但我生平眞正爱的只有你一个人。我們是应該永远不分离的。”

珍妮許久才轉过一口气来。这几句話——这种爱的証据——是她等了这許多年了的。如今听了这番显示他們虽无肉体結合却有精神結合的供状，她就覚得一切都可滿意了。她現在可以称心如意的生活了。她是死也甘心的了。“啊，雷斯脫，”她嗚咽着，捏住他的手。雷斯脫也还捏她的手。暫时的沉默。他这才又开起口来。

"那两个孤儿怎么样了?"他問道。

"哦，他們都很可爱，"她就把两个孩子詳詳細細的形容一番。他听着覚得很舒服，因为她的声音是使他安慰的。她的整个人格都是使他愉快的。后来她到了不能不去的时候，他好象很想留住她。

"要去了嗎，珍妮?"

"我去不去是沒有关系的，雷斯脫，"她道。"我在这里开个房間吧。我只消写个条子給施温生婆子，就沒有事了。"

"何必如此呢?"他道，但她看出他很想要她留在那里，也就不去了。

自从那时起，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她就一步沒有离开过旅館。

六十二

雷斯脫的死是四天以后的事情，在那四天里面，珍妮差不多寸步不离他床边。那雇用的看护得着这个帮手，又可以不寂寞，所以很欢迎她，医生却露出反对的意思。但是雷斯脫非常执拗。"这是我的死呀，"他带着一种惨痛的幽默說道。"我現在要死了，你們难道不能由我怎么死法嗎?"

华生見他这种坚韧不拔的勇气，不由得展出笑容。这样的事情是他从来沒有看見过的。

那几天里，朋友問病的紛至沓来，报紙上也紛紛登載。罗伯脫在报上看見消息，就决計亲自到芝加哥来。伊木眞和她的丈夫也来了，雷斯脫先叫珍妮到自己房間里去，容許他們进房来坐几分鐘。雷斯脫幷沒有多話可說。看护預先警告过他們，不能

跟病人多談。他們走了后，他对珍妮說，“伊木眞变得多了。”此外沒有其他的評論。

雷斯脫死的那天下午，甘夫人正在大西洋船上，离开紐約还有三天的路程。他临終之前，曾想要帮珍妮一点忙，可是他終于想不出方法。再多給她錢，当然是沒有用的。因为她并不要錢。他最后发作一陣剧痛时，心中正想起嫘底那时不知在哪里，又不知她何时可到。但是等不得医生施用止痛剂，他就絕命了。后来方才查出他致命的地方并不是腸病，而是脑中大血管的損伤。

珍妮侍候了几天病，已經是心力俱悴，現在一悲慟，就更加不能自持。原来雷斯脫一向都是她的思想感情的一部分，如今他一死，就仿佛她自己死去了半个一般。她是专心一意爱他的，他也一徑都有几分顧念她。她不能感覺那用眼泪表現出来的情緒，只覺得一种沉痛，一种似乎使她失却痛苦知覚的麻木。她看看他——她的雷斯脫——安安靜靜的死在那里，依然显得那么的剛强。他臉上的表情也沒有改变——倔强的，坚决的，却又是和平的。那时甘夫人已經有电报来，說她礼拜三可以赶到。因此，大家决計暫时不入殮。珍妮曾听华生說，将来遺体是要送到辛辛那提去安葬的，因为貝斯家有个墓窖在那里。不一时家族先后都到了，珍妮只得回避进自己的房間，不能再出头管事。

至于最后的仪式，頗有些不倫不类的地方，足証那家族关系的不上軌道。原来当时家族和甘夫人通电商定，叫把遺体移到伊木眞的住宅，将来出殯就从那里发引。罗伯脫是死的那天晚上赶到的，加上貝利·陶其，伊木眞的丈夫米基雷先生，以及其他三个地方上有声望的人士，就算是执紼人了。露意絲和她的丈夫从布法罗赶到了，阿弥和她的丈夫也从辛辛那提赶到了。满

屋子挤着吊客，有的誠心来吊唁，有的是虚应故事罢了。由于雷斯脫和他的家族都自命为天主教徒，所以請的是天主教的神甫，用的是天主教的仪式。于是雷斯脫停灵在异姓人的客堂，头前脚后都点着阴惨惨的蜡烛，胸前放着一个銀質十字架，由死者白蜡一般的双手亲自捧着，看起来覺得很奇怪。倘叫死者自己活轉来看看，怕也不免要失笑，但甘家是拘泥古礼的，决不能叫他們輕易改变，所以他們自己并不覺得奇怪。至于教堂，当然不会出来反对的。他們是有名望的人家，他們要怎么样誰敢同他們拗呢？

礼拜三，甘夫人到了。她覺得非常悲痛，因为她的爱也同珍妮一样，是誠摯的。那天她到夜中人靜的时候，独自从房間里出来，弯身在棺材上，凭那烛光把雷斯脫的可爱面目細細审視一会。她不由得泪流满面，因为她同雷斯脫的日子是过得很快乐的。她又亲亲他那冰冷的面頰和双手。“可怜啊，亲爱的雷斯脫！”她低声哭道。“可怜啊，勇敢的灵魂！”至于雷斯脫曾把珍妮叫来的事，并沒有人告訴她，甘家也都沒有人知道。

这时候，南公园路一家人家里有个妇人，正是只影单形的在那里悲痛，悲痛着一种无可挽回的損失。許多年来，虽然情境屡迁，她那一絲的希望却始終未絕，总望他有一天要回来，他也的确回来过了——在梦里回来过了——但是他又去了。到哪里去了呢？她的母亲，她的父亲，她的味絲搭，都到哪里去了呢？她現在不能希望再見他了，因为报紙上說他已經移到米基雷住宅里去，并且是要載回辛辛那提去安葬的。她又听說在芝加哥还要举行一次最后的仪式，地点在南区的圣米格尔天主教堂。

这事使得珍妮受到很深的感触。她是极希望他葬在芝加哥的，为的可以常常到他坟上去，但这是办不到的了。她从来不能

主宰自己的命运。什么事情都是要由别人操縱的。她覺得他此一番运到辛辛那提去，就可算从此永别；虽然辛辛那提和芝加哥不过地方远近之分，但她覺得是有区别的。最后，她就决計带上一个厚面幕，到那教堂里去参加出殯仪式。报上曾說仪式在下午两点鐘举行，四点鐘移柩上車，又說家族都要伴送到辛辛那提的。她想这是最后的机会。她何不也到車站去送一送呢？

出殯的仪仗还沒有到礼拜堂，有个带厚面幕的黑衣妇人就从边門进礼拜堂去，在一隐僻的角落里坐下了。她起初有点惊慌，因为她看那礼拜堂里黑洞洞，静悄悄，恐怕自己弄錯时間和地方，但經过十分鐘的疑虑后，礼拜堂尖塔上的一个鐘就开始庄严地敲响起来。当即有个黑袍白袈裟的小僧徒从里面出来，到講坛的两旁点起了几簇蜡烛。琴台上有輕輕的脚音，知道这次仪式是用音乐的。有些被鐘声引来的閑游人，有些未被邀請的熟人和居民，陆續的进来坐下了。

珍妮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一切。她是从来不曾走进过一个天主教堂的。那阴森的气氛，那美丽的窗戶，那白色的講坛，那金光的蜡烛，都使她受着很深刻的印象。她充满着一种悲哀、缺失、美丽和神秘的意識了。渺茫而不确定的人生，似乎由这景象显示出一个范例。

鐘鳴声里，从圣器貯藏所走出一个值坛童子的行列来。最小的一个，是个十一岁的天使般的少年，高擎着一个华丽的銀十字架走在头里。以后两个一排，手里都拿着点得光輝灿烂的长蜡烛。殿后的才是神甫，穿着鑲花边的黑袍，左右各一小僧徒跟着。那行列穿过了門，走进礼拜堂的走廊就不見了，直要等到乐队作起哀乐来方才出現。

哀乐作后，那行列又出現了。十字架和蜡烛过去，就見那面

色黝黑的神甫，一路念念有詞，引着雷斯脱的黑漆銀环大棺材出来，由执紼人抬着，脚步走得很齐。珍妮一見棺材，登时覺得渾身僵硬，仿佛神經通过电流一般。那些抬的人，她是一个都不認識的。她不認識罗伯脫。她也不認識米基雷。后面成对跟着的一大群送丧人中，她只認識三个，都是雷斯脱从前指給她看过的。甘夫人她当然認識。她那时紧紧跟在棺材后面，有一个人搀着她。她后面就是华生，現出一副庄严悬切的神气。他眼睛向两厢一瞥，分明是要找她的样子，但旣然看不見她，就仍旧严肃地低头前进。珍妮勉力审視着一切，那一顆心却被痛苦抽紧。她似乎是这庄严仪式中的一部分，却又是跟它絕不相关的。

行列到达講坛的栏杆，棺材就放下来了。随后把一个綉着受难徽章的白材罩罩在上头，又放上一个黑十字架，旁边点着一对大蜡烛。此后就是唱歌，棺材上洒圣水，点香，揚香，循誦祈禱文，呼告圣母等等节目。珍妮見着这庄严的仪式，不由得肃然起敬起来，但其中沒有哪一个节目，沒有哪一个印象，能够祛却那死的痛伤，祛却那永久丧失的意識。在珍妮眼中，那蜡烛，那香，那圣歌，覺得都是美的。它們感触她的悲哀的心弦，使它在她的心的深处顫动。她就好象一所房子，里面充滿着哀歌和死的現象。她哭了又哭。她好奇地看看甘夫人，見她也在那里抽咽。

仪式毕后，大家都上了馬車，棺材也出发到車站。客人和参观人漸漸散走，直到礼拜堂中已經清靜，她才站起来。她也要到車站去，因为她还希望看見棺材装上火車。她想他們一定也要先在月台上停一停，跟从前味絲搭的棺材一样。她因而雇車追去，一会儿就在候车室里了。她先在鉄柵栏里面的人群里徘徊了一会，又到候车室里蹓躂了一会，希望可以听到棺材上車的程序。最后，她看見家族中人都在那里等了——甘夫人、罗伯

脫、米基雷、露意絲、阿弥、伊木眞，还有别的几个人都在那里。她实际上已經大部分認得出来，但并沒有什么人告知她，純然是凭本能和直覺認識的。

忙乱之中，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那天是感恩节的前夕。車站一带，人人都正兴高采烈的准备着过节。有一些人正在上火車去过假日。那时車站入口停着許多的車輛。每一路車将要开动的时候，都有个人放着高嗓子在那里报告路程。珍妮听那报出的地名，大部分都是她和雷斯脫生前屢次涉足的，因而不由得一陣陣心酸起来。有一次报道，"底特律，托利多，克利夫兰，布法罗，紐約。"又一次报道，"惠恩港，科倫坡，匹兹堡，费拉德尔菲亚及东路各站。"最后才报道，"印第安納波利斯，路易斯維，科倫坡，辛辛那提，以及南路各站。"过一会儿，报告开車的鐘就敲起来了。

珍妮已經好几次挤进候车室和軌道之間的人丛中，想要趁棺材沒有装上車，从鉄柵栏里再看它一眼。現在她見它来了。一个行李車的搬运夫把一部搬运車推到行李車停靠的所在。那搬运車上放着雷斯脫——这就是用木头和布和銀子装置起来的他的实体的最后影子了。在那搬运夫，他是万想不到这件东西就是代表一种丧失的苦痛的。他并不知道她那时心里正把財富和地位两件东西看做一种大籓笆，一种使她和她的爱人永远分离的大墻壁。不是一向就如此的嗎？她的一生不就是始終受她目前所見的这些东西——財和力——所支配的嗎？她分明是生来就只配順从人，而不配有所求于人的。这一套表示权势的全武行，直从她的儿童时期已經陈列在她面前了。那末她如今除开眼睜睜看着它凱旋而去，还有别的办法嗎？这行列所尊重的只是他。关于她，它是絕无所知的。她繼續从鉄柵栏里看过去，那"印第安納

波利斯，路易斯維，科倫坡，辛辛那提，以及南路各站”的叫声又起来了。一列灯火輝煌的紅色列車进来停下了，內中包含行李車，客座車，鋪着白桌布和銀器的餐車，以及半打普尔門式車。一台气咻咻的机车已經把它們統統挂定了。

当行李車移近那搬运車等着的所在时，那藍衣服的搬运夫就向車上喊道：

“喂，杰克！下来帮我們一手。这家伙沉呢！”

珍妮是听不見的。

她所能見的只是那口不久就要看不見的大箱。她所能感覺的只是那列車馬上就要开出，此后就万事全休。罗伯脫、阿弥、露意絲和米基雷，都进后面的普尔門式車厢里去了。他們已經跟送行的朋友們告过別，无須再重复了。三个助手下来帮了忙，就把那大木匣子搬上車去。珍妮眼見它藏入車中，心中覺着刀割一般的痛楚。

以后还有許多箱子陆續搬上車，便見那行李車的門关了一半，但是等不到机车上鐘声响动，它就关严了。四处喊了一陣“大家上車，”那大机车就慢慢的移动起来。它的鐘鏜鏜响着，它的汽嘈嘈噴着，它的大烟囱高高竪起一道黑烟，这才又同尾巴一般拖到后面的列車上。那火夫知道后面拖着的东西沉重，便打开那烈焰熊熊的爐子，多添些煤在里边。那爐子的光焰照得如同一只金眼睛似的。

珍妮硬僵僵站在那里，眼看着这种种的奇景；她的面色慘白，她的眼睛大張，她的两手无意識地相互扭絞着，她心中只有一个思想——他們把他的尸体拿走了。一个鉛色的十一月的天在她头上，差不多是黑暗的。她看了又看，直到最后一盞紅灯消失在那凝聚在远处軌道上的烟雾里面。

“是的，”一个正預备快乐过节的过路人的声音道。“我們这里将有一段快乐的时間。記得安妮嗎？哲姆叔叔和爱拉姑娘都要来的。”

这几句話，以及四周語声嘈杂中的一切，珍妮都沒有听見。在她面前，她只凝視着一个寂寞余年的长杳視景。現在怎么样呢？她的年紀又还不很老。她还有两个孤儿要撫养。他們将来也要結婚，也有离开她的一日，那末又怎么样呢？无非一天又一天的过去，那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珍妮姑娘
作者＝（美）德莱塞著　傅东华译
页数＝３８３
ＳＳ号＝１１２５６２８９
出版日期＝１９７９年１１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